武俠世界

死期未到 有人買兇爲了殺死自己，無奈死神偏要跟他開玩笑！本期的鐵拐俠盜故事又將帶引你進入另一個神秘境界！



$2.00

929

◀編　後　話▶

今期巨型小說，又是全港獨家專有刊載之鐵拐俠盜故事「死期未到」。顧名思義，這是一篇充滿懸疑性的神秘故事，情節結構別創一格，波譎雲詭，離奇曲折，令人無從忖測……人類本來就是爲了求生存而來世上，爲甚麼有人偏偏要去求死，耐人尋味！爲甚麼？可能冥冥中有主宰，一切妥善安排只是枉然，原因是——「死期未到」……

＊＊＊　　＊＊＊　　＊＊＊

高皐的俠情中篇「狂飈」今期告一段落，但餘波未了，下期起繼續推出續集「風雨殘陽」，是篇比「狂飈」更精彩突出，更離奇詭秘！黑白二道高手、十三把刀、楊金台……共聚一堂，展盡奇謀詭計，鬥盡玄功秘技，風雲變色，日月無光，請看下期的「風雨殘陽」吧！

＊＊＊　　＊＊＊　　＊＊＊

暌別一時的名作家岑凱倫小姐下期又有新作無敵女金剛故事「大追殺」在本刊發表，岑小姐自九〇八期該故事集「死亡婚禮」刊出後，相隔半載，期間紛紛接獲讀者來函，好評如潮。是篇「大追殺」內容新穎，題材別創，佈局巧妙，鬥智鬥力，情節緊凑，危機步步，陷阱重重，集偵探、打鬥、奇情……于一爐的巨型故事，編者特別推介。

督印人：羅　威
主　編：羅　斌
執行編輯：鄭　重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
電話：四八八二六一（十線）
營業部：香港干諾道西179－180號
長嘉大厦十一樓
電話：四七四三四零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7-13 NEW ST. 2ND FL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半年港幣	$ 50.00
一年港幣	$ 98.00
澳門・台灣：半年港幣	$ 58.00
一年港幣	$ 114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	$ 71.00
一年港幣	$ 140.00
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
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　電話：5110086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門市部：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　電話3319150
批發部：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　電話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.$728　半年26期NT.$364
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

新系機構廣告部
香港上環新街7-13號A
新報大厦五樓
電話：H四八八二六一（十線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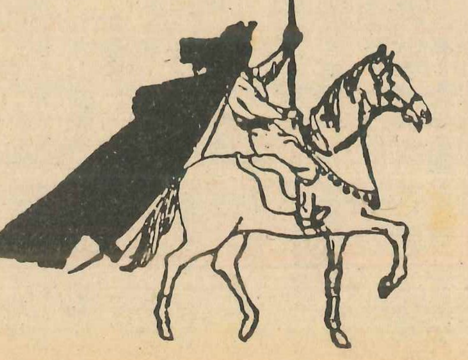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設計：培新
內文配圖：盧令

武俠世界

第929期

1959年3月創刊

逢星期四出版



·每册港幣二元·

H.K. $2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鐵拐俠盜傳奇故事

馬雲·文
盧令·圖

死期未到

高塔飛人

宇宙是無限的，科學同樣也是有着無限領域的。

人類過去認爲「不可能」的事，今日已先後成爲事實；同樣的道理，今日被認爲「不可能」的事，明天也大有可能變成事實！

南非醫院的換心手術未成功之前，人們絕不相信人類的心臟可以割下換上另一顆心，但時至今日，還有誰會懷疑？

美國人未登陸月球之前，人們都認爲

險死還生

這只不過是小說家的狂想而已！但現在人類又開始向其他更遠的星球打主意！

因此，只要人類保持進步，不斷在科學上研究，一切被認爲不可能的事，都有變成事實的一天。

美國人已開始試驗角膜的移植手術，同時以一種透視鏡片放入患有白內瘴的眼球之內，令失明者可以重見天日。此外失明者又可以獲得電子系統的助力，可以將眼前的影像傳入腦中。

電子儀器的發現，一日千里，科學家已逐步令他們的科學成就，切實地應用於我們人類的身體之上，尤其是一些殘廢者的身體之上。

鐵拐俠盜呂偉良就是最先得到享用這種科技成就的人！

他在法蘭克福市一家西德國家醫院中，接受了一項前所未有的手術。經過反覆試驗，證明效果十分的良好。令到參加是項手術的西方專家們，極感驕傲。

這批西方專家包括來自英美德等國的外科整形專家和電子儀器專家，他們配合了西德國防部的專家們，終於秘密地完成了一次破天荒的驚人創舉。

在此之前，西德國防部秘密進行過一連串的試驗，對象就是獄中的死囚。結果證明成功，因此才鼓舞專家們全力改善和研究這一類手術。

那批接受裝配「電子零件」的死囚，並非全是殘廢的人，他們由專家把電子儀器嵌進體內，藉此試驗「人造零件」的功效。

那一次的試驗，結果證明十分成功。只可惜部份囚犯求取自由的慾望太過迫切，揀準了機會，就此逃了出去。

由於他們都是「改造過的半機械人」，所以智力和體力都超乎常人，看守和追捕的人，都非常吃虧。事後西德政府甚至不敢公佈此事，以免引起羣衆的不滿。

當然，西德政府不敢公開此事眞相，還有着其他方面的理由。例如：這是西德國防秘密的一部份。其後就是他們利用死囚作爲試驗，假如讓世人知道，勢必受到指責！

事後西德特務雖然出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捕回個別的「改造人」，但至今仍有若干名死囚沒有下落。

曾在「半機械人」一案中被發現的「托拉維」，其實眞名叫格南文，他也是一名「改造人」，但此事一直未有公開。

甚至這一次施予呂偉良身上的手術，獲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，專家們都一致認爲「足以自豪」，但各方面的保密工作仍做得很好。

呂偉良可以稱得上是電子時代的「科學產品」，所以各國專家都很希望對他作「長時期的觀察」，以觀後效。

但是，在「化身大盜」一案中，呂偉良却因爲阿生被牽涉到一宗爆竊案，而急不及待地，由醫院潛逃出來。

結果，那一次呂偉良的右手中了一槍，幸好那隻右手只是一隻電子手，所以中了子彈也沒有血流出，只是轟毀了部份電子儀器而已。

在那一次事件中，呂偉良雖然鬼鬼祟祟的東奔西竄，藉以逃避西德國防部特務的兜截，但是，數名專家却由酒店開始，一直將他暗中監視。目的無非要小心觀察呂偉良在各方面的反應。直至到後來他中了匪徒所開的一槍，子彈破壞了手腕的部份電子儀器。至此專家們才出現，將他送入醫院中去。

那一次雖然歷盡艱險，但專家們却對呂偉良觀察得更爲清楚。

呂偉良對自己身體上的電子零件運用自如，除了專家之外，旁人很難看得出他破

綻。

他的妻子林愛莉和唯一的徒弟阿生，一直陪伴在左右，希望他安心地療養。

呂偉良開始顯得有些不耐煩，專家們担心他又一次潛逃出去，於是切切實實爲他作了一次檢驗。

呂偉良爲了爭取早日離去，將一切試驗都做得十分美滿。

結果，專家們認爲非常滿意。

但是，這項創新的手術是由西德國防部贊助的，所以正式的批准出院手續，仍然有待西德國防部和巴黎方面的國際特警總部會商。

在等待正式批准的一段時間，又輪到三俠他們担心了；他們不知道是項手術是否有任何附帶條件。

毫無疑問，這項手術費用非常驚人！若以金錢衡量，實在難以估計。

呂偉良也明白到，他的生命之所以得到延續，完全是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的功勞。再加上西德國防部的助力，然後他今天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。

因此，在道義上，他似乎要爲對方盡一點力。

然而，萬一對方要求他去做一些他不願意做的事，那又怎辦？

呂偉良是個極重義氣的人，他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，朋友們都非常敬重他，但是在某方面，他却是個相當頑固的人；他絕不喜歡人家強迫他去做他不願意做的事。

巴黎總部的范梅力和助手萊利，在當地特警隊長布連尼的陪同下，來到醫院裏的特別病房。當時林愛莉和阿生正在那兒陪着呂偉良。

三俠都知道范梅力在巴黎總部位居要職，坐的是第二把交椅，若非迫不得已，他決不會親自出馬；這一次他由巴黎總部到這兒來，究竟是爲了什麼？

范梅力首先恭賀呂偉良康復，然後就是盛讚科技之進步。

他自頂至踵的打量了呂偉良一遍，半開玩笑道：「你似乎比以前更年青，更飽滿了！」

呂偉良道：「是的，感謝閣下的帮忙，若非你的提議和科學家的努力，我早已赴黃泉了。」

范梅力笑道：「像你這麼好的人，怎麼可以讓你就此死去。」

然後他又一派正經的說：「我雖然並不迷信，但我却絕對相信一個人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！冥冥之中有個主宰。至於因果報應，我却有另一種看法，一個好人早死，未必是一件壞事，問題是這個好人活在世間上，是否有此須要。就像閣下一樣，我們絕對須要你，所以我們不能讓你死去。」

呂偉良心裏道：「看來這次手術果然有代價。」

這時候有個西德人入來；呂偉良在醫院裏住了這麼久，當然知道此人的身份，他是西德國防部派來主持這項手術的高級安全官員奧沙。

奧沙不是電子專家，並非醫生，但他對各方面的事物似乎很熟悉。

這裏的人只稱呼他做「奧沙先生」，

但呂偉良肯定他的地位很高。

奧沙招呼過各人之後，親自請大家去隣室看電影。

「電影？」呂偉良心裏固然感到驚奇，林愛莉和阿生更加驚奇。

范梅力和他的人似乎跟奧沙早有默契，竟然毫無意見。

來到一間頗大的房間裏，直覺上已經是一間試映室的佈置：一個頗大的銀幕，幾排齊整的沙發。其中一張沙發面前還擺放了一張小几子；几子之上有一些按鈕機掣。

各人坐下之後，奧沙親自動手按下几子上的按掣；首先燈光熄滅了，然後看見銀幕之上出現一些人像——一個又一個，接連地映出。

三俠仍不明白對方的意思。

阿生坐得比較接近范梅力，他忍不住問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范梅力低聲道：「你先用心看看，其他的慢慢我會告訴你。」

突然間有人「咦」的一聲。

銀幕上的畫面停頓下來了。

一個大特寫停留在銀幕之上，那是一個人像——呂偉良就是見了他之後發出「咦」的一聲；負責按鈕的奧沙，就將畫面按停。

阿生也在這一刹那間感到渾身一顫。

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在銀幕之上。

呂偉良、林愛莉和阿生他們都認得，現在出現銀幕上的人，就是一名「半機械人」一案中的主犯；也就是差些兒把呂偉良炸死的人。

這人就是化名托拉維的格南文。

奧沙開始說話了：「各位，相信你們現在也明白，影片中出現的是一些什麼人；他們全是經我們改造過的半機械人。這些人之中，有些已告落網，有些至今仍然下落不明；今天我們放映這卷菲林供各位參考，目的大致上有兩個：第一，希望你們在旅途中萬一遇上了他們，順手將他們抓回來。第二，希望你們了解到半機械人與常人不同。影片上出現的，都是一些危險人物，必須小心。」

奧沙交代完畢後，又按動機掣，讓影片繼續放映下去。

呂偉良等人可以見到以上出現過的人接受改造手術後的情形。他們表現出力大無窮，行動十分敏捷，一縱一跳亦比常人更高更遠。

其中片段是描述半機械人們接受考驗的，情形亦與呂偉良所面對的一樣。

最後，那批半機械人的大特寫又出現了一次，奧沙的目的顯然是要加深三俠的印象。

呂偉良似乎開始明白了，這項手術果然是有代價的。

但是，在旁的國際特警隊副總監范梅力却說：「這項緝捕行動已正式列入我們國際特警隊的正常任務範圍之內。」

他又對阿生說：「你必須隨時隨地注意這些半機械人的行動。」

范梅力沒有對呂林夫婦二人作過任何表示，但他對阿生說，也就是等於間接對呂林二人說了。

呂偉良自然心裏明白，范梅力是個聰明人，如果他直接向呂偉良吩咐，一定引起他的反感；但現在呂林二人既然在場，范梅力只要以上司的身份吩咐阿生就够了，又何必多費唇舌？

阿生說：「我雖然有了這些人的印象，但對他們認識未深，只怕回頭見了面亦未必會認得。」

范梅力道：「奧沙先生回頭會將詳細資料交到你手上。」

阿生又說：「可是人海茫茫，我到那兒去找他們？」

奧沙笑道：「你可能誤會了，我們只是要求你三位從中協助，主要緝捕的任務，並非落在你們三位的身上。」

呂偉良至此，更加可以聽出了絃外之音；他們的意思是担心經改造後的半機械人，可能困擾住緝捕人員，如果呂偉良能助一臂之力，也許會事半功倍。

但是他們爲什麼不直接向呂偉良提出？這可能是范梅力的主意；因爲范梅力知道呂偉良的個性，也了解到呂偉良和阿生之間的密切關係。只要阿生接受了這次任務，還担心他有困難時呂偉良不出手麼？

呂偉良在范梅力等人的陪同下，終於離開了醫院。

三俠仍然暫時寄居酒店，范梅力吩咐布連尼他們辦妥一切旅遊手續，因爲布連尼是當地人，人面比較熟。

× × ×

德國的春天是三、四、五月。

春天似乎特別受人類喜愛，所以每年這個季節，公園裏的遊客特別多。

在多特蒙德城之內，有個規模龐大的公園；公園四周大約住了該城一半以上的居民。可見德國人極之喜愛寧靜的生活，樂於面對綠油油的環境。也可以想像得到這個公園之大。

豎立在公園內的電視塔，上面有現代化的餐室設備，尤其是晚上，更顯得有如太空火箭一樣、前面的噴水池在燈光反映下顯得耀眼生輝。

翠綠的小徑之上，路燈設計成口紅型，的確是別樹一幟。

公園內的機動遊戲更是五花八門，設計新奇，孩子們固然喜愛，成年人也會喜歡。

呂偉良等三俠在此遊覽時，就曾經坐上快速軌道車輛之上繞了一周，這種機動車輛全程僅花費了兩分鐘左右。

由於軌道波浪式的起伏，一上一落，刺激非常。像三俠這麼喜愛刺激的人，都樂得一試。但有心臟病的，就要小心。

公園的攤檔裏可以買到小吃和飲料，例如汽水，啤酒、麵包和香腸等。

由於範圍太大，據響導說：如果要一一欣賞這公園的話，非花五六天不辦。

這裏沒有球場，只有花草樹木，藝術設計和一些性情柔馴的野生動物。於是又令三俠想起了香港「最大的」維多利亞公園，究竟是供市民休憩的，還是要來興建各式球場出租志在賺錢的？

公園電視塔那邊，突然圍攏了一大羣人，似乎發生什麼事。

人們個個仰首而望。

電視塔下層的欄杆之上附着一個人。

他雙手攀住欄杆，一邊與人交談；這種情

形毫無疑問，那人意圖自殺。

電視塔是畢直的，頂上大致分上下兩層，遠望過去彷彿用一支原子筆串着兩枚象棋似的，尖端的「筆蕊」部份是發射台，晚上老遠就可以見到「DAB」三個斗大的英文字母；其實是一間電視台的德文簡寫。

那些字母出現於「第一枚棋子」之上，也就是上層，下層有欄杆，讓登上去遊覽的遊客可以繞着四周俯覽多特蒙德城的景色。

即使是下層，高度也超過了一百英呎以上；任何人由那兒墮下，都難免會粉身碎骨。

呂偉良等三俠與僱來的响導匆匆趕來，聽到一些人正在議論紛紛。可惜他們能聽得懂的德語不多，只有聽响導的解釋。

响導說：「那傻瓜要跟人打賭。」

「打賭？」阿生感到意外地一怔。

林愛莉道：「他不是自殺？」

「不！」响導說：「他只是跟人打賭了二百馬克，他由上面跳下來，不必用降傘。」

「你也許沒有說錯，他眞是傻瓜。」阿生道，「就爲二百馬克斷送了性命，值得嗎？」

呂偉良不作聲。

大家都仰望上去。

可惜春光明媚，陽光普照，要看清楚上面發生了什麼事可眞不容易。

唯一的印象就是：有人正在勸阻他。

但攀住欄杆的人意志十分堅決。

他緊攀住欄杆不放，令到露台上的人一籌莫展。

警方人員還未到場。

有人埋怨警察和消防員的反應太慢。

大概已經有人報警了。

那人揮手示意，叫下面的人走開，以免被他跳下來撞死。

呂偉良覺得這個人簡直就是自尋短見，由百多呎高跳下，無論他身手如何高强，也沒有可能倖免於難。

一陣警車聲遠遠傳來，消防車亦同時出現。

但是，上面那個男子已急不及待，一躍而下。

下面的人紛紛散開，有些女人驚至昏倒。

趕至現場的消防員還來不及張開救生網，一個人影已經掉了下來。

從高處躍下的經驗，呂偉良試過，林愛莉也試過，阿生更加試得多了。但是，他們只限於十多二十呎，最多也不過三十餘呎而已；像現在這樣百多呎高，從未試過。

沒有人能够對抗地心吸力，所以，人從高處掉下來，必然無可避免地，由上至下的墮下；但如果是個受過訓練的人，却懂得利用身體的平衡力，避免因失去重心而撞傷或跌死。

但是，剛才那個由塔上墮下的人，顯然未受過這方面的訓練。他沒有翻跟斗，也沒有伸開雙手讓身子平衡。

他只像斷綫風箏一樣，顚頭倒脚的掉了下來；眼看就要跌得腦漿塗地了。

突然之間，不知道那處刮起一陣怪風似的，將他一吹，方向也改變了。

人們在嘩然。

哄動之聲也沒有停止，那邊已濺起了一陣水花；原來那人竟掉進了噴水池中。

人們紛紛圍到池邊來。

警察與消防員在詛咒聲中，紛紛跑來觀看後果如何。

在他們想像中，即使是噴水池也未必可以改變那人的命運；因爲噴水池不會太深，由百多呎高處掉下，危險性仍大。

警方人員和消防人員所以詛咒，是因爲他們覺得這傻瓜不該在此製造麻煩；現場上這麼多人，萬一連累了別人「陪葬」，那才罪大惡極。

但是，幾乎令人難以置信；連在場目睹的三俠在內，也看得口瞪目呆。

那人由水池中站直了身子，只是渾身上下濕淋淋的，竟然沒有受傷似的。

警方人員過來問了幾句之後，隨即將他帶走。

呂偉良望望水池，又仰望上塔頂，抓抓後腦，束起了眉梢。

阿生明白他的意思。林愛莉也明白，她說道：「這是難以想像的事。他會不會是——」

林愛莉話猶未完，阿生已冲口而出：「他會不會是半機械人？」

呂偉良喃喃自語般道：「是的，他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人。」

三俠用中國方言交談，那德籍响導根本聽不懂。

一般德籍响導能聽能講的各國語言，已經相當多了，例如最普遍的英語，法語、日語和西班牙語等。但三俠僱用這一個，却能聽簡單的國語。不過呂偉良他們講的是廣東方言，所以响導聽不懂。

那德籍响導正獃在一旁，他彷彿看了魔似的，一動不動。雙目直瞪瞪的，望住電視塔之上，大概他亦與目睹其事的人一樣，對剛才發生的事，實在難以置信。

呂偉良對阿生說：「想辦法與警方連絡，我們須要知道這個人的底子。」

阿生也明知呂偉良一定不會放過這個人，於是輕輕一點頭，就擠進了警方的行列中去。

警方人員看見阿生是外國人，立即戒備。阿生只有出示他的特警身份證明。

一位警官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：「想不到你們國際特警對自殺案件也發生了興趣。」

阿生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希望他只是自殺，但我不妨告訴你，你可以向國防部的奧沙先生查問一下關於我的身份。」

「奧沙先生？」那位西德警官的面色頓然一變，變得嚴肅起來，他對阿生也隨即改變了態度。

奧沙不是人人認識的，但認識奧沙這名字的人，都必然知道他負責特別保安部門，地位十分特殊，等閑之輩，也不敢惹他。

那位警官不敢再用玩笑的口吻跟阿生談話，一本正經地說：「你想知道一些什麼？」

「剛才由上面跳下來的人是誰？」阿生問。

「他叫多爾，全名是施加多爾。」警

官道，「如果他不是神經錯亂的話，我相信他的確是一名馬戲班藝員。」

「馬戲班藝員？」阿生又是一怔。「怪不得他表演得如此出色。」

「目前我們有待醫生的證明，希望他不是神經有毛病。」

「他有沒有說，他爲什麼要自殺？」

「他自己則說並非自殺，只爲了二百馬克的打賭而已。」

「換句話說，有人用二百馬克去收買他的性命，是不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警方也有此見解，認爲如此打賭法，等於收買人命；目前，我們正派人設法把跟他打賭的人，找來證實一下。」

阿生看見十字車開走了。

他和那位警官登上了一輛警車之上。呂林二人沒有同去，只由响導帶着他們到其他地方遊覽。

× × ×

在醫院的特別病房門外，擠滿了記者羣，他們都想知道多爾爲什麼要冒住生命危險；但是警方却把他們勸開。

多爾在接受醫生的仔細檢驗；警方首先要證明多爾的神經是否正常。

因爲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，很難用常理去忖測。所以有關方面，十分重視這一次的檢驗。

阿生出乎意料之外，多爾很陌生，最少他不是阿生見過的照片中人。

不過，阿生也明白到化裝術與整容術的進步，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外貌，所以阿生並不因爲他的外貌而改變懷疑的目光。

阿生問多爾：「你怎麼會開這種玩笑的？」

「我無法向你解釋！」多爾輕輕嘆了一口氣。

「聽說有人與你打賭，是不？」阿生問。

「是的，二百馬克的賭注！」

「二百馬克折合美金若干？一百美元不到，你就出賣了自己的性命？」

「是的。」多爾苦笑道，「但事實證明，我是個勝利者。」

「你似乎很有把握！」阿生說，「其實你只是僥倖而已！」

「不管你怎麼說，我絕對相信命運的安排；我知道此事的結果，也明知我會獲勝的。」

「你在馬戲班工作時，表演過同類節目麼？」阿生問。

「沒有。我離開馬戲班不少日子，以後一直失業，遇上許多不愉快的事；老實說，我對生命的看法是眼前一片灰色！」

阿生又是一呆，道：「你似乎受了委屈。」

「不妨告訴你：我患了絕症，但我絕非有神經病。」

「什麼絕症？」

「癌。」

「肯定了嗎？」

「前後有三個合格醫生診斷，都斷定了我最多可以活一年。」

「所以你要死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有家人麼？」

「有！」多爾含住眼淚：「有母親，也有妻子。我不想害苦了他們！」

「你年紀多大？」

「三十出頭——今年三十一，妻子還年青，只有二十五歲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你以爲你死了之後，就不必誤了你太座的青春，是不？」

「正是這意思！」多爾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，淚水滴在雪白的病人制服之上！

阿生忽然覺得他實在可憐，安慰着多爾道：「你不該悲觀，有一日也要鼓起勇氣活一日；也許數月之後科學家已發明一種治療癌症的藥。又或者數月以後，你的病況有了奇蹟性的變化呢！」

「我們本來就是爲了求生而來，誰想毀滅自己？」多爾抹去了臉上的淚痕，「我跟人打賭，是有着雙重意義的！」

阿生道：「其中之一就是：你根本想死，於是，因利乘便先賺它一筆再說，是不？」

「是的。其次就是：我相信自己死期未到！」多爾的眼神中忽然充滿了異彩：「你相信占卜術嗎？朋友。」

阿生搖搖頭：「我並不迷信！」

「你看見今天發生的事，我以爲你應該相信！」多爾道：「有個占卜家告訴我，一年之內，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死掉！」

「於是你就放心跟人打賭，是不？」

多爾道：「是的。而且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！」

「你常常跟人打賭？」

多爾點點頭：「經常用我的性命作爲賭注，但勝利永遠屬於我！」

「眞是不可思議！」阿生說：「你以爲冥冥中自有主宰？」

「絕對有，一個人眞的是『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』，只要你稍有人生經驗，就會明白我這說法絕非迷信！」

阿生道：「你每次與人打賭，都由塔上跳下來？」

「不！今天公園裏發生的事是第一次。」多爾說，「我以前跟人打賭的方式，眞是千奇百怪，例如有一次，我跟人打賭，我可以撞汽車！」

「什麼？撞汽車？」

「是的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：我讓汽車撞過來，結果你以爲怎樣？」

「一定身受重傷！」阿生心裏想：他當然不會死，死了現在已見不到他了！

「不！只是輕傷！」多爾又有些得意洋洋地說，「我跟朋友打賭，在一條快速公路上，突然出現一輛汽車之前，司機事前絕不知情，一般來說，我必死於輪下無疑！」

「也許汽車司機是個駕駛高手。」

「不，結果我還是被汽車一撞，整個兒飛起了，跌在數丈以外，任何人也以爲我必死無疑。但是，我事後只受輕傷！」

「的確不可思議；如果你剛才所講的每句話都是眞的。」

「絕對是眞的！」多爾肯定地說，「我有證人，他們可以作證。」

阿生越聽越覺得出奇！

他對多爾說道：「以後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」多爾嘆氣道：「爲

了生活，我也許繼續跟人打賭。」

「除了相信占卜術之外，還有其他原因麼？」阿生故意問。

雖然醫生已對阿生證明：多爾絕非經過改造的半機械人，但阿生仍希望知得多一些。

多爾苦笑搖頭，無可奈何地說：「掌握生命之神的確是相當殘酷的。它要我一年後死，我想早死一日也不可以！你以爲其中還有些什麼原因？」

阿生明知找錯了對象，也跟多爾談下去，主要因爲多爾的傳奇性遭遇，深深地吸引住他。

這時候，病房外面來了其他人，他們是多爾的親友們；阿生想再談下去也不可以。

在門外，阿生遇上了一名國防部派來的保安官員，他是奧沙派來的。此人剛剛由一名警官帶到醫院裏來，目的就是要跟阿生取得連絡。

阿生跟他招呼過後，知道此人叫布朗，官階是一名中校。也是奧沙將軍的一名得力助手。

布朗中校知道阿生跟多爾談過了，於是將他拉過一角問：「怎麼？多爾可是化了名，改了容？」

「不！多爾似乎不是我們要找的人。」阿生說：「他是個失業的馬戲班藝員，而且患了絕症；不過爲審愼計，我仍想找主診醫生談談。」

於是二人在一名當地警官的陪同下，到值日醫生的辦公室去。

醫生在布朗面前作證：多爾是個正常的人，就只可惜患了癌症！但目前未到惡化階段，大約還有十個月至一年的生命。

最令醫生感到難明的就是：多爾由百多呎高墮入噴水池之內，身體及腦部，並未受到任何震盪，在醫學理論上，這簡直就是奇蹟。

醫生又在布朗面前作證說：多爾並非半機械人。在此之前，多爾也的確有過被汽車撞傷入院的記錄。這證明多爾對阿生所說的都是事實。

醫生顯然對「半機械人」一事並不清楚，他只是讓阿生等人看一些「X」光透視照片：因爲多爾由高處墮下，送入醫院之後自然要照「X」光。

從「X」光照片中所見，多爾體內絕無金屬儀器。

布朗中校感到失望！他向醫院方面討了一份報告，以便回去向奧沙將軍交代。

但是阿生的想法可不同了，他仍然對多爾深感興趣。

他仍然留在醫院裏，希望再見一次多爾。

× × ×

在多爾的病房之內，這時候所有前來探病的親友都走了。只留下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的女子，她就是多爾的妻子羅娜。

羅娜淚流滿頰，木然地面對住她的丈夫。

多爾道：「羅娜，不要哭了，一切既成事實，我們也不必太過悲觀，這是天意，誰也不能加以改變。」

羅娜幽幽地說：「我的天，爲什麼要作這種安排？太殘酷了。」

「親愛的，一切既然無法改變，我們就必須冷靜地面對現實！」多爾嘆了一口氣，又說：「你還年青，何必再留下來面對一個已經沒有希望的人？」

「不要再說了，我不會在這個時候離開你的。」羅娜哽咽道：「只要還有一分希望，我也希望挽救你的生命。」

剛說到這裏，羅娜忽然又想起了什麼似的，對她丈夫說：「我差點忘記了告訴你，有個叫科森的人找過你。」

「科森？」多爾怔了一怔。

「是的！他說有些重要事情跟你商量，但我對他說你已入了醫院，叫他過幾天再來。」

「他有沒有留下電話或住址？」

「有的，但我留在家裏。你返家時，自會見到了。」

多爾又沉默下來。

羅娜很敏感地問：「科森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「嗯！」多爾正考慮應否告訴他妻子，外面就有人入來。

是一位女護士，然後又有個男醫生。最後是幾位警方人員。

醫生替多爾最後檢查，多爾乘機問：「究竟我可以出院了嗎？」

「你身體一切正常，本來可以出院了，但是警方有幾句話要問你。」醫生說。

一位警官趨前問道：「你那位跟你打賭的朋友，在何處可以找到他？」

多爾苦笑道：「我們已經交易成功，我相信再也不可能找到他。」

「我希望你最好合作一些，因爲我們警方要證明你究竟在攪什麼玩意！」警官說。

多爾道：「我所講的每一句全是眞話，你們不信，我也沒有辦法！」

「你這次出院，可以保證不再攪事麼？」警官又問多爾。

「不可以，」多爾斬釘截鐵道：「我根本不是攪事，我只爲了賺錢！」

「但是，你擾亂了公衆安寧！」警官道：「你再這樣，我們只有把你送上法庭去。」

「嗯——」多爾正待辯護。

羅娜急忙插嘴道：「多爾，別再多事了！」然後她又對警官道：「警官先生，你放心！我會約束我丈夫，不會再讓他做出傻事來。」

警官這時也改變了語調道：「是的，你自知生命短促，何必給社會帶來麻煩？你應該設法診治一下才是。」

「你以爲我還有希望？」多爾問。

警官道：「我不是醫生，但我知道癌症已非絕症，有些是可以醫治的。」

醫生在旁也鼓勵道：「是的，你應該向專科醫院求助。」

多爾苦笑道：「還用得着你教我麼？我早已去過了幾間著名的專科醫院，醫生一致認爲這是絕症，我不會活得太久。」

「生命的意義並非在於活得長久與否。」醫生說，「只要活得有意義，即使一個月，一天半日也是好的　這位警官說得對了，你不該再惹麻煩，安心地生活吧；利用有限的日子，冷靜點，安靜地和尊夫人一起，對你自己總是好的。」

多爾不再作聲。

羅娜在旁對警方人員保證，返家之後會好好約束她的丈夫。

多爾心裏另有所思，但他從來不敢張揚；即使以前所作所爲，事前他也沒有對任何人提及。

羅娜被醫生帶離病房，替多爾辦出院手續。

×　×　×

在醫院門口，大羣記者聚集在那裏，他們都是聞風而至的。

阿生也在等——他要等多爾出來。

但是，多爾一直未見出現。

阿生感到不妙，立刻進了醫院，找着一位警官。警官笑道：「他已由後門走了，你怎麼不早對我說要見他？」

阿生無可奈何，只好將多爾的住址抄下，準備獨自找他。

即使是多爾的住址，也不易被人抄錄，因爲警方不想報章渲染其事，更不想再有人去找多爾，敎他做出一些傻事來。

阿生拿了警官給他的多爾地址，追踪而去。

這似乎已經不是「公事」了，因爲醫院方面證明多爾不是半機械人。

阿生這次去找多爾，純粹是爲了多爾的遭遇太過富於傳奇色彩。

街車將阿生送到一條街道，阿生按址登上一幢住宅的二樓。

應門的是多爾的妻子羅娜。

出乎阿生的意料之外，多爾並不在家中。

阿生道：「他剛出院，這麼快又出去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羅娜說：「他急於要去找個朋友。」

「什麼朋友？」

「我不清楚！」

「不會是爲了占卜吧？」

「先生，你究竟是誰？」羅娜打量着阿生，說道：「如果是記者，我簡直無可奉告！」

阿生早已想過了，他應該以什麼身份出現？假如對方知道他是國際特警，一定更加害怕。

阿生終於對羅娜說：「我是一間國際性的社會福利機構派來的，目的只爲了幫你們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」

「本來你是出於一番好意，可惜多爾不是吃慣救濟的人。」羅娜滿懷心事地嘆了一口氣。

阿生道：「這不是救濟，太太，你誤會了；我們只是從中協助他，看看他有何困難。」

「多爾脾氣古怪，我怕他不會答允見你。」羅娜道。

「有些問題，也許你都知道，不知你可否答我？」阿生問。

「我知道的一定答你。」羅娜說。

「他是否眞的只有一年命？」

「我也希望是假的。」羅娜苦笑中，眼眶已有淚影，「可惜幾個醫生都同樣說這是事實，沒有人可以改變。」

「是否有個占卜者斷定他一年之內，無論如何也不會死去？」

「是的，雖然跡近迷信，但却是事實。他已經『死過』幾次了。表面上看來，他是跟死神開玩笑，其實他第一爲了錢，第二爲了證明占卜者之預言是否可靠。事實證明：他幾次都死不掉。」

「他這麼快又去找朋友，會不會又是爲了將性命作賭注？」

「會的。」羅娜說，「他主觀很强，決定要做的事，我也無法勸阻。」

「他究竟患了什麼病？」

「癌——肝癌！」

「據我所知，癌雖然是絕症，但醫生的估計未盡可靠。」

「但幾位專科醫生的診斷差不多答案一樣，相信也錯不了！」

「所謂一年壽限，只是估計而已；過去也有不少例子，醫生和專家斷定某人壽限只有一年，往往活上三五年以上仍未死的也有。」

「但奇怪的是占卜者之言，竟與醫生的斷症不謀而合。」

阿生道：「占卜者也說，他一年後會死？」

「是的，而且肯定他一年之內死期未到之前，無論如何不會離開這世界！」羅娜又說：「事實已獲得了證明；最近公園電視塔跳下的一次，只是比較多人知道而已。」

「那個占卜者是誰？」

「一個吉卜賽人。」

「那只是江湖術士而已。」

「不管怎樣，他的判斷已證明是正確的。」

「可以給我地址嗎？」阿生笑了笑，「我也希望知道自己幾時離開這世界。」

「他已經走了。正如你所說，那是江湖術士，居無定所。」

阿生至此似乎再也找不到藉口逗留下去。

最後阿生只留下酒店的電話號碼，希望多爾回頭跟他連絡一下，就此與羅娜告別。

×　×　×

多爾憑留下的一個電話號碼，找到了科森。

科森急於要見多爾，所以通過了電話之後，立即約會見面。

「你終於想通了？」科森劈頭第一句就對多爾說。

「是的，我決定參加！」多爾說。

「如果你早些答應我，就省事得多，還好現在時間上還來得及！」科森又問：「你剛出院？」

「是的，返家之後，第一個就來找你，」多爾道：「希望正如你上次所說，能帶給我一筆更大的財富。」

科森道：「放心好了，我保證你的收入滿意。」

「但是我不明白，爲什麼你一定要找我？」

「道理簡單，因爲你曾經是馬戲班的藝員。」科森道。

「但是，我已離開太久；我的身手不可能保持舊日的水準。」

「放心，我在公園裏親眼見過你凌空打挺那一式仍然相當美妙！所以我才將電話號碼，留給你的太太，希望早日與你連絡。」

「你的詳細計劃又是怎麼樣的？」

「你想現在知道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將不准離開這裏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爲了安全計，早已訂下了規矩，任何一個參加是項計劃的人，只要知道我的詳細計劃，就要留下來。以免走漏了風聲。」

「嗯！我想，最少我應該返家一次，然後再去見見我的母親。」

「你見誰都可以，就是不要提及我，以及我們這次的事。」

「放心吧，我也不想節外生枝。」

「那麼，你先去辦妥你的私事，回頭向我報到。如果二十四小時之內沒有你的消息，我們就拉倒。屆時我會另外找人代替你。」

多爾正待告別，又回頭問：「我究竟可以分到多少錢？」

「不會少過五十萬馬克，總之保證夠你兩夫婦環遊世界有餘。」科森說。

「好吧！那麼，明天見！」多爾隨即與科森握別。

×　×　×

多爾返抵家中，羅娜已經爲他備了晚餐。

晚餐很豐富，餐桌之上也擺放得份外詩意！有鮮花，更有洋燭。

羅娜只想她丈夫吃得開開心心，所以一直未有將阿生造訪的事提及。

多爾在燭光下看他的妻子，更顯得心事重重。

他很希望有辦法弄多些錢回來，然後與他妻子開開心心的玩一年。再留下部份的錢給他年老的母親，才離開這世界。

羅娜並不太美，但在多爾心目中却美得出奇；當然，她也不是一個醜陋的女人。在歐洲男性的心目中，她依然充滿了性感。

夫妻之道在乎了解，多爾與羅娜之間就是貴乎於互相了解。

他們結婚多年，儘管未有生養，也受到老人家一些壓力，但夫婦間的情感始終如一，從未受到任何影响。

多爾正因爲太過愛他的妻子，才希望她下半世能好好地過着幸福的生活。

多爾也想過了，假如能夠在他有生之日，目睹羅娜再蘸，找着一個好男人，他可能死得更安心，更爲舒服。

但是，羅娜無論如何也不肯離開他。

羅娜也明白多爾的想法，他曾伴作厭棄羅娜，趕她走。

無奈羅娜更愛她丈夫，她要趁他有生之日，盡量令他感到幸福和快樂。

因此，有過一個時期，羅娜悄悄出外工作，賺錢回來維持生活。

後來多爾發覺了，十分不高興！此後許多事情便陸續發生。

多爾用許多令人意外的方法賺錢，就是不准羅娜出外工作。

也許愛情是自私的，當多爾發覺羅娜同樣地深愛着他的時候，他更加不願她爲自己而勞碌；反而要她留在身邊，日夕陪伴住他。

這是最後一晚讓夫婦二人聚在一起；明天他就要去向科森報到了！這就是多爾心事重重的原因之一；此外，他想不到藉口向他妻子交代。

羅娜畢竟是個聰明的女子，最少她總是比較了解她的丈夫。

在默默無言之中，一頓晚餐終於吃完了。

羅娜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你今天去找誰？」

「一個朋友。」多爾說。

「就是那個叫科森的人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他幹什麼的？」

「做生意的。」

「什麼生意？」

「嗯！」多爾呆了一呆：「何必追究呢？總之，他可以帶給我們一筆可觀的收入；有了這筆錢之後，我們可以快快樂樂的玩一年。留下一部份給母親之外，我打算帶你去環遊世界。」

「親愛的，我感謝你對我的好意！」羅娜道，「但我要提醒你，切勿做出非法的事。」

「你放心！不會是非法的事，我只須離開你幾天就回來。」

「若果不是非法的事，怎可以在短短幾天之內賺很多的錢？」

「嗯——詳細情形我還不清楚，但是，無論如何你對我的安全總可以放心得落的，因爲經過了多次考驗，證明我的確是死期未到。」

「儘管如此，占卜者之言固然未可盡信。即使你命中早已注定『死期未到』，但是，假如那是一宗犯法的事，到頭來你可想到了後果問題？你雖然不必死，也有可能在牢中渡過這寶貴的一年。」

「你放心吧！不會是犯法的事。」

羅娜斟了一杯咖啡，遞到她丈夫面前，幽幽地說：「別要求太高，目前我已經非常滿足；不要三心兩意了，讓我們平靜地渡過這有限的日子吧。」

「不！我已答允了人家；而且，這些日子以來，你實在太苦，」多爾撫摸着他妻子那把柔軟的秀髮，「一直以來，我總覺得欠了你太多；我要趁我有生之日，好好補償一下。」

「只要我們是眞心相愛，再苦我也挨得住！」羅娜又以哀求的口吻道：「親愛的，讓我們過一段平凡的日子吧！別再鬧事了。」

「聽我說，不會有事的；以後我們會有一段十分快樂的日子！」多爾道：「我只要三數天，就會回到你的身邊。」

「我也知道你的個性，你決定了的事，很難改變你。我只希望你自己小心。」

「我會的，一定不會有事！你只要安心地在家中等我回來。」

「媽曾經來過，她知道你出院了。」

「現在太夜了！」多爾看看腕表，「明天，我們再去看她。」

「嗯！」

夫婦二人默默無言，沉醉在一次熱吻之中。

× × ×

在酒店的房間裏，呂偉艮等三俠正在閒聊。

這是呂林夫婦二人的房間——是一間頗大的套房。他們三人分別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之上，討論着多爾的事。

「多爾已經成爲新聞人物，但許多記者都無法找到他。」阿生說。

「你豈不是比記者們更加神通廣大？」林愛莉笑道。

阿生說：「主要還是警方不想報章渲染得太過份，所以多爾的住址保密。」

「你去找他，難道認爲他有可疑之處麼？」林愛莉問。

「最初只是覺得出奇，現在越想越覺得可疑！」阿生說，「他究竟急於去找誰？他是否又再進行另一項打賭？」

「算了！」林愛莉道，「只要他不是半機械人，我們何必自惹痲煩？」

「是的，但我仍留下這酒店的電話號碼給他，希望與他談幾句，」阿生說，「我曾這樣想，一個自信死期未到的人，會不會作孤注一擲的冒險？」

林愛莉道：「所謂死期未到，並不表示他的運氣一定很好；如果他聰明的話，最少也該考慮到這一點才對。」

阿生輕輕嘆息道：「老實說，我內心十分同情多爾這種人，他明知來日不長，拚命去賺錢，這當然不會是爲了他自己，而是爲了他死後他妻子和母親二人的生活，從另一角度看，他的做法的確非常令人感動！」

呂偉艮忽然插咀問：「多爾以前幹什麼的？」

「馬戲班藝員。」阿生答。

呂偉艮道：「這點似乎可信。我記得他墮入水池之前的情形，他淩空打挺，以及掉下來時的平衡力，都十分有分寸！」

「是的。」林愛莉也說，「儘管當時他雙手沒有伸開，但看他掉至半空時的動作，他肯定是個高手；他不但計算準確，也預早估計過風向問題。事後我想想，當時我們的担心是多餘的。」

「奧沙將軍今次一定很失望！」呂偉艮道：「老實說，如果眞的遇上了半機械人，我也該盡點力量，報答他們。」

「西德這麼大，相信要找他們可也不容易。」

林愛莉道：「明天我們就會離開這裏，希望不要節外生枝，讓我們遊遊萊茵河好了！」

電話忽然響起了來。

阿生立即有反應，說：「一定是找我的。」

阿生曾對接綫生說過，如果有他的電話就接到這邊來。

他搶過去接聽，是個陌生男子的聲音：「請問阿生在嗎？」

阿生以爲是多爾，忙道：「我就是阿生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布朗中校叫我打來找你的，他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，叫你等他。」那人又說：「大約半小時後，他會親自到酒店拜訪你。」

阿生大感意外！

掛綫之後，他把此事告知呂林夫婦二人，他們也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布朗中校是奧沙將軍的親信助手之一，這次爲了多爾的事，他親自由法蘭克福趕到多特蒙德城來。

多爾已獲得證實絕非半機械人，爲什麼布朗中校忽然之間又要找阿生？

呂偉艮等三俠在胡思亂想中等待，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。

多爾既然證實只是個普通人，照計布朗中校也該走了；他留下，還要找阿生，相信一定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。

果然，半小時後，布朗帶了他的助手和一個陌生的德國人回來。

布朗介紹那陌生人給三俠認識，原來此人叫馬非。

馬非是多特蒙德城的國際特警隊負責人，今晚才由隣近一個小鎮公幹回來。

布朗把馬非帶到酒店來，當然不是爲了介紹他們認識那麼簡單。

助手將房門關上了之後，將一個公文袋打開，翻出了一叠照片。

布朗揀出了其中一幀，對阿生說：「這個人你可還記得？」

「史桑達。」阿生還未開口答話，呂偉艮已經搶先說了。

阿生自問記憶力不差，往往令到呂偉艮自嘆不如，林愛莉也認爲「青出於藍」，但是，這一次呂偉艮反應之快，卻又令到林愛莉和阿生爲之愕然！

呂偉艮又說：「此人身高六呎，三十二歲，棕色頭髮，留有八字鬚，左手曾經經過電子改造手術，也是西德國防部要秘密通緝的犯人之一。」

「對了！」布朗中校說，「呂先生果

然厲害，奧沙將軍如果知道了一定高興。現在讓我進一步告訴各位，這個人現在多特蒙德城之內；這份可靠情報是我剛剛收到的。」

「他在這裏出現？」阿生問。

「是的。」布朗中校點點頭，「今天本來我要走了，但接到這情報之後，便被迫要留下來。」

「你這情報可靠嗎？」阿生又問。

布朗道：「絕對可靠，我已跟本市警方保持連絡，利用黑社會綫人作進一步偵查。」

「好極了！」呂偉艮有點興奮地說道，「他如果有進一步消息，請你立即通知我。」

布朗笑了笑：「你要親自出動？」

「是的。」呂偉艮道：「這可能是我大獻身手的機會吧。」

「先謝謝你！」布朗伸出手來，跟呂偉艮熱烈地握了一下。

布朗是奧沙的助手，自然了解呂偉艮的一切。

他們早已有了一個統一的計劃，就是與國際特警隊合作，追緝在逃人等。

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，只要巴黎總部有命令下來，他就要執行任務，只要阿生負上這項重大使命，還怕呂偉艮不全力協助他的愛徒麼？

果然，他們訂下的原則收效了；只向阿生宣傳任務，呂偉艮立刻就有了反應。

布朗說：「那麼，明天你們的行程也要改一改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呂偉艮說：「我們等你消息！」

「好吧！」布朗看看腕表，「今晚，也許明天，我相信這裏的警方一定有消息給我。」

午夜竊案　僅屬序幕

在多特蒙德城警局之內，布朗中校和他的助手，當地的國際特警隊人員以及三俠等人，都紛紛到這兒來集合。

一名探長接到綫人的報告，有人見到史桑達在一個住宅單位內出現。

警方集合了大批便衣探員候命出發。

呂偉艮記得他看過的電影以及一切有關史桑達的資料。

史桑達只是左手部份經過改造，但根據記錄資料顯示，他的電子左手十分厲害，假如電力足夠的話，隨時可以扭毀一副堅固的門鎖。

「人體零件」裝配的電子儀器，所須要的「電力」，是一種十分先進的原子電池；利用電池作爲原動力之後，才可以促使那些半導體發生作用，推動電子儀器發揮它的效用。

通常一條電子儀器構成的人造手臂，只須用一對原子電池，便可以使用半年時間；這是指一般應付日常生活而言！假如消耗量太大，時間就相應縮短。這正是一般電學原理。

例如一個電燈泡，它的壽命假定可用一千小時，每天開它十小時，當然可用二百日，但一天開足二十四小時，就不會用到一百日了。

原子電池只是一種科學電池，正如安裝在攝影機內的水銀電池，以及最新的矽晶體電池一樣，其作用無非爲了供應起碼所須的原動力，令到那些半導體電子儀器發生作用而已。

一個正常的人多數用右手，所以呂偉艮想像到史桑達可能很少使用左邊的「機械手臂」；那麼，它消耗的電力一定十分少！萬一須要到它的時候，就可能發生極大的作用。

呂偉艮不但有一條手臂裝配了極之精密的電子儀器，其他各部份也有同樣的裝備。

同時，他身體上的電子儀器比史桑達等人身上的，又再跨進了一大步。

因爲科學家一直日以繼夜的不斷研究，時間上的先後，令到新舊之間，亦有距離。

呂偉艮今天就要會會他的「同類」——較早期的半機械人。

車隊立即就要出發。

三俠不知怎的，總覺得如此大陣仗，最怕史桑達會聞風先遁。

有些黑社會綫人是「兩頭蛇」之流，這邊將情報賣給警方，得到了錢之後，就一個轉身去找即將被捕的人，通風報訊，如此這般，又可以再換另一筆錢。

阿生與布朗等人同車。

當地一位警官陪住布朗，一名探長則在旁解釋一切。

阿生聽那位探長說過，報訊的黑社會綫人已在現場附近監視。

呂偉艮和林愛莉在另一輛汽車之上，陪伴他們的是當地特警隊長馬非。

最先的一輛汽車到了現場附近，在路邊剛停下來，就有個人鬼鬼祟祟地跑到車旁。

這個人就是一名黑社會綫人；他顯然是跟警方合作慣的，所以老遠就認得出警探的私家車。

「我一直未見他出來，這時候應該在屋內。」那綫人說。

「那一間？」警探問。

綫人口講指劃的，指示了一番。

一名探員落了車，讓綫人坐了上去；然後車子再饒到了路口去。

落了車的探員，過來向探長報告；於是探長親自指揮下屬展開包圍。

車隊紛紛散開，最先開到了街口的探員們，已在那邊展開戒備，隨時準備封鎖現場一帶的街道。

一切部署妥當之後，探長親自身先士卒，帶人荷槍實彈的，衝上二樓。

根據綫人的描述，史桑達就住在那幢公寓式住宅大厦的二樓。

裏面很靜。

可能對方至今仍然一無所覺，否則，何故會靜到這個田地？

一名探員先趨前叩門。

裏面毫無反應。

探長透過無綫電對講機，問守在後門的下屬：「有人出去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守在後門的人說，「這裏已經封鎖，很靜。」

另一組派上對面天台的探員則報告說：屋子裏面似乎見不到有人走動，他們用

望遠鏡透視進窗門之內，可以離遠見到屋子裏的情形。

探長心感不妙，下令探員撞門而入。

果然，屋子裏空空如也。鬼影也未見到一個。

隔隣一名老太婆跑出來，指住警方人員大罵一頓。說他們不該在此吵鬧。

探長道歉過後，問她關於史桑達的行踪。

但老太婆說：「住在這單位的住客是科森先生，並非你們要找的史桑達。」

這也不奇怪，史桑達可以改名的。

阿生插咀問：「你所說的科森，大約有多高？樣子如何？」

老太婆做了一個手勢：「很高大，我看有六呎左右，棕髮，年青英俊！又好氣力。」

阿生心裏想：也許「八字鬚」早已刮光了；如果換轉是阿生，他也會在這個時候改頭換面一番，以避過追緝者的耳目。

阿生問：「你怎麼知道他好氣力？」

老太婆形容有一天她出售了一批舊傢俬，體積十分龐大，搬運人員差些兒支持不住，滾下了梯階去，就是全靠「科森」協助。

布朗中校在旁聽見了，也低語呂偉艮：「可能科森卽是史桑達，可惜我們又來遲半步。」

一名探員把報訊的黑社會幾人抓來，推入現場，閉門拷問：「你究竟攪什麼鬼？是否存心作弄我們？小子，這一回可不是講玩的，法蘭克福來的朋友，來頭不小，你小心點！」

線人抖聲道：「我的確親眼見他回來，於是我立即打電話找你，可能他發覺我跟踪他，所以由後門溜了出去。」

探長很生氣，想動手揍他。

當地的警方人員都知道，他們在布朗中校面前不但要表現得積極，也要拿出工作效率來，讓這位國防部人員留下印象！

那邊有人叫住探長不要動手。

叫過來的是當地國際特警隊隊長馬非，他在那住宅單位中，找到一些物件；這些物件大概可以證明幾人絕非說謊。所以馬非才制止探長懲誡他。

馬非在廢紙箱內，搜出一些用舊的報紙包裹的東西。

這包東西包括有頭髮——修剪下來的棕色頭髮；染髮水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假鬚。

假髮和假鬚都有一層人造皮附着；若非如此，又怎麼可以將一絲絲的鬚髮連串起來呢？所以由頭上剪下來的髮絲和由假鬚修葺下來的就有分別。

假鬚是戲劇界常用之物，爲什麼還要修剪過？

道理很簡單，可能爲了假鬚範圍太大，必須剪細；又可能爲了配合面型，必須將部份基層剪去。

換句話說史桑達又一次「改頭換面」，甚至將他的頭髮也染過了。

探長還是不肯放過這幾人，要將他帶回警局去；他知道黑社會幾人利用「兩頭蛇手法」騙錢的技倆。

另一方面，探長要幾人對描圖人員作供，希望拼出「科森」的輪廓，以確定「科森」是否就是半機械人史桑達。

布朗中校帶來的國防部保安人員，却注重一些「無形證據」。

他們以最精細的方法，將現場上每一件物件套取指紋。

這些指紋就是「無形證據」，因爲肉眼見不到，但却足以證明「科森」身份。

布朗等人當然十分明白，早期他們改造過的半機械人，電子機械的手臂根本沒有人工造成的肌膚幾條與指紋。

也就是說：史桑達只有右手的指紋，沒有左手的指紋。

只須這種「無形證據」有答案，史桑達是否就是科森這問題，也立即可以有答案。

史桑達假如就是幾人口中的科森，他現在可能又是另一番「面目」！對國際特警隊和其他各單位今後追緝工作，一定更加困難了。

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一直由一名特警隊隊員陪同。這時候他們正由外面帶着另外一名隣居婦人入到屋子裏來。

呂偉艮對布朗等人說：「假如她不是眼花，看錯了人，這件事的發展越想越可怕。」

「我肯定不會看錯人！」那女人說：「我見到多爾進入這一間屋子裏。」

「多爾？」所有在場的人都以奇異的目光，瞪住那隣居婦人。

大概所有在場的人都認爲「多爾」與「科森」，根本是兩件事風馬牛不相及。

但布朗中校仍然問那個女人：「你肯定多爾入過這裏？」

「是的。」那女人說，「我在電視新聞中見過拿生命開玩笑的施加多爾！所以我肯定自己不可能會看錯人。」

探長呆了一呆：「多爾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？」

呂偉艮道：「這是個有趣的問題，也是個十分可怕的問題。」

「是的，一個命中註定短期內死不掉的人，加上一個逃犯，你猜他們會怎麼樣？」布朗中校回頭再問那女人：「你幾時見過他？」

「大約比你們早來十分鐘左右。」那女人說：「我在梯間遇見他，後來他鬼鬼祟祟地到這兒按門鈴，門隨即開啓，他進了屋子裏，門隨即又關上了。我以爲他來此訪友，自己又是個新聞人物，閃閃縮縮乃無可避免的事。」

探長插咀問：「在此之間，你還見過一些什麼人來此找科森先生？」

「經常都有一些單身男子來找他。」那女子說，「但其他的我都不認識。今天見到的多爾，也是在電視新聞片斷中認識的，否則我也不知他是誰。」

布朗中校示意助手把一幀照片出示。助手以照片問那隣居女子：「請問你可認得這個人？」

那女子端詳了一番，搖搖頭，道：「不認識。」

呂偉艮知道照片中人是長了「八字鬚」的史桑達，與「科森」可能有不同之處，於是以手指掩住照片上的八字鬚。

然後呂偉艮又提示那女子：「你看看現在又怎樣？」

那女子細心地視察，東眉沉吟道：「現在看上去，倒有幾分似科森先生。」

外面又有二名探員，陪着一個年紀頗大的德國男子入來。

他是這兒的包租人。

他向警方交代說：「這裏的住客科森先生，是個單身男住客，住進這裏不到一個月。據他對我說，他是做經紀的。」

布朗中校要求他分辨一下那張照片。

他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可能就是這個人，但科森先生沒有鬍子，大約三十二、三歲，棕髮碧眼。」

布朗已經心中有數，把阿生拉過一旁，對他說道：「現在我們差不多可以肯定，多爾來此找過史桑達，他可能被史桑達利用。你見過多爾太太，我想你趕快去找她。」

於是阿生立即帶同當地的國際特警隊人員馬非等人，驅車直駛多爾家中去。

但是多爾的妻子羅娜說：她丈夫一早出去，聲明要過兩三天之後才回來。

阿生心裏感到奇怪！他問：「爲什麼他要兩三天才回來？」

羅娜神色顯得忐忑不安。

她吶吶地說：「我也不大清楚，但我已再三警告他，切勿再做一些違法，或者擾亂公安的事。」

阿生又問：「他有沒有說過到什麼地方去，或者將會找一些什麼人？」

「嗯！我相信他會跟一位叫科森的人在一起！」羅娜說：「我早料到你是警方的人，究竟你們打算將他怎麼辦？」

阿生苦笑搖頭：「我不會騙你，我本人的確不是警探；德國人不會請個中國人來當警探。你放心好了！不過，爲了你丈夫能在這短短一年中好好地過活，希望你澈底和我們合作。讓我先找到他，總好過讓警方找到他。」

馬非也插咀道：「是的，科森已被我們證實是個通緝犯的化身；你丈夫與他在一起，十分危險；除非你不愛你丈夫，否則必須好好地與我們保持連絡。萬一有他的消息，請立即通知我們。」

馬非順手把一個電話號碼交到羅娜手上。她瞥了一眼，若有所思地說：「也許我可以找到那個叫科森的人的電話號碼給你。那是科森找不到多爾時留下給他。」

羅娜於是在電話几上上下下搜索起來。她一邊搜，一邊喃喃自語地說：「我約莫還記得那電話號碼，但那字條可能給多爾帶走了。」

「不必找了！」阿生說，「如果你還記得那電話號碼，就告訴我好了。」

羅娜在記憶中搜索一下，順口說出了一個電話號碼；阿生也順手撥了那個電話號碼。果然，電話接到科森的住所去；接聽的人却是警方的人員。

阿生把布朗中校找來，在電話中告訴他此行的結果。

羅娜早知有此一着！她含淚懇求阿生幫忙，切勿讓警方的人折磨他丈夫。

阿生一直很同情多爾，所以他對羅娜的要求，一口答允。

× × ×

布朗中校的助手們，利用當地的設備，檢驗現場上印取的指紋。

答案很快就找到了，就像布朗中校的想像中情形一樣：只有右手的指紋。

似乎毫無疑問，科森就是史桑達。所以他的左手根本就沒有指紋。

另一點差不多可以肯定的，就是史桑達及時發覺被人暗裏跟踪，所以他悄悄由後門溜掉。

那個黑社會幾人是個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莽漢，稍一不愼，就會自露馬脚，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；尤其是史桑達是個職業罪犯，他的警覺性一定很高！假如他發覺被人跟踪監視，自然不會留下來等警方來捉他。

布朗中校和國際特警隊人員開始頭痛了，他們無法忖測：究竟史桑達爲什麼要找多爾？他們又將會策劃一些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？

× × ×

多特蒙德城是德國西部最大的工業城市。因此，這裏有許多銀行和財務公司。

多特蒙德城的警方，已下達總動員的命令，所有的警務人員取銷休假，集中候命出發。

各大銀行與財務公司均已接獲警方的通知，小心戒備，以防被人爆竊或被刧。

但事實上，一切似乎很平靜！有關單位根本也看不出會有事發生。

儘管如此，警方的戒備却沒有鬆弛！他們加派警員在各大銀行及財務公司外面巡邏。隨時以無綫電話跟總部聯絡。

刹那間，如臨大敵似的，弄得草木皆兵。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，但所有警員的口袋裏，都有多爾和史桑達的照片。

多爾的照片是由當地警方印發的；史桑達的照片却比較特別，有他本來的面目，也有化名「科森」時的形像；更有最後逃走時，憑想像而描繪出來的樣相。

史桑達的本來面目由國防部特別科技組提供的，根據檔案中的照片顯示：他接受改造時的樣貌是棕色的頭髮八字鬍子。

至於化名「科森」時的形象，則是多特蒙德城警方的繪圖組，憑隣居口供，憑那幾人的描述，綜合起來，繪畫出來的。

最難想像的就是史桑達逃走時，可能化裝成的樣相。

那是由於國際特警人員從垃圾堆中發現那一包化裝用品，而連想到此時的史桑達可能已染成一頭黑色頭髮，因爲發現的染髮水是黑色的，剪下的假鬚也同樣是黑色的。

警探從一間出售化裝物品的商店裏，證實購買假鬚的人是三十餘歲的男子。同時也知道該種假鬚面積很闊大。

通常這種闊大的假鬚是給演員們假扮「鬍鬚佬」用的。也就是連腮邊也長滿了鬍子的所謂「大鬍子」那一副樣相。

警方繪圖組人員就是憑這種想像，構成一個「黑髮，滿腮于思」的「第三幅照片」。

因此，單是史桑達的相片，已有三類之多，被一併排列在複印之上，每個警方人員均帶備了一份。

另一方面，警方却廣派幾眼偵查，希望查到一些史桑達活動的消息。

至於國際特警隊，以及西德「BNO

」人員，也分頭通知西德境內各大小城市，以防史桑達偕同多爾，或者可能還有其他人一齊潛入活動。

但是，由於史桑達在多特蒙德城出現，似乎暗示了他可能就在這裏活動，所以各方面仍集中注視着這城市的一切。

× ×

正當軍警的注意力集中在各大銀行和財務公司的時候。

多特蒙德市中心區一幢大厦的天台頂之上，出現了一個人影。

時間是午夜。

街道上很靜，間歇地有軍警的巡邏車經過，但是車上的軍警們，似乎只注視着一些銀行和金融機構附近的街道情況。沒有人仰望天際，更沒有人注意數十層高的大厦之上。

那黑影身形矯捷，轉眼間由大厦天台的欄杆之上，縱身一跳，橫過十多呎闊的一條窄巷，落在另一幢較矮的大厦天台之上。

這的確須要十足的勇氣和判斷力，因爲，時間正在午夜，天上只有星光點點，光綫灰暗得很，只要稍爲估計錯誤，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墮入街中，跌得粉身碎骨。

高的一幢大厦，樓高三十四層，天台便算是第三十五層，以每層最少十呎計，離地也在三百五十呎以上。

假如由三百五十呎跌下街中，後果如何？不難想像得到。

矮的一幢大厦只矮了五層左右。那人在黑暗之中由高至低只須跳躍五十呎左右，但其中却相距十餘呎的闊度，他必須保證自己的身體落在三十層大厦的天台，假如不能到達，或者只到了欄杆，也會跌落街上。

但是，事實上他不但做到了，而且還做得恰到好處，身輕似燕的，點地無聲，輕巧地落在天台之上。

高的一幢大厦之上，又出現了另一個人影。

那人在黑暗中活動，將一條長長的尼龍繩子的一端，綁在水箱一旁的巨大水管之上，用力拉扯了幾下；看看是否穩固。

然後，他也走到了天台欄杆的邊緣，但他沒有跳過去。

他只是注意他同伴的手號。

他的同伴在較矮的大厦天台之上，向他打出了一個手號，即使在黑暗中，但星光矇矓，依稀還可以見到一個人影和一雙手的動作。

於是，他使盡了渾身氣力，將那綑尼龍繩拋了過去。

彷彿一條長蛇在黑夜中飛舞，尼龍繩的末端墮着一些重物，牽引着其他部份，迅速竄到較低的大厦天台去。

打出手號的人，十分機靈，立即接應，他先將尼龍繩的重物解下，然後再將繩子扯直，綁穩在水箱一旁。

最後，他又向高層大厦的同伴，打出第二個手號，表示一切妥當了。

站在低大厦的並非別人，他正是一直認爲「死期未到」的多爾。

站在高大厦之上的，當然就是正被軍警多方追緝的半機械人史桑達，但多爾只知道他的拍檔叫科森。

科森沒有多爾那麼好身手，也沒有他那一股勇氣。所以，現在他須要利用一個攀山用的活扣，扣住那條扯得畢直的尼龍繩。

直至到他認爲一切安全，他才沿繩而下。

攀山用的活扣，是具有緩衝作用的，否則科森就會像沒有手掣的失靈汽車衝下斜坡一樣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科森終於滑畢了全程，安然落入低大厦的天台之上，與多爾會合。

科森從腰帶上解開了活扣，然後與多爾到天台上一座建築物之前——這是升降機的機房部份。

多爾目睹科森用他的左手，扭毀了機房那度頗穩固的門鎖，他幾乎難以置信，科森怎麼會有這一股神力？

機房之內，所有升降機的電纜都停頓不動，這是他們意料中的事，時已深夜，這又是一幢辦公大厦，男女職員已下班，沒有人上落，自然不必用升降機。

科森看看碗錶，沉吟道：「還有兩分鐘左右，他們就要上來。」

科森所指的「他們」，並非同黨，多爾也知道他們只有兩個人，再也沒有其他同黨。

「他們」是指大厦的看更人員。科森早已查出他們的一舉一動，以及較詳細的時間表。

果然就在兩分鐘之後，其中一組電纜立即活動起來。

其中一部電梯正在上升。

當電纜停止轉動，也就是表示那部電梯正停在某一層樓之上。

於是科森在另一部電梯的電錶之上做手脚，令它上升。

這是科森計劃的一部份，假如沒有人上樓巡更，任何一部電梯無緣無故活動起來，亦足以引起下面其他看更員的注意。

但現在既然有人上樓了，另一部電梯即使活動起來，下面的人也以爲上面的同伴用它而已，不致引起疑心。

等到那部電梯升到最高時，科森和多爾立即蹲到電梯之頂去。

他們都穿上了一身的黑色夜行裝，幪面，只露出雙眼和咀巴。

雙手戴上絕緣的膠手套，所以電梯頂上的複雜電綫即使漏電，也不致令他們觸電身亡。

爲了節省時間，他們乘住電梯下降時，才將電梯頂上的天花板弄回原狀，打抹乾淨。

電梯迅速降至「十四樓」——其實這兒只是「十三樓」，但大部份大厦的業主似乎都省去「十三」這個不祥的數字，所以不少大厦的電梯之上都找不到「十三」這組阿拉伯字。

科森握槍在手，以防萬一。

他雖然心裏明白，明知這時候看更人員正由最高一層，逐級巡視下來，但自衞是必要的，因爲任何事都可能出現例外。

結果十四樓並沒有人。

科森和多爾立刻進入一條走廊，那兒入口處有個牌匾，漆住「狄倫電子公司辦事處」等字樣。

二人到了一度門前，科森用百合匙將那度門開啓，然後迅速入內。

他們沒有亮燈，只用帶備的小電筒往室內各處照射了一遍。

這裏面沒有人。

眼前所見，應該是一般寫字樓的陳設，後面是經理室。

科森的目標是經理辦公室，但那度門看來十分的穩固。

門鎖是特別構造的，非百合匙所能將它開啓。

科森沒有動手，只用小電筒射向他的碗錶，又再射向壁上的電鐘，他在核對時間。

根據事前他獲得的情報，知道看更警衞人員每晚依時來此巡視，假如一切正常的話，他們就會循例看了一次就走。

所以科森必須將一切暫時保持原狀。

他非常有耐性地等。

科森身畔的多爾，却有點兒不耐煩，他低聲問：「究竟還要等多久？」

「讓他們巡視過之後，我們即可動手。」科森在黑暗中說。

「我担心等得太久。」

科森道：「放心吧，他們一向守時，盡職。」

「我的意思是，天台上那繩子橫空而過，萬一被人發現了，我們就有如網中之魚。」

「傻瓜，辦公大厦的晚上是絕對安靜的，不會有人上天台。」科森說：「那尼龍繩在三百多呎高空之上，那兒又是一條橫街窄巷，根本不會有人仰望上天空！」

「嗯！」多爾忽然又問：「科森，究竟那些東西是否值錢？」

「絕對値錢，比鑽石還要寶貴，否則，我才不會笨到冒這麼大的危險。」

「你有買家？」

「如果沒有，我也不會找你合作，就是一切安排妥當，只欠缺一個有胆有色的人，像你這樣就是了。你有身手，又有運氣。」

的確，多爾的身手和運氣，相信再難找到第二個。

由數十呎高跳下不難，難在要橫跨十多呎闊的街道，而且在黑夜中，估計稍有偏差，一切也會就此完了。

然而，多爾本人是馬戲班出身的，加上他深信占卜者之言，「死期未到」，所以，他相信自己一定成功。

現在事實證明的確成功，一切順利得很，只待最後步驟。

時間到了。

外面傳來步履之聲。

二名武裝看更警衞員，亮了電筒，沿住走廊通道巡視，逐室張望了一遍，才關門離去。

科森和多爾躲在一角，電筒的光柱一度由他們的頭頂掠過。

他們屏息着呼吸，動也不敢動，直至對方將門關上了之後，他們才悄悄舒了一口氣。

步聲遠去。

科森才開始他的工作——先是用射燈照亮經理室的門鎖，他須要清楚了解一下，門鎖之內是否與警鐘系統連接。

最後，當他確定了那門鎖是一個獨立系統之後，便利用左手的「神力」，將門鎖扭毀，結果警鐘沒有响，他又一次成功了。

多爾再次目睹奇蹟的出現，他冲口而出道：「你左手的力量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。」

科森沒有答他，只叫他執穩射燈，讓他進行下一步工作。

科森先將經理室的窗簾拉攏，以免光綫外洩，然後才檢查一些綫路，他早已知道了他心目中的「目的物」在何處，但他必須提防警鐘會突然之間响起來。

警鐘的綫路是隱蔽的，他在這方面有獨到眼光，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個中秘密。

他知道要截斷警鐘的綫路絕不簡單，尤其是現在已不是十年八年前那個時代，科學儀器的進步，令到正邪之間的對立又跨前了一大步。

大約十年之前，科森原名史桑達，他只不過是個二十餘歲的青年人。

他被一夥壞朋友的慫恿，參加了一次爆竊，以爲可以分得一大筆鉅欵，從此可以致富。但是，可惜這個世界上「不勞而獲」的事絕不可靠，他們的行動失敗了。

他在張惶失措中，開槍殺了警衞員，結果他也同樣受傷了。

事後他被捕，送上法庭受審，被判了無期徒刑，這比死刑還痛苦。

當時，陪審員認爲警衞員既然受了傷，他不該發射第二和第三槍，那是形同謀殺。

此後，他在獄中服刑

他明知要逃獄絕不容易，但却從來未放棄過這念頭。

犯罪的人不外乎兩種，一是被迫的，一是出於自願的。

被迫的往往會後悔，以後只要有自新的機會，他一定改過。

出於自願的罪犯，多數有他的主觀，例如心存僥倖的，對社會不滿的，這種人心中可能充滿仇恨，一有機會就向警方挑戰。

科森屬於後者，當局也了解到他是個危險性的人物。所以一直沒有赦免他的念頭，直至國防部須要一批人試驗「人造電子零件」，他才被看中，秘密送到法蘭克福去。

結果手術非常成功，他們一班囚犯喜不自勝，於是密謀造反。

他們不想再返回獄中去，也不想被國防部送往「假想的戰場」上去。

他們都很聰明，知道西德國防部是項試驗的下一個步驟，就是送他們到「假想的戰場」上去，接受「戰爭」的考驗，藉以證明「電子半機械人」萬一要應用到戰爭方面，是否會勝過「常人」一籌？

在一次偶然的疏忽中，這班半機械人立即相繼逃走。

由於一切試驗列爲最高國防機密，所以集體逃獄事件發生了之後，當局也把他們是「半機械人」這一點隱瞞起來。

此後，大批「BNO」——西德特務人員，四出搜捕在逃人等，雖然在軍警多方合作下，捕回了部份人犯，但仍有不少無影無踪。

可以說一句：凡是罪犯都是聰明的！但爲了別鼓勵年青一輩犯罪，所以我們才把「聰明」改爲「狡猾」而已。

科森很「狡猾」地改名換姓，改頭換面，諸多逃避。

他一直在等待機會，他要做一宗大買賣。

他深切了解到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社會，一切非錢不行。

只要有了錢，他就可以遠走高飛。

只要他有辦法離開西德，總可以找到一個心目中的「世外桃源」，例如南美，或者西班牙等處，只須有錢，就可以讓他躲一輩子。

科森有過犯罪的經驗，他非常小心，因爲他不希望再返回獄中。

他利用一些儀器協助，然後才將警鐘系統截斷，因爲現代化的警鐘系統，只須有人把電綫剪斷，一樣會發出警告。

一般警鐘系統，都會通往就近警局，所以科森更加要小心。

憑着儀器的協助，他終於又順利完成了另一個步驟。

經理室表面看來十分平凡，裝上了警鐘系統的，也只是一個普普通通載文件檔案的鋼櫃，但科森早已查悉他要的東西，就在其中。

警鐘系統截斷，鋼櫃打開，裏面原來另外還有機關——一個保險箱，隱蔽在一列僞裝文件抽屜的背後。

科森把一幅圖表攤開，多爾在旁協助一切，用照燈投射。

科森按步就班，有條不紊，他依照圖表上的示意，逐步去弄開那個保險箱。

科森左手的力量令人難以估計，多爾不知道他是個電子改造的半機械人，所以始終大惑不解。

他的右手反而戴上了手套，左手就沒有，多爾以爲他是爲了方便工作而已，其實只有科森他自己明白，他的左手根本沒有指紋，又何必多此一舉？

多爾十分焦急。他並非担心會死，只怕被警方抓入獄中。

他想過了，只要這一次成功了，就可以分得五十萬馬克，這數目足以讓他的母親有點依靠，還可以讓他夫婦去遊埠，

他雖然只有短短一年生命，但是，正因爲這樣，他才更爲焦急。

他絕不希望失去了自由，他的母親固然傷心，妻子也會失望。

他愛他母親，也愛他妻子，他要趁他有生之年，讓她們快快樂樂過日子。

科森成功了。

保險箱終告打開。

裏面沒有鈔票，鑽石或者黃金，有的只是一些以膠袋封住的「小粒粒」。

多爾不禁又問：「這些小粒粒是甚麼東西？」

「這是用金錢也買不到的原子電池，你想不到吧。」科森喜形於色，「它比鑽石還要珍貴，最少有錢就可以買到最好的鑽石，但它却不易買到，你就算有更多的錢也買不到。」

「你找到了買家？」

「早已找到了。」

科森迅速將一袋袋用膠袋密封的「小粒粒」放進帶來的背囊中。

那些小粒粒比攝影機用的「水銀電池」還要細小得多。

但是，它的作用却並非一般人可以理解。

它的外壳是一種特殊的金屬合金製成的，它的內裏含有一種化學元素，令到原子不斷發生衝擊，原動力即由此產生。

這是最新的電子產品，還沒有上市，第一張訂單却來自西德國防部。

科森不知道從何處獲悉這份珍貴的情報，於是悉心籌劃了這一次的行動。

這幢辦公大厦外表看來也沒有甚麼特殊的地方，只是守衛比較森嚴。

狄倫電子公司的辦事處佔據了十四、十五和十六等三層樓，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訂單竟然來自西德國防部。

科森得手後，帶同多爾迅速離開了現場。

老實說，多爾並不太高興，主要由於這些「小粒粒」的眞正價值，他仍然半信半疑，萬一換不到高價，他這次的冒險就變得沒有價值。

科森看看腕錶，他們又用去了二十分鐘時間，這時候，看更警衞可能已回到樓下的警衞室去了。

如果他們仍用升降機，可能引起警衞的懷疑，而再上來查究。

因此，科森和多爾，只取道梯級上天台。

他們利用那條尼龍繩和腰帶上的爬山工具，打算回到那幢三十五層高的辦公大厦去，然後由原路撤退——這原是計劃中的一部份。

由上而下比較容易，但現在他們必須由下至上——由三十層大厦的天台，爬上去三十五層大厦的天台，其間還要橫跨十多呎闊的街道，這工作可不簡單，但有了爬山工具的帮助，那就變得簡單了。

科森當先背着那袋原子電池，沿繩子而上，攀向高座大厦的天台。

他平安到埗後，在欄杆邊向低座大厦的多爾，打出了手勢。

於是，多爾又以同樣的方法，沿繩而上。

但是，多爾攀到一半，立刻就感到不妙，急忙將活扣收緊。

那條尼龍繩本來收得緊緊，扯得畢直的，不知怎的，多爾在半途中感覺得到它突然鬆弛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繩子截斷，人往下墮。

多爾眼看就要飛墮街中，跌到腦漿塗地，粉身碎骨。

但是，他腰帶上的活扣，緊緊扣住尼龍繩的中段，尼龍繩只是高座那一端斷了，低座大厦天台上的一端仍緊緊綁住水箱旁的巨大水管，所以多爾仍附在繩子上。

驀地「嘩啦」連聲，多爾下墮之勢，有如飛錘凌空而降，連人帶繩，撞向大厦二十三層的一個窗口。

窗口整塊玻璃被撞毀，一聲巨响，彷似晴天霹靂。

多爾只感到一陣昏眩，眼前一黑，以後的事他已經不知道。

× × ×

呂偉艮等三俠在睡夢中被分別吵醒。致電到酒店房間去的，是布朗，馬非他們。

於是三俠匆匆趕到市中心區一幢商業大厦的十四樓去。

布朗和馬非等人已經到了現場很久。

「這就是多爾和史桑達的傑作。」布朗交代着說：「史桑達化名科森，改頭換面，偕同多爾摸到這兒來，偷去了一批原子電池，這是半機械人的原動力。」

馬非補充說：「他們得手了，可惜不知怎的，一條尼龍繩突然折斷，多爾因此告落網，目前已被送院急救。」

「他們爲甚麼要偷原子電池？」阿生忍不住問道。

布朗道：「很簡單，因爲他們身體上須要這些東西維持能源，否則就等於殘廢人一樣，那些電子機械無法活動時，反而覺得是一種負累。」

呂偉艮本身是個半機械人，自然明知其中的重要性。

他向布朗問道：「這是出品原子電池的地方。」

「是的。」布朗道：「狄倫公司是我們的合約廠商之一。」

三俠又被帶到二十三樓去，那兒一個向橫街的寫字間單位，其中一個窗口的玻璃被撞毀，室內一片淩亂。

多爾就是被警方在這兒找到的，當時他已昏迷，身受重傷，立即被送院急救。

多爾爲甚麼會跌進這兒來？當初警方也大感迷惑。

後來經多方調查，才知道多爾並非一死期未到」那麼簡單，而是腰間的活扣救回他一命。

因爲活扣扣緊了折斷一端的尼龍繩，使多爾不致墮入街中！

但尼龍繩的另一端則綁穩在天台之上，所以當時的多爾，就有如「半天吊」一樣。

由於一般下墮之衝力十分驚人，所以多爾就此連人帶繩的，撞入一個辦公室之內，破窗而入的一股衝力，再順勢將尼龍繩割斷（破碎的窗門玻璃，比利刀更加鋒利）。

於是多爾昏倒在二十三樓那個辦公室之內，直至到被警方發覺，才將他送院急救。

雖然多爾還未醒來，警方亦無法獲得他的口供，但警探憑想像，加上現場環境的印證，也想像得到當時的情形。

綁在三十五層高大厦天台上的尼龍繩另一端，爲什麼會斷？

繩口有刀割的痕跡，這表示多爾實際上只是被人出賣，而非意外。

尼龍繩的韌力十足，如果要斷，早就斷了，決不會「揀時而斷」！從這點可以想像得到，史桑達（科森）在一開始，就只是打算利用多爾而已，絕非帶他去「發財」。

呂偉艮帶同阿生到各處觀察。

阿生的同僚——當地的特警隊隊長馬非，一直在旁陪伴。

馬非向三俠交代案發經過，首先是大厦警衞聞聲查究，然後急電報警。

後來警方由天台的尼龍繩追索到二十三樓去，最後才查到對面一座更高的大厦天台去。可惜這時候，另一名匪徒已失了踪跡。

但警方從尼龍繩的切口可以肯定，史桑達（科森）是存心出賣多爾的，他只是利用多爾身手和運氣帮助他完成這宗別開生面的竊案而已。

究竟史桑達爲什麼要偷去這一批「原子電池」？當局大感迷惑。

如果說：史桑達本身是個半機械人，他須要「能源」，但事實上他只要三數枚就足够數年之用。根本不須這麼多。

這是最新設計的原子電池，由西德國防部的電子專家們監督製造。一枚即可用上一年半載，甚至消耗不大的話，還可以用更多時間。

現在有關方面十分担心，萬一史桑達的秘密，讓蘇聯的「KGB」特務知道了，那麼，這一宗「竊案」就絕不簡單。

呂偉艮也明白到這是自由世界的一項偉大的科技發明，假如用諸於和平用途，例如裝在眞正殘廢人的身上，就是眞眞正正「造福人羣」。

但是，相反，萬一被人用在戰爭，或者其他罪惡方面，後果就令人難以想像。

所以，布朗等人，固然焦灼萬分，呂偉艮等三俠，也急於要查出這件事的幕後背景。

× × ×

多爾又一次奇蹟地，從噩夢驚醒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多爾甦醒過來之後，摸摸後腦問。

圍繞着他的人，除了呂偉艮等三俠之外，還有布朗等人。

阿生反問多爾：「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地獄？」多爾迷惑地眨着雙眼。

「不！你忘記了嗎？」阿生說，「你是個死期未到的人！」

多爾又抓抓頭髮，說：「謝謝你提醒我。」

「這是醫院！」布朗插咀道：「你的同伴史桑達出賣了你。」

「史桑達？誰？」多爾問道。

「史桑達就是化名科森的人。」布朗道：「他割斷了繩子，企圖讓你跌死街中。如果你及時向我們提供一下，我想，我們可以找到他，最少也可以爲你報仇。」

「那混蛋！」多爾很生氣，「我不該太過信任他。」

「是的，他太狡猾！」布朗道，「你知道他還有多少同黨？」

「我只認識他一個。」多爾說，「是他找我的，我只想發財。」

「有沒有聽他提及別人？」布朗問。

「沒有。」多爾道，「他整個計劃只是到時到候才逐步告訴我。例如最先他說還有其他人參加，但詳情要我先決定加入，然後才決定其他事！後來我才知道，我們只有兩個人。」

「他偷原子電池幹嗎？」布朗道，「相信這點你起碼也會知道。」

「他說，他已有了買家，這些電池可以賣很多錢云。」多爾說。

布朗向阿生等人打了一個眼色，似乎說：果然給我猜中了。

只有在多爾面前，布朗並未說出口。

呂偉艮和阿生他們也明白布朗的意思，他顯然十分担心此事與「KGB」扯上了關係。

身爲國際特警隊的阿生，心裏更加明白，蘇聯海外的「KGB」特務，有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萬一這批半機械人和原子電池眞的落入俄人手中，那就麻煩。

布朗又叫人讓多爾看看那些「套庄」的照片——是史桑達那三份不同的面孔造型。

多爾看過了之後，證實了他正是「科森」。

布朗等人在多爾口中所知道有限，只好離開了病房。

多爾這一次反而叫住阿生：「朋友，求求你帮我一個忙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阿生有些意外。

「請轉告我妻子羅娜，就說我死了——」多爾含淚道。

「爲什麼？」阿生覺得奇怪。

多爾哽咽道：「我只希望她對我死了心，早日去改嫁。」

「我怕她不會相信！」阿生說，「這件事還是讓本市警方安排吧！」

「多爾先生。」呂偉艮在旁插咀道：「我希望你先冷靜的想想，如何帮助我們把史桑達抓回來，因爲他是個十分危險的人物。」

多爾垂下頭來，不再作聲。

× × ×

西德「BNO」機構的高級特務頭子，紛紛由波恩趕到多特蒙德市來。

阿生和馬非，亦已先後接獲巴黎總部方面的命令，要他們全力協助西德政府，偵查此事，直至水落石出爲止。

沒有人命令呂偉艮，他也從來不喜歡聽從別人的命令。

但是，他是個江湖人物，很講義氣。

西德人帮助了他，將他的生命延續，他決不會忘記。

他愛護阿生，這又是阿生的任務之一，因此在公在私，也不到呂偉艮不理。

只要呂偉艮插手，林愛莉自然也會不袖手旁觀，因爲「三俠」是三位一體的。

布朗等人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，三俠也曾應邀出席參加。

但是，呂偉艮却有他另一套不同的想法。

他覺得這件事似乎做得乾凈俐落，從正面偵查，很難有結果。

因此，呂偉艮以後再也沒有出席那些會議，只讓阿生去參加。

呂偉艮同他的妻子林愛莉，先去拜訪羅娜——多爾的妻子。

羅娜非常傷心，因爲一些報紙和電台，已把多爾落網的消息報導。

警探也曾秘密將羅娜帶到醫院去，但她只見過她丈夫一次。

她唯一感謝警方的，就是她居處的住址保密，不致被記者騷擾。

「還好你們不是記者。」羅娜早已知道三俠他們的身份。

林愛莉本身是女人，她早已得到呂偉艮授意，一面安慰羅娜，一面要她合作幾件事，最重要一項就是去找那個占卜者。

羅娜道：「曾對我丈夫作過預言的占卜者，據我所知，最少有幾個，最直言不諱的一個，是個吉卜賽人。」

「他現在何處？」呂偉艮問。

「他是過境的。」羅娜說，「現在可能到了很遠很遠地方去。」

林愛莉問：「還有些什麼名家？」

「有一個在本市的。」羅娜道：「他是個業餘星相家。」

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呂偉艮問。

「他本人是公務員，在一間郵局當主管，但興趣却在於研究星相學。本市有不少人也知道費勒學貫中西——中國的命理，曆法，西洋掌相和十二星座等等，他都精通！」羅娜說，「他一度研究過我丈夫的命理。」

「費勒說過一些什麼？」呂偉艮問。

「他說我丈夫死期未到，但一年後，勢必壽終正寢，這正與吉卜賽人所講的一樣。」羅娜嘆氣道，「他來這裏找過我們，也見過多爾的母親，要了多爾的出生年，月，日和時辰，據他說，他要用中國算命的方法，確定我丈夫的壽命。結果相信也不用我說了。」

林愛莉道：「難道中西迷信上的事，也有偶合之處？」

「是的，最少費勒認爲無分別。」羅娜說。

呂偉艮問道：「可以帶我們去見見他麼？」

「我不會在公衆場所出現，這不但是警方的意思，也是我的。」羅娜說，「你們可以自己去，他在西區郵局，辦公時間一定找到他。」

「好吧，讓我們試試。」呂偉艮於是向羅娜告別。

呂林夫婦二人召了一部街車，趕到了西區郵政局。

出乎他們意料之外，郵局外竟然已擠了一大羣人。

他們以爲人們爭購什麼首日封之類，後來才知道這些都是記者。

其實西德人很守秩序，即使輪購首日封，也一定井井有條。

但當時的情況有些混亂，因爲有不少外國通訊社記者在內，偏偏他們又被擋駕，記者羣於是引起不滿。

郵局方面已電召警方人員到來維持秩序！

究竟記者們要知道一些什麼？

原來他們忽然也對「宿命論」有了莫大的興趣。

當然，這完全由於多爾的「死期未到」而引起的。

多爾不止一次了，每次幾乎在「必死無疑」的情況下出現了奇蹟。於是「死」一次，就轟動多一次。

記者們大概也風聞費勒是當地「宿命論」的「權威人物」，所以才紛紛找到這兒來。

但是，費勒不知是否受到什麼壓力，抑或因爲他本身是公務人員的關係，不想「導人迷信」，所以不肯接見記者們，騷動也因此而起。

呂林二人明白了當時的情形之後，立即找電話打到馬非的辦事處去。

呂偉艮知道馬非的汽車上也有一具無綫電話，可以隨時和辦事處保持連絡。

辦事處特警人員果然很快便找到了馬非。

約莫十五分鐘左右，馬非已跟阿生開車匆匆趕到了現場。

阿生對呂偉艮說：「我們剛剛開完會，你有何發現？」

呂偉艮反問道：「你們開會有什麼結果？」

「沒有。」阿生說，「布朗十分頭痛，決定要向他上司請示。」

「我倒想到了一個辦法，試試是否有效！」呂偉艮又說：「馬非先生！你可認識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官？」

「我駐守在此已有三年，大部份警方人員我都認識。」馬非又問呂偉艮：「你想我怎樣做？呂先生。」

「我只想見見費勒先生。」呂偉艮對他坦然說，「也許只有他才可以帮我們的忙！」

「好吧，讓我試試！」馬非說完就想過去。

但呂偉艮及時把他叫住：「我以爲最好能讓我們由後門入去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」馬非於是走過去一輛警車旁邊。

一名警官正在指揮警員出動，勸開包圍住郵局的記者羣。

馬非認識這位警官，知道他正執行任務。於是一邊告訴他來意，一方面又暗示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秘密任務。

凡是參加「國際特警組織」的國家，他們的警方都會十分尊重特警隊人員；因爲特警隊不但在他們的成員國之內遍設辦事處，也切切實實地，協助了當地警方對付罪惡。

警官既然明白了馬非的來意，也坦然對他說：「較早時我們派來的同事——數名便衣警探，已將費勒由後門帶走。」

馬非問：「然則你可知道，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？」

「我相信只有我上司知道。」警官道，「不過可以肯定，他不會回家。因爲我們意料到記者們遲早找到他家中去。」

馬非謝過了警官，匆匆返回車上。

馬非一邊把實情對呂偉艮說了，一邊致電他的辦事處。

馬非要向警方最高當局連絡，目的就是，協助三俠找到費勒。

究竟三俠爲什麼急於要見費勒？馬非已無暇追問，總之，他只知道總部對三俠一貫信任，在可能範圍之內，他必須盡一切辦法，協助三俠解決困難。這也是他向總部負責，更是他的任務。

台前幕後　撲朔迷離

呂偉艮等三俠和馬非他們，終於在當地警方的安排下，見到了費勒。

費勒這時正在郊區的一間渡假別墅之內。

他是受到記者的困擾之下，被警探秘密護送到這兒來的。

費勒對呂偉艮等三俠感到興趣，並非由於他們身份特殊，而是因爲他對中國人似乎份外產生了好感。

他們一見面，費勒就大讚「中國命理」，什麼「天干地支」的，說了一大堆，聽得呂偉艮他們一頭霧水。

呂偉艮他們絕非這方面的材料，對於命理這一回事，也一直半信半疑。

「冥冥中有個主宰」，「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强求」以及「一切早已註定了」等等，往往可以從日中的生活秩序裏求證。

但是，呂偉艮總覺得，這一套可以用諸於「做人哲理」，或者用以教導那些「不知足」的人。

相反，假如從迷信的角度去看，往往會令到一些人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茶毒，不再去求上進，那是十分可怕的事。

因此，呂偉艮等三俠對於這一套，一直半信半疑。

現在他們明知費勒沉迷於中國命理，雖然不能太過逆他的意見。

費勒寒暄一番之後，說道：「命理一事，年青人多數不信，但當你上了年紀之後，自然而然就非信不可。」

呂偉艮担心他越講越遠，開門見山地說：「我們這次，是專爲多爾先生的事而來。」

「噢，又是他！」費勒笑道：「還好你們不是記者，否則宣揚出去，政府會責我導人迷信。好吧，你想知道什麼？」

「多爾是否只有一年命？」呂偉艮問道。

「絕對不會錯。」費勒說，「人類自以爲十分聰明，一切講科學，其實宇宙間太多太多奇妙的事，連科學家，也無從解釋。」

「你只憑占算？」

「不！還有醫學上的證據！」

「那是醫生的事，你也懂醫學？」

「不！只懂掌相。」

「從掌上看出他身體內有病？」

「是的，而且十分可靠，如果你不信，先去問問多爾吧。」

費勒於是說出一段往事——

有一日多爾到公園裏散步，與費勒無意間相遇閒聊。

在此之前，他們已在郵局中認識，多爾時時到他的郵局寄信。費勒從多爾的眼神一直以至掌相，逐樣去研究。

當時費勒已看出多爾有一種隱疾，也看出他壽命有限，但不敢說，只叫多爾去找個醫生仔細檢驗一下。

多爾果然驗出有肝癌。

肝是負責替我們身體製造血液的，它一旦有事，當然有問題。

癌症一般解釋就是：器官中的細胞不能發揮正常作用。

有些癌細胞蔓延得十分迅速，有些很慢，前者當然特別危險。

假如四肢發現了癌症，只要及時將其中一段截斷，使到癌細胞不向身體其他部份蔓延，就可以了。最少患者的生命，暫時還可以維持下去。

但是，假如我們的消化器官，例如腸，胃等部份發現了癌細胞，問題就會較爲嚴重得多了。

因爲它不但蔓延迅速，而且也十分難

以「割除」，危險性自然大。

多爾就是因爲肝癌，所以醫生斷定他的壽命不長。

奇怪的只是醫學和「迷信理論」上，竟然不謀而合。

但是，費勒不承認這是「迷信理論」；他說：宇宙間太多事情未爲人類了解。如果凡事以「科學理論」作爲根據，可能差之毫厘，謬之千里。

他深信掌紋可以窺破人體內的健康情況。

他更相信中國的命理，肯定一個人的生命早已受到限制。

他解釋說：「宇宙間很多事情令我們無法解釋，例如有些人爲什麼無疾而終，這正好說明了『命中註定』這理論。」

呂偉良不敢反駁他。

因爲三俠這番要找費勒，並非爲了要向他學習命理，而是要他帮個忙。

費勒是政府公務員，在公在私，他似乎都無法拒絕呂偉良的要求。

於是呂偉良就把他的意思直率地對費勒說：「這是一個很渺茫的辦法，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，如果你同意，我們立刻進行。」

費勒聽過呂偉良的解釋之後，說道：「如果你認爲這樣可以帮助你們抓到竊賊，我自然也樂於一試。」

「那麼，現在就讓我們再細心研究一下進行的步驟吧。」呂偉良說，「我們必須小心從事，切勿露出破綻。」

費勒一再表示樂意合作。

呂偉良於是把詳細計劃再說了一次。

× × ×

警方受到抨擊。

主要由於大批警員，曾干預記者他們向費勒進行採訪。

自由世界的好處就是給予人們足够的自由，包括了言論自由，新聞自由等等。

但是，自由世界的缺點，也是給予人們「太多的自由」。

例如有些人爲了政府「禁黃」——消滅黑燈舞院等「黃色架步」，而竟然要向政府「示威，抗議」。

不管那些人的眞正身份是否眞正的嫖客，或者架步老闆，總之就是不像話。

試想想，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極權國家會怎樣？他們不抓去勞改，也必然被套上一大堆的帽子！

記者們當然有採訪的自由，但被訪的人，也有「不發表」的自由。

費勒未見過記者，記者已被警方擋駕，所以這班無冠皇帝十分生氣，紛紛向當地警方提出指責。

警方似乎受到了很大的「壓力」，突然「屈服」。

警方突然宣佈，爲了滿足記者們的要求，決定安排一項記者招待會。

難得的是：這招待會還由費勒親自主持云。

消息一經傳開，各大報刊，電台，電視台和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們，大爲興奮，他們以爲他們「戰勝」了警方。

費勒終於出現了。

記者們爭住爲他拍照，影機的鏡頭對準了他。

剎那之間，費勒有如電影明星，或者政界要人一樣，風頭之勁，一時無兩。

費勒首先表示道歉，因爲他本人「不想洩漏天機」，所以才會暫時躲了起來！但後來他知道有太多的人要知道命理這回事，於是，決定召開這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云。

有人向費勒發問：「是否一切由天註定？」

「絕對是！」費勒用肯定的口吻說：「一個人的一切，都早就有安排，任何人要勉强做他不應做的事，只有自討苦吃而已。」

又有人問：「請問閣下研究星相學等事情，已有多久？」

「超過了二十年以上。」費勒說：「我覺得生命中充滿了許多奧秘，實在值得我們花些時間去仔細地加以研究。」

又有人問道：「費勒先生，你對於這一類迷信的事情，究竟有何根據？」

「如果你認爲這是迷信，我勸你最好不要再問下去了！」費勒有些不高興。

「好吧！讓我們回頭再談談多爾！」一名記者又說：「多爾三番四次遇險也死不掉，你以爲是命中註定麼？」

「絕對是命中註定！」費勒毫不考慮地說。「假如不是他命不該絕，沒有人能够由三百多呎高空掉下不死的；但他死期未到，所以，即使不是那個活扣扣住繩子，他仍不會死，最多只是受傷而已。正如中國命理所講一個人如死期一到，沒有人可以令到他的生命延續。這就是所謂『閻王要你三更死，你休想活到五更天』。世間事之玄妙，非一般常人所能理解！」

有人提出指責：「多爾就是受到你這理論的影响，所以不斷地去冒險；因爲他知道，自己無論如何也死不去，還有何顧忌呢？」

費勒笑了笑：「我只是依書直說，信不信由你！像多爾這種人，他不但在一年之內死不掉，而且還是運氣的象徵，所以歹徒利用他去做一些非法行爲，都能够順利完成。」

記者問：「這是否有根據？」

費勒答：「一個人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時間越短，他做的事往往也越順利。這沒有科學上的根據，唯一只可以說是冥冥中有個主宰！」

忽然又有人問：「假如他有機會再去做犯法的事，是否一樣順利？」

「根據我所知的多爾的命理，在這一年之內，他幾乎無往而不利！」費勒說：「他目前仍然處於鴻運當頭的情況下，但是，他不可能再有機會去爲非作歹了；相信他本人也不會再嘗試！」

「我覺得你說話中有矛盾！」一名記者說：「他的運氣，既然這麼好，爲什麼還會落入警方的手中？他應該順利逃脫才對！」

「這可以說是命運之神的安排！」費勒說：「多爾如果不是這樣，現在他當然不必躺在醫院裏，而是與他的伙伴在一起。結果會怎樣？我可以肯定告訴你：如果他的伙伴仍然與他在一起，憑多爾的運氣，相信警方很難破案。也就是說：多爾的好運，將會帶給他伙伴一種無形的安全。



呂偉良、林愛莉、阿生與西德警官展開爭論。

但是現在——」

費勒故意頓住了。

電視即場轉播的鏡頭，對準了費勒，他面前還擺滿了咪高峯。

立刻就有人問：「但是現在，你以爲警方破案的機會大麼？」

「他的伙伴沒有了多爾，運氣可能變壞！」費勒說：「所以，警方破案的機會也大大地增加。這是無法解釋的事，但絕對是事實。」

記者羣之中，有來自各大報章雜誌的，也有來自各大電台和電視台的，更有英美法與各國通訊社的記者，他們都是專程而來。

年來歐美流行東方熱，於是什麼「中國功夫」啦，「投胎輪迴學說」啦，針炙術啦，甚至衣服設計的欵式，也趨向了東方色彩！

因此，被視作迷信的命理占卜術，也越來越受到西方人仕的重視！

儘管中國的命理學與星宿論沒有任何科學根據，但是多爾的一連串遭遇，已有事實存在，再加上各傳播機構的渲染，令人越來越相信「命運」這回事的眞實性！

因此，這一次的記者招待會非常之成功！不但當地居民立即獲知其中內容，整個西德，甚至歐美各大城市，亦於稍後時間知道了此事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醫生發表了一項聲明，而令到多爾順理成章地，成爲傳奇性的人物。

醫院醫生替多爾檢驗的結果，證明他只受了皮外輕傷；假如不是爲了警方要問話，他幾乎可以敷藥之後，立即出院。

醫生的聲明，是由於記者們的糾纏。記者們要知道多爾在該項事件中的傷勢。

醫生聲明中指出：多奇爾蹟性地沒有掉入街中，更奇怪的就是他只受皮外傷，內臟固然無事，根本也無須留醫！

此事配合着費勒的記者招待會，一經傳開之後，人們無不議論紛紛！

唯一表示「沒有意見」、「不發表任何評論」的，就是當地警方。雖然記者們一再苦苦糾纏，警方發言人亦表示無話可說。

事實上警方是不可以導人迷信的，否則市民又會有話說。

警方不但不發表任何評論，甚至連多爾在那一間醫院，也不公開。

因此，記者們更加誇大了這件事的傳奇色彩；剎那間，街頭巷尾，人人都在談論着多爾！

毫無疑問，多爾正接受警方的嚴密查問。

台前的情形是：多爾這個「死期未到」的人，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，一次又一次地避開了死神的召喚！於是相應地把迷信的事情誇大了。

那麼，幕後的情形又如何？

呂偉良與三俠正在幕後與當地警方展開爭論。

呂偉良等三俠要求警方暫時不要把多爾落案，更不要將他解入監獄！

但是，警方認爲這是法律程序，在他們的立場，必須及時將多爾落案，控以爆竊罪名！

呂偉良成功地說服了費勒，因此才會有那一次十分轟動的記者招待會；但他却無法可以說服當地的警方。

呂偉良有呂偉良的想法，他知道史桑達之所以找多爾合作，是基於一種迷信心理的作祟！最低限度史桑達也是個宿命論者，他肯定相信多爾是個「好運氣」的人，因此才會找他合作。

那麼，費勒這一次的記者招待會如此轟動，相信史桑達一定也知道了費勒說了一些什麼；其實那番迷信的理論，三俠早已知道了。

因爲他們也有份商量其中的內容，即使記者不問，他也會自動發表！

當然，呂偉良唯一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史桑達再出現。

史桑達究竟會不會再來找多爾？在正常的情況下，他似乎不會來。

道理很簡單，他利用了多爾之後，就出賣了他，因此他應該想到多爾決不會再帮他；那麼，他當然不會送上門來。

但是呂偉良也有他的理由，一個迷信的人，有他主觀的理由，何況在這次事件之後，警方還故意公佈「這是一宗意外」！意思就是說：繩子之斷，只是偶然的意外，並非被人切斷。

就憑這點，史桑達應該放心來找多爾；問題只是在警方的監視下，他如何接近多爾？

呂偉良也明白這是十分渺茫的事，但

他仍然依計劃行事。

三俠經過一番商議之後，認爲史桑達既然是個經過改造的半機械人，他可能與其他半機械人有連絡；但爲什爲多爾說未見過其他半機械人？

其次，原子電池雖然是新產品，但是「KGB」蘇聯特務如果要得到它，一定有更好的方法，根本就不須要多爾的「運氣」！

第三，史桑達既然對多爾稱，他可分得五十萬馬克，爲什麼又要將尼龍繩切割，企圖殺人滅口？這問題非常值得研究！

經過一番研究之後，三俠認爲：史桑達要試試多爾的「死期未到」之傳說是否可靠！除此之外就是：他根本無法付多爾五十萬馬克。

他爲什麼付不出五十萬馬克？

三俠認爲他根本沒有顧客，盜竊原子電池只爲了「自用」。

然而一個「半機械人」根本用不着這麼多的原子電池，所以呂偉艮認爲史桑達可能與其他在逃的半機械人保持連絡。

「半機械人」是西德國防部的「機密檔案」之一，他們除了爲傷兵補救之外，還會進一步發展「全機械人」，將來戰場之上可能全是機械人對陣。

「半機械人」既然是秘密產品，而「原子電池」更不是公開發售的。

除了史桑達之外，其他半機械人自然也要原子電池補充體內儀器的能源。這可能就是這一次大量原子電池失竊的主因。

呂偉艮爲了揭開其中的謎底，決不放棄任何一個可資利用的機會！所以他除了利用費勒之外，還利用特警隊向當地警方施壓力。

呂偉艮也知道不容易說服這裏的警方，但他仍寄望於巴黎總部的壓力；必要時由巴黎總部轉向西德國防部或「BNO」求助，希望仍然是有的。

豈料就在這時候，林愛莉忽然匆匆回到酒店裏見她丈夫。

林愛莉是奉了呂偉艮之命去見多爾的妻子羅娜的。

羅娜很傷心，林愛莉除了給她一些錢之外，還好好的安慰她！

但是，不知怎的，林愛莉竟在無意中發覺了一些秘密！

原來多爾家中被人偷偷安裝了一些竊聽儀器。

林愛莉於是不動聲息，若無其事地與羅娜告別，悄悄回來告訴呂偉艮。

呂偉艮束眉沉思：「會不會是警方裝上去的？」

「很難說。」林愛莉道：「附近也似乎出現了一些可疑人物！」

「讓我先找馬菲隊長連絡一下。」呂偉艮說着，已執起了電話聽筒，叫接綫生代他接通了一個電話到特警隊辦事處。

呂偉艮一邊又對林愛莉說：「假如不是警方，你以爲還有誰？對方又想知道一些什麼？」

林愛莉道：「如果不是警方的話，一定是史桑達的同黨們。然則，我就有辦法了！」

電話接通了。

呂偉艮一邊叫馬菲把阿生找回來，一邊要求他向當地警方查一件事：假如不是警方安裝了偷聽器在多爾家中，則請保密，切勿驚動任何人。

林愛莉默在一旁，默默地想，呂偉艮和馬菲講些什麼，她似乎聽不到。

馬菲在電話中答允立即爲呂偉艮去查明這件事，以及通知阿生。

呂偉艮放下了電話之後，也默然無語；他也在想，那偷聽器究竟有何作用？

× × ×

多爾家門附近的街道上，出現了一輛卡車，車身漆上了一間公司的名稱。

車子停在道旁。

車內坐了好一些人，但路人只可以見到一名司機坐在車頭這邊。

其實，除了司機之外，車廂之內最少還坐了三個人。其中一個是史桑達。

史桑達在聽一卷聲帶——這是從偷聽儀器中錄下的。

聲帶中有林愛莉和羅娜的談話。

史桑達把錄音機的機掣關上，然後對其他二人說道：「這種事太過危險，我們太過須要運氣，非設法找他不可。」

車中一人說：「但是，你當時出賣過他，如何向他解釋？」

「我有辦法的，警方也公布是意外，多爾不會責怪我！」史桑達又說。「他妻子羅娜可以協助我們，趁裏面只有她一個人，我們動手吧！」

他們正待下車，車頭的司機却透過通話系統說：「暫時不要出來，有一輛車子正由街口開過來，大家小心！」

於是，車廂中的人扭開了一個傳眞電視機掣，那是一個簡單的即場轉播系統，讓車中人可以見到外間的情形。

當螢幕停止了跳動之後，畫面可以見到一輛街車，此時已停在羅娜家門之前，車內先後跳出了三個人。

卡車裏有人問：「他們是誰？」

「聽說是東方三俠——三個愛理閒事的中國人。」史桑達又說：「奇怪！他們爲什麼又來找羅娜？」

當三俠進入了屋內之後，街車也開走了；於是，卡車裏的人扭開竊聽系統的機掣。

首先傳來的，是羅娜的聲音：「呂先生呂太太，想不到又是你們！」

呂偉艮道：「是的，我們專程前來拜候。我徒弟阿生剛見過多爾先生。」

「眞的？」羅娜焦急地問：「他怎麼樣了？」

阿生道：「他很好！可惜，我們雖然同情你，却無法說服警方！」

羅娜在嘆息：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，他早該想到這是犯法的事！」

林愛莉却以同情的口吻道：「他在這次行動中，並未分享到任何利益，法律亦不外乎人情，何況他只有一年命，所以我們認爲當局無論如何，一定要放過他。」

呂偉艮也說：「是的，現在我們已決定採取行動來帮你！」

「你們打算怎麼樣？」羅娜問。

呂偉艮道：「我們打算先將他救了出來，再設法令你們離開西德；希望你在這一年之內，令多爾先生好好享受一下！」

「我非常感謝你們好意，但是，這是

非常危險的事！」羅娜說。

林愛莉道：「你忘記了嗎？費勒先生也說過，多爾是運氣的象徵，他可以令我們進行得十分的順利！」

羅娜道：「但是，我們那裏有旅費？而且，還須要出國證件。」

呂偉艮道：「這些事，你放心好了。我們三人做事，向來習慣了『爲人爲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』，你只須好好的準備一下，其他的事，交給我們去理吧！」

阿生也插咀道：「是的，我朋友與這兒的警方關係攪得很好，他會從中助我們一臂之力！」

「那麼，我眞不知該怎樣多謝你們三位才好！」羅娜淚盈於眶。

林愛莉安慰她：「一切不幸將成過去，只要多爾先生回到你身邊，肯定可以給你帶來好運！」

車廂裏，偷聽的人大感意外！

其中一個問：「東方三俠究竟是什麼來頭？」

有人回答：「聽說他們行事，向來不循正軌，只要認爲值得做的，就去做了再說！」

史桑達笑道：「眞的是老天也帮起我們來了，現在我們大概總可以坐享其成了吧。」

× × ×

林愛莉在阿生的掩護下，進入了醫院的羈留病房部份。

阿生以國際特警的身份，與馬菲一齊進去。

時間已是午夜。

守衞住閘口的警探，認得馬菲，只循例招呼了一句，就放他入內。

但是，閘門剛打開，阿生立刻拔槍相向。

馬菲現出非常驚慌的神態，很快就被一名「女護士」繳械。

那個僞裝的女護士當然不是眞的，只是林愛莉扮的。

阿生繳去了探員的手槍之後，將他和馬菲一齊推入儲物室，同時警告他們不要吵鬧，否則格殺勿論！

但是，馬菲却企圖說服阿生，希望他及時停止行動。

阿生沒有理會他。

他把儲物室的門反鎖住，多爾已由裏面匆匆地出來。

多爾是有默契的，阿生日間來此探望他的時候，已悄悄送上了一套醫生的制服，同時靜靜告知他今夜的計劃。

多爾只要有人救他出去，別讓他失去了自由，其他一切他已不計較。

他知道東方三俠神出鬼沒，今夜的計劃絕不假手他人，全由三俠親自負責；他們會把多爾救出去。

呂偉艮已開車在橫門等候他們。

多爾希望一切順利，別人可能終生提心吊胆中過活；他只須避過一年，他就會心滿意足了。一年後的事，他不必再理。

他的生命只有一年，所以他才如此珍惜！

他一直覺得欠了妻子羅娜太多，所以他才會去冒險；想不到弄巧反拙。難得三俠肯仗義相助，他一定要好好地珍惜這機會。

他也曾聽人說過東方三俠的所作所爲，所以他對於這次的事，並無疑心！

一切似乎非常順利，他們三個人——多爾，阿生和林愛莉，這時都身披制服，所以並未引起醫院中人的注意。

他們由橫門出去。

果然，一輛車子已在他們路邊等着！於是三人十分有默契地上了車。

車子迅速開走。

阿生等人在車廂中更衣，因爲他們現在已無須這些白色制服了。

多爾向阿生問道：「現在我們要到何處去？」

阿生答：「先去接你太座，然後再送你們到車站去。」

「你們的確太偉大！」多爾感動地說：「簡直就是現代的羅賓漢。」

「不要客氣！」阿生說：「希望你好好地享受這難得的一年吧！」

車子疾馳了一陣之後，停下來。

多爾想推開車門，但被阿生制止。

這是車廂與司機位分隔的大卡車，阿生要先了解外間的情況，等呂偉艮發出的訊號，然後才可以出去。

終於有人在甲板上叩了三下，於是車中三人推門而出。

豈料他們剛落了車，立刻感到不妙！

首先感覺得到的，是光綫十分的刺眼，令他們睜不開雙目。

然後有人過來將他們的手槍繳去！阿生雖然一度掙扎，也於事無補！

原來坐在車頭司機位的，已經不是呂偉艮；可惜當時太過昏暗，阿生他們只認車不認人，結果上當了！

這是似乎是一間被人廢置的貨倉，足以容納整輛大卡車開入去。

呂偉艮終於也出現了。

他是被人由另一輛車子帶下來的。

呂偉艮對多爾等人道歉地解釋，原來他在醫院處等候之際，被人用槍要脅，轉移另一輛車子內。

至於他的「司機」職位，則由另一人代替，可惜阿生一直未發覺。

現在，他們四個人，都同時被細綁起來！

多爾唯一認得的，就是他見過了的「科森」，但他已知道此人叫史桑達了。

史桑達首先向多爾表示歉意，因爲那尼龍繩之斷，只是「偶然的意外」！

但是，多爾最關心的，反而是他的妻子。

史桑達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們已派人去把尊夫人接來。」

多爾又問：「你們究竟想怎樣？」

史桑達道：「本來只打算利用閣下的運氣，但現在比我們想像中更理想，最少多了幾位能幹的朋友。」

「老實說，我們並帮不了你們一些什麼。」阿生又說：「尤其是我師父，他只是個跛子！」

史桑達道：「你們有胆有色，我們十分欣賞！」

多爾道：「難道你們又要去爆竊？」

「好拍檔！難道你忘了那應得的五十萬馬克麼？」史桑達笑了笑。

多爾道：「是的，那是你答應給我的數目。」

「對啊！所以你必須完成你的工作，」史桑達道：「因爲我們錢仍未到手。」

「怎麼？你的贓物仍未售出？」多爾感到不大明白地說。

「不！這件事說來話長，我們得到手的東西，是過了期的貨色！」史桑達望向在旁的其他的同黨，又說道：「我們上當了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多爾半信半疑，覺得不知好笑，還是好氣地說道：「我們白做了？」

「是的！」史桑達道：「不過，你放心，我有更大的計劃，這一次，可以保證你穩得一百萬馬克。」

「又是爆竊？」多爾驚魂未定似的，瞪住了史桑達。

史桑達笑道：「這一次容易得多了，比上次更易；但你收穫更大。除了環遊世界之外，還可以給你母親留下一大筆做養老金！」

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多爾問。

史桑達道：「詳細情形，你不必知道，我們只須借用你的幸運而已！」

「你不必迷信，你的事到底爲什麼要用幸運？」多爾說。

史桑達道：「詳細的計劃，加上幸運，才可以保證百份之一百的成功！」

多爾透了一口大氣：「算了，只要你放了我，上次就當我白做吧！我不會再參加你的工作。一個人的運氣不會永遠的；我只有寶貴的一年，我還要與我愛妻相處，因爲我們眞心相愛！」

史桑達笑道：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愛她，所以我已派人去將她接來這裏；你只要乖乖的與我們合作，我保證她過得安安樂樂。最後就是你回來，與她一齊享受我們的收穫。隨得你們去遊埠也好，躲起來嘆一年也好！」

多爾睜大了雙眼：「你這算什麼？要脅我麼？」

史桑達笑道：「什麼都好，總之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合作！」

史桑達又打了一個眼色，隨即有人將他們四人推入一間房間。

那是貨倉的後面。呂偉艮等人還猜不透他們要幹什麼，但肯定他們已有完整的計劃。

不久，外面又傳來一陣步聲。房門被打開，是史桑達和數名大漢，還帶來了一個女人——她正是羅娜！

羅娜發覺她的丈夫多爾也在着，立即就飛撲過來。

夫婦二人擁作一團，又驚又喜地，飲泣不已！

史桑達却在旁說：「好了，現在時間無多，我先分配好人手；多爾和你——」他指指阿生，又說：「你兩個跟我們走，其他人都留在這裏。」

多爾問：「你們要幹什麼？」

「暫時不可以告訴你，」史桑達道：「我只希望你充份合作，因爲這件事對大家都有好處。」

呂偉艮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。

阿生立即說：「不，他們也要一齊去，包括我師父他們。」

「那跛子？」史桑達瞥了他一眼，「我們不想有所負累！」

阿生道：「他的行動也很敏捷，不信你可以考驗他。」

「你以爲我們去環遊世界麼？」旁邊有人說：「現在我們只是去冒險，留下來總比較安全。」

呂偉艮道：「但我們習慣在一起，而且，你們多些人帮手，一定事半功倍！」

「不！」史桑達道：「你要留下來，你們五個人之中，有三個要留下來，只有兩個跟我們走。」

「算了吧！」阿生終於也屈服下來，勸着呂偉艮說：「你就留下來，陪着這兩位女士好了，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回來。」

「對了！」史桑達說：「我們很快就會回來。」

呂偉艮無可奈何地聳聳肩。

史桑達令人將多爾和羅娜分開。

羅娜含淚聲聲叫丈夫珍重，多爾終於被人帶走。

呂林夫婦二人和羅娜被關在一起，他們不知門外是否有人守衞。

羅娜埋怨着道：「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？」

「一言難盡！」呂偉艮抱歉地說：「我們不知道他們一直暗中監視住我們，但你放心，我們不會有危險！」

羅娜以爲呂偉艮這番說話只不過志在安慰他，却不知道呂偉艮自己心中有數。

原來一切已在呂偉艮的意料之中，自從林愛莉發現了那些偷聽器之後，三俠便將計就計，設下了陷阱，讓史桑達他們上當！

在馬菲的協助下，三俠像演戲一樣，上演了一幕「醫院劫囚犯」！將多爾救了出來，想不到史桑達果然中計。

現在呂偉艮唯一未知道的，就是這班人的下一步行動。

不過，即使如此，呂偉艮已經十分興奮，因爲就憑他的記憶所及，這班人正是西德國防部急於要找的人。

他們包括了史桑達在內，全是經秘密改造過的囚犯。

究竟他們又要策劃一些什麼大計？呂偉艮雖然不知道，但他却可以放心，因爲馬菲一直暗中帶人監視住一切。

假如馬菲有耐性一點，他一定會知得更多，否則的話，相信不久之後，就會有人到這兒來，將他們救出去。

呂偉艮和林愛莉儘管知道事情的可能發展，却不敢說給羅娜知道，因爲他們担心隔牆有耳——萬一這房間中裝了偷聽器，就可能令到局勢有所改變！

因此，他們寧願忍心一些，也要暫時保留住這點秘密。

羅娜一直在飲泣，林愛莉也給這個女人的一片痴心感動了。

在一般東方人的心目中，西方女子對婚姻很隨便，想不到羅娜竟也如此認眞。

林愛莉只有盡量設法去安慰她！

呂偉艮突然向她們打了一個手勢，意思是叫她們靜下來。

只見呂偉艮貼耳於門後，他彷彿聽到了一些什麼。

但是，林愛莉和羅娜這時也走到了門後，她們什麼也聽不到。

呂偉艮全神貫注地聽，他聽到有一陣十分凌亂的聲响——顯然有人衝入這間貨倉之後，雙方發生糾纏。

呂偉艮的右耳是經過改造的，所以敏感度特別高！

憑住電子儀器的帮助，呂偉艮可以聽到很遠的地方的聲音。因此常人做不到的，他却可以做到。

林愛莉和羅娜都是常人，她們當然不可能也跟呂偉艮一樣。

呂偉艮突然示意二個女人退後。

他伸出了右手，將門鎖扭毀。

門是反鎖的，但看來十分之堅固，但呂偉艮只須輕輕一扭，便應聲而開。

羅娜不知道呂偉艮是個電子半機械人，看得呆住了。

林愛莉縱然知道她丈夫與常人有異，也難以明白他要幹什麼？

原來呂偉艮剛才聽到有人說：「我們中計了，他們是警探，快由後門走吧。」

呂偉艮不想馬菲他們徒勞無功，所以立即採取行動。

他衝門而出，二名大漢剛好由那邊轉過來，其中一人立即拔槍。

呂偉艮驀地凌空一躍，人剛離地，子彈已射了過來。

呂偉艮的動作快得出奇，他還未着地，身體已順勢前縱。

二名大漢因爲後有追兵，所以一直往前走，但他們絕難想到呂偉艮那一縱一跳的速度與威力，彷彿雷霆萬鈞之勢，破空而來，那二名大漢也來不及分析，已雙雙倒地。

呂偉艮人剛落地，鐵枴杖已接二連三地揮舞起來。

二名大漢剛被踢到滿天星斗，那裏還有氣力爬將起來，鐵杖迎頭痛擊，眼前火星亂冒，也就此雙雙昏倒過去！

馬菲帶了一股人匆匆而來，林愛莉也偕同羅娜由房中衝出。

「對不起，呂先生，我們來遲了！」馬菲很有禮貌地說。

呂偉艮却急急地向他問道：「阿生他們呢？」

「警方已另外派人追踪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們會將他們一網打盡！」馬菲向呂偉艮交代，因爲這是由呂偉艮一手策劃的。

但是呂偉艮仍舊放心不下，他對馬菲說：「你可知道這班是什麼人？」

馬菲順口答道：「史桑達和他的同黨們。」

「對了。」呂偉艮說：「但是，你可知道史桑達的同黨又是什麼人？」

「嗯——」這一回，馬菲竟答不下去了。

呂偉艮愼重地說：「他們全是半機械人，快些及時通知有關方面。」

馬菲如夢初覺，如果不是呂偉艮說了出來，他們也只以爲有一個史桑達是經過改造的半機械人呢！

現場已迅速受到控制。

整個貨倉，就只交由二名大漢看管，其他人早已離去。

那二名大漢是由史桑達僱用的亡命之徒，事後查明並非半機械人。

馬菲立刻以第一時間通知了警方的總部，希望總部以無綫電通知追踪史桑達的有關人等。

× × ×

阿生和多爾在史桑達的要脅下，被迫與他們一齊出發。

雖然他們還弄不清楚，史桑達的全部計劃，但肯定是一宗爲非作歹的事，可能是劫案，也可能是另一次爆竊。

多爾很担心，阿生只有安慰他，却不敢說得更多，以免把事情弄壞。

史桑達沿途不斷與他的同伴竊竊私議，但阿生無法聽得清楚他們說些什麼。

阿生心裏早已有數，因爲他們與馬菲之間，早有默契。

阿生相信馬菲已派人跟踪而來。

阿生也和呂偉艮一樣，看過西德國防部那份秘密檔案，他認得這班人，知道他們都是「半機械人」。

但是，這時候如果他說穿了史桑達等人的秘密，只怕會觸怒這班人，後果實在難以想像，所以惟有佯作不知。

他非常留心史桑達等人的一舉一動，表面看來似無分別，其實細心觀察之下，就會發覺其中大有分別。

半機械人是電子科技的偉大成就，史桑達他們只是早期的「試驗品」，這可能就是西德國防部感到「理虧」之處，因此，這件事一直要「秘密處理」。

阿生發覺史桑達他們，有些眼神呆滯，有些動作緩慢！

爲什麼他們會這樣？呂偉艮同樣接受過改造手術，爲什麼反而靈活自如？

其中唯一的分別，就在乎「先」與「後」。

前者是試驗性質，後者却是經大批專家一再改艮過的心血結晶。

儘管如此，阿生仍然不敢大意，看過呂偉艮的威力，阿生非常謹愼，他想過了，除非迫不得已，否則，他絕不敢觸怒這班人。

阿生對德語雖然陌生，但來了西德一段時期，多少也可以聽到其中意思，史桑達跟他的同黨用德語交談，但與阿生則用英語。

從他們的交談中，阿生只知道車廂裏這四個「半機械人」之中，除了史桑達之外，其他三個人叫：必圖，巴殊域和索古亞。

此外，車頭還有一個司機，他似乎叫奎隆。

突然之間，奎隆的聲音由通話機中傳進車廂裏來。

「似乎有人跟踪我們！」奎隆一邊開車，一邊提出警告。

史桑達立刻對其中一人說：「索古亞，你加眼看看。」

阿生也許聽得心裏明白，但多爾就聽得一頭霧水。

什麼是「加眼」？

索古亞正是目色呆滯的人，這時他却跑到車後去。

他把眼睛湊到後面車門的一個小孔之上，凝神遠視。

史桑達等人也走了過來，有些焦急地

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

「可能是警探！」索古亞道：「車旁露出了來福槍的槍管。」

阿生一直以來，就看得出史桑達是這班人的首領，他態度比較冷靜，他指揮另一人到車後的車門去。

那是必圖，阿生只見他用耳朵緊貼住車門上的小孔。

一會兒，必圖一邊傾聽，一邊向史桑達發出了報告：……

「嗯！他們正用無綫電機通話……分明針對我們。」

忽然他又吃驚起來：「糟糕，我還聽到有直升機的聲音。」

儘管多爾聽不明白，看得胡塗，阿生却了解到這是每個半機械人的特徵——他們由於電子儀器的帮助，每個人都有一些特長，有些具有「千里眼」，有些有如「順風耳」。

目前這個必圖，就是裝上了敏感的電子儀器，變成了「順風耳」。

史桑達立刻發佈命令：「奎隆，小心駕駛，我們證實被人追踪，巴殊域，快些準備好，我們不能落入他們手中。」

巴殊域於是走到前面去——那是卡車車廂與司機位分隔之處。

一度鋼門打開，阿生和多爾都可以見到車頭部份。

司機奎隆正在加油疾馳。

各人立刻先後由那度活門，鑽到前面的車頭部份去。

阿生和多爾被迫先行，其他人尾隨而來。

車頭部份就是司機所在之處，普通只有一列座位，但這兒却有兩列。

阿生和多爾被命令坐到前列，與司機並排而坐，其他四人坐在後列，這當然是爲了易於監視之故！

他們爲什麼要擠到前面來？

阿生和多爾也不明白，但是，很快就有事實讓他們見到了。

後面一段車廂，突然與車頭部份脫了節。

阿生非常留意司機的一舉一動，一切顯然受到他的控制。

阿生見到司機奎隆一按掣，車廂便應聲離開了他們。

那一段路很窄，車廂及時飛脫了之後，反而往後面衝出，反彈向追踪他們的車輛。

後面追踪而來的車隊，果然是警方派來追踪的隊伍。

第一輛車子最接近史桑達等人的車，裏面坐了一批神槍手。

凌空飛翔的直升機一直監視地面上的一切活動情況，以無綫電與地面保持連絡，所以當車子分爲兩段時，也及時發出了警告。

第一輛警探的車子看不見對方的卡車突然後衝，也心感不妙，一名警官及時發出了警告，各人紛紛跳車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飛脫的車卡瞬息之間已撞向第一輛警方的車輛。

「隆」然一聲巨响，公路之上，立見烟霧瀰漫，一股濃烟直冲霄漢。

其他尾隨而來的警方車隊，雖然及時煞掣，停止了前進，但第二輛的擋風玻璃，立時震得粉碎，司機和一些探員受傷。

因爲第二輛與第一輛車子相距最近，若非司機及時聽到直升機發出的警告而煞掣，後果更難想像。

在「隆」然巨响的剎那，天空上彷彿也受到了影响。

與濃烟先後冲天而上的，是一些火箭似的東西，有如銀蛇飛舞一樣，竄向那架警方專用的直升機。

直升機機師也感覺得到事情不妙，急忙朝相反的方向下降。

儘管機師反應得如此敏捷，機尾的穩定翼仍被摧毀。

直升機剎那之間，有如斷綫風箏一樣，顚簸而下，直墮向一處叢林。

那一段路面太窄，所以發生了「撞車爆炸」之後，第一輛警方車輛被毀，人雖然及時跳出，第二輛車子却無法越過那段路面，第三輛也就更加難了。

唯一足以依賴的直升機，本來可以負起監視之責，可惜這時也墮毀於路旁的樹林之中。

於是，史桑達他們的「金蟬脫殼」之計，又一次成功了。

× × ×

現場上一片凌亂。

十字車風馳電掣地來往於公路之上。

呂偉艮與馬非，在高級警官的陪同下，分別乘坐直升機趕到現場。

可惜他們來遲了一步。

他們見不到史桑達他們的影子，唯一可以見得到的，就是那一截毀爛不堪的車卡。

警方的軍火專家已肯定車卡中有一觸即發的爆炸裝置。

至於那些銀蛇似的「飛彈」，雖然只是一些「仿製品」，竟然也有「响尾蛇式飛彈」的追熱和追擊效能。

還好威力有限，所以被擊中的警方直升機，也只受了輕傷，機毀人未亡，受傷的人事後被人由樹枝上救下，也抹了一把汗。

雖然一切看似簡單，亦足以證明史桑達這班半機械人很有頭腦。

相反，呂偉艮反而被警方埋怨起來，因爲計劃是由他訂的，憑住特警隊的壓力，才令當地警方被迫合作。

但是現在，證明一切非人力所能控制，史桑達他們還是逃脫了。

事後軍警雖然大擧出動，四處搜索，但是，依舊無所獲。

唯一的收穫只是那輛只得半截的卡車——車頭部份。

至於史桑達等人，却逃得無影無踪。

馬非身爲當地特警隊負責人，又親自批准了這一次的行動，結果他却令到阿生被擄，急得他立刻向巴黎總部報告。

呂偉艮對於這次的行動絕不後悔，最少他利用費勒的「心理攻勢」就非常成功，而且事後史桑達亦上當！

唯一他只輸在運氣而已。

至此他不禁有些懷疑，究竟多爾是否眞的是運氣的象徵？所以史桑達有了他在身邊之後，運氣也變得好了起來！

呂偉艮沒有去理會別人的埋怨，他知道一切已成定局。

他只帶了他的妻子林愛莉，親自到現場各處小心觀察。

他發誓要把史桑達等人抓回來。

電子部隊　驚人之擧

史桑達一邊感到驕傲，一邊也十分生氣！

他所以感到驕傲的，是由於他這次終於又勝了一個回合。

他生氣是由於警方的大擧出動。

現在他們已換了車子，正朝一條高速公路飛快前進。

史桑達以凌厲的目光盯實阿生：「你是否與警方串謀設下這陷阱？」

阿生十分鎮定地說：「你如果有頭腦的，總可以想得到，這是無可避免的事，我們把守衞羈留病房的探員和護士制服，才可以救出他——」

阿生指指多爾，又說：「其實，要怪的應該怪你們，若非你們從中破壞，多爾一定可以眞眞正正獲得了自由！」

「是的。」多爾也忍不住說：「究竟你們要怎樣？我已帮過你，你總應該放我一馬。」

史桑達道：「經過了這一次之後，我更加相信費勒的話，你是運氣的象徵，你安心留下來吧，我不會虧待你的。」

阿生難免暗暗吃驚，他聽得出絃外之音，史桑達大概只會對阿生不利，決不會遷怒於多爾。

多爾又說：「我對一切都不會感到興趣，我只希望你還我自由，讓我去見我妻子。」

「如果不是那厮出賣了我們，尊夫人保證安全的，她之所在，不會有人知道。」史桑達又說：「你要好好的協助我們去完成一件事，然後，我們就讓你夫婦二人重聚。」

「究竟什麼事？」多爾問。

「何必焦急？凡事必須按步就班，否則就會招致失敗！」史桑達神秘地一笑。

多爾道：「你不是很相信我本人的運氣？有我在着，一切都會順利？」

「嗯！」史桑達望望他的同黨，又愼重地想一會兒。

他終於說：「我不妨向你透露少許，我們要做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這是我們計劃了很久很久的事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！」

「偷竊原子電池也是其中一環？」

「是的，那只是第二步。」

「第一步是什麼？」

「詳細的偵查，結果查到了電子學上最先進的製造廠家——狄倫公司，生產了一批合我們用的原子電池！」

「我仍不明白你說什麼？」多爾迷惑地，眨着雙眼。

阿生冷眼旁觀，早已想像到其中內容，那不外乎由於史桑達等人是「半機械人」，所以必須原子電池作爲能源的供應。

換句話說，史桑達等人必須有能源，然後才可以進一步行動。

那麼，第三步行動又是什麼？

阿生不會開口去問，他一則不想觸怒史桑達，二則也明白他遲早會說。

阿生只希望等待時機，靜觀其變！

不過他心裏一直在想：究竟史桑達的「驚天動地」的行動又是什麼？

他很想知道，但又担心對方未必會讓他參加，就對他採取行動。

多爾非常納悶。

車子在一條公路上飛馳，各人又再沉默下來，其實只是各懷心事！

× × ×

車子從未眞正停下來。

即使稍停一會兒，也只是爲了加油。

史桑達他們幾個人，輪流開車，一切顯得極有默契。

有時，他們會在公路一旁停一停，向路旁小店購飲料和食物。

西德境內的公路網十分發達，沿途有油站，也有汽車旅店，更有汽車出租的地方，史桑達他們已先後換了幾次車。

每當車子停下來，即使是短短時間，阿生和多爾也受到監視。

阿生和多爾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。

儘管史桑達不肯說出目的地，但憑沿途路標的顯示，阿生越來越有理由相信他們的目的地可能是托斯堡。

阿生是外國人，他不知道托斯堡是什麼地方，但沿路邊的指示牌，已不止一次地出現：「由此直往托斯堡」等字樣。

車中各人都懨懨欲睡！除了開車的「當值司機」之外，個個閉目養神。

阿生雖然也閉上了雙眼，但從未眞正睡着過，他的腦海一直盤算着。

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，他當然明白臨危不亂的重要性。

眼前一切已成定局，如果不冷靜一點面對現實，危機更難渡過，這也是阿生出身以來，歷試不爽的經驗。

阿生想過了，他們只是半機械人，並非「全部都是機械化」，所以無論如何，他們一定要有時間休息。

但是，說也奇怪，他們只是輪值駕車，其他人則閉目養神，如此這般，竟然又可以度過了一個晚上。

阿生一直希望車子開入路旁一些汽車旅店去渡宿，那樣他就會有機可乘，但是，他們似乎從未有這種打算。

究竟何時才停下來？

接近中午時份，公路上的陽光十分猛烈。

阿生不但對機械有認識，對汽車認識更深；他正因爲太了解了，才開始担心起來。

車頭已冒出一縷縷的輕烟。

這樣子下去，即使汽車性能更佳，只怕也會支持不了。

加上陽光猛烈，在公路上車輛一來一往，有如穿梭似的，車中人睡眠不足，精神彷彿，只見銀光閃閃，誰也難免會感到頭昏眼花。

阿生担心即使車子可以支持下去，人也支持不了多久。

只要開車的人稍不留神，後果就不堪想像了。

但無論如何，現在也沒有讓阿生作主的地位，他只能在心裏焦急。

突然之間，汽車衝出了路面，嚇得阿生由半睡眠狀態下扎醒。

他以爲汽車終於支持不住，失去了控制，登時嚇了一跳。

但是，細看史桑達等人，他們却若無其事地，安然坐在車內。

汽車仍然受到控制，只是開入了一條路旁的小徑。

由於小徑上路面凹凸不平，汽車亦有如跑馬一樣。

各人就在一拋一拋的情況下，被弄得清醒起來。

他們爲什麼要開車到這裏來？

阿生忖測不外乎兩個可能：第一，目的地已經到達了。

第二，抄小徑，希望能更快到達目的地。

但是，當車子在樹林深處停下來之後，兩個可能都不成立。

原來他們眞眞正正須要好好地休息一下。

史桑達分配各人輪値看管阿生和多爾兩人。

他們一則要休息，二則要讓汽車也休息一下，三則避過猛烈的陽光。

× × ×

呂偉艮利用他身體上的「電子器官」，仔細觀察現場上的環境。

雖然他的計劃未收到預期效果，也表示只失敗於意外；這不算是「罪」。

但是，呂偉艮仍然下定決心要「將功贖罪」。

他要求馬非供應一架直升機，然後讓他凌空搜索。

事實上是項搜索警方已展開了多時，可惜全無所獲。

警方的直升機分頭向各公路俯視，但見不到「半截汽車」的踪影。

那應該是十分顯著的目標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。

一輛卡車飛脫了半截，只得半截在公路上行走，即使警方不追查，其他駕車人亦必然嚇得一跳才是。

何況除了空中的搜索之外，公路上已有不少地方由警方設下了檢查站，在理論上，史桑達他們插翼也難飛。

但是，奇怪的是：他們竟然好像會隱身一樣。刹那之間，變得無影無踪。

呂偉艮不理會警方對他的不滿，終於由特警隊出頭，弄來了一架直升機。

馬非直接得到巴黎總部他上司的命令，全力支持三俠！因此，他也在那架直升機之上，與呂林二人在一起。

直升機機師在呂偉艮的示意下，飛行了一條較偏僻的路綫。

呂偉艮手上的地圖是由馬非供應的，上面畫了不少符號。

呂偉艮也知道，警方的空中搜索曾飛臨若干主要公路的上空；那些符號就是呂偉艮加上的，他要機師盡可能低飛，飛到一些樹林的上空，讓他觀察。

呂偉艮這樣做，自有他的理由，第一，經驗告訴他，歹徒不會走大路，誰也會想到這時候警方會守住各要道。

第二，心理上的理由，令他相信歹徒必會利用樹林作爲掩護。

半機械人只可以利用身上的「電子零件」產生超人的力量，絕不可能會隱身，所以，呂偉艮覺得要避過空中監視，樹林是唯一的好去處。

但是，機師難免感到奇怪，下面密密麻麻的樹林，呂偉艮如何能見得到林中情景？

不過，機師也明白三俠的地位，即使警方埋怨他們，國際特警隊也正在全力支持三俠的行動。所以，機師只有聽命於呂偉艮。

突然之間，呂偉艮向機師打出了另一個「下降」的手號。

在直升機機艙之內，根本不可能說話，因爲機械的聲浪會掩蓋一切，所以只有以手代替了口。

機師只好再下降，雖然高度只有三十呎左右，十分接近樹頂。

呂偉艮又再向機師打出了手號：「着陸」！

機師於是升高俯視，找尋一處安全的「着陸點」。

馬非雖然不能與呂偉艮交談，但鑑貌辨色，也猜出他必然有所發現，然後才會示意機師着陸。

機師循例先向指揮塔交代，然後才在樹林中一處草坪上下降。

就有如一隻大蜻蜓一樣，輕輕在草坪上降落，十分順利。

馬非握槍在手，以防萬一！機師要在降落前交代，也是爲了可能遇到突襲。

但是，各人未遭任何襲擊，樹林中一切顯得平靜異常。

呂偉艮爲什麼要到這兒來？

機聲停止了之後，他們可以開聲談話了。

馬非向呂偉良問道：「呂先生，你發現了什麼？」

「希望我沒有看錯。」呂偉艮道：「剛才我見到樹林中有一輛車子。」

馬非和他的助手，還有機師和林愛莉都覺得驚奇。

剛才他們凌空低飛時，也曾俯視過樹林中的情形。

但是，當時他們什麼也見不到，只見到脚下一片綠油油的——那是樹葉而已！從未見到有車子的影子。

但是，呂偉艮現在連話也不多說半句，直奔進了樹林中去。

各人不敢怠慢，也尾隨而去。

唯一留下來的，就是直升機的機師。

他趁住馬達聲停止，與總部通話，再一次詳細報告了方位。

呂偉艮憑剛才凌空的印象，轉彎抹角地，在樹林中急竄。

他的步履如飛，鐵杖所到之處，配合着腿部的快速動作，有如草原上的野鹿，又似蜻蜓點水，着地無聲。

馬非和他的助手都同是受過了訓練的國際特警人員，自問身手不差，氣力也足，但是現在比較起來，還有一段距離。

他們根本追不上呂偉艮。

林愛莉也是個受過武功磨練的人，但現在竟也落後甚遠。

爲什麼會這樣？

秘密盡在那些「電子零件」之上，呂偉艮的左腿已經不再是一隻普普通通的義腿，而是經專家精心設計的電子儀器構造的飛毛腿！再加上那支重新設計過的鐵枴杖，所以他的一舉一動，實際上就已經代表了專家的偉大成就。

呂偉艮竄至一處密林之中，脚步隨即放慢下來。

他面不改容氣不喘，雙目凝視住一堆凌亂的折枝殘葉。

馬非等人幾乎在三分鐘之後才到達了現場，而呂偉艮這時已將那大堆的斷枝帶葉拉開，露出了一輛「半截怪車」。

呂偉艮的「電子眼」果然厲害無比，他可以在空中透視下來，紅外光的設備，足以讓他「看破」了一層一層的綠葉。

呂偉艮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「超人」，若非如此，他甚難發現到這裏的秘密。

馬非一邊喘氣，一邊問：「會不會就是這一輛車子？」

呂偉艮道：「一定是這輛，可惜我們又來遲了一步！」

助手以無綫電通話機，將發現告知機師；再由機師利用直升機上的通訊設備，通知了警方的指揮中心。

然後指揮中心立即再派人分乘直升機，趕到現場來。

但是，呂偉艮並不等警方大批人員趕來，在此之前，他已帶住他的妻子追踪而去。

馬非以責任重大，勸呂偉艮不要單獨行動，等大批警方人員來了再說。無奈呂偉艮並未聽他的勸告。

呂偉艮憑住他右眼的電子透視儀器之助，在樹林中追索。

他發現了一些輪胎的痕跡，知道對方一定是在此換車。

馬非不敢怠慢，只好吩咐一名助手留在現場監視，以便向警方交代，他本人則尾隨其後，以便保護呂林夫婦二人。

× × ×

大批軍警奉命開到樹林中來。

一隊受到訓練的警犬，也被空運至現場。

巨型的空軍直升機，將一批爬山吉甫車，運到了樹林中。

這是罕見的大搜索，最少出動軍警數百人，直升機三十多架，爬山吉甫車也有二十多輛；軍犬和警犬數十頭。

軍方還出動了雷達偵察器，以及地雷偵查儀器，以免再一次上當，因爲，試過了那一次爆炸之後，有關方面，已提心吊胆。

當軍警聯合搜索隊追上了呂林等人時，呂偉艮也坐上了吉甫車之上。

呂偉艮向一名指揮官交代，認爲對方可能朝西北方前進。

呂偉艮憑他的獨有電子眼，描繪出車子輪胎的斑紋。

這一類斑紋非一般肉眼所能見，尤其是在草坪的小徑之上。

草坪走完了，再出去就是一條超級公路。

公路上車輛來來往往，十分繁忙，所以那種輪胎的斑紋也在此開始消失。

不過，呂偉艮並不失望，他要求開車的一名司機，沿住公路一旁，慢慢推進。

呂偉艮覺得這是唯一的綫索，因爲大批警犬似乎也無可奈何，牠們在吠聲中撲到了公路上來之後，嗅覺亦隨即混亂。

呂偉艮不肯放過這唯一可供追踪的綫索，惟有沿住公路一旁推進。

警方本來對呂偉艮已失去了信心，但經此一發現之後，觀感爲之一新，於是一小隊車輛，尾隨其後。

其他軍警人員，除了留下部份人在樹林現場中調查之外，其他人則分頭追踪，向一些可能逃進或躱藏的地方追踪。

因爲在軍警指揮人員的心目中，對呂偉艮不能不信，但又不可盡信！所以才採折衷辦法，分頭進行。

呂偉艮率領的車隊，一直以無綫電與臨時指揮中心連絡。

他們已走了好遠好遠一大段的公路，各人又倦又餓，但呂偉艮仍在前進。

馬非一直陪住呂林二人，他忍不住說道：「呂先生，看來也該讓大家休息一下了。」

但呂偉艮說：「我們前進的速度已經太慢，他們如果獲得喘息，就有更大的機會擺脫我們的追踪。」

呂偉艮拒絕停車休息。

軍警在埋怨。

呂偉艮終於想出了一個折衷辦法，叫其他人等在加油時留下進飲食，他的一輛吉甫車加油後立刻開走。

呂偉艮所以馬不停蹄，是因爲前進的速度已經夠慢。

他沿途必須小心地視察——利用獨有的電子眼，小心看看一些分岔路口，小路路口，空地，加油站，汽車旅店等處的地上。

他唯一賴以追踪的，就是那些特有的輪胎斑紋的痕跡。

這些痕跡只由於汽車經過時，才會輕輕留下；但太過多車子掠過時，又可能就此消失，所以呂偉艮儘管有電子眼，也看得非常吃力。

突然間，呂偉艮示意司機停車於公路一旁，凝視住地上。

馬非心裏一凜！順口問道：「是不是發現了他們？」

呂偉艮仰視較遠的路邊，那兒有一間出租汽車的店子。

於是他對馬非說：「我們終於找到了那輛汽車了。」

馬非叫司機把吉甫車開得比較接近那間車房，然後落車。

呂偉艮俯視地上，他腦海中留下的輪胎斑紋的印象，在電子眼之下越來越覺得深刻。

馬非和呂偉艮夫婦之間逐漸變得有默契；他趁住呂偉艮追踪到那邊去的時候，他先去找這兒的老闆。

出租汽車的老闆看過了馬非的證件，也覺有些迷惑，但當一名同車而來的探員出示警員證件之後，他就無話可說。

呂偉艮在妻子林愛莉的陪同下，追踪到停車場那邊去。

那是一個露天停車場。

車場之內，停放了好幾十部各種類型和各種牌子的汽車。

有些是旅行車，有些跑車，但大部份

是長程房車。

呂偉艮終於找到了他要找的一輛——一車上輪胎仍未洩氣，但却空無一人。

有個青年人過來：「先生，是否須要租一輛車子去旅行？在我們這兒租車又便宜，又方便，手續最簡化！」

呂偉艮開門見山地問：「這車子是誰的？」

「這是人客留下的，他們已換了另外二輛中型房車。」青年又問：「你們可是遊客？」

呂林夫婦二人還未答話，馬菲和一名探員已帶着一個中年人過來，那中年人是這兒的老闆。他在馬菲的介紹下，向呂林二人招呼。

他們只知道警方十分重視此事，却未知道事態嚴重。

這位中年人是美國人，他的租車業務是仿照美國的。

在美國，只要有按金，有證件，付得起車租，就可以租車在公路上疾馳，穿州過省，全無困難。

現在他說出租用二輛房車的人的形狀之後，馬菲和那名探員幾乎十足肯定那些人就是史桑達他們。

於是記錄了出租汽車的編號，車型和顏色之後，探員一邊向臨時聯合指揮部報告，一邊由馬菲用電話向沿途查詢。

馬菲查詢的對象包括了油站，汽車出租店和修理站等。

所得的回答雖然難免令到他們失望，但這件事到底總算有了一些眉目了。

馬菲得到的回答就是：他們的確見過那二輛汽車。

但是，差不多同樣地說：他們早已離開那兒，朝西北方疾馳。

呂偉艮就地將地圖攤開，研究對方可能逃走的方向。

另一方面，呂偉艮又向軍警臨時聯合指揮部供應一架最快的長程直升機：因爲他現在已無須再小心觀察地面上留下的輪胎痕跡，只要跟對方「鬥快」。

馬菲越來越佩服呂偉艮的精神和毅力了。

他要求指揮部沿途用電話追查二輛房車的行踪。

不久之後，一架軍方供應的直升機迅速飛到了現場。

那租車店的人這時才明白，原來這跛子絕不簡單。

× × ×

往托斯堡的一條公路之上。

史桑達等人此時正擠在一輛大型房車之內，在此之前，他們已一再換車。

大房車突然停在路邊。

史桑達令索古亞等人，將阿生和多爾押落車下。

車中只留下必圖一個，其他人紛紛走進了路邊的樹林去。

這種情形，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，所以阿生和多爾並不感到意外，每個人都難免要解決，偏偏他們不敢在油站的公厠進行。

阿生的觀念開始有了轉變，他再也不想逃走：他已決定「奉陪到底」。

爲什麼會有此轉變？

阿生是好奇心特別重的人，他越想越難明，這班人押住他們到托斯堡去幹嗎？

越是想不明白的事，就越加希望知道答案，這正是阿生的性格。

同時，他也要照顧多爾，萬一他只顧自己的安全，也許可以逃出魔掌亦未可料，但是，在公在私，他總不能不理會多爾的。

多爾疲倦得很，任何人在這種長途跋涉的情況下，也會爲之疲倦不堪。

阿生勝在年青，而且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。

至於這班半機械人，經過有節奏的休息之後，反而顯得龍精虎猛。

當他們由樹林中出來的時候，並未立刻返回原來的車上。

史桑達似乎另有圖謀。

他示意阿生和多爾躲在一處矮林後面，由巴殊域負責監視。

然後他帶了索古亞和奎隆他們，閃到了路邊：必圖在車上似乎很有默契，這時他開始溜下汽車來。

必圖把車頭蓋揭開，佯作俯身修車的樣子，最後走到了路上，向經過的汽車打手勢。

這是超級公路上常見的事，駕車人壞車求助絕不爲怪。

終於有一輛大貨車停了下來。

大貨車上的司機跳下車來，仗義地問：「須要我帮帮你麼？」

「是的，兄弟。」必圖說：「請帮個忙，我可以付你酬勞。」

「不必客氣，盡我所能吧！」貨車司機一邊走過來，一邊說。

他顯然未注意到路旁的矮林後，還有其他人等。

這司機十分忠厚，竟俯首彎腰，爲必圖檢查汽車馬達的零件。

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，必圖已舉起一截木棒，迎頭擊下。

貨車司機昏了過去。

史桑達等人一湧而出，分工合作，將司機抬入林中。

奎隆搶登大貨車司機位之上，必圖則將那輛大房車開入樹林深處。

阿生自始至終，看得明明白白，這班人分明又要換車，目的當然是爲了轉移追踪者的視綫。

× × ×

西德境內西部各大小城鎮的警方，均已接到命令。

軍警在各大小公路之上，設下了檢查站，檢查來往車輛，尤其是對於一些由租車公司租出的大小房車和旅行車，加倍注意。

警方的追踪工作，越來越明顯，他們最少也有了一個目標——就是各租車店所提供的綫索。此中包括了車型，編號和顏色。

但是，警方同樣也感覺得到，史桑達這班半機械人十分狡猾，他們三番四次換車，有時「一分爲二」，有時又「二合爲一」。總之花樣多多！

呂偉艮和林愛莉等人，也沿途追踪而來！

馬菲一直寸步不離地，追隨住呂林二人左右，負責與軍警連絡。

呂偉艮和追踪的軍警已逐漸找出了史桑達的逃亡路綫。

那是看來困難，其實並不困難的事。

因爲沿途追踪而來，有加油站，食物供應站和租車店等等的不斷提供。

只要他們按步追踪而來，就不難發現這是一條通往托斯堡的公路！

於是，呂偉艮不禁問馬菲：「托斯堡是個什麼地方？」

「西德一個工業市鎮。」馬菲說：「那兒有不少重工業。」

「重工業？」呂偉艮心裏一凜，順口道：「史桑達又要進行什麼詭計？」

「無論如何，這一次我看他們一定逃不了！」馬菲道：「我們已摸出了他們最後的目的地，又知道了那輛大型房車的車型與編號，檢查站一定會留難他們。」

呂偉艮道：「希望這麼簡單吧，但看他們行事的手法，我却有些担心！」

這時他們正在通往托斯堡的一個油站之上，警方的直升機正在等待着他們。

軍警既然早已存心與史桑達等人「鬥快」，所以每當發現了一些可能性時，各方面立即以無綫電連系。

因此，托斯堡方面的警方，已奉命戒備之外，一隊軍警已在城外公路入口處設下了路障，檢查每一輛通過的汽車。

一批直升機早已沿住通往托斯堡的公路上空，凌空監視。

公路上車來車往，很難分辨出被追踪的一輛出租大房車，尤其是根據租車店的提供，那是一輛十分普通的白色房車。

追踪隊伍只有希望托斯堡的入口檢查站出現奇蹟。

但是，憑無綫電通訊，那兒檢查站從未見到那輛白色大房車通過。

警方担心檢查站設立得太遲，白色大房車可能早已入城。

但是，呂偉艮以時速最快去伸算一下，肯定他們的「目的車輛」並未入城。

那是不難計算得出來的。

托斯堡警方在當日上午已在城外那條公路入口唯一的通道，設下了檢查，呂偉艮將史桑達他們的白色大房車以時速八十至一百哩計算，也無法在中午之前入城。

因此，當各方面發覺「目標物」失踪了之後，呂偉艮又利用他的電子眼，坐上直升機，凌空俯視——再來那一套。

這辦法果然一再收效！

樹林中不但找出了他們要追踪的「目標物」，也發現了一個被擊昏的人——那個「仗義相助」的司機。

司機已經甦醒，可惜一直被人綑綁，留在大房車之內。

警方人員一邊爲司機錄口供，一邊與檢查站連絡。

他們的目的當然是要知道那大貨車是否已開入城？

但是，所得的回答令到追踪的警方人員十分失望！

司機口中的大貨車，並未入城。

檢查站人員爲了交代清楚，將每一輛由該處通過的汽車，都加以登記，因此，他們的答覆是肯定的。

呂偉艮正感到無限苦惱，這件事幾乎毋他一手造成，這次他如果不能把史桑達等人抓回，他唯一的愛徒阿生，相信也會凶多吉少。

即使阿生突然死在歹徒手中也不足爲奇，他已經一再遇險，幸運之神不可能永遠追隨着阿生的。

問題却是，史桑達這一班半機械人到底要怎麼樣？

呂偉艮儘管憑住他那靈活的頭腦，可以忖測出對方的每一行動，但到了現在這個地步，他竟然獃在一旁！

馬菲不但對呂偉艮越來越敬佩，也逐漸對他產生一股莫大的同情之心。

呂偉艮從不理會別人對他的埋怨和批評，只顧做他自己的事！

結果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，但眼前他又似乎走上了「絕路」！

所以，馬菲在得到警方的消息，知道那輛灰白色大貨車並未入城之後，眞不想告訴呂偉艮，以免他再受打擊！

但是，一名負責連絡的探員，却急不及待地向呂偉艮二人說了。

經過連日來的共處，馬菲和他的助手，還有那位探員，幾乎當呂偉艮就是他們的上司一樣，但呂偉艮從未以上司自居。

馬菲當時見到探員對呂林二人說出了這項「最新消息」，欲加制止，已來不及了！

豈料呂偉艮的反應，大大地出乎馬菲的意料之外。

呂偉艮不但沒有半點失望，反而招呼着馬菲：「通知其他單位，搜索城外小鎮，尤其是一些工廠區。」

馬菲看得出，呂偉艮的眼神中充滿了

光彩。

他一邊吩咐助手依命行事，一邊對呂偉艮說：「你似乎對托斯堡附近的環境十分熟悉呢，呂先生。」

呂偉艮一邊步向直升機，一邊說：「不！我從未到過托斯堡，但不難想像到：大貨車未入城，一定駛向城外小鎮或工廠區。」

直升機立即升空。

呂偉艮全神貫注地，凌空俯視。

他們的目標當然就是要搜索那一輛刦走的大貨車。

其他直升機也紛紛散開，朝城外各處，展開廣泛搜索。

但是，工廠區外面，多數停有不少大貨車，空中的搜索十分困難！

托斯堡警方人員，早已奉命取銷休假，但仍感人手不足。

防衛軍的車隊，奉命由別處運來大批軍隊，協助托斯堡的警方工作。

終於找到一輛類似的大貨車，那是一名騎電單車的警員找到的。

警員通知了上司，不久就有大隊人員開到了現場。

查過了編號，車型，一點也沒有錯，就是這一輛了。

但是，大貨車之內，空空如也。

人去車空是想像中的事，呂偉艮知道了之後一點也不感奇怪。

呂偉艮在西德這一段日子，日夕與德人相處，已學懂一些德語，但要學德國文字並不容易。

於是，他向馬非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工廠？」

「機器鑄造廠！」馬非說：「但這車子不是這間廠的。」

「車子爲什麼要停在這裏？」呂偉艮感到迷惑地問。

經過不停的追追逐逐，轉眼又是黃昏，天快要黑了！

馬非看見警探正在廠門附近，向工廠的門警問話。

馬非於是帶同呂林二人一齊過去。

托斯堡警方要知道這一間機器鑄造廠有沒失車。

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，萬一這間工廠又有失車，也就是表示：史桑達等人又一次利用偸車手法去「換車」。

但是，出乎意料地，這間工廠並未失車。

門警又說：「時間這麼晚了，工廠的車紛紛『回廠』，正因爲門外不遠處的停車場停了太多的大貨車，才沒有留意到夾雜了這一輛灰白色的大貨車。

這也是唯一不是屬於這家工廠的汽車，但門警却答不出它何時停放於此，更答不出它的主人是誰？

大批托斯堡的高級警方人員開到現場，由布朗中校與「BNO」人員指揮的軍警聯合隊伍，也派人乘直升機，趕到現場來。

呂偉艮在沉思中試試他的電子威力，原來在光綫不足的環境底下，竟也發生了高度的效能。

呂偉艮從那輛灰白色的大貨車之內，用他的電子眼分析一大堆鞋印。

別的人的鞋印呂偉艮也許認不出來，但阿生的鞋印呂偉良最少也認得。

他於是循住這些鞋印的方向，追踪而去。

馬非和林愛莉等人亦步亦趨。

突然間，呂偉艮停了下來。

那是這間工廠的橫門。

呂偉艮仰首細看，橫門大閘緊閉，但阿生的鞋印却在此消失。

儘管呂偉艮大惑不解，他也敢肯定阿生和多爾已被押了進去。

難道這間工廠就是他們這班半機械人的總部不成？

呂偉艮示意馬非把托斯堡的警方負責人請來。

那是一位高級警官，他只能回答呂偉艮說：「這是一家私營工廠，東主是誰，則要查過才可以知道。」

呂偉艮道：「這兒肯定可疑，請立即包圍這裏，同時我希望入內一看。」

警官已得到有關方面的指示，尤其是有「BNO」出頭，任何警方人員也不敢抗命。

於是大批警員包圍這間機器鑄造廠。

布朗中校知道這兒有了發現，此時亦正匆匆乘直升機趕來。

呂偉艮在托斯堡警方的協助下，獲得廠長的接見。

但是，完全令衆人大感意外，這位廠長態度十分强硬。

他聲言這是「私家重地，閒人免進」，即使是執法的警方，在沒有「入屋手令」之前，也不准入內。

呂偉艮正因爲這樣才感可疑！

他以退爲進，當衆表示無可奈何，惟有撤銷這要求。

但是，回頭他却吩咐馬非，警方的包圍，絲毫也不可以稍懈。

他只希望布朗中校早些趕來，只有布朗中校和「BNO」人員才有辦法。

時間已是晚上，甚至法官也休息了，所以警官認爲無能爲力。

呂偉艮悄悄對他妻子說：「愛莉，我們不能等了，我怕剛才的交涉，已經打草驚蛇，太遲會對阿生不利！」

「你想怎麼樣？」林愛莉低聲問她丈夫。

「我想先偸入去看看。」呂偉艮說，「你留在外面接應我，如果布朗中校一到，你就把我的見解轉告他。」

但是林愛莉却說：「不！我要跟你一齊入去，我們把行踪告知馬非吧！」

馬非正在一輛警車旁邊，他不是跟警車上的人搭訕，只是要從無綫電通訊中，知道布朗等人的行程。

呂林二人把馬非叫過來，馬非說：「布朗中校快要到了。」

呂偉艮說：「我不等了，你負責連絡，我們二人立刻要偸入去。」

「那是犯法的，呂先生。」馬非低聲道：「等一等好嗎？」

呂偉艮很堅決地說：「我不會改變主意，你不必對任令人提及，只要靜靜告知布朗。」

呂偉艮說完，也不等馬非的答話，與林愛莉消失於黑暗中。

這一帶是郊區，除了工廠正門一帶有較多的燈光之外，其他地方都一片黑暗。

呂林二人悄悄摸到橫門那邊。

呂偉艮又一次運用他那隻配有紅外光的電子眼球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不但看得清楚黑暗中的事物，而且比日間還更加清楚。

呂偉艮帶着他妻子在門外停留了片刻，先視察清楚現場一帶的形勢，表面上看不見有何不對。

但是這並不表示就十分安全，可能閘門後面有守衛也未可料。

呂偉艮對林愛莉道：「我試跳上去，你在此等我。」

呂偉艮剛說完，雙足一頓，一條人影已直冲向牆頭之上。

林愛莉看得目定口呆。

對於縱身跳躍的輕功，林愛莉在練武時也學過了，但她從來就未試過跳得這麼高。

呂偉艮只在牆頭之上的鐵絲網之頂輕輕一點，彷彿蜻蜓點水一樣，瞬即又離開了那兒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呂偉艮已輕巧地落入鐵門後面。

鐵門鎖上了——呂偉艮在外面也看見它鎖上了。

本來他可以施展開鎖絕技，但却担心門後有人看管。

現在他肯定門後沒有人。

他正想走到門後將閘門打開，然後讓他妻子入來。

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，有人吆喝了一聲，彷彿行雷似的，把呂偉艮嚇得一跳。

隨即聽到槍聲「砰」然一响，人聲跟住吵鬧起來。

呂偉艮也在正門見過這家工廠的武裝守衛，他們個個配備了槍械。

子彈「錚」的一聲，顯然擊在鐵門之上。

呂偉艮揚聲叫了出去：「愛莉，你快些走，別理會我。」

林愛莉大吃一驚：「你怎麼啦？」

呂偉艮在門後揚聲答道：「我沒有事，快走吧！」

以後再也聽不到呂偉艮的聲音，但槍聲却接二連三的，由裏面傳出。

林愛莉也知道她丈夫身上沒有槍，所以肯定在裏面開槍的不會是呂偉艮。

呂偉艮顯然受到槍手的追擊。

林愛莉非常担心，急忙離開了後門，正想去找馬非。

馬非等人却因爲聽到這邊有槍聲傳來，紛紛過來查看。

林愛莉焦急地對馬非說：「快些制止他們，我丈夫在裏面受到襲擊！」

大門那邊，忽然燈光大明。

一架軍用直升機，在燈號指示下，正在正門外邊的廣場，緩緩下降。

布朗中校和「BNO」人員由機內步出！

林愛莉立刻三步併作兩步地，搶了過去。

布朗中校束眉沉吟道：「他也太心急了！」

身邊一名「BNO」特務頭子，不知用德語跟布朗說了一些什麼，只見他們匆匆以急促的步伐，走到工廠正門。

一名武裝警衛的領班，竟然向布朗中校行禮。

他沒有討什麼證件，彷彿早已知道了布朗的來頭。

工廠之內顯得一片忙亂，槍聲仍然間歇地傳出。

林愛莉因爲呂偉艮和阿生都在屋內，所以焦灼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。

布朗中校親自帶人入內，守衛不但未加阻止，還從旁協助。

馬非見狀，心裏也恍然大悟。

他一邊帶林愛莉入內，一邊對她說：「這間工廠看來不是私營的。」

林愛莉也好像領悟到話中之意。

她說：「機器鑄造廠難道就是出產全機械人的？」

馬非已無暇回答，因爲各人正發覺廠內又起了變化。

原來追擊呂偉艮的武裝守衛，於追擊時發覺呂偉艮動作快的出奇，轉眼之間，已消失於黑暗之中。

他們四出搜捕之際，竟然發現了另外一批不速之客。

這班人並非一般小偸鼠摸，而是以史桑達爲首的「電子部隊」——經過改造的「半機械人」，還有阿生和多爾。

他們偸入這家工廠幹什麼？沒有人知道，只知道警衛發現他們時，有人在裏面發出了警告！

發出警告的，是史桑達。

他不許警衛再開槍！

同時，警衛又聽到他說：他們有二名「人質」在手上。

他又說：「如果你們再迫近半步，我們會先殺人質，再開放毒氣。」

最後一句也是最令人不解的。

爲什麼有毒氣？

無論如何，警衛被嚇退了，此時正向領班的報告。

布朗大吃一驚！

他是國防部高級保安官員奧沙將軍的主要助手，自然明白到這是一間什麼工廠，果然不出馬非所料，這是國防部的一間秘密工廠。

工廠表面上是私營的，出產一些機器，但實際上有許多產品不易讓外人知道。

德國於第二次大戰戰敗了之後，被列强一分爲二，條約所限，不准生產過量的武器。

那麼，這家工廠究竟有些什麼「內容」？沒有人知道。

唯一知道的就是：一般鋼鐵鑄造廠，都須要一些腐蝕性的化學劑，這一類化學劑正是帶有損害性的毒氣。

呂偉艮發夢也想不到有這種結果，他還以爲這是史桑達等人的大本營。

究竟史桑達等人意欲何爲？

布朗看見僵局弄成，立即用擴音器與史桑達對話。

本來黑暗，神秘的一家工廠，現在被射燈照得如同白晝！

史桑達分明有備而來，他揚聲道：「你是誰？是否可以代表最高當局說話？」

「我是布朗中校！」

「噢！好極！布朗，你來得正好，我

知道你是奧沙的助手。」

「是的,史桑達,你有何要求?」

「我們的條件十分簡單,奧沙把我們弄得這副樣子,十分不人道,我們要求這家工廠逐一爲我們更換裏面巳陳舊的電子儀器。」

「這個可以商量的。」

「第二,就是赦免我們,不必再坐牢!」史桑達說。

外面的人只聞其聲,不見其人,唯一可以見到他們的,是呂偉艮。

呂偉艮爲了逃避警衞的追擊,黑暗中神推鬼擠的,進了那間儲存毒氣的房間,想不到槍聲卜卜之下,史桑達他們還以爲他們的行踪被發現。

呂偉艮對於他們的突然揚聲呼喝,不准警衞迫近,也大感意外。現在他只有躲在一角,靜觀其變,動也不敢動。

但是,憑他那一隻電子眼,却看見了黑暗中有人「偷營」——由後面的一個窗口企圖入來!可惜那傢伙身手太劣,很快就被史桑達發覺。

他開了一槍。

呂偉艮不再等待,一個飛身撲了過去,同時向阿生招呼。

他先把史桑達連人帶槍摔到,他們的人則在射燈投射下,一湧而入。

呂偉艮向阿生招呼,無非要阿生及時行動!

另一方面,對方聞聲也覺陣脚大亂!

混亂中,不知誰把毒氣喉的掣扭開了,呂偉艮嗅到氣味,心感不妙,也聽到了有人嗆咳不已!

呂偉艮揚聲發出了警告。

他叫大家快些退出室外。

但是,他本人却反而賴在那裏不走,原來他要找那個開關的所在。

毒氣蔓延迅速,呂偉艮一邊以手帕掩鼻,一邊搜索。他開始感到不妙,可能中毒太深,他感到昏眩。

但是,終於在他倒地之前的一刹那間,及時找到了那開關。他關了掣,毒氣雖然停了流出,但先前已有大量漏到室外。

警報系統立時响個不停。

廠內戴上防毒面具的救援人員紛紛趕來,將呂偉艮等人抬離現場。

包括呂偉艮在內,最少也有十多二十人以上中毒倒地。

但是,呂偉艮最後的努力,總算制止了一次大悲劇的發生。

事後外國電訊也只簡單地報導:

「西德一間鑄造廠,漏出毒氣,形成一度四哩長的毒霧地帶,有十三人中毒,被送院救治……」

其實事後估計,最少有二十三人要留醫!此外,那條「毒霧帶」,將吹向西德與荷蘭邊境,可能有更多人中毒!

不過無論如何,此事一直被西德最高當局掩飾過去。

知道內幕的呂偉艮和阿生,都被送到了醫院去。

他們雖是無大碍,也够林愛莉担心不已。

至於史桑達等數名半機械人,一直未見列入「中毒名單」之內,究竟他們以後的命運如何?

沒有人知道。

唯一知道的,就是西德政府受到盟國的壓力,英美法等國正秘密勸止他們不要把這一類電子人應用於軍事之上。

西德政府會否答應?

同樣的答案也是:沒有人知道。

這種事永遠沒有人承認,也永遠沒有人否認。

只有那些身歷其境的人才最清楚。

最後,一提那個一直被認爲「死期未到」的多爾,他在這次毒氣漏出的事件中,竟然因爲中毒太深,送院救治後,終告死去!

他的妻子羅娜固然傷心,他的母親更不必說了,但是,最難過的未必就是死者的家人,而是像費勒這一類的「命理學專家」。

是他們「算命」算錯了嗎?爲什麼未足一年多爾便終告死去!

其實一個人一生的遭遇未必就是「命中註定」的,積極的說法應該是:每個人必須要什麼就一定要自己去爭取,爲非作歹的事歸根到底都不値得去冒險!

所謂「命中註定」,僅可以用作鼓勵那些失意的人!

所謂「幸運之神」,也只會追隨那些循規蹈矩的善艮者!

一切掌紋,命理等,只可以供一些失意的人作爲興奮劑,正如宗教勸人爲善一樣,出發點是好的。

多爾死了,繼後的人認爲他「自尋煩惱」——假如他安份守己,不與「歹徒」去冒險,他必然不會在「一年期限」之內離開這世界!

信奉宗教的人就認爲:多爾只是「蒙主寵召」,早日離開了這個痛苦的世界。

平心靜氣而論,一個人的遭遇,轉變,必然受到主觀的自我見解,與客觀的環境影响!

就像這班以史桑達爲首的「電子部隊」一樣,他們原是死囚——最少也是被判無期徒刑的。

但是,若非當局秘密把他們送去實驗,這宗意外決不會發生。

不過現在這樣也好,最少被他們這樣一攪,東方三俠和國際特警方面巳經知道了這是一家什麼工廠,也知道了他們爲了本身的生存權利,而被迫出此一着!

史桑達等人體內的「電子零件」巳經陳舊,所以他們才策劃這次的驚人行動!

行動之前,他們必須增強本身的能源,所以不得不盜取「原子電池」,也許史桑達錯就錯在太過相信運氣——他認爲「多爾是幸運的象徵」!所以才找他協助。

現在多爾死了,他們是否獲得當局的諒解,更換體內的「電子零件」?

儘管西德當局永不會將是項秘密公開,但三俠却深信在國際特警組織的壓力下,史桑達等人一定會得償所願。

問題只是:還有其他未捕回的半機械人又如何?

(完)

預告

鐵拐俠盜傳奇故事

納粹幽靈 馬雲著

不日刊出·敬請留意

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·文 盧令·圖

碧血洗銀槍

(五)

前文提要

上回書至馬如龍與丐帮帮主俞五及大婉共飲三天,他不支醉倒,醒來身在小婉房中,他極力要找尋的小婉竟輕易得見,也釋去他對邱鳳城的懷疑,他辭出小婉家後,突又懷疑小婉別有私情,忙折返擬向小婉探查,詎發現邱鳳城正與小婉調情,他尷尬地急忙衝出小婉家,途遇大婉,他將在小婉家遇見邱鳳城的事說出,大婉問他怎麼不問問邱鳳城有沒有將那天寒梅谷赴約的事對人說出,馬如龍立刻便要返身奔去,但大婉又說現在恐怕巳去不成了,馬如龍沒問她爲什麼,他巳不用問,因爲巷子的兩頭有七個人堵住了去路——

嬌柔賣花聲 惡毒陷人謀

▲患難見眞情

(一)

這條巷子裏住的無疑是大戶人家。

大戶人家不但要防外面的盜賊去偷他們,還要防備裏面的紅杏出牆去偷別人。

所以他們寧願看不到陽光,也一定要把圍牆做得很高。

所以這條巷子兩邊都是高牆,連天馬堂的輕功都無法一躍而上的高牆。

巷子很深,很暗,前面來的有四個人,後面也有三個。

七個人都穿着黑色的緊身衣,而且還用黑布蒙住了臉。

他們走得都很慢,看起來一步都不着急,因爲他們知道這兩個人巳經好像是甕中的鼈,網底的魚,根本巳無路可走。

馬如龍也壓低聲音,道:「你用不着害怕,我會叫他們放你走的。」

大婉道:「他們會讓我走?」

馬如龍道:「這件事根本和你完全沒有關係,爲什麼不讓你走?」

大婉說道:「你認爲,他們是來找你的?」

馬如龍道:「當然是。」

大婉道:「你錯了。」

她嘆了口氣,道:「我也希望他們是來找你的,可惜不是。」

馬如龍道:「爲什麼不是?」

大婉道:「你是個兇手,來捉拿兇手,不但光明正大,而且是很露臉的事,爲什麼要把臉用黑布蒙起來?」

馬如龍終於想起,她也跟他一樣,也有麻煩,也有人在追殺她。

大婉道:「可是你也用不着害怕,我也會叫他們放你走的。」

馬如龍道:「你認爲我會走?」

大婉道:「我們非親非故,別人來要我的命,難道你也要陪我一起死?」

馬如龍道:「不管怎麼樣,我總不會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裏。」

大婉道:「爲什麼?」

馬如龍道：「因我做不出這種事。」

大婉道：「這理由不夠好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可是對我來說，已經足夠了。」

大婉道：「說不定我是個壞女人，是個賊，你本應該帮他們把我抓住才對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我知道，你絕不是這種人。」

大婉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，你連我究竟姓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可是我相信你。」

大婉看着他，忽然又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本來以爲你已經變得聰明了些，想不到你還是這麼笨。」

× × ×

這條巷子雖然很長，七個黑衣人走得雖然很慢，現在還是距離他們很近。

七個人都帶着兵刃，都是極少見的外門兵刃，有個人手裏竟拿着對自從上官金虹死在小李飛刀之下後，就沒有人再使用過的龍鳳金環，還有人竟提着對「鴛鴦跨虎籃」。

這都是江湖中絕跡已久的兵刃，因爲這種兵刃的威力雖大，却極難練。

能使用這種兵刃的人身手絕對不弱。

馬如龍實在沒有對付他們的把握，但是他絕不氣餒胆寒。

大婉忽然道：「喂，你們是來找我的？還是來找他的？」

手提龍鳳雙環的黑衣人，短小精悍，步履沉穩，從蒙面黑巾中露出來的一雙眼睛灼灼有光，銳利如鷹，無疑是個高手。

這人冷冷道：「是來找你的又怎麼樣？是來找他的又怎麼樣？」

大婉道：「如果是來找他的，就沒有我的事了，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君子，你們就算殺了他我也絕不管你們的閑事。」

這人冷笑道：「你不必說，我也看得出。」

大婉道：「可是你們如果是來找我的，情況就不同了。」

這人道：「哦？」

大婉道：「他自己的麻煩雖然已經夠多，還是不肯像我一樣袖手旁觀的，你們只要動一動我，他就會跟你們拚命。」

這人道：「所以我們若是要動你，就一定要先殺了他。」

大婉看着馬如龍，道：「是不是這樣子的？」

馬如龍道：「是。」

× × ×

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說出這種話的，其實他現在還有很多事要做，這件事還沒有水落石出時，他絕不能死。

如果他現在就死在這裏，不但死得不明不白，他的寃枉也永遠沒法子洗清了。

可是他已經把話說了出來，他既不想反悔，也絕不後悔。

大婉道：「喂，你們聽見他說的話沒有？」

這黑衣人冷笑道：「看來他不但是個英雄，還是個君子。」

大婉道：「看來他的確是的。」

這人道：「只可惜這種人總是不長命的。」

大婉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句話我早就告訴過他了，可惜他偏偏不聽。」

（二）

「叮」一聲，雙環拍擊，火星四射。

昔年上官金虹威震天下，創立了雄霸江湖的「金錢帮」，不但雄才大略，武功也極驚人。

在百曉生的兵器譜中，「上官金環」雖然名列第二，但是江湖中大多數人都認爲，他的武功並不在排名第一的天機老人之下。

他掌中一對龍鳳金環，更被公認爲天下最霸道的一種武器。

這種武器在這黑衣人手裏，雖然沒有上官金虹昔年那種獨步江湖，不可一世的氣概，威力却還是很驚人。

大婉却連看都沒有去看一眼，她在看着馬如龍，眼睛裏充滿笑意，笑得那麼溫柔，那麼愉快。

强敵已經追殺而來，生死已在瞬息之間，她居然還覺得很愉快。

因爲馬如龍並沒有抛下她一個人逃走，不管她嘴裏說什麼，在她心裏的感覺中，這一點彷彿已經比她的生死更重要。

馬如龍忽然也覺得愉快起來，就連她那雙浮腫的眼睛，現在看來都似已變得可愛多了。

美與醜之間，本來就沒有絕對的標準，能讓你覺得愉快的人，就是可愛的人。

大婉輕輕的問：「你怕不怕？」

馬如龍並不是完全不怕，恐懼一直是人類最難克服的弱點之一，幸好人心中還有幾種更美的情感能戰勝恐懼。

大婉道：「如果你怕，現在要走也許還來得及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我不走。」

大婉又輕輕的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那麼我……」她沒有說完這句話。

她的聲音彷彿忽然被一把看不見的快刀割斷了，她的咽喉彷彿忽然被一雙看不見的魔手扼住。她的眼睛裏忽然露出種恐懼之極的表情，就好像忽然看了個別人看不見的惡鬼。

馬如龍回過頭，就會發現她看見的只不過是一個人，一個很平凡的女人，身上穿着件很樸素的青布衣裳，手裏提着一籃花。剛轉入這條窄巷。

馬如龍沒有回頭，所以忍不住要問：「你怎麼樣？」

大婉道：「我要走了，你不走，我走。」她居然眞的說走就走，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她的身子已輕飄飄飛起，掠上了那道任何人都想不到她能上得去的高牆。

那個平凡的賣花女一直低着頭往前走，好像根本沒有看見有道高牆擋住了她的路，大家眼看着她要一頭撞到牆上去，撞得頭破血流。

想不到她的頭沒有被牆撞破，牆反而被她撞破了。只聽「卜」的一聲響，兩三尺厚的風火高牆上，忽然出現了一個人形破洞。

這個平凡的賣花女竟已穿牆而過，就好像穿過了一張薄紙。

× × ×

馬如龍怔住，每個人都怔住，大婉的輕功令人吃驚，賣花女的武功更驚人。

天色彷彿忽然間就已變得很暗，風彷

佛忽然就已變得很冷。

現在她們雖然已走了，殺人的人却仍在風中，奪命的金環也仍在手。

馬如龍終於問：「你們要找的是她？還是我？」

黑衣人道：「是她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她已經走了。」

黑衣人道：「我看得見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很好。」

黑衣人道：「對你來說，很不好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黑衣人道：「因爲你也該知道，利劍出鞘，不能不見血，否則必有不祥。」

他的掌中仍有殺人之利器，眼中也仍有殺機：「我們這些人也一樣，只要我們出手，就非殺人不可，現在她已走了，我們只有殺你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很好。」

× × ×

其實他也知道這情況很不好，無論對誰來說，這情況都很不好。

他掌中既沒有殺人的利器，心中也沒有殺機。

他也沒有選擇的餘地。

——人爲什麼要殺人？

他痛恨暴力。

在某種情況下，只有用武力才能制止暴力。

他已將全身的精氣勁力集中，他只有一條命，他還不想死。

他認爲暴力一定要被制止。

× × ×

又是「叮」的一聲響，雙環再次拍擊，火星亂雨般四射而出。

馬如龍的人也射了出去，箭一般射了出去。

他沒有殺氣，可是他有另外一股氣。血氣！

他的目標並不是這個掌中有金環的黑衣人，而是另外一個人。

「擒賊先擒王」這句話，在這種情況下並不適用。

現在他要做的是對方最弱的一環。

在正邪不能兩立，敵我勢難並存的情況下，能保全自己，就要保存自己，能消滅敵方一人，就得要消滅對方一人。

他攻擊的目標是黑霸。

（三）

黑霸並不姓黑。

黑霸姓黃。

每個人都叫他黑霸，只因爲他是他們組織中最黑，最高大，看來最有霸氣的一個人。

黑霸身高八尺九寸，肩寬三尺，手臂伸出來比別人的大腿還粗，拳頭大如孩童的頭顱。

馬如龍怎麼會將這麼樣一個人看成對方最弱的一環？

是不是因爲這個人一直都緊跟在奪命金環的左右？

——藤蘿只有依附大樹才能生存，狡狐只有依仗猛虎的威風才能嚇人，弱者總希望能依附强者，得到保護。

一個人的强弱，絕不是從外表可以判斷的。

馬如龍的判斷沒有錯。

× × ×

黑霸用的武器是一對混元鐵牌，看來至少有六七十斤重的混元鐵牌。

馬如龍衝過去，這對混元鐵牌也發動了攻勢，一橫掃，一直拍。

可惜一種武器的强弱，也不是可以用它的重量來判斷的。

馬如龍揮拳，一拳就已經從這對橫掃直拍的鐵牌中穿過去，一拳就已痛擊在黑霸的鼻樑上。

骨頭碎裂的時候，往往會發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，又令人覺得很嘔心的聲音。

這一拳擊下沒有骨頭碎裂的聲音，因爲鼻樑的骨頭是軟骨，軟骨碎裂時沒有聲音。

這一拳擊下時，只有很輕的一聲響，就好像一拳打在一塊死肉上，甚至連呼喊的聲音都沒有，黑霸就已仰面躺下。

馬如龍可以從這個已經躺下了的人身上衝過去，衝出這條窄巷，也可以乘機衝入牆上那個破洞。

他沒有這麼做。

因爲他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是不可以跟這些人拚一拚，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。

只要還有一分機會，他就絕不放棄。

他一向是個驕傲的人，非常非常驕傲的人。

黑霸倒下時，他已用足尖挑起了一面鐵牌，用左手抄住，乘勢橫掃，掃退了金環。

他的右手已猛切在另一個人的手腕上，擊落了一隻判官筆。

可是金環仍在，在一雙可怕的手裏，另外還有一雙可怕的手，手裏還有一對跨虎籃。

這兩雙手，兩種武器，才是眞正要命的。

等到奇詭莫測的跨虎籃，配合着威猛無雙的奪命金環攻上來時，他才發覺自己又犯了個不可原諒的錯誤。

他又低估了他的對手，高估了自己。

這種錯誤絕不容人再犯第二次，一次已足以致命！

但是他還可以拚，用他的血肉和性命去拚！

一個肯拚命，敢拚命的人，不但危險，而且可怕，一個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時，才肯拚命。

這些人爲什麼也不惜跟他拚命？

——天殺！

——他們本來就是來殺他的！

他忽然想通了。

× × ×

黑霸已掙扎着站起來，破碎流血的鼻子使得他呼吸困難，喘息急促。

他忽然用力撕開自己的衣襟，嘶聲狂呼：「殺了他！殺了他！殺！殺！殺！殺！殺！」

凄厲的呼聲，拚命的殺手！撕裂的衣襟裏，黑鐵般的胸膛上，十九個鮮紅的血字。

——天殺！不擇手段，不惜犧牲一切，都要殺了他！

馬如龍握緊了拳頭，咬緊了牙。死就死吧！

又有一個人在他拳頭下倒下。他已看

不清倒下去的這個人是誰了。

可是他忽然看見了一道銀光。

燦爛奪目的銀光凌空飛來，是一桿槍，銀槍！

「鳳城，銀槍，邱。」

他看見這桿槍時，就聽見了邱鳳城的聲音：「你們要殺他，就得先折斷這桿槍，你們要折斷這桿槍，就得先殺了我！」

他從來也沒想到過邱鳳城會來救他，可是邱鳳城現在已來了！就在他身旁，以一桿槍，一條命，陪他一起跟別人拚命！

——人們爲什麼總是要等到危急患難時才能認清誰是朋友？才能看清另外一個人的眞面目？

× × ×

槍尖刺穿了一個人的咽喉，拳頭又打碎了另一個人的肋骨。

這次每個人都聽見了骨頭碎裂聲音。

還沒有倒下的人，忽然間全部不見了，兩個拚命的人，當然比一個更危險，更可怕，何況這兩個人是邱鳳城和馬如龍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夜色已很深了，窄巷裏陰涼而黑暗。

馬如龍只感覺到有一隻溫暖的手，握住了他的手。

邱鳳城的聲音裏也同樣充滿溫暖：「我看得出你現在需要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現在實在需要喝杯酒。」（本章終）

▲問 題

（一）

酒並不能算很好。既不是善釀，更不是女兒紅，只不過是市面上隨時可以買到的花雕而已。

馬如龍雖然不在乎，小婉却還是帶着歉意解釋：「鳳城很少在這裏喝酒，也很少有朋友到這裏來，這罎酒還是我剛才臨時去買的。」

是她親自去買的，菜也是她親自下廚去做的，因爲這裏根本沒有用丫環奴僕。

「鳳城喜歡清靜，不願用下人，所以這裏什麼事都只好由我自己做了。」

她的聲音中充滿了女性的溫柔，她的生活全都是以邱鳳城爲中心的，邱鳳城喜歡怎麼樣，她就怎麼樣去做。

男女間只要兩情相悅，就已足够，又何必還要使喚的人？又何必還要有好酒？

馬如龍忽然覺得很羨慕他們。

他忍不住在心裏問自己：

如果他也有一個像小婉這樣的女人，肯全心全意的跟着他，什麼事都以他爲主，他是不是也肯放棄一切，來過這種簡樸平淡的生活。

他忽然又想到大婉。

如果他娶了大婉，她是不是也會這麼樣待他？

× × ×

馬如龍沒有再想下去。

這問題不但荒謬得可笑，簡直有點滑稽。

他當然絕不會娶一個像大婉那樣的女人，就算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肯的。

現在大婉看來雖然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醜了，也沒有以前那麼可惡了，却還是不能算很好看，也絕不能算是很可愛。

一個無數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，怎麼會娶一個這樣的女人？

馬如龍舉杯一飲而盡，決定要從此忘記她這個人。這已經是他第四次下這種決定，他的決心一向都很少會搖動的。

× × ×

邱鳳城好像也喝了不少。

既然他今天有喝酒的興緻，小婉當然也陪着他喝，兩個人好像都有了點酒意，態度已漸漸親暱起來，好像已經忘了面前還有馬如龍這個人。

馬如龍也已經漸漸開始覺得自己是多餘了，正準備找個機會告辭。

剛才他準備要問邱鳳城的那些問題，現在他已不想再問。

因爲他已經完全信任邱鳳城。

他正想站起來的時候，邱鳳城又在向他敬酒了，又拉着小婉的手，帶着笑道：

「你一定也得敬他三杯，三大杯。」

小婉吃吃的笑，拚命搖頭！

「我只能敬他一杯。」

「一定要敬三大杯。」

「三大杯喝下去一定會把我喝死。」

「你不喝我就捏死你。」

小婉笑得更媚，眼波中已有了春情：

「我情願被你捏死。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當然是眞的。」

「好，」邱鳳城帶着笑，用一隻手捏住小婉的咽喉，輕輕的說：「那麼我就眞的捏死你。」

× × ×

「你捏死我，我捏死你，」這些話馬如龍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見了。

他當然也能想像到他們所說的「死」字是什麼意思。

他實在不想再聽，也不想再看下去。

他應該立刻就走的。

但是他沒有走，因爲就在他站起來的時候，他忽然看見了一件他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。

他看見小婉那雙充滿春情的眼睛忽然死魚般凸出，臉色忽然發青，身子忽然僵硬。

這一次眞的是眞的！

邱鳳城竟眞的活活把小婉捏死了！

（二）

馬如龍怔住，就好像也有雙看不見的手捏住了他的咽喉，呼吸也忽然停頓，身子也漸漸僵硬，連手脚都已冰冷。

小婉已倒了下去。

邱鳳城看着她倒下，神色連一點都沒有變，臉上居然還帶着笑。

「說謊是種壞習慣，我這人從來不說謊的。」他帶着笑道：「我說要眞的捏死她，我就眞的捏死了她，所以我說的話你以後一定要相信。」

馬如龍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

他只想吐，把剛吃下去的酒菜全部吐個乾淨，可是他連吐都吐不出。

邱鳳城笑得更愉快：「你爲什麼不問我？爲什麼要捏死她？」

用不着別人問，他自己居然先說了出來。「其實我早就準備捏死她的，從我看到她那天開始，我就準備捏死她的，我替她贖身，替她買這棟房子，就是爲了要捏死她。我第一眼就看中了她，因爲她不但

長得很好看，而且是個很痴心的女人，像她這樣的女人，正好能配合我的計劃。」

——他的計劃？什麼計劃？

馬如龍雖然並不笨，却還是沒有完全想通。

邱鳳城居然又解釋：「我要讓大家都知道，我已經有了這麼樣一個肯死心塌地跟着我的女人，已經跟我有了山盟海誓，誓死不分，大家才會相信我絕不想做碧玉夫人的女婿。」他嘆了口氣：「其實我想得要命。」

但是他競爭的對手太强，他自己也沒有把握能入選。

「所以我定要先除去你們三個人。」

要除去這三個人實在很不容易。

「幸好我知道你們都是酒鬼，又碰巧知道小杜在聚豐樓訂了一席酒菜。」

所以他就買通了聚豐樓的伙計，在酒裏下了毒，再要「天殺」的殺手，將那些伙計殺了滅口。唯一讓我想不到的是，你居然不喝酒。」

他接着又道：「幸好我這人做事一向很謹愼，早已留下了後着。」

他的後手就是金振林和彭天霸。

金振林早已被他收服，彭天霸本來就已跟他串通，貼胸藏在心口的玉珮當然也是計劃的一部份，事成後每個人都要被殺了滅口。

「馮超凡和絕大師却是完全不知情的，我故意要彭天霸請他們到聚豐樓去喝酒，再帶他們到寒梅谷去，只不過爲了要他們證明這件事，證明我絕對是清白無辜的，證明你才是兇手。」他微笑：「可是你也不能怪我，只怪你自己運氣不好，居然沒有喝酒，居然沒有死，如果你也死了，就不會有這些煩惱了。」

現在他已沒有競爭的對手，可是小婉如果不死，他還是沒法子自圓其說，還是沒法子拋下她去做碧玉夫人的乘龍快婿。

所以小婉非死不可。

邱鳳城看着馬如龍。

「至於你，你死不死都已經沒什麼太大的關係了，因爲大家都已認定了你是兇手，你不死對我反而有好處。」

「有什麼好處？」馬如龍終於能開口：「我不死對你有什麼好處？」

邱鳳城嘆息着，悠然道：「難道你現在還沒有想到我就是『天殺』的首腦？」

（三）

馬如龍全身都已冰冷僵硬。

「天殺」想崛起，就一定要造成江湖中的混亂，讓別人自相殘殺。

他不死，可能造成這種混亂。

現在他終於完全明白。

這些事他本來以爲自己永遠都不會明白的，可是忽然間就已完全明白了。

他做夢也沒有想到，眞正的兇手會親口將這些事告訴他。他忍不住要問：「你爲什麼要把你自己的秘密告訴我？」

邱鳳城笑道：「因爲……」剛說出兩個字，他的臉色忽然變了，就好像杜青蓮臨死前那種可怕的變化一樣，蒼白的臉忽然變成可怕的死黑色。

他掙扎着站起，踢倒了桌子，想要撲過來，可是桌子倒下時，他自己也倒了下去。

（本章終）

▲吊 刑

（一）

馬如龍又怔住。

酒中怎麼會有毒？是誰下的毒？是不是小婉已猜出邱鳳城要對她下毒手，所以先在酒中下了毒？

他喝的也是同一個酒壺裏倒出來的酒，現在邱鳳城已經毒發斃命，他爲什麼連一點事都沒有。

問題實在太多，太複雜，而且來得太突然。

他的思想已經完全亂了，連最簡單的問題都沒法子想得通。

現在他最聰明的做法，就是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。

這些事很可能也是經過設計的，根本就是個陷阱。

他已經想到了這一點，可惜等他想到時，他已經落入這陷阱裏。

一個設計得更精密，更惡毒的陷阱，無論誰只要一掉下去，就再也休想逃出來了。

× × ×

屋子裏點了四盞燈，四盞價值極昂貴的波斯水晶燈，價值昂貴的東西都是好東西，這種燈就算從高處掉在地上，燈罩也不會碎。四盞燈都好好的擺在桌上，擺得四平八穩。

忽然間，「波」的一聲響，四個精美的水晶燈罩竟同時碎裂，燈火將滅未滅。

就在這同一刹那間，馬如龍也忽然感覺到一種巨大的壓力，海浪般從四面八方向他湧來。

他的心跳立刻加快，呼吸却幾乎停止，鼻血湧出，喉頭發甜。眼珠子彷彿已將爆裂。他幾乎暈了過去。

等他這陣暈眩過去時，這股奇異而可怕的力量已消失，屋子裏却多了四個人。

他第一個看見的就是絕大師。

心絕情絕，趕盡殺絕的絕大師。

× × ×

有絕大師，馮超凡就一定會在。

一個瘦骨嶙峋，面目皮膚黝黑如鐵的苦行僧，一件灰布僧袍雖然千釘萬補，手裏拿着的却是串價值連城的翠玉佛珠。

另一人大袖寬袍，赤足麻鞋，頭上挽道髻，全身的肌膚晶瑩如玉，就好像眞是用白玉雕成的一個人，跟那苦行僧正是個極强烈的對比。

四個人是從四個方向進來的，沒有進來之前，每個人都將他們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力眞氣發出，封死了馬如龍的退路，也封死了他的出手。

他們對馬如龍這個人已深具戒心，已認定他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。

剛才那股力量襲擊來時，東西兩方的力量遠比南北强大。

從東方來的是那苦行僧，從西方來的是那玉道人，這兩人的內力竟比名滿天下的絕大師更强。

馬如龍從未見過他們，却已猜出他們是誰了。

苦行僧的法號就叫「吃苦」，他吃盡千辛萬苦，西遊萬里，遠赴天竺，求的並不是佛經，而是自從達摩東渡以來，就爲

天下學武的人痴心夢想，想求得的佛門武功奧秘。

他此行無疑有了收穫。

玉道人就是昔年一劍縱橫，震動江湖，令天下英雄喪胆，天下美女傾心的玉郎君。

看見這四個人，馬如龍的心已沉了下去。

普天之下，絕沒有任何人能從他們的手底下逃走，也絕沒有任何人能從他們手底下救人，這一點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。

（二）

燈火並沒有滅，因爲他們並不想讓燈火熄滅。

他們想做之事，一定能做到，他們不想做的事，一定不會發生。

他們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馬如龍這個人，他們的眼中只有邱鳳城。

邱鳳城已經連呼吸都已停止。

酒壺酒杯都已翻倒在地上，吃苦和尚檢起來嗅了嗅，一雙深陷入骨的眼睛裏寒光閃動如利刄。

他追隨唐三藏西遊求經的路綫遠赴天竺，這條路並不好走。

在他經過的那些窮山惡水，叢林沼澤中，到處都充滿了絕對致命的毒虫毒蛇毒獸毒花毒樹毒草。天下所有的毒物他幾乎全都看見過，在這方面，他的經驗幾乎已可比得上嚐遍百草的神農。

絕大師雖然出家多年，剛烈急躁的脾氣絲毫未變，已忍不住問：「怎麼樣？」

吃苦和尚不但閉着嘴，連眼睛都已閉了起來。

絕大師更焦急。

如連吃苦和尚都查不出邱鳳城中的是什麼毒，天下絕沒有第二個人能查得出。

幸好吃苦和尚終於開口。

「壺裏的酒沒有毒。」

「毒在那裏？」

「在他喝的最後一杯酒裏。」

「是什麼毒？」

「是用牽機，斷腸，銷魂，三種毒草煉成的『秋虫散』。」

「你能確定？」

「這種毒散無色有味，最宜下在酒中，配合酒性，發作更快。」

「多快？」

「酒一入喉，毒已發作，酒一入腸，命如秋虫。」

「他的毒剛發作。」

「所以毒必在最後一杯酒中。」

「中毒能解？」

「秋虫並非必死，只要救得快，就能解。」

「你能解？」

「我不能，他能。」

吃苦和尚轉過頭，看着玉道人：「識毒天下無人及我，解毒我不及你。」

玉道人道：「你怎知道你不及我！」

吃苦和尚道：「因爲你是個負心人，我不是。」

玉道人笑了。

他不能不承認這一點，從他十六歲的時候開始，就不知有多少女人想毒死他。

因爲他太多情，情却不專，因爲他太可愛，她們都不想失去他，因爲她們都知道，除非毒死他，否則他遲早會負心的。

久病都能成爲良醫，經常可能被人毒死的人，怎麼能不會解毒？

吃苦和尚道：「如果他不知解毒，現在他早已是個死人。」

絕大師道：「如果他解不了這秋虫散的毒，還有沒有別人能解。」

玉道人自己替自己回答了這問題，他的回答是：「沒有。」

（三）

馬如龍終於明白了。

這不僅是個陷阱，簡直是條繩索，一條絕對可以把他吊死的繩索。

毒在最後一杯酒中。

那時小婉已經死了，下毒的當然不是她。

如果說是邱鳳城自己下的毒，有誰會相信他自己要毒死自己。

所以下毒的當然是馬如龍。

× × ×

邱鳳城毒發時的情況，和沈紅葉，杜青蓮死前完全相同。

寒梅谷中的那壺毒酒裏，下的無疑也是秋虫散。

所以那次下毒的人當然也是馬如龍。

× × ×

邱鳳城早已知絕大師他們會來，早已算準自己有救。所以不妨先在酒中下毒。

現在他雖然已經在馬如龍面前承認自己是兇手，可是除了馬如龍外，世上並沒有第二個人聽到他的自白。

所以世上也絕對沒有人相信他會在別人面前自承罪狀。

所以馬如龍就算說出來，也沒有人會相信。

× ×

邱鳳城既然是被馬如龍毒死的，小婉當然也是被馬如龍揑死的。

沒有人會追究他爲什麼要揑死小婉，像這樣的兇手，還有什麼事做不出？

× × ×

殺人者死。現在馬如龍無異已經被判了吊刑。

（本章終）

▲茉莉花

（一）

邱鳳城果然沒有死。

這已經是他第二次從死中復生了。

馬如龍又想到金振林那一槍，想到他貼胸愼藏的那塊玉玦。

有了小婉這個人，他才能解釋那塊玉玦。

他的計劃每一個步驟，每一個細節，都經過精心的設計，細密的安排，每次他都先將自己置之於死地，讓別人不能懷疑他。

現在他已經嘔吐過了，將毒酒都吐了出去，每個人都看得出他可以活下去了，說不定可以活到一百七八十歲，比誰活得都長。

現在他們的目標已經轉移到馬如龍身上。每個人的眼睛裏都彷彿有把利刄

第一個開口的是馮超凡：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馬如龍無話可說。

如果他把這件事的眞象說出來，有誰相信邱鳳城揑死小婉？有誰相信他會洩露自己的秘密？又有誰相信他會在自己的酒杯中下毒？

絕大師已經在冷冷的問：「這一次你還有什麼後事要交待？」

馬如龍掌中縱然還有寶劍，囊中縱然還有黃金，身上縱然還有狐裘，這一次他無法再重施故技了。

絕大師道：「現在你的罪行雖然已有鐵證如山，但是以你的爲人，還是絕不會認罪的，更不會束手就縛。」

馬如龍承認。

現在他不但已無法辯白，而且已無路可走，他自己也看得出這一點。

但是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，就絕不肯放棄反抗。

絕大師道：「以我們四人之力，要拿你雖然易如反掌，但是我們也不願以多爲勝，以大壓小。」

馬如龍忽然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絕大師道：「你明白什麼？」

馬如龍道：「你是想自己對付我，想親手來殺我。」他淡淡的接道：「因爲除了殺人外，你已沒有別的樂趣。」

這句話就像是一根針，一根必定會直刺入對方心底的針。

絕大師却全無反應，冷冷道：「如果你不願我出手，也可以選另外一個人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我還是選你。」

絕大師道：「很好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其實我本來不該選你的，你的內力雖然不及吃苦和尚，劍術雖然不及玉道人，可是你殺人的經驗遠比他們豐富，遠比他們會殺人。」

他嘆了口氣：「只可惜我雖然明明知道這一點，却還是要選你。」

絕大師不能不問：「爲什麼？」

馬如龍道：「我選你，只因爲你是個冷酷固執自大的狂人，總認爲只憑你自己就可以判別人的罪，只要你自己判了一個人的罪，你就要趕盡殺絕，非把那個人殺了不可。」他的聲音已激動：「我選你，只因爲我要替那些被你寃殺的人出口氣，我縱然不是你的對手，但是我可以保證，我一定有法子可以跟你同歸於盡。」

絕大師當然不能問：「什麼法子？」

馬如龍說的話，他也不能不信。

他的臉色已經開始在變。

一心想置人於死的人，自己也同樣怕死的，這一點他也無法掩飾。

馬如龍忽然笑了，大笑。

「原來你並沒有別人想像中那麼絕，原來你也跟別人一樣愛惜自己的生命。」

他的笑聲中充滿譏誚：「其實我根本沒什麼特別的法子能跟你同歸於盡，我只不過想嚇唬嚇唬你而已。」

高手相爭，非但要不動心，還要不動氣，否則就會被人佔去先機。

這道理絕大師一向很瞭解。

可是他現在已經動了氣。

他的眼睛裏已現出血絲，額上已暴出青筋，鷹爪般的一雙手已伸出，一步步向馬如龍走過去。

這屋子裏地上鋪着光滑的柚木板，他走過的地方，木板立刻碎裂。

他已將全身眞力集聚，只要出手一擊，很可能就會殺人！

他已全不考慮自己是不是會殺錯人！

（二）

除了木板碎裂的聲音外，天地間彷彿已聽不見別的聲音。

可是他們忽然又聽見一陣賣花的呼喚聲：「珠蘭，茉莉。」

清脆悅耳的賣花聲，彷彿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，可是忽然就已到了很近的地方，近得就好像有人在耳邊呼喚。

用白粉塗得很亮的牆壁上，忽然出現了一個人形的破洞。

「珠蘭，茉莉。」

一個頭戴竹笠，身穿青衣，身材極苗條的賣花女，手裏拿着朶用鐵綫穿好的茉莉花，忽然從洞中走了進來。

茉莉花清香美麗，她的手也很美。

馬如龍立刻想起了那個在窄巷中將大婉驚走的神秘賣花女。

她到這裏來幹什麼？

× × ×

「買一朶茉莉花吧。」

她忽然將手裏的茉莉花塞入絕大師鷹爪般的手裏。

這雙手上的力量，本來已像是滿弦上的箭，一觸即發，只要一發出，就算是石頭碰上，也必將被揑碎。

但是這隻手居然沒有揑碎這朶茉莉花，這朶茉莉花反而好像刺痛了他的手。

不但刺痛了手，而且從他的手指間，一直刺入他心臟。

因爲他一接到這朶茉莉花，他的人就已躍起，箭一般竄出窗外。

——這個賣花女是誰？

——這朶茉莉花上有什麼神秘力量？

× × ×

賣花女已轉過身，走到玉道人面前。

「買一朶茉莉花吧，」她手裏又拈起一朶花：「又香又好看的茉莉花，很快就會謝了，不買一定會後悔的。」

「我想買，你怎麼賣？」玉道人問。

「我賣花一向價錢公道，老少無欺，」賣花女的聲音清柔：「一條命，一朶茉莉花。」

玉道人在笑，笑得很勉強。

「我買不起。」

他的身子忽然後退，箭一般從牆上那個破洞穿了出去。

吃苦和尚和馮超凡走得也不比他慢。

賣花女輕輕嘆了口氣：「這麼香的茉莉花，爲什麼偏偏沒有人肯買。」

馬如龍忽道：「他們不買，我買。」

賣花女背對着他，沒有回頭。

「你也只有一條命，你也買不起。」

「我若一定要買呢？」

「我就一定不賣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不想要你這條命。」

「我這條命反正是檢回來的。」

「既然已經檢回來了，就應該多加珍惜。」

她說話的時候，一面在往前走，馬如龍一面在後面追。

他們很快就走出這棟房子，走入了外面那條昏暗的小巷。

（本章終・全篇未完）

新穎俠情中篇／高皋・文　盧令・圖

狂飈

（續完）

前文提要：上回書至黃九峯與皇甫菁菁隨同楊金台往追方仲達，兩遇厲害伏擊，均能化險爲夷，安抵阿爾山，與黑星等會合，而方仲達也已經說服正邪兩道高手聯手，要與楊金台決一勝負。十三把刀的老二蒯沅化裝店伙與黃九峯聯絡，告訴黃九峯，楊金台調來大批官兵，已把阿爾山鎮包圍得水洩不通，似欲一網打盡黑白兩道的高手，皇甫菁菁提議，偕同黃九峯往見黑星，先曉以師徒之情，勸黑星改過遷善，如黑星執迷不悟，便趁他不防聯手將他除去，右姬讚同皇甫菁菁的意見，願從旁協助，黃九峯等立向黑星房間行去——

殺聲驚天地　溫暖在人間

回到黑星的住處，由右姬叫開房門，開門的自然是左姬了，不容她發出疑問，右姬便已向她以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向她匆匆交待了兩句：「最後關頭已到，瞧我的臉色行事。」

交待完畢，她同時跨進房內，面頰之上也換了一幅輕鬆愉快的笑容。

黑星瞧到黃九峯夫婦去而復返，不由一怔道：「九峯，是不是瞧不懂？不要心急，任何武功都不能一蹴而就，何況『太乙分光掌』爲道家至高絕學，也非三五年不能窺其堂奧，學貴有恆，半點也勉強不得。」

黑星包不錯喜食人腦，十餘年前曾在江湖掀起一片血腥。

左右雙姬以捨身啖魔的精神，使黑星攜美歸隱，爲江湖積了一件莫大的功德。

現在黑星二度出現江湖，眼前就要血洗阿爾山，展開一場駭人的屠殺，那麼黑星是惡性難改，還是一個人見人怕的魔頭了。

祇不過他此次重出江湖，並未再食人腦，而且以無比的眞誠赤愛，付給黃九峯夫婦。

黃九峯夫婦是性情中人，有滿腔熱血，與一顆正義之心，如果當眞要他們向黑星下手，他們實在狠不下這個心腸。

當黑星講敍之際，黃九峯夫婦已滿面淚痕的跪了下去。

黃九峯道：「多謝師父指教，弟子當永銘心版。」

「好，好，快起來。」

「不，師父，弟子還有一項要求。」

「什麼要求？起來說，爲師的會答允你們的。」

「當眞麼？師父。」

「自然是眞的了，師父幾時騙過你們了。」

「謝謝師父。」

他們起來了，但一時之間，却吶吶的難以出口。

黑星瞅着他們微微一笑道：「說嘛，跟師父還有什麼說不出口的！」

黃九峯長長一吁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修眞六盤山過的神仙一般的生治，難道六盤山中也非財寶不可？」

黑星一怔道：「誰說的，爲師豈是貪財好貨之人？」

黃九峯道：「那麼師父就不必淌這一趟混水了，以師父崇高的身份，何苦跟一般江湖朋友爭一日之長短。」

黑星雙目如電，向黃九峯冷冷一瞥道：「這就是你的要求？」

黃九峯道：「請師父恕罪，弟子實在不願瞧到你老人家兩手血腥，聽楊金台那些陰險小人的擺弄。」

黑星道：「這個麼，爲師已經答允過他的義父，咱們豈能言而無信。」

皇甫菁菁道：「那就看對什麼人了，東廠總督楊秀琛身受國恩，却不知報効朝廷，竟與魏閹朋比爲奸，專門作那欺君罔上，殘害忠良之事，師父如若受他利用，豈不落個萬世的罵名！」

黑星面色一變道：「大胆，妳竟敢指責師父？」

黑星語音未落，一陣冷笑之聲帶着一條人影闖了進來。

「徒弟當面侮辱師父，這倒是少見得很，師叔，要不要侄兒替你管敎一下？」

聽口吻，來人自然是楊金台了，此人够奸够狠，可惜他猜錯了黑星的心意，竟想替別人管敎徒弟。

黑星冷冷哼了一聲道：「很好，老夫先多謝了。」

黃九峯與皇甫菁菁互相瞧了一眼，正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這個場面。

右姬忽然淡淡一笑道：「師父已答允你們楊公子試招，你們儘管動手就是。」

黃九峯夫婦應了一聲，雙雙一躍而起，身形一轉，迎面對着楊金台。

他們雖然還不太瞭解右姬語中的含義，至少他們明白了一點，楊金台自己送上門來，決不能就此放他離開。

於是，黃九峯雙拳一抱道：「小弟在恩師門下習藝時間太短，自然敵不過像師兄這等高人，不過師兄既是有意指點，小弟不得不勉爲其難，請吧，師兄。」

語氣柔中帶剛，神態是那麼洒脫從容，如若他得不到黑星的支持，此種情形豈不是反常的現象！

楊金台是何等狡猾之人，黃九峯的神態自然瞞他不過，他那陰森森的目光向黑星及左右雙姬迅速掠了一眼，立即回頭對身後的路兒悄聲交待了幾句，待路兒離去之後，他才哈哈一笑道：「好說，名師出高徒，師弟何須客套，請。」

房間不大，活動的空間受到限制，因此，他們雙方都未遊走，只是目注對方，希望找出對方的弱點所在。

雙方第一個接觸的是眼神，但楊金台這一眼瞧出，竟然心頭一懍。

他與黃九峯相處過不少時日，可是他決未想到黃九峯已具如此精湛的內功。

黃九峯的眼神像兩支冷箭，寒芒如電，扣人心弦，以楊金台的經驗判斷，具有此等眼神之人，內功必然超過一甲子以上的功力。

他祇不過二十出頭的年紀，就算打從娘胎練起，也不可能有如此精湛的火候。

莫非他已習會啞蟬神功，獲得黑星的眞傳？

楊金台對黃九峯原已有此疑心，此時再瞧到他的眼神，無論楊金台的城府如何深沉，面色禁不住仍爲之一變。

只是挑戰的是楊金台，話出如風，他無法收它回來。

再說，楊金台眼高於頂，除了對義父楊秀琛，他認爲天下雖大，就沒有一個人值得他正眼一顧，此時如若提出免戰的要求，他實在塌不起這個台。

於是，口中一聲低嘯，足尖輕輕一點，右手便出了一招。

這一招是伽藍聖手中的「靈猿獻果」，手心向上，五指微曲，緩緩送到黃九峯的身前。

看來這一招似乎毫不作用，難道名震武林的伽藍聖手會徒有虛名？

房中觀戰的沒有一個是這等想法，黃九峯更不敢絲毫大意，當楊金台的手掌距離他的前胸不足一尺之時，他依然卓立如山，靜靜的瞧着對方，只是他全身的機能都做好了應變的準備，他沒有猜錯，伽藍聖手的確並非徒擁虛名。

因爲它是佛門降魔武學，招式十分狠毒，如非十惡不赦之人，決不輕於使用，縱然如此，佛門弟子練習伽藍聖手的還是不多。

想不到楊金台竟然習得此項佛門絕藝，而且仗以橫行武林。

可是當他那招靈猿獻果忽然變化，而痛下殺手之際，黃九峯已身形一挪，旁移三尺。

一招未中，楊金台自然不會就此罷手，然而他連續施展九招，依舊白費氣力。

現在他當眞有點後悔了，再打下去，結果必然是丟人現眼。

無論他如何狂傲，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他比誰都明瞭，好在彼此多少有點淵源，何妨就此哈哈一笑。

他想得很美，可惜黃九峯不願讓他如願，一聲師兄注意，一記暗含啞蟬神功的掌力已拍了過去。

蒙古高原的氣候雖當盛夏，夜晚仍是凉颼颼的。

不過蒙古高原雖然寒冷，還不致使人血液凍結，四肢僵硬。

楊金台偏偏遭逢不幸，竟然遇到比蒙古高原冷上千百倍的奇寒。

那自然是啞蟬神功了，除了它天地間那會有如此驚人的功力！

四肢僵硬，血液凍結，楊金台自然栽了，此時黃九峯如果要殺他，決不會比吹灰還要麻煩。

不過黃九峯沒有殺他，只是點了他幾處穴道罷了。

黃九峯道：「對不起，師兄，請恕小弟一時失手。」

「別得意，姓黃的，你有幾個腦袋？居然敢跟朝廷作對！」

「你錯了，咱們不是跟朝廷作對，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，咱們祇不過盡一點本份而已。」

「好，咱們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，咳，師叔，你老人家是怎麼啦，難道忘了我

義父的託付?」

黑星此時正與左右雙姬在交談，他的目光不時向黃九峯夫婦掃覷一下，嘴角之旁，孕育着一股深深的笑意。

看來他是瞧到黃九峯的功力之後在詢問左右雙姬，並對他這雙弟子的成就，感到衷心喜悅。

直待楊金台向他質問之際，他才停止交談，目光微微一闔，再陡的一睜道：「什麼事?金台。」

楊金台道：「師叔縱徒行兇，將來如何向我義父交待?」

黑星嘿嘿一陣冷笑道：「這很簡單，老夫就說你自己找死。」

楊金台神色一呆，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：「這麼說師叔是要背叛咱們了，你不怕數十年的英名毀於一旦?」

黑星道：「英名?嘿嘿，老夫就是爲了這個。」

楊金台道：「師叔，我不懂。」

黑星道：「你該懂的，老夫惡名遠播人見人怕，如不做點有益江湖之事……」

「好辦法，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，包兄醒悟得晚了一點。」說話的是高陽堡主柳無病，隨着話聲，他已走進客房。

走進客房的只有柳無病一個，但房外人影幌動，似乎他還帶來了大批部屬。

其實黑星早已知道房外來了敵人，柳無病的出現，他並沒有半點驚訝之色。

於是他淡淡一笑道：「也許柳兄說的對，不過兄弟總不能不試試。」

「試試?嘿嘿，大可不必，包兄應該知道五千鐵騎是一個驚人的數字，轟天雷更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。」

「嗯，這的確足以聳人聽聞，只是有一點柳兄沒有想到……」

「哦，兄弟倒是有點不信。」

「你該相信的，柳兄，難道你瞧不出楊金台的下場?」

柳無病相信了，他的身形因而爲之一震。

楊金台是東廠總督的義子，也是他們這一羣狗腿子的指揮，只要掌握了姓楊的，五千鐵騎又敢怎樣?

不過話說回來，如若此項任務失敗，柳無病固然無法向楊秀琛交待，而且他那僞善的面孔將被拆穿，今後高陽堡不只是無法立足白道，領袖羣倫，還會落得名聲狼藉，萬人唾棄。

汗水由他的額頭暴了出來，他那看似威武的面頰，忽然佈滿了凌厲的殺機。

一聲長笑，他向前跨了兩步，雙眉一揚，冷冷道：「久聞啞蟬神功是天下武術的絕响，柳某如不領敎一下，豈不要遺憾終身。」

此時一片呼喝之聲由門外响起，兵刄撞擊的音响也同時傳入。

黑星哈哈一笑道：「這是難得一見的熱鬧，兄弟總算不虛此行，不過，房中不便施展，咱們換個地方可好?」

柳無病道：「好，包兄請。」

黑星回頭對黃九峯說道：「九峯，走後窻，帶着楊金台，不要怠慢了咱們的貴客。」

黑星不愧是一個老江湖，他知道門前有人在打鬥，所以叫黃九峯走後窻，並且叫他帶着楊金台，因爲這是他們賴以脫險的一張王牌。

柳無病原想奪過楊金台的，但以黑星虎視眈眈，他知道未能制服黑星之前，必然難以如願，眼看黃九峯夫婦挾着楊金台穿窻而出，他只得神色平靜的隱忍着。

窻後是一片山坡，用作打鬥的場所倒是再好不過。

當他們到達山坡之時，一股人潮也向此地湧到，領頭的高陽堡的總管金鼎，他身後跟着近百名黑白武士。

高陽堡的黑白武士，在江湖上頗負盛譽，黑衣隊長古源，白衣隊長沙鳴天，也是兩個十分可怕的人物。

這般武士久經訓練，一到山坡，就完成了對黑星等人的包圍態勢。

黑星功力卓絕，縱然是千軍萬馬，他也不見得放在心上，但面對近百名黑白武士，他的面色却爲之一變。

莫非這般黑白武士具有超人之能?

不錯，這般黑白武士，都是千中選一的高手，並經高陽堡主柳無病親自調敎。龍爪柳無病是當今白道的第一人，即使是少林武當，也無人能當他龍爪一擊。

柳無病親手調敎的武士，功力自是不同凡俗。

不過，黑星顧忌的不是這些，那是因爲黑白武士另有一種絕活「指中箭」。

「指中箭」是一種十分歹毒的武功，也是一種十分陰毒的暗器，相傳它傳自唐代俠隱聶隱娘，爲高陽堡威震武林的獨門絕藝。

指中箭可以遠攻，也可以近取，能破各種護身罡氣，令人防不勝防。

現在除了龍爪柳無病，還有近百人能够施展此項歹毒的武功，黑星縱然不怕，他不能不爲左右雙姬，及一對愛徒着想。

柳無病自然瞧出了黑星的顧忌，因而哈哈一笑道：「這個包兄也沒有想到吧?願不願和兄弟做一項交易?」

黑星微微一笑道：「勿怪柳兄能够領袖武林，兄弟當眞沒有想到高陽堡會傾巢而出，更沒有料到柳兄隱藏實力的手法，竟是如此的高明，好吧，你說咱們如何交易。」

柳無病道：「釋放楊金台，交出左四公子，兄弟保證在場的黑白兩道，安全離開。」

黑星道：「好辦法，請問，包圍此地的五千鐵騎會聽你的?」

柳無病道：「我想，不會有太大的問題。」

黑星哼了一聲道：「不會有太大的問題?嘿嘿，只要有一點問題，咱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!這個交易兄弟無法贊同。」

柳無病道：「包兄顧慮的太多了，縱然他們不聽兄弟的，還有楊金台，他們焉不敢聽!」

黑星道：「好吧，柳兄叫貴屬停止攻擊，兄弟才好找方仲達商議。」

柳無病道：「他們攻擊的與包兄非親非故，包兄就不必管他們了，你要找方仲達兄弟派人代你找來就是。」

黑星道：「好，柳兄請。」

柳無病扭頭對金鼎道：「你去找方仲

達，告訴他咱們適才所談的交易，他如果願意，叫他親自前來回話。」

金鼎道：「屬下遵命。」

原來此時除了這片山坡處於劍拔弩張之中，其他各處已發生了猛烈的戰鬥。

片刻之後，金鼎隻身獨返，他既沒有找來方仲達，各處喊殺之聲較適才更爲劇烈。

最驚人的是那震耳欲聾的彈丸之聲，可見官方五千鐵騎可能已投入了戰鬥。

當金鼎向柳無病悄聲報告之後，山坡上的局面立刻緊張起來。

柳無病眉峯一揚，聳聳肩道：「對不起，包兄，除了咱們這兒，到處都是烽火連天，在這等狀況之下找人實在不易，不過，依兄弟之意，咱們不妨單獨辦理。」

黑星道：「怎樣單獨辦理?請柳兄明示。」

柳無病道：「你放了楊金台，兄弟就讓你們離開。」

黃九峯插咀說道：「不，師父，咱們不能獨善其身，讓他們一舉消滅江湖上的武力。」

黑星道：「不錯，兔死狐悲，咱們的確不能不管。」

這位當年喜食人腦，而今放下屠刀，回頭向善的高人，對付敵人仍是血淋淋的霹靂手段。

他說的確不能不管，語音還在空際飄蕩，他已像狂飆一般的飛了起來。

接着雙掌齊出，煞招連施，扣人心弦的慘嚎之聲，立即不斷的由四週傳出。

敢情他並非撲向柳無病，而是趁對方不防之際，以啞蟬神功攻擊高陽堡的黑白武士。

這一陣出其不意的攻擊，像摧朽拉枯一般，待得柳無病飛身截擊，近百黑白武士已傷亡大半潰不成軍了。

柳無病終於將黑星截住了，一招「雲龍探爪」，猛襲黑星的後胸。

「姓包的，你要不要臉?」

「嘿嘿……兄弟祇不過殺了幾個嘍囉，柳兄何必如此小氣。」

不錯，照黑星的身份來說，這般黑白武士的確只能算做嘍囉，祇不過這些嘍囉都是柳無病費盡心血，千錘百鍊而成，現在竟被黑星一舉毀掉大半，柳無病怎肯善罷甘休!

只是黑星是當代武林的第一號魔頭，柳無病那招雲龍探爪，自然傷他不到。

於是，這兩位絕代高人，就這麼一招接一招的獨鬥起來。

在另一方面，皇甫菁菁原想趁機擒着金鼎，替蔡芸兒問出她殺夫主兇的，但金鼎却找上了左右雙姬，他們夫婦就只得對付黑白隊長古源及沙鳴天了。

黑白二隊長在江湖道上頗負盛譽，指中箭的造詣較黑白武士更是深厚幾分，可惜他們的內力不足以拒抗啞蟬神功，如非黑白武士加入戰鬥，他們只怕早已一敗塗地了。

金星是高陽堡的總管，功力之深，在高陽堡是第二號人物，但左右雙姬的武功別走蹊徑，招式的怪異每每使人防不勝防，金鼎與她們一對一也許還能保得不敗，以一敵二他就落於下風了。

好在有幾名黑白武士帮他，尙能勉維不敗之局。

山坡上的戰鬥在持續着，打得最激烈的仍是黑星與柳無病這一對。

論內力，柳無病較黑星差了一籌，但黑星却也無法立奏膚功，一時之間仍難取得絕對的優勢。

令人不解的還是柳無病，他明知不是啞蟬神功之敵，偏偏要一掌接一掌以內力硬拚下去。

捨長用短，自找覆亡，難道柳無病的江湖白混了?

不，原來這是一條苦肉計，他想一舉除去當今武林的惟一強敵。

黑星的功力的確高於柳無病，但他的心機却遠不如對方那麼深沉，柳無病既然願意以掌力硬拚，他自然求之不得。

在幾十招之後，柳無病的內力更弱了，他必須以雙掌始能接下黑星的單掌，而且還得退後兩步。

勝券在握，黑星不願久作纏鬥，他提足啞蟬神功，以石破天驚之勢，作最凌厲的一擊。

這一掌之威眞是驚人，勁風所及，連地上的沙石草木都被捲了起來。

在如此强勁的掌力之下，柳無病實在承受不住，他連退數步之後，還是一頭栽倒下去。

祇不過在倒下之前，他發出了柳家獨步當代的絕技指中箭，颼颼兩聲輕响，黑星的右肩及前胸各中了一枚。

這是黑星太過大意，他想不到柳無病在重傷倒地之際會發動反擊。

好在是强弩之末，着肉不深，但箭上塗有劇毒，黑星在一個踉蹌之後也倒了下去。

這場戰鬥當得是慘烈無比，一對絕頂高人竟落得同歸於盡，柳無病的目的達到了，他除去了惟一的强敵，却也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。

此時黃九峯已重創了沙鳴天，皇甫菁菁擊斃了古源，左右雙姬也擊斃幾名黑白武士，只有金鼎仍在作困獸之鬥。

這是一個可觀的戰績，除了黑星求仁得仁，黃九峯等可以說已經獲得絕對的勝利。

祇不過這項勝利十分暫短，一陣轟天巨响，立即粉碎了他們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。

原來是官兵攻了過來，轟天雷火光連閃，烟硝彈雨滿天横飛。

皇甫菁菁道：「大哥，轟天雷太過霸道，咱們退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五千鐵騎包圍，咱們很難全身而退。」

皇甫菁菁道：「你忘了楊金台了，咱們還有這張王牌呀。」

黃九峯適才在搏鬥之時，是將楊金台置於一道石縫之內，如非皇甫菁菁提及，他幾忘記此人的存在。

於是，他由石縫中將楊金台提出，向左右雙姬打了一聲招呼，足尖一點，彈身躍上屋面。

他將楊金台高高舉起，然後氣貫丹田，大聲叱喝道：「住手。」

此時官兵挾轟天雷之威，已控制了整

個門場，各派傷亡累累，大都陷於死亡的邊沿。

但楊金台是東廠總督的義子，這五千鐵騎是歸他節制的，如今黃九峯將他高高一擧，轟天雷可就打不出去了。

投鼠忌器，官兵的總領不得不約束他的部屬，不過他不願就這麼罷手，因而與黃九峯討價還價的展開談判。

「朋友！你可知道你在做些甚麼？造反麼？是要誅滅九族的。」

「這話我聽說過，只是咱們並非造反，如若閣下硬說咱們是造反，那麼官逼民反，閣下只怕難以擺脫這個責任。」

「你胡說，咱們只是奉命行事……」

「奉誰的命？楊金台？」

「不錯，他是東廠副總督，任何責任他都可以一肩担待。」

「如果咱們殺了他呢？」

「這個……哼，諒你不敢。」

「你知道人只能死一次麼？好歹都是一死，咱們爲甚麼不敢？」

「這……好吧，你有甚麼條件？」

黃九峯道：「很簡單，咱們只想安全離開這兒。」

「好，你先放回楊大人，我答允你就是。」

「不行，待咱們出圍之後才能放回姓楊的。」

「如果你不守信約呢？」

「姓楊的只是一條走狗，在咱們眼中不値分文，所以閣下不必担心。」

「就這麼說，不過你們還得留下姓左的。」

留下左四公子，對黃九峯並無損失，因爲左四公子是假的。

但在人道立場，他不能這麼做，左四公子無論眞假，一旦落在官兵手裏準是有死無活，因而他不由沉吟起來。

再說，左四公子還在方仲達的手裏，他也不便越俎代庖。

這些是應該顧慮的，但白髮閻君辜辛却越衆而出道：「答允他吧，少俠，方仲達已被轟天雷射死，老夫可以作主，以左四公子換取咱們的安全。」

黃九峯愕然道：「方大俠竟然遭到了不幸？這當眞令人惋惜，不過咱們如將左四公子交出，在下實在有點不忍。」

白髮閻君辜辛道：「少俠應爲大家着想，千萬不要學那婦人之仁，何況，左四公子已經同意返回京師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此話當眞？」

白髮閻君辜辛道：「左四公子在此，少俠不妨當面詢問。」

此時一名身着青衫，年約二十的清秀少年緩步而出，他向黃九峯抱拳一禮道：「在下左國材，的確願意返回京師。」

黃九峯呆了一呆道：「人各有志，看來在下倒不便多生枝節，四妹咱們走。」

黃九峯挾着楊金台，皇甫菁菁與他併肩而馳，他們的身後是左右雙姬，他們還帶着黑星的屍體。

當他們確定已達安全地區，黃九峯才拍開楊金台的穴道將他放走，爲了遵守信約，他不得不縱虎歸山。

不過楊金台已然身負重傷，最少也要休養三五個月才能興風作浪，而且他們已經獲得假的左四公子，爲了邀賞，也爲了避免夜長夢多，這般人必會星夜趕回京師，對江湖中人自然無暇顧及了。

左右雙姬將黑星的屍體焚化，帶着骨灰對黃九峯夫婦道：「咱們要回六盤山去了，就此作別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師父已去世，兩位師娘還有弟子奉養，再說中原龍眠之地頗多，何必將師父的骨灰帶往六盤？」

右姬一嘆道：「我姐妹下嫁你的師父，原是本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情，如果他繼續爲惡，咱們將不惜大義滅親，今天能有這樣一個結果，總算咱們的犧牲沒有白費，不過，我姐妹已如槁木死灰，大千世界對咱們毫無留戀，今後……」

左姬接道：「你師父喜愛六盤山，生居死葬是他的心願，今後有暇你夫婦看咱們一下就够了，人生聚散不必强求。」

她們拒絕了黃九峯夫婦的挽留，姐妹雙雙飄然而去，直待她們身形消失，黃九峯才戚然一嘆道：「滔滔濁世，十丈軟紅，像她們的畢竟不多。」

皇甫菁菁道：「不要感慨了，大哥，待咱們辦完左四公子之事到六盤山去探望她們就是。」

黃九峯點頭道：「四妹說的是，咱們走。」

他們在出圍之時，十三把刀便已聚集一起，老八岳繼姚雖然不在，却多了一個蔡芸兒，算起來仍是十三之數。

他們兼程急趕，不數天就已到達天津，由蒯沅領頭，直奔左四公子養病之處。

這家只有三口，一個老婆婆，一對中年夫婦。

中年男子姓尤，是一個以販魚爲生的忠厚小商人，左四公子在此處養病，倒是安全得很。

黃九峯找到尤姓商人，抱拳一禮道：「這位大哥，請問有沒有一姓左的公子在貴府養病？」

尤姓商人道：「有是有一位，但不姓左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那不要緊，咱們有一點事想跟那位公子談談。」

尤姓商人道：「你們來晚一步了，他已經離開這裏。」

皇甫菁菁愕然道：「他離開了？去了那裏？」

尤姓商人道：「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，因爲他沒有告訴小的。」

皇甫菁菁道：「他幾時走的？」

尤姓商人道：「前天，是一個穿紅衣的姑娘來接走的。」

皇甫菁菁對蒯沅道：「二哥，你猜是誰？」

蒯沅道：「很難猜，你說說那位紅衣姑娘的模樣，以及他們離開時的情形。」

尤姓商人道：「那位紅衣姑娘約莫二十四五歲，身材中等，長像頗爲嚇人。」

蒯沅道：「哦，怎樣嚇人？」

尤姓商人道：「她的目光十分銳利，好像一眼就能瞧到別人的心裏，而且她還揹着寶劍，很像一位江湖俠女。」

蒯沅道：「那紅衣姑娘可曾告訴你，她爲甚麼要帶走那位公子？」

尤姓商人道：「她說是公子的表妹，

特自來接公子的。」

十三把刀的老六周寧道：「姑表至親，表妹接表兄去養病，應該是人之常情，不過小弟却有點懷疑。」

蒯沅道：「六弟懷疑甚麼？」

周寧道：「左四公子逃來天津，藏身這位尤兄家裏，除了他那位冒名替死的書僮，天下別無人知……」

蒯沅道：「不錯，那紅衣姑娘怎麼能够找來這裏？」

周寧道：「尤朋友，你說那紅衣姑娘是怎麼帶走公子的？」

尤姓商人道：「公子瞧到紅衣姑娘之時，似乎神色一呆，他想說甚麼，却又沒有說它出來，接着，紅衣姑娘十分仔細的搜集公子衣物，然後挽着他的臂膀一起離去。」

周寧道：「多謝尤朋友，大哥，時辰已晚咱們先落店再說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好的。」

他們落店進食之後，再聚在一起商議，周寧首先道：「依小弟猜想，左四公子是被刦持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六弟如此推斷，必然有所根據的了。」

周寧說道：「是的，譬如說，左四公子初見紅衣姑娘之時，神色先是一呆，接着想說甚麼却沒有說它出來。如果那一呆是表示他們素昧平生，並沒有這麼一個表妹，他想詢問，却被紅衣姑娘點了他的啞穴。」

蒯沅道：「有道理，左四公子不會武功，那尤姓商人也是一個平常之人，紅衣姑娘使用一點手法，他自然瞧看不到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好，咱們確定左四公子是被擄刦，現在的問題是要找出紅衣姑娘究竟是誰？」

蒯沅道：「這就困難了，那尤姓商人說不出紅衣姑娘的特徵，天下穿着紅衣的女子又多如恒河沙數，要想找她出來，只怕十分不易。」

鍾靈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蒯沅道：「哦，小妹知道是誰？」

鍾靈道：「天下穿紅衣的女子雖多，但以紅衣作標識的門派却只有一個。」

蒯沅道：「妳是說朱衣帮？」

鍾靈道：「朱衣帮主的夫人茅瑩，不是也去過阿爾山麼？咱們懷疑是她擄刦左四公子並非決無可能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可是那尤姓商人說的是一位紅衣姑娘……」

鍾靈道：「茅瑩是朱衣帮主韋一公的繼室，他們的年歲相差很多，一樹梨花壓海棠，茅瑩的芳齡原就不大。」

皇甫菁菁道：「就算這樣吧，那茅瑩怎會知道左四公子養病之處的？」

周寧道：「小弟想起來了，當方仲達與各派達成携手合作的協議之時，茅瑩曾經要求瞧瞧左四公子。」

蒯沅道：「如果那書僮將左四公子的養病之處告訴了咱們又告知茅瑩，此人的一切就難以信賴了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不管他爲甚麼又告訴茅瑩，爲了十三把刀的信譽，咱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。」

蒯沅道：「大哥說的是，六弟，走，咱們去打聽一下朱衣帮在幾天前是否來過天津。」

於是，十三把刀出去分頭打聽，結果，朱衣帮的確來過，並於兩天之前匆匆南下。

現在已毫無疑義，只要找到朱衣帮必可水落石出。

在天津歇息一宿之後，十三把刀再度出發，他們以黃九峯爲中心，却不與他結伴而行。

原因是黃九峯夫婦在絕世魔頭黑星的門下，可以說天下武林無人不知，他們夫婦足跡所至，將會導致萬衆矚目。

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十三把刀，但認識十三把刀的却十分之少，因爲他們經常與邪惡爲敵，必須保持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謹愼作風。

其實結不結件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連絡方法，十三把刀長於此道，所以他們不必將此事放在心上。

最使他們眩惑的還是朱衣帮，這一批衣着鮮明耀眼的帮衆，竟然由天津直奔兩浙。

左四公子的叔父左光先是浙江巡按，十三把刀營救左四公子，就是受左光先之託。

現在朱衣帮直奔浙江，難道他們也受了左光先的託付？

當然，十三把刀無權反對左光先另請他人，不過此事好歹也應該問個明白。

在一個落日含山時分，黃九峯夫婦帶着蔡芸兒趕到了合肥，他們要想找客棧投宿，皇甫菁菁忽然啊了一聲道：「大哥，你瞧……」

黃九峯向她所指之處一瞥，發現一條紅色人影一閃而逝。

「是紅衣姑娘，四妹，咱們追！」

那紅色人影的確是一位姑娘，因爲她的身形十分孅娜。

難道她就是擄刦左四公子的那位紅衣姑娘？

莫非朱衣帮今晚也歇在這兒？

不管怎樣，這是尋找左四公子的一條綫索，既被皇甫菁菁無意中發現，自然不能讓她輕輕的逃脫。

但，追出合肥，追進叢山，那條人影始終若即若離，時隱時現，他們一時之間，竟無法將距離拉近。

難道這位姑娘的輕功比黃九峯夫婦還要高明？

不，這是一種八陣圖似的地形，岔路及死角頗多，黃九峯夫婦地形不熟，要退回來再走，虧得他們輕功高明，換了別人，只怕就將紅衣姑娘追丟了。

最後他們終於追到了，祇不過他們夫婦都顯出一片詫異之色。

因爲，他們眼見紅衣姑娘走進一間茅屋，朱衣帮決不會歇在這等狹矮的茅屋之內。

茅屋一大兩小共有三間，如果一間是起居室，一間是廚房，能够做臥室的就只有一間了，朱衣帮參與奪寶行列的人數有二十餘人之多，這三楹茅屋說甚麼也容納不下。

除此之外，就是此地的景色。

雄山環峙，溪水潺潺，一陣山風掠過

，松濤竹笑响起和諧的共鳴。

這是人間仙境，秦代桃源，除了高人逸士，誰能享受此美麗寧靜的環境？

因此，黃九峯在茅屋數十丈外便停了下來，一股油然而興的崇敬之心，使他不敢過於冒昧。

皇甫菁菁知道黃九峯的顧慮，他却柳眉一揚道：「大哥，既入寶山，怎能空回，好歹咱們也應該前去瞧瞧。」

蔡芸兒道：「夫人說的對，也許他們正是在這兒尋寶。」

黃九峯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兒是安徽桐城的龍眠山，元廷沒有理由將寶物藏在這裏，不過咱們還是應該前去瞧瞧。」

他邁動脚步，緩緩走向茅屋。

他們剛剛到達屋前，柴扉便已呀然而開，當門而立的是一名美艷動人的紅衣少婦。

「賤妾迎接公子。」

「啊，是妳。」

瞧到這名紅衣少婦，黃九峯夫婦同時啊了一聲，這的確太過意外，他們決未想到蓋蘭花會在這裏。

蓋蘭花的身後還有一名容貌清秀，神態飄逸的藍衫少年，正含着淺淺的笑意，在向黃九峯夫婦打量。

黃九峯雙拳一抱道：「對不起，蓋姑娘，咱們是路過此地，不打擾了。」

瞧情形，蓋蘭花是燕爾新婚，別人既是避世隱居，又何必破壞他們的寧靜？

但蓋蘭花却挽留道：「不，黃公子，愚夫婦歡迎俠駕寵臨，而且你們跋涉萬里，難道不想獲得一個結論？」

黃九峯一怔道：「請恕在下失禮，尊夫是……」

蓋蘭花道：「左國材，就是你們尋找的左四公子。」

語音一頓，回頭對左國材道：「相公，這位是黃九峯黃大俠，黃夫人皇甫菁菁，及他們的貼身侍女蔡姑娘。」

左國材抱拳一拱道：「幸會，黃大俠請。」

蓋蘭花說的不錯，十三把刀萬里奔波，歷盡艱苦，爲的就是左四公子，現在既已找到，不管往後如何發展，必須將一切弄個明白。

因此，黃九峯不再客套，逕與皇甫菁菁帶着蔡芸兒走進茅屋。

室雅何須大，花香不在多，這間小小的茅屋，却令人有一股舒適的感覺。

待黃九峯夫婦就座，蓋蘭花立即獻上香茗，道：「黃公子只怕滿腹疑雲，你不妨提出來，愚夫婦知無不言。」

黃九峯道：「多謝左夫人。」

他整理了一下思緒，然後咳了一聲道：「咱們兄弟受令叔之託，想將公子送往浙江……」

左國材長長一嘆道：「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隱，小弟將泥首泉林，不想作出雲之軸了。」

是的，一個公忠體國的賢臣，竟爲屑小所害，左國材身負家破親亡之痛，因而心灰意冷，遁跡泉林，的確未可厚非，黃九峯縱然想勸也無從勸起。

皇甫菁菁道：「人各有志，左公子已決心笑傲山林，咱們自然不便相強，不過咱們受令叔之託營救公子，好歹也應該向令叔作個交待。」

左國材由袖中取出一柄描金綢質摺扇道：「請黃大俠將這個交給家叔，自然就可以交待了。」

蔡芸兒瞧到那柄描金摺扇，忍不住啊了一聲道：「藏寶圖！」

左國材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誤會了，那只是一柄普通的摺扇罷了，那裏有甚麼藏寶圖？」

蓋蘭花道：「賤妾曾經問過拙夫，元廷寶藏之說，全是空穴來風，拙夫的確、有這柄描金摺扇，扇面之上也的確繪有山水，祇不過這幅山水是拙夫的叔叔左光先所繪，所以才請黃大俠帶去作爲信物。」

黃九峯接過摺扇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愚夫婦就此告退。」

皇甫菁菁口齒微動，欲言又止，她原想詢問蓋蘭花怎麼會跟左四公子結合的，但以事不關己，何必去操那份閒心，而且世間之事，如同揉在一起的亂髮，剪不斷，理還亂，窮個人畢生精力，只怕也不易解開這些死結，好在他們已經找到左四公子，雖然結局有點意外，總可以向浙江巡按左光先有個交待了。

走筆至此，本書暫行告一段落，至於蔡芸兒爲夫復仇，高陽堡死灰復燃，以及楊金台重履江湖找黃九峯了斷過節之事，下期起將陸續向讀者介紹。（本集續完）

下期預告

新穎俠情
中篇故事

「風雨殘陽」

高皐著

本故事是東南亞名作家高皐先生繼「狂飈」一後之巨著，內容精彩，銜接上篇「狂飈」，但故事獨立，情節更爲突出，橋段更爲緊湊。下期刊出，敬請留意。

其人其事／小　雲・文
盧　令・圖

王隱林苦鬥會展鴻

刀傷惡教練　辮伏六指僧

近代的武林高手，首推廣東十虎，至於王隱林，因爲他是廣東十虎當中最出色的一個，故此，說到傳奇故事，少不免要提及他老人家。此外又因王隱林活到晚年，過了花甲，武功仍未失去，而且比較以前更加出色，確能聽風辨敵，隨手殺傷敵人，近代無人能及，因此，武林中人極崇拜他，認爲他確有資格做十虎的盟主。

王隱林是清末光緒年間的人，南海人士，他的父親當然姓王，單名一個平字，因爲王平在當時的武壇非常出色，跟譚敏，鐵橋三以及譚濟筠這幾個武林之虎結了深交，稱做四大天王，王隱林在這種家庭出身，當然是從小武功就有相當基礎了，至於他學習俠家拳，只是偶然的因緣時會。那年西藏的高僧昇隆長老從北方南下，到了肇慶鼎湖，發覺該處山明水秀，就在鼎湖山的慶雲寺留下來，昇隆長老的拳脚當然是極爲深湛的，他從西藏喇嘛寺學習得來，却又加以變化，定名俠家拳，暗示給門徒知道，這種拳脚必須行俠仗義，絕不存心作惡，他在慶雲寺開宗創派，非常厲害，有人覺得他不配開山立業，到慶雲寺挑戰，總是鬥輸的，那天王平和譚敏兩人偶然到鼎湖山遊玩，進入慶雲寺，跟昇隆長老見面，談及武功，兩個打一個，苦鬥多時，只是打個平手，後來王平還吃了一脚，僅有譚敏一人，不願再鬥，此事傳出，俠家拳就威震武林，同時昇隆長老的拳脚也哄動起來，廣州的武林中人都知道有這個老和尚。

至於王平，因爲他親自跟昇隆長老交手，知道俠家拳的威風，極端佩服，索性把兒子王隱林送到慶雲寺學習這派拳脚。

王隱林一留就七年，長成之後，回到家中，王平已經老病雙侵，不久逝世，他因爲自己渾身武功，不想留在羊城，寧願遠走天涯，增加見識，同時也想找強敵交手，看看自己的功夫是否有此成就，因此他就北上。

他的俠家拳非常厲害，加上了昇隆長老本人精於喇嘛拳，以及白鶴派的拳脚，等於他一個人承受三個門派的絕技，沿途北上，沒有人能够鬥得過他，不久他就被京津的衙門聘爲一級頂的保鏢，那時官方保鏢稱爲武弁，總算是有些官職，但却非清閒度日的，有時還要保護大官上路，途中跟江湖人物交手，或者奉命緝捕江湖大盜，十多年來，死傷在他手上的盜賊，有兩百人過外，他因此結怨，樹敵太多，中年後，他就索性離開北方的官衙，回到廣州來。

那時所有拳師到了中年，就設館授徒，同時以跌打傷科的醫術懸壺濟世，他的行徑亦無例外，在黃沙謙善大街設立武館，由於附近的街巷已經有蘇黑虎和黎仁超二人分別設館，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轟飲，高談闊論，街坊隣里，稱他們做「黃沙三傑」，可見那些人有很深的交情。

當時廣州的治安極爲惡劣，官方無力保護良民，民間迫於自行保護自己，各大行業紛聘請武藝高强的拳師，平時在該行教授工人，打鬥的時候親自應戰，打輸的拳師馬上離境，另一高手出頭，因此，練武的精神有增無減，遠近拳師紛紛走到羊城，希望打出一條路。

那時苧蔴業在廣州屬於六大行業之一，因爲西江一帶都產苧蔴，集散地就在廣州的黃沙，原因是運輸方便，故此，苧蔴行就在黃沙地區之內，設立總店分店，一共二十多間，至於苧蔴行的總會館就設在「西炮台」，珠江的岸邊小山之上。

當時苧蔴會館由湖南籍的武師曾展鴻座鎮，至於曾展鴻受聘，那是極爲偶然的，曾展鴻從湖南到廣東，進入羊城，跟其他外籍的拳師一般，初時腰間略有銀両，花個清光之後，便在街頭賣武謀生，某天，他交了好運，在黃沙的碼頭附近當街賣武，把一根少林棍耍得虎虎有威，至於他的體型，相當高大，望之有如一座鐵塔，他大言不慚，自稱鐵砂掌，可以一掌打死人，那一根少林棍比花槍更加厲害，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，剛巧苧蔴會館的司理胡幹路經該處，看在眼裏，便邀他返館充任教練。胡幹本身不懂武功，只憑外表就聘請了曾展鴻，館中有些人大感不滿，認爲曾展鴻虛有其表，但因他是館中的武術教練，不敢抗拒，最低限度曾展鴻的外表也嚇得人，那些工友，就算不滿於心，也不敢公然向他挑戰，無形中就接受了曾展鴻做教練這個職位，由於他們本身對教頭不滿，學習武功自然不會認眞，至於曾展鴻本人，只知吃飯睡覺，錢財到手，立刻花費，看見工友當中並無認眞出色的人材，學來學去不過如此，懶得把自己手上的功

夫教授，於是，苧蔴會館的所謂練武班，全部浮浮泛泛，絕無所成。

半年之後，曾展鴻看見館務太過散漫，無人理會，他就肆無忌憚，嫖賭飲吹，樣樣皆精，會館與陳塘相去不遠，有些陳塘妓女需要拳師包庇，曾展鴻一口氣包了七個妓女，使她們站得穩，他到該處玩耍，根本上就不必花費錢財的，更加放肆，每月到了出糧的一天，然後回到館中，有時他嫌薪金太少，還向工友賒借，不肯借錢給他的工友，常常給他揮拳打到倒地呻吟。發展到這個田地，苧蔴會館的人對他極爲不滿，有時婉轉暗示，將他解僱，不料這傢伙聽了絕不看做一回事，轉身便走，本來由他教授武功的，他却恃勢凌人，賴着不走，令館中各人陷入僵局，十分煩惱。那時苧蔴會館有一個姓王的工友，與王隱林相識，有一天，偶然跟王隱林共飯，擧杯暢談之際，他乘機懇求王隱林到會館接受武術教練這個職位，王隱林認爲此種行徑等於强搶行家的飯碗，一口拒絕，王某當時聽了此言，沒有再說甚麼，可是，他回到會館之後，跟館內高級職員商量，便施展另外一招，在事前並無跟王隱林商量，就在總館附近的街巷貼出通告，一連有七張通告貼起來，略謂：「苧蔴會館武術教練一席已改聘王隱林師傅接任，定期下月一日到職，請曾展鴻依期離館」！

這一張報告貼起，曾展鴻看在眼裏，當堂暴跳如雷，準備跟王隱林搏殺，那是意料中事！

限期一到，王隱林便由會館的主事人陪同抵達該館，還沒有聚着喝酒，曾展鴻已經在座，他看見王隱林入館，就在演武廳高聲呼喝，叫王隱林止步，跟着對王隱林說知，一山難容二虎，如果王隱林打贏了他，他就永遠離開廣州，反之，王隱林不必留此，即刻離去。

王隱林看見這傢伙出口傷人，迫於解釋，並說出他無心搶食，只是各人要求，才到此授武，至於武術教練，只是一個名份，賓主均有自由，何必因此動氣呢？

王隱林說出這番話，表面看來似乎站在他的立場加以解釋，實際上却是對曾展鴻略有諷刺的意味，曾展鴻早就怒火攻心，聽了這種話，更加火起，不再多談，一個箭步就標馬走近演武廳兵器架旁邊，拔出一根虎尾棍來，轉身向王隱林跟前疾點過去。這招白蛇吐信，快如閃電，如果王隱林毫無準備，一定鬥輸，因爲他所站的位置跟兵器架相隔頗遠，反之，他不想交手，便要轉身逃走，曾展鴻認爲王隱林必然就此逃去的，殊不料王隱林早就料到上任之時，難免兵刃相見，臨出門的時候，先在家裏把他做武弁時常使用的一對柳葉刀藏在刀囊之內，至於刀囊，緊束在身，刀柄垂下，平時看不出來，需要動手，就地一滾，便即從背後的刀囊拔出雙刀，那時他發覺曾展鴻走近兵器架，先在地上滾動，故此，曾展鴻飛步上前，化棍爲槍，當胸直刺，他已經轉身紮馬，拔出那一對柳葉刀來，一式「金較剪」，以交加手姿勢，向上迎格，架住虎尾棍。

他這種身形手法，顯得不同凡响，曾展鴻也覺奇，不覺窒了一窒，王隱林乘機朗聲說：「曾師傅，三思後行，切勿魯莽，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！」

他這番話屬於勸告性質，如果平時說出來，曾展鴻可能接受，但因爲雙刀架住一條鼠尾棍，騎虎難下，曾展鴻在盛怒之下，不肯罷手，獰笑一下，隨即收棍，把鼠尾棍收了半截，一個轉身，便從右邊斜斜的刺向王隱林肋骨，這一招飛鳥投林，本來是曾展鴻的殺手棍，殊不料王隱林仍用雙刀擋格，再度架住他的鼠尾棍，說：「曾師傅，兵刃無情，請再三思，這是最後一次勸告了！」

曾展鴻以爲王隱林怕了他，同時在怒火攻心之下，絕不畏懼，大喝一聲：「請勿多言，要打就打。」

他跟住後退三步，收棍再發。

曾展鴻的曾家龍虎棍，另有一種招式，苦練十多年，每一棍都是即攻即退的，一退就是三五步，一攻就標馬上前，化棍爲槍，絕不使用劈棍，而是把棍頭看做槍頭，事實上鼠尾棍就是棍尾粗壯，棍頭極爲尖幼的，至於他的龍虎棍，棍頭更尖，兼且用鐵皮包住，跟花槍相似，只是少了槍花而已，由於鼠尾棍的棍尖細小，棍尾粗壯，一收一發，虎虎有威，比較花槍更難招架，還因該處的燈光並非很明亮，天色逐漸入黑，鼠尾棍是栗色的，很容易看花了眼，普通的拳師就算雙刀在手，仍是鬥不過他的，至於王隱林，一來他是西藏武林高手昇隆長老的入室弟子，二來他有二十多年的武弁生涯，那一手「羅漢雙刀」，已經要得出神入化，如何怕這一根鼠尾棍呢？眼見曾展鴻出手毒辣，不可理喻，他就不再交談，索性展開羅漢雙刀的絕招，硬劈擋殺，一路路的刀法施展出來，非常綿密，恍如一片白光罩身，雖然對方的鼠尾棍頻頻發招撲攻，仍然無法闖過刀陣。江湖上有一句話叫做「單刀看手，雙刀看走。」那時王隱林的刀法就把這句話的神妙之處演得非常出色，雙刀在手，脚下密密的變動，有如蝴蝶穿花，游龍戲水，由於他經常移步換形，對方的鼠尾棍往往落空，旁觀的工友，暗中喝采，却又不敢做聲。

當時王隱林仍然沒有意思殺傷對方，只是傾全力防守，希望曾展鴻知難而退，豈料曾展鴻久攻不下，心裏發火，突然施展連環棍法的絕招，把那條鼠尾棍由高處向低處劈下來，隨即兜一個圈，斜斜衝向王隱林的下三路，如果王隱林接招，他就再進一步，把棍尖向對方的中上路刺去，這幾招叫做「馬前斬草」，「風捲漩渦」，以及「毒蛇噴霧」，一招毒過一招。

王隱林看在眼裏，認爲他已經發狂，這回打鬥，如果沒有死傷，可能打到天亮，迫於施展殺手，突然扭身用麒麟步卸馬，緩步撲攻，仗着雙刀的便利，一刀擋住對方的棍，另外一刀用烏鴉展翼，這一招，隨着對方的棍刨去。

照一般情況來說，用刀跟長棍作戰，總是架住棍身然後把那一柄刀沿着長棍由下邊刨到上邊去的，這一招稱做「白蛇上樹」。

一招白蛇上樹，就把對方的前鋒手刨斷，這種戰術是刀劍破長兵器的絕招，武林中人早已知情，可是，王隱林那時所採取的戰術並非如此，他使用烏鴉展翼這一

招，跟白蛇上樹相似，但却離開那條棍的，由於刀鋒沒有接觸到棍身就向上刨，曾展鴻猝不及防，慘叫一聲，右手四隻手指已經齊齊割斷，鮮血噴出，頹然倒下來。

王隱林早已準備救傷的藥物，立刻從他身上的藥囊拿出一包粉末來，先行替對方止血，然後用另外一些跌打藥加酒撞飲，曾展鴻無可奈何，只得忍痛喝了跌打酒，勉强保持一條殘命。不消說，苧蔴會館的武術教練一席就此落在王隱林手上了。

過了幾天，曾展鴻手上的傷痕漸癒，雖然少了四隻手指，因爲他的身體一向健康，仍可支持得來，匆匆收拾行李，便即離開那間會館，臨行之際，對王隱林苦笑着說：「王師傅，你的武功確是特別出色，我輸得十分佩服，不過，世事難說，十年之後，我必到此地找你！」

說完這番話，曾展鴻就低頭走出大門。王隱林以爲他所說的話只是撐門面的說話，並不放在心上，而且他已經少了四隻手指，有何本領跟自己交手呢？故此他絕不擺在心上。

王隱林一直都在那個地方教授武功，不止担任一間會館的職務，還有幾間會館由他座鎭，另外設館授徒，生活方面，當然不成問題，他活到五十七歲，將近花甲之年，很少到會館了，但却仍在黃沙自己的武館居住，因爲他已教授了許多徒弟，如果有人新學武藝，就由徒弟教授，故此，他比較以前淸閒許多，怎料某一天的下午，他午睡方醒，不知如何，忽然覺得雙目失明，甚麼東西都看不見，大吃一驚，慘叫起來，家人走近看時，他睜開一雙眼睛，眼白眼珠的黑色混合爲一，無法醫治，就此變成了盲人。王隱林自知過去出手太過殘忍，剛剛動手就想打盲對方的一雙眼，那時，自己不知如何變了盲人，只好長嘆一聲，留在家裏過活。

王隱林雖然變成瞎子，但是，他心知肚明，幾十年來的刀劍生涯，結怨極多，平時有武功護體，仍然担心仇家尋仇，雙目失明，那就更加成問題了，消息傳出，如果仇人趁勢報仇，實在無法抵擋，因此，他索性閉門不出，對任何的閒語充耳不聞，暗中苦練鐵綫拳的武功，力求自衛。

如是者苦練了五年的鐵綫拳，年過六旬，雖然體力稍差，但却功力深厚，的確做得到聽風辨敵，他閒來無事，也會到街上走走，僅持一枝實心的短棍，形如竹竿，看做扶手棍，在街上行走之際，街坊和孩子都把他尊稱做林伯，亦有人背後叫他做盲林。

有一天，王隱林忽然聽見有人談及盲林這兩個字，他走前對街坊說：「我的眼睛雖盲，心却不盲，如果有人能够摸着我的頭顱，或者打一巴掌，又或抓住我的頭髮向下一沉，我就以白銀一兩相贈，不過，來者不能慢慢的走近，必須從三幾步之外的一處發拳進攻！」

那些人都知道他可能聽到拳風就接招，大多數人不敢嘗試，亦有些人受到好奇心的驅使，偸偸走近，想打他一巴掌，說也奇怪，那個人的手剛剛揚起來，王隱林立刻發覺，側身一閃，隨即發招，穿過對方的拳，就一掌打下，不過，王隱林只是玩耍的性質，那一掌接觸對方的臉孔，便即縮手，這樣子試得多了，街坊都知道他另有一手武功，能够抵擋突然發招的任何一種拳脚，不敢領敎。

當時仍是淸末，大多數男人在後腦拖着一條長長的辮子，王隱林因爲家居閒來無事，覺得這條辮子仍有用途，便在晚上紮馬練拳之際，不斷的搖頭擺腦，使辮子飛舞旋轉，後來把辮子末端綁住一個鐵蛋，飛舞旋轉之際，那個鐵蛋能够向上或向下襲擊，有如武器，苦練三年，能够操縱那條長辮以及所纏着的鐵蛋，覺得十分開心！如是者過了兩年，某天，王隱林跟首徒黃漢榮在大廳閒談，忽然門外有脚步聲响，黃漢榮走出去看看，轉身回到大廳，告知王隱林，有一個自稱是六指頭陀的僧人拜訪。

王隱林一聽就心裏吃驚，很少人手上只有六隻手指的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顯然這個頭陀並非一向沒有見過面，而是以前交過手了，當時他叫黃漢榮把那個頭陀迎入客廳，很率直的問：「大法師是否十年前的曾師傅呢？」

頭陀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我正是給你用刀刨去四隻手指的曾展鴻！」

說完這句話，六指頭陀忽然覺得王隱林擧動有異，看清楚點，發覺他雙目失明，十分失望，料不到王隱林說：「曾師傅，不必失望，只要你認爲武功比以前進步得多，可以雪恥，那就跟我較量高下好了，用拳脚較量，或用武器較量，任由尊意，自行决定。如有死傷，我毫無怨言。」

他說得這樣豪氣，曾展鴻不再考慮，沉住氣說了一聲：「王師傅恕罪！」便即從腰間拔刀，斜劈下來。

王隱林聽見刀風，立刻後退兩步，因爲他在客廳坐着交談之際，沒有帶備扶手棍，附近亦無武器，他只好憑着自己聽風辨敵的本領交手，此外，便是他苦練出來的長辮了，因爲辮子末端纏住鐵蛋，對方看不出來，他舞動辮子，密密綿綿罩住全身，曾展鴻的刀鋒碰上鐵蛋，錚的一聲彈了回去，始終無法殺傷對方，末了，他殺得性起，使用倒劏刀的姿勢，刀口向天，連環進攻，殊不料王隱林忽然搶步上前，使用「龍捲風」的招式，長辮繞住刀柄，使勁一拉，曾展鴻的虎口發生劇痛，手上的單刀竟然脫手飛出，嚇得他目瞪口呆。

他恍惚昏迷了一陣，恢復常態，看見王隱林仍然站在眼前，沒有發招進攻，不能不服輸，說：「王師傅的武功已臻化境，我由衷的佩服，不再鬥了。」

說完，拱手長揖，王隱林亦很謙虛的說：「承蒙過獎，我太過難堪了，以前是我無意傷害你的，現時我雙目失明，甚麼仇恨都抵消了，請勿記掛在心。」

就此一句，雙方的恩怨即冰消瓦解。

曾展鴻在十年之前，受到一刀斬斷四指的痛苦，夜夜難忘，他離開廣州，回到河南省的開封濟陽寺，跟隨譽滿全國的弘忍大師學了十年戒刀，以爲再見王隱林，能够報一刀之仇，根本上他用左手握刀，僅有五指已經够用，想不到王隱林憑着那一條纏着鐵蛋的長辮，以及非常醒覺的聽風辨敵本領，居然再度戰勝他，無怪他低頭認輸了，他走開王宅之後，沒有再來，也沒有在羊城露臉，不知所終。（完）

新穎俠情中篇

古龍·文
盧令·圖

紅粉金剛

（四）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南宮俊雖然出手懲治了兩名橫江一窩蜂的弟兄，宇文雷却似被南宮俊的絕藝所懾，不予追究，逕自率衆而去，南宮俊也不願進逼，他担心萬一迫急了宇文雷，雙方動手拚鬥的話，自忖沒把握制服宇文雷，橫江弟兄雖或有半數會被紅粉金剛的姊妹放倒，但橫江弟兄也非易與之輩，紅粉姊妹所受的傷害也絕不會小，是以在宇文雷走前，南宮俊並不阻止，只說十日內當把被刦鏢銀奪回。宇文雷走後，紅粉金剛大姊慕容婉因紅粉山莊與東佛慧光大師略有淵源，向南宮俊詢問，可否枉駕到紅粉山莊一行——

猝施蓋代學　遞作偸襲人

慕容婉這個邀請使得每個人都爲之愕然，因爲紅粉姊妹行道江湖以來，雖然不故隱行蹤，很多人都知道他們是居於桐柏山麓的金剛頂，紅粉山莊之內，但是那片山莊却是武林中最神秘的地方，從來不讓一個外人前往，更別說是一個青年男子。

所以方世俊只是驚訝，東方倩却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大姊，紅粉山莊不是禁絕外人前往嗎？」

慕容婉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但這個禁例對南宮少主是例外，不知道少主能否撥冗？」

東方倩仍是有點不服地道：「爲甚麼？因爲他是南宮家的傳人嗎？」

慕容婉道：「不，因爲他身懷東佛的武功，至於爲甚麼身懷東佛武功的人可以邀請入谷，我也不清楚，只是轉達命令而已！」

東方倩聽見這番解釋後，不敢再問了，慕容婉又道：「少主，在紅粉山莊有個人，與東佛略有淵源，這人是小妹等的長輩，她曾經關照過小妹，若是遇見了與東佛有關的人，務必要請去一叙，小妹知道這個請求過於冒昧，不過仍希望少主能枉駕一行！」

「只是對身懷東佛的武學的人都有此邀請嗎？」

「是的，因爲那位長輩知道東佛別無傳人，如果有東佛的武功出現江湖，那人多半與東佛有點關係，她很希望能了解一下……」

南宮俊欣然說道：「我知道那位長輩是誰了，不待大姐邀請，小弟也會要去的，她也是我要找的人之一，只是小弟想知道那位前輩在那裏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桐柏山麓，金剛頂紅粉山莊之內，距此不過兩天的路程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假如只是兩天的路，小

弟自當一行，如果太遠了，只好延後再說了，小弟曾經對宇文雷訂出了十日之約，那可不能躭誤的！」

東方倩忍不住又問道：「你眞能在十日之內找到那批鏢銀的下落？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這個在下先前已經說過了，誰也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，只不過我訂了十日之約……」

東方倩搶着道：「你既然沒有絕對的把握，爲甚麼又要時間訂得那麼急，不從容一點呢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有了這十日之約，可能找他們起來還方便些，否則，更難於找到他們了！」

慕容婉本來認爲東方倩對南宮俊的態度太壞，正想出言喝止的，可是聽了南宮俊的這一段話，引起了好奇心，自己也插咀問道：「南宮少主能否說得詳細一點，何以有了這十日之約，反而容易找到他們呢？」

方世俊道：「這個敝人倒是知道一二，這是逼他自現形跡的方法，因爲百萬銀子，不是個小數目，光是鏢車就出動了二十輛，這麼大的東西，隱藏不便，目前他們縱然得了手，一時也無法使用，必須覓地收藏……」

這時伴隨他一起來的青雲劍客杜鐵軍也哈哈一笑道：「方老弟這一說，老朽也懂了，平常他們得手了，必然是藏在一個不顯目的地方，慢慢地想辦法搬運，化整爲零，倒是難以引人注意，南宮少主跟他訂了十日之約，他們疑神疑鬼之下，就會擔心原先收藏的地方不妥，不是加强看守，就是搬移到一個較爲安全的地方，這一來反而有了形跡可索了，少主可是這個意思？」

南宮俊笑笑道：「到底薑是老的辣，晚生雖然有那麼一點意思，但是經杜老如此詳盡解釋了，就更爲清楚！」

杜鐵軍苦笑一聲道：「少主人太過獎了，老朽雖然癡長了年歲與江湖經驗，但心思之敏，的確比少主人差得太多，少主先訂的十日之約，老朽還不能明白，直到少主再度提示後，老朽才能想到這兒去，可知少主雖然不履江湖，却比我們這些老江湖强多了。」

話是在誇獎南宮俊，聽在紅粉姊妹耳中却很不是滋味，因爲她們連這一點後知後覺的聰敏都沒有，東方倩眉毛揚了一揚，正要說兩句諷刺的話，可是在慕容婉嚴厲譴責的眼光下噤住了口，不過她究竟還是難以氣平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辦法是不錯，設想也很周到，只是漏了一點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請東方女俠指教！」

「就算那個辦法能驚動他們，可是大家沒見過橫江一窩蜂，我們還算是跟幾個人照過面，但他們一走，也就斷了綫索，誰是誰都找不到了，就算他們有任何行動，我們又何從得知消息呢？」

這倒也是個問題，連杜鐵軍與方世俊都哦了一聲，顯然這個問題非常重要，倒是慕容婉笑道：「這一點我想南宮少主早有安排了，先前橫江一窩蜂只現身了宇文雷與卜天靈二人，被我們叫破了之後，他們才全數現出身來……」

東方倩立刻就顯得很得意地道：「大姐，妳眞行，人在樓上沒出門，却能把四下的動靜摸得一清二楚，當妳說出正確的人數時，宇文雷臉上吃驚的樣子，叫人這一輩子也難以忘記，大姐，妳是怎麼知道他們的……」

紅粉姊妹在這一次與橫江一窩蜂的約會中，可以說是毫無表現，這的確是够窩囊的，無怪乎心高氣傲的東方倩要耿耿於懷了，所以一聽見慕容婉提出這件事，立刻又重複了一遍，想出一口氣的。

那知慕容婉白了她一眼道：「我要有這麼大的本事，不早就把橫江一窩蜂的人給提出來了，還容得他們在門口殺人滅口，耀武揚威嗎？這個數目是彭掌櫃的在遠處用手勢告訴我的。」

東方倩大爲洩氣地道：「彭奇，他怎麼又會知道呢？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這位彭老哥表面上是退出江湖不管事了，實際上他却還是壯志未已，在這兒開設這家酒樓，主要就是爲了打聽江湖上的動靜與消息，貴姊妹跟橫江一窩蜂在此約會，他自然對周圍的環境要特別留意，卜天靈現了身，他就有了數，因爲這十四個人，今天都曾到卜天靈的卦攤上算過命，暗下連絡過。」

東方倩道：「就憑這個能斷定確實人數了嗎？要是有個不相干的人也去問卜算命呢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我問過彭老大，他說是有不少不相干的人去卜過卦，可是同一天之內去光顧兩次的人，就值得懷疑了，從一大早開始，他早已在周圍安插好人手，任何一點細小的動靜，都不能漏過他的眼睛……」

東方倩忍不住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他早就知道卜天靈在這兒，也早就知道卜天靈是橫江一窩蜂中的人了，這個鬼胖子，爲什麼見了我們，一個字兒都不吭……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倒不能怪他，他爲人一向謹愼，沒十分把握的事絕不輕易遽下判斷，先前他只是根據形跡，認爲那個算命攤子有問題而已，直到卜天靈自報身份，他才能確定那些人是橫江一窩蜂的！」

東方倩等於又碰了個軟釘子，哼了一聲道：「他如果早把心中所疑告訴了我們，至少我們也可以另作一番部署，不至於老是朦着眼去摸索了！」

南宮俊淡然道：「難道說貴姐妹此刻就毫無布置嗎，貴姐妹在江湖上專以行動快捷消息靈通見稱，但是各位的裝束如此鮮明，相信很難直接打聽到消息……」

東方倩無法不承認，只得冷然地道：「那當然，每一個組織都有本身的綫人，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……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在下無意要刺探別人的秘密，只是想請問一下，今天貴姐妹在酒樓外面，是否也有耳目呢！」

東方倩點頭道：「當然有的，只不過我們佈置的人太過遲鈍，居然事先連一點影子都摸不到……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這不是問題，貴會既然有了佈置，那麼宇文雷他們從門口退走

時，他們應該可以踩上去的，……」

東方倩無法不同答，頓了一頓道：「恐怕沒辦法，他們一個個都學過上乘的武功，身法很快，而我們佈下的人，爲了不露形跡，都是些不會武功的人，根本無法追上去，只好眼睜睜地看他們走掉，所以我才怪彭奇他如果早通知一聲，我們就可以預先安排一下採取遙遠監視的方式，一段段地連接起來，釘住他們了。」

慕容婉道：「四妹，不可以這麼說，彭掌櫃的跟我並沒有深厚的交情，他也沒有義務要告訴我們什麼……」

南宮俊道：「彭大哥跟我們南宮世家雖然關係較爲密切，但是我們也沒有要求他該做些什麼，這種事是不可以强求的，除非我們能給他絕對安全的保障，但是在面對着橫江一窩蜂這批兇悍的匪徒，誰都無法給他這種保障，他當年退出江湖，就是爲了結怨橫江一窩蜂，唯恐他們報復，而今事情過了十幾年，橫江一窩蜂活動如前，但是人恐怕早換了一批……」

東方倩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南宮俊笑笑道：「當初是先祖攬下了那件事。而且帮他擊退了來犯的人，才保全了他，救人須救澈，有好幾年，南宮家一直在嚴密保護着他，直到最近這幾年，看横江一窩蜂行事的手段略有不同，才判斷橫江一窩蜂已經易了人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十幾年前，他們行事兇狠，殺人刦財兼還刦色，而且行事的對象沒有限制，非江湖人也一樣的光顧。後來則專對江湖人下手，而且行事略守道義，雖然還是不留活口，但至少不再犯色淫之誡了，尤其是對女子，殺人時只用點穴的手法，不像以前加以蹂躪後，還要赤身露體，暴屍露天了。所以近來對橫江一窩蜂，在江湖上的口碑已經稍有改變！」

慕容婉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近來橫江一窩蜂行事已略有選擇，下手多半是些江湖上聲名狼藉，惡貫滿盈之徒。所以小妹才想到跟他們以禮商談，認爲或許能情商他們，放過那一票，誰知竟碰了一鼻子的灰！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其實他們在未赴約會前，就知道大姐要商談的是什麼了，故而才趁先下手了，據小弟的觀察，其人尚未至人性全喪的程度，或許能够把他解勸回頭，那倒是一椿極大的功德！」

慕容婉笑道：「南宮兄倒是發下宏願了，眞要能渡得斯人回頭，那就是頑石點頭了！」

南宮俊笑笑道：「大姐會錯小弟的話了，小弟可沒有這麼大的神通法力！」

「哦，那麼南宮兄說的是誰呢？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自然是大姐，祗有妳所修習的無相化育心功才能春風風人，春雨雨人。化乖戾爲祥和，使邪者正，惡者善，那個卜天靈，在大姐面前，不就是一個好例子嗎，連頭都不敢抬……」

慕容婉沒想到會扯到自己的身上，倒是愣了一愣才道：「南宮兄看見了在席間的情形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小弟那時伏身樑上，距離雖遠，却也能感到大姐的化人和氣，足見大姐造詣之深！」

慕容婉看了他一眼後才道：「南宮兄既然能看出小妹的功夫，想必也知道這種功夫對宇文雷，幾乎是毫無作用，甚至會激起相反的效果，而小妹的功力進境已到此爲止，所以不敢再施展下去！」

東方倩是最閒不住了，看見他們談得熱閙，忍不住又想揷口了：「大姐，難怪我說那個卜天靈後來怎麼變得油腔滑調，不像一上樓時規矩了，原來是妳把功夫收了！」

慕容婉苦笑一聲道：「這種功夫，最耗心神，而且又是旁門左道，一個不愼，就可能走火入魔，反爲心魔所乘，既然我的功力不如宇文雷，動不了他，自然只有收了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功夫本無正邪之分，端視用者之心，大姐目有智珠，胸藏浩氣，縱然修習這種旁門功夫，也不會損及自身的，魔由心生，大姐心中坦蕩，魔就無由而生，自然也不會受到反噬了！」

慕容婉被他這麼一說，居然臉上一紅道：「南宮兄太誇奬了，小妹自知之明，還不到那個境界！」

紅粉姊妹們都很奇怪，因爲她們的大姐慕容婉天份獨厚，所以才能被選爲紅粉之魁。

平時她就有一種懍然不可侮之氣質，無須疾言厲色，就使人不敢冒瀆，但是這樣忸怩作狀，倒還是從所未見！

而這副表情看在東方倩的眼中，不知怎的，由心中冒出了一股無以名狀的不舒服，但是不敢對慕容婉發作，因此她把箭頭指向南宮俊的身上，冷笑道：「南宮兄，我大姐說她所習的是旁門功夫，那只是自謙，而你却眞以爲是如此了，居然是也認爲那是旁門武學，難道只有你們南宮世家才是正宗不成？」

南宮俊聽她的口氣，居然有公然挑釁之意，倒是一怔。

接着，他也激發了天性上的傲氣，淡淡地一哂，道：「以武學而言，南宮世家的源流尚屬正統，不過，在下並沒有得到家傳武學，而且，在下與慕容大姐所談的也不是屬於武學的範圍了，東方女俠如果要從這些地方挑眼，在下也沒有辦法了，告辭了！」

他拱了拱手，回身待行，慕容婉連忙叫住他道：「南宮兄，請少候，你不是已經答應到桐柏山一行，去看一個人的嗎？怎麼又變卦了？」

南宮俊淡然一笑，道：「沒有，慕容大姐妳們可以先走，小弟駕車前去，本來就沒有妳們的馬快，所以，小弟隨後趕着去就是了！」

「南宮兄可是生氣了？我這個妹子不善言詞，我已經向南宮兄先聲明過了，你要擔待一二！」

南宮俊淡然一笑道：「在下並沒有生氣，東方女俠的爭執也有道理，誰都不希望自己所學被人目爲不正統，兄弟只是向她說明，兄弟所習也不是正統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南宮兄無須自謙，小妹知道我們紅粉姊妹走的路子並不是什麼不

光采的事，正如南宮兄先前所說，我們並無正邪之分，用於正卽正，用於邪則邪，重要的不是出身的正統或非正統，而是使用者用武功時的用心！」

南宮俊拱手道：「大姐高論，小弟欽折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南宮兄如果不再生氣，還是請暫留片刻，跟小妹一起上路……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個……小弟不習慣騎馬！」

「那倒是沒關係，南宮兄還是乘車好了，小妹可以派人爲南宮兄駕車，至於原先爲南宮兄駕車的南老英雄，小妹很抱歉，格於傳統的規定無法招待！」

南宮俊一怔，道：「貴姊妹有這個規定……」

「愚姊妹倒沒有這些限制，而是紅粉山莊有這種規定，莊前四十里，就謝絕外人進入。」

南宮俊說道：「兄弟難道就不是外人嗎？」

「南宮兄不同，因爲你身懷東佛武學，是姑姑指明要見的人，當然不受那個限制！」

「大姐所說的是親姑姑？」

慕容婉道：「不是的，她是我們全體姐妹的姑姑，是紅粉山莊的主人，我們雖是她傳授的武功，却不能稱是她的弟子，彼此並無師徒的名份，她只要我們稱她爲姑姑！」

南宮俊還想問，慕容婉道：「南宮兄！很抱歉，關於紅粉山莊主人的事，小妹也不便多說，等你到了那兒，自然會知道的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小弟倒不是要問那些，而是覺得跟各位同行，殊爲不便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這個請南宮兄委屈一下了，進入紅粉山莊的道路很複雜，南宮兄如若自己前去，絕對不會找到通路的，因爲那條路除了小妹之外，沒有第二個人知道，南宮兄如果不肯同行，那就是要小妹在一路追隨了，可是小妹還要帶領姐妹回去！」

經她這一說，南宮俊也不便再堅持了，只得把楊公直招呼過來道：「老楊，你先回去跟奶奶禀告一聲，就說我有事，要晚兩天回去！」

楊公直苦着臉道：「少爺！你這不是坑苦了老漢了嗎，老夫人再三關照，要老漢跟少爺寸步不離……」

南宮俊笑笑道：「她老人家只是說說而已，不會太認眞的，而且我祗是去個三兩天，還是要回到這兒的，宇文雷刦走了鏢，我想孟叔叔他們不會閒着，你回去說了，我們再在這兒會合！」

楊公直已經見過了南宮俊所表現的功力，也聽說了他的武功與東佛有淵源，想來跟慕容婉她們前去，不會有問題的，再者這位少爺是說一是一，也牛不過他，只有答應了。

南宮俊又朝方世俊道：「方總鏢頭請寬心好了，在這兒將息兩三天，我會回來帮你找回失鏢的！」

方世俊自是滿口稱謝，東方倩忽然道：「大姐！小妹也想在這兒追索失鏢。」

慕容婉一怔，說道：「怎麼！妳不回去？」

東方倩道：「其實小妹根本沒有回去的必要，金陵鏢局的事我們既然答應了下來，就該全力負責，趁着此刻事發不久，全力追索，或許還有點希望，要是眞等別人替我們把鏢找回來，紅粉姊妹的臉往那兒放！」

方世俊連忙道：「這是大家的事，怎麼敢要貴姊妹負責，再說，方某還沒有進入貴姊妹保護下，就把鏢丟了，這是方某無能！」

東方倩冷冷地道：「方總鏢頭，當我們紅粉姊妹答應了接下這份工作之時，就開始負責了，鏢銀之失，我們的責任比你重，要是追不回這筆失鏢，我們負責賠出來。」

方世俊一驚道：「這個……東方姑娘這話太重了，這筆鏢方某也是盡義務，因爲數目太大，眞的要找誰承保的話，誰也不敢擔當，所以事先聲明過，鏢銀縱有失閃也不必賠償，劉大人對江湖中情形尚稱熟悉，他知道刼了這筆鏢的人，將爲武林所不容，所以……」

東方倩道：「我不管你們怎麼說，反正我們紅粉姊妹行事有個準則，就是答應的事，一定要辦好，以全始終，一件事情沒有辦妥，我們全體姊妹會不眠不休，永無止境地追索下去，除非我們死得一個不剩爲止。」

慕容婉道：「四妹，妳怎麼這樣子說話呢？」

東方倩道：「小妹說的並無不對，大姊在每次出發之前，也都是這樣告訴我們姊妹的。」

慕容婉道：「話是不錯，但是……」

東方倩冷聲道：「我們並沒有跟人訂什麼十日之期，所以，應該立刻着手才是，這趟任務，是大姐交給小妹負責的，出了問題，小妹難辭其咎，所以一定要追究下去。」

慕容婉感到很難爲情，因爲東方倩此刻所說的話全在理上，她不能說東方倩不對。

祁芳適時開了口道：「大姐，老四的話也不錯，任務未成，我們也沒有理由就此回去……」

「可是姑姑交代過……」

祁芳道：「如果姑姑交代的事只是邀南宮少主一叙，則我們並無隨行的必要，就算我們回去了，也是無法進入山莊去的，倒不如留此偵查了！」

慕容婉想了一下道：「也好，那我就一個人伴隨南宮兄回山一行，最多不會超過三天，在這三天中妳跟三妹要多留一點心！」

祁芳道：「那自然，約東姊妹們的行動，是我跟三妹的專職，對外的事，有四五妹負責，絕不會有問題的。」

慕容婉這才轉頭朝南宮俊道：「南宮兄，你眞的不能騎馬，假如不能騎，小妹只有自己爲你駕車了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小弟只是不慣騎馬而已

，却不是不會騎，既是只有兩個人，絕無要大姊駕車之理。」

東方倩又冷冷地說道：「你那裏會是不會騎馬，只是不屑於跟我們一起走路而已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東方女俠說的話是沒錯，只不過用的詞不對，在下不是不屑，而是不敢，在紅粉金剛的浩蕩行列中，夾上我這一個男人，本來也不像話。」

東方倩正要開口，慕容婉道：「四妹，妳怎麼好像是跟南宮兄故意過不去的樣子，這是爲什麼？」

東方倩怔住了，的確，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，慕容婉又道：「在姊妹羣中，妳本來是最有鬚眉氣概的一個，豁達大度，從不跟人計較，可是今天妳表現得也最差，處處地方使性子，鬥閒氣，完全走了樣，我們以紅粉金剛爲名號，就是要向世人證明一下，紅粉女兒，一樣可以有金剛氣概，霹靂手段，可是妳的表現，只會惹人笑話……」

這幾句話太重了，說得東方倩低下了頭，强忍住一包眼淚，不敢開口，祁芳跟這小妹妹最接近，也知道她是爲了什麼，但又不便說出來，笑笑道：「大姐，四妹對南宮少主並沒有不敬之處，只是……」

她正在躊躇着不知如何措詞，南宮俊已自道：「我知道，她是怪我先前態度太過輕浮，故意跟各位開玩笑，這的確是我的不對，現在我向各位鄭重致歉……」

他肯道歉了，東方倩弄得更不好意思，其實她鬧憋扭的原因也不是爲了這個，只不過這個理由却是最容易使她下台的，因此紅着臉道：「南宮兄，小妹也有不是處，要請你多多原諒的……」

大家這麼一客氣，總算把僵持敵對的氣氛沖散了，每個人都舒了口氣，慕容婉笑道：「這才對，大家和和氣氣的多好，四妹，只有妳的那匹胭脂火的脚程，才可以追得上我的石榴紅，爲了趕路，把妳的那匹馬借給南宮兄吧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如何使得呢？我隨便找匹馬就行了！」

東方倩的態度一下子開朗了起來，笑着道：「南宮兄，這可不能隨便的，不是我自吹，大姐的那一匹石榴紅是萬中選一的名駒，也只有我的胭脂火能够走個並排，要是你隨便找一匹馬，不出五十里就會被牠拖垮了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四妹，妳又來了，我們的馬匹雖然不錯，但是妳怎麼知道南宮兄沒有好馬！」

東方倩道：「有好馬也在他鳳陽的家裏，在彭胖子的店裏，實在找不出一頭像樣的！」

她笑笑又道：「而且不光是脚程快慢的問題，最重要的大姐那頭馬脾氣太壞，除了我的胭脂火，不讓任何馬走近牠的，否則就是又踢又咬，你們也別趕路了，光是侍候那頭畜生，三天也不够淘氣的？」

說得大家都笑了，慕容婉笑着道：「妳的那一頭寶貝難道又是好脾氣的，淘的氣比那一頭馬都要多！」

東方倩忙道：「這倒是，南宮兄，我的胭脂火性子也不好，只是牠還肯聽話，你要騎牠，還得我先去跟牠告誡一番，你什麼時候動身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說走就走，我跟宇文雷訂下了十日之期，刻不容緩，也得趕緊回來……」

東方倩道：「南宮兄，我只是說說，你可別認眞，失鏢的事，大家都有份，誰追回來都一樣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我不是跟你爭勝，而是擔心妳們或會吃虧，宇文雷武功不凡。」

東方倩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我也不會莽撞行事的，眞的查到了下落，我也要等你跟大姐來了再行定奪。」

她又變得非常地謙和了，倒應了一句俗語，女孩子心理像黃梅天氣，晴雨難以捉摸，一天也能變個幾次。

慕容婉道：「四妹，那妳就陪南宮兄到馬廄裏，把妳的那頭寶貝向南宮兄交代一下，我這兒也有幾句話要跟二妹她們說，半個時辰後，我們就要上路。」

東方倩笑嘻嘻地邀了南宮俊到店後的馬廄中去了。

這邊慕容婉向楊公直道：「楊大俠，請你原諒我未能邀你同行，實在是我姑姑的脾氣很怪，紅粉山莊中從不准外人登臨，不過你可告訴南宮兄老夫人放心……」

楊公直連忙道：「老夫人也不知道少爺另有所承，彷彿是百年來武林中一代奇人，俊少爺能够得到了他的傳授，老夫人還有什麼不放心的，只是他的江湖經歷太少，有時還會耍耍公子哥兒脾氣，請女俠多予包涵！」

慕容婉笑道：「南宮兄一身造詣已臻不着相的境界，連宇文雷那種兇悍的人，都不敢惹他，我想不會有人再去自找晦氣了，至於東佛武學，似乎有着很大的秘密，跟宇文雷，跟紅粉山莊都有關係，我也不清楚，也許南宮兄跟姑姑見面之後，可以揭曉這個謎題，這事情很重要，也關係着今後武林的安危動靜，所以我才堅請南宮兄一行，看他的意思，似乎也急着要跟我姑姑見面……」

楊公直一嘆道：「這位少爺是老漢看着他長大的，却不知道他會練成一身好功夫，也藏着一肚子秘密，看來南宮世家的擔子，又有人能接着挑下去了。」

這個老人雖說已絕足江湖，可是雄心未已，講到這件事，顯得十分興奮，他也急着要把這個消息回去告訴老夫人，所以沒等南宮俊動身，他就駕車子先走了。

慕容婉把一切都交付好的時候，來到後面，只見南宮俊牽着胭脂火，東方倩則牽了她的石榴紅，有說有笑地走了出來，見了她，東方倩忙道：「大姐，妳來了，我們算算時間，也正想去通知妳呢！」

慕容婉笑道：「南宮兄跟這頭畜生混熟了沒有？」

東方倩笑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我的胭脂火好像跟南宮兄特別投緣似的，平時牠是誰都不讓走近的，更別說是騎牠了，可是南宮兄一直到跨上去牠都沒掙一下子！」

慕容婉哦了一聲道：「眞的，看來牠倒是比人聰明了，一眼就識高低！」

南宮俊笑笑道：「慕容大姐這話說的雖是玩笑，但是却不爲無理，兄弟試過很多次，發現不僅是馬，其他的一些牲畜亦然，牠們似乎都有一種奇妙的感受力，知道一個要接近牠的人心中所懷的意念，只要一個人懷着友善的態度去接近牠們，很少是會受到拒絕的。」

慕容婉道：「這個小妹倒有點不信了，南宮兄，你不妨試試小妹的馬匹看，是否能接近牠……」

東方倩立刻笑了起來道：「大姐，不必試了，小妹可以證明絕對一樣，剛才從槽裏牽過來，給牠上鞍，刷毛，餵料，都是南宮兄一手包辦的，妳的石榴紅跟他親熱的程度，簡直叫人難以相信，又挨又靠的，比跟妳還親呢！」

慕容婉一怔，道：「眞的？會有這種事？」

東方倩道：「絕對不假，妳沒看見牠在南宮兄的手中多乖，以前牠有這麼乖過嗎？」

那匹英駿的紅色馬的確是跟南宮俊十分親暱，當南宮俊把韁繩交給慕容婉的時候，牠居然還微微的抗拒一下，捨不得離開似的。

那情形就像在門口跟同伴們玩得正高興的兒童，突然被大人叫回去的樣子，顯得很不情願。

東方倩看了大笑道：「大姐，妳看如何，牠好像不太高興跟妳呢，一顆心已經移到南宮兄身上去了！跟我一樣。」

慕容婉看了她一眼，說道：「老四，妳話說說清楚好不好，怎麼就跟妳一樣了呢？」

東方倩這才發現自己說錯了話，紅着臉道：「我是說跟我的情形一樣，我的胭脂火跟南宮兄混得好熟，還沒等我吩咐就向着他去了，倒像原先是他養的一般，剛才我還在開玩笑說南宮兄如果要偷我們的馬，倒是輕鬆得很，他只要過來輕輕地拍兩下，馬兒就乖乖地跟他走了！」

慕容婉目中掠過一絲異采，微微笑道：「南宮兄，我想你一定是有着什麼特殊的秘訣，才能使牠們如此馴順的，據我所知，牠們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對一個陌生人發生好感的，尤其是我們這兩匹馬……」

南宮俊笑笑道：「什麼秘訣都沒有，只要一片眞心誠意就行了，我向牠們接近時，心中充滿了友善的意念，口中低說着讚美的言詞，牠們雖然聽不懂，但是却能够感受到我的這種意念，自然也會向我表示友好了！」

「眞有這回事情嗎？」

「一點不假，我在家的時候，家裏養的牲口好像都跟我特別投緣似的，連鷄鴨等家禽，看見我時，都會一湧而至來歡迎我，所以有人開玩笑，叫我是六畜神！」

慕容婉笑道：「我想南宮兄一定有什麼特異之處，才會得到這些牲畜的歡迎，這不會是一種武功吧！」

南宮俊微微一震道：「慕容大姐，怎麼會想到這是武功呢！小弟從來也沒聽過有這種功夫的。」

慕容婉道：「小妹倒是聽過，那是一種精神功夫，能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心意受制，與施術者心意相通，接受施術者的指使，比之小妹所習的無相化育神功更爲厲害十倍！」

南宮俊莊容道：「不過這種功夫太過於歹毒，若是施術者心術不正，仗着這種功夫惑人作惡，爲害就太烈了，……」

東方倩道：「那我大姐的無相化育神功不也是一樣嗎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略有不同，無相化育神功是以胸中一股正氣爲體，以祥和之氣爲用，使邪者畏，佞者懼，兇者善而惡者慈，是一種仁者的王道武功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話誠不錯，但是所謂正氣與祥和之氣，並沒有一定的標準，如果我一開始就以相反的標準爲主，則學成後，一樣也可以成爲用惡之術，所以這種功夫不能列爲正宗，而屬旁門之道……」

南宮俊笑笑道：「不然，慕容大姐沒想到這種武功是以兩氣爲主的，雖然起始時，正邪之氣任抉，可是如無祥和之氣爲輔爲用，這種功夫是無從發揮的，而祥和之氣的養成，必須胸無殺機，無邪念，無人慾，無私慾，才能致之，所以仗之爲善可，用以爲惡，則反受其害，東佛的遺笈中，說這一項武學是最正經的，非立身正直之人，無以成之……」

慕容婉沉思了片刻，說道：「南宮兄！這兒祇有我們三個人，而四妹的嘴是靠得住的，小妹想斗膽再問一下有關東佛之事……」

南宮俊道：「大姐如果要問小弟武功淵源，小弟可以承認與東佛有關，但小弟絕非東佛門下，至於小弟的武功師承何人，這很抱歉，實在不便奉告！」

慕容婉正要開口，南宮俊道：「這不是小弟故意矯情，而是因爲小弟受了一項諾言的約束，在未履行諾言前，小弟絕不能輕洩一言……」

慕容婉道：「那就算了，不過小妹並非喜歡刺探別人的隱密，而是爲了要澄清一些疑問，這些疑問的關係很大！」

「大姐如果能換個方式，不涉及小弟對人的承諾，小弟或可解答一，二……」

慕容婉想想才道：「好！小妹是見到南宮兄對東佛武學的認識，清楚較小妹所習還多，但隔閡處則又乖誤得厲害，因此才有此問，想了解南宮兄的所知，是由何而本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小弟的隔閡乖誤之處在那裏呢？」

「別的小妹不清楚，就是有關於化育神功的認識，就相差太遠，所謂正氣爲體和氣爲用之說，並不是絕對的，只要擇定兩種不相衝突的觀念，一樣可以練成；正氣固須以祥和爲輔，但兇氣何嘗不能以乖戾爲助的……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個小弟不太清楚了，但是小弟根據所知，必然可以作個答覆，祇是這答覆恐怕要到了貴處，見到那位前輩後，才可以引證出來。」

東方倩道：「那你們就快走吧，這兩天我就利用已有的綫索，追究宇文雷的下落，然後再等你們來處理……」

慕容婉也向東方倩叮嚀了幾句，才跨上了石榴紅，南宮俊則騎上了胭脂火，一男一女，兩匹大紅馬，向城外行去，由於這是單獨的行動，雖然有人瞧着慕容婉的裝束與馬匹的顏色，像是三十六紅粉金剛中的人，可是旁邊是個青年公子，似乎與傳言中的情形不同，因此，也沒有人讓路了，官道上行人絡繹不絕，車子也多，他們無法放轡疾行，只有慢慢地跟着走着。

這天磨到了天黑，才行下四十來里，慕容婉不禁急了道：「南宮兄，我是以平常行路的速度來計算時間的，所以才定下了四天來回日期，如果照這樣走法，恐怕再加一倍的日子也不够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那就慢兩天，也沒有關係！」

「可是你跟宇文雷定了十日之約！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那也不能說是約會，因爲我只說十天之內可以找到他，討上門去，即使找不到，也沒怎麼樣，我們並沒有另訂什麼條件！」

慕容婉爲之一怔，想想雖是事實，但是在她的觀念中，卻從沒有想到有南宮俊的這種態度！

在她的想法中，這十日之約，雖不是生死之約，但至少也必須將事情作個了斷，如果十天內找不到那批被刦的鏢銀，即使不輸下自己的腦袋，也不能再管這件事了！

怔了一怔後，她才道：「照南宮兄的說法，根本就沒有期限了，那又何必說什麼十日之約呢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我訂的不是約會，自然沒有期限，不過我說出這個日子的期限，卻是有用意的！」

「用意何在呢？」

「在宇文雷的想法中，必然也是跟大姐一樣，認爲這十天是個限期，過了十天，如果我還沒找到他，他就會自己現身來找我了，這不比我漫無目的地去摸索好得多！」

慕容婉皺皺眉道：「南宮兄，你這樣做，不怕你們南宮世家的令名受到損害嗎？而且你以堂堂名門世家的繼承人身份，做出這些跡近無賴的行爲，也會使很多人失望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大姐，我承認這個法子有點取巧，但絕不承認無賴，因爲我並沒有答應什麼，自然也就無須履行什麼，人言爲信，言出必踐，這就是要人不輕易許諾！」

慕容婉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南宮兄，這話我不敢苟同，江湖上的信，並不是一定要說出口來才算話，有些事是無須言許而視爲必然的，正如府上歷任江南武林盟主，誰也沒有規定武林第一世家必須該做些什麼，但是江湖上有了事，自然而然就成爲府上當仁不讓的責任！」

南宮俊低頭不語，慕容婉莊容又道：「這些年來，南宮世家之所以在江湖上成爲武林表率，並不是爲了府上的武學精奇，無人能及，而是爲了從令祖開始那種急公好義，以道義爲己任的那種胸懷，南宮兩代主人先後棄世，而府上卻依然受人尊敬，武林盟主原議三年一會改選，但是十年來沒有人提出改選之議，也沒人說一句閒話，這些都是大家視爲當然的事。」

一番話把南宮俊訓得面紅耳赤，低頭不語，慕容婉又有點不好意思了，歉笑道：「南宮兄，請恕小妹交淺而言深，如若是第二個人，小妹也不說了，正因爲南宮兄身負武林第一世家的傳統令譽，小妹才多說了兩句……」

南宮俊忙道：「那裏！大姐金玉之言，震醒了小弟的迷惘，小弟萬分感激，這也是家祖慈平時對小弟放縱太過，使小弟未經世務，無法懂得那些武林大義！」

慕容婉笑笑道：「南宮兄，令祖母是女中豪傑，巾幗完人，若說她對你縱容，小妹萬難相信，在府上出來的子弟，絕不會差到那裏去的，但是對南宮兄的處事態度，小妹也有兩句逆耳之言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逆耳多爲忠言，大姐但請賜教，小弟就是受的教訓太少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南宮兄的言語態度，略見浮滑，像今天跟五妹開的玩笑，固然是五妹太過蠻橫失禮，但南宮兄自己也有欠莊重。」

南宮俊只有點點頭，慕容婉輕嘆道：「對姐妹，小妹並不是有意包庇，她們驕橫跋扈，小妹都知道，而且小妹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去糾正她們，卻很難改得掉，這不能怪她們，那是她們所習的武功！」

「這也有影響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而且影響大了，紅粉姊妹是姑姑一手教出來的，姑姑藝出東佛，這點南宮兄已經知道了，但是東佛武學也無可否認是脫離了正統而流入旁門，對一個人的心性行動，都大有影響的，而南宮兄這種略近遊戲的玩世態度，也必然是受到東佛的影響！」

南宮俊不禁一震道：「這個小弟倒沒有注意，但是小弟相信大姊的判斷，必然是正確的！」

慕容婉輕輕一嘆道：「我所以自承我學的武功不能算是正宗，是確有根據的，因爲正統武學，一定要得自苦練勤習，沒有捷徑可循，而紅粉姊妹們的武功卻都是速成的，少則三五年，多則八九年，不出十年，就可以成爲江湖上的一流好手，這就不是個好現象，底子不着實尚屬其次，最重要的是能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，使人的性情會因而改變，我先前還不信，但是從南宮兄的表現上，又得到了一次證實，就不能不信了，以南宮兄這種資質，這麼好的環境，家世，尚且難免，其他人就更難說了！」

南宮俊肅容道：「小弟以後一定特別注意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只能放在心上，特別留神就行了，紅粉姊妹是以藝業的深淺而定序。三十六姊妹中，以四妹的資質最好，天賦最高。」

「是的，東方姑娘的體賦特異，只要能得到適當的指點，再勤加修爲，成就難以限量。」

慕容婉笑笑道：「姑姑也是這麼說，可是她的性情太急躁，而且嫉惡如仇，殺

心太盛，以致受了限制，難以更上層樓，才排行在第四，如果她能尅制一下性情，我們都不如她。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那倒不盡然，大姐這一份定持的功夫，就够她再磨上二十年的；這可是先天的禀賦，再苦練也沒有用的，除非大姐就此不進，等她個二十年，但那是不可能的，大姐現在正是初入佳境的時候，只要再過三五年，必然有一番突飛猛進的境界！」

慕容婉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倒是看得很準！」

南宮俊微笑道：「小弟所學的第一項入門功夫，就是先相人，所以這一點上是不會太錯的。」

「那麼你對宇文雷的功夫一定也很清楚了。」

「是的！他的成就實在很高，目前恐怕要小弟與大姐聯手才能應付得了。」

慕容婉眉頭微微皺道：「那我們就是找到了他，要他吐出那筆鏢銀，恐怕也很不容易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是的！不過我們也不必爲此擔心，必要時可以搬出家祖慈來對付他。」

慕容婉哦了一聲道：「令祖慈在年青時，就名溢四海，生平未曾遭過敗績，經過這幾十年的深修，相信已經到了陸地神仙的境界，再也無人能及了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個小弟却不敢說，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過小弟可以相信她老人家還能吃得住宇文雷就是了。」

說到這兒，他語音忽地一低道：「大姐，我們不必擔心找不到宇文雷了，自會有人帶我們去！」

慕容婉笑笑道：「我也發覺了，有兩個人悄悄地躡在我們身後，已經有好一陣子！」

「是不是戴着斗笠，趕着一輛騾車的那對男女？」

「我知道不會漏過你的耳目的。」

「那兩個還好辦，難纏的是另外那個老叫化子！」

慕容婉不禁一驚：「那個老叫化子也是跟蹤的，這我倒沒在意，好像他是在不久前才釘上我們的。」

「不！很久了，從我們離開彭奇的酒樓開始，他就一直釘下來，我們騎的是馬，雖然有時爲人潮所阻，但是比一個人步行總還要快得多，再者，到現在也將近四十多里了，他居然能憑兩條腿緊追不捨，可見是不簡單！」

這次慕容婉是眞正地吃驚了：「他居然釘了那麼久，小妹却未曾注意到，顯得小妹實在太差了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倒怪不得大姐，而是他太善於喬裝了，從開始跟蹤，他已經變了四種身份，一開始是個老年教書夫子，再一轉變成個縫窮的老婦人，接着又喬裝成一個提籃的小販，這是第四趟了！」

慕容婉聽了一震道：「老夫子，縫窮嫗，擔挑販，老叫化，這四個是完全不同的人，竟能集一身而爲之，南宮兄，你不會看錯吧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應該不會，兄弟之所以特別注意他，是爲了那口籃子。那是一口紫色的竹籃，兩面有兩塊破的地方，用塊藍布補上了，而且那藍布上還寫了一個天字，一個地字，先前那老村究提着，彷彿很吃力，兄弟不禁動了惻隱之心，可是一轉眼之間，就失去了他的影子，接着就是那個縫窮婆出現了，還是那口籃子……」

他忽然發現慕容婉的神色凝重，不禁問道：「大姐，怎麼了，是不是小弟說得不對！」

「不！你說下去，你怎知道那是一個人呢，也許他們只是把籃子易手換個人而已，也許他們各自有口那樣的籃子！」

「不可能呢，籃子可以一樣，破處不會相同，不會都用兩塊籃色的布去補上，縱然全係巧合，那布上寫的天地兩字，就不會巧合了！」

「那祇是籃子一樣，未必見得是同一個人呀！」

「小弟認爲他們是同一個人，因爲那四個人還有一個特徵，就是左脚有點跛，走路時左邊肩低……」

慕容婉說道：「你確信他們是同一個人？」

「是的！小弟相信自己的眼睛絕不會錯！」

慕容婉輕輕一笑道：「南宮兄，不是小妹倚老賣老，你的江湖閱歷還太差，切忌輕作判斷！」

南宮俊愕然道：「大姐，是說兄弟錯了！」

「我沒有這麼說，但是我也不敢說你是對的，因爲這件事很難作正確的估計，說是四個人不錯，說是兩個人也可，說是一個人也不會錯，到現在爲止，誰也弄不清他們究竟是幾個人，但他們最多的形態也不過是四個，所以有人稱他們爲天地四異，也有人稱他們爲天地雙邪！」

「大姐莫非認識他們！」

「不認識，只是聽說過，否則我早就認出來了，我是根據你觀察的情形，認爲可能是這一伙，因爲他們的化身千萬，不止是這四種，但是每次都是二男二女次第出現，或是一男一女輪流出現，因之才有兩種稱呼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那就是說，他們最少也有兩個人了！」

「也不盡然，有時，他們一個人也能幻化四種身份，所以我說是一個人也不會錯。」

「這究竟是什麼人呢？」

慕容婉苦笑道：「這個問題恐怕無人能解答了，據我所知，他們的行事乖異，或正或邪，完全是隨與之所至，只是從來也沒殺過人，而且喜歡惡作劇，栽在他們手中的人，都是吃足了虧，恨之入骨而羞爲告人，所以他們的名氣並不顯，知道的人不多。」

南宮俊頗感興趣地道：「還有什麼關他們的消息嗎？」

「就這麼多已經不容易了，你如果去問別的人，還不一定知道得這些呢！」

「奇怪了，爲什麼江湖的隱名奇人會

那麼多，照大姐的說法，這夥人必然個個都是絕頂高手，何以他們會不讓人家所知呢，若說他們是不想成名，就應該隱蔽形跡，不要弄出那麼一份招牌來，他們如此標新立異，自然也是希望引人注意的，爲什麼又不好好地闖一下留個盛名呢？」

慕容婉一笑道：「這個問題由你提出倒是很妙，小妹不怕冒昧，直率地回答你好了，那是府上的原故。」

「什麼？爲了寒家的原故？」

「是的，這幾年來，南宮世家的名頭越來越響亮，有如中天之日，掠盡光芒，凡是轟轟烈烈，能够成名的事，都被府上搶去做了；輪不到別人來出名。」

「這……小弟倒可以說，寒家只是盡己之力，維護正義，絕沒有跟誰爭勝之意，所以先祖父，先父母，還有好幾位師叔伯，他們死於非命，寒家却沒有記恨報復，我們連私怨都放棄了，一心爲公……」

慕容婉嘆道：「府上的行爲是可質天日，舉世同欽的，府上的人出來也是個個可敬，沒有一個不是耿耿的武林仁俠風範，而府上所從事的，都是最危險的工作，面對的都是兇惡的人，所以名聲越來越盛，聲勢越來越壯，提起俠義二字，首先就想到你們南宮世家，每個人都以列身南宮世家爲榮，但府上門戶之嚴也是天下第一，要想進入到府上去做一名客卿，却實在太難了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個小弟可以解釋，因爲寒舍所從事的工作只有危險，却又沒有名利可圖，正因爲要求太高，所以才嚴一點，操守，藝業是不必說了。最難得的是要能完全忘記自己，獻身於道義……」

「所以南宮門客才有四個字份量，才能有舉世矚目的份量，一個門客尚且如此，南宮門下，那更不必說了，那怕是一個送信的小厮，到了別家門戶，也會被待若上賓！」

「這個小弟倒是不太清楚，不過小弟知道寒舍絕無上下尊卑之分，也沒有什麼小厮，與各家門派若有文書連繫，也一定派遣個够份量的人前去！就是怕引起對方的誤會，認爲寒家對人倨傲失禮！」

慕容婉笑道：「我只是隨便舉個例子，總之一句話，府上的聲名太盛，別人就被蓋了下去，要想成名，除非是跟府上作對，把府上給比下去！」

南宮俊感到很難啓齒，也不知如何解說，祇有默不開口了，慕容婉道：「可是要跟南宮世家作對實在比登天還難，首先是挑不到府上一點錯處，再者府上人才之多，武學之高，也是當世第一……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個兄弟就要否認，南宮世家的武功過得去還有可說，却萬萬稱不上當世第一！」

慕容婉微笑道：「這是不易的事實，且聽小妹解釋好了，小妹說南宮家的武學之高，當世第一，亦非信口之言，也不是說南宮家的那一個人居於第一之位，無人能及，而是說府上的每一個人，幾乎都是絕頂高手，當世之間能够跟府上出來的人一較上下的已經不多了，縱或有人能略微高出些許，也是有限而已！」

「只要高出一點點，就不是我家第一了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可是，府上家學淵博，九項絕學，相生相尅，一個人無法兼及，只許擇一而精，那就不同了，高於甲者，必遜於乙，勝過乙者，又受制於丙，所以，沒有人能比府上的武學更高，就是這個道理……」

說完又莊敬地道：「武學之道，山藏海納，本沒有第一之說，可是一般人只得了一藝之精，就秘而不授，不像府上無門戶之見，一個人有所心得，立刻就遍告同門，共同鑽研，才使得藝事日精……」

南宮俊道：「小弟對家傳的武學，知之不深，倒是大姐比小弟清楚得多了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小妹也只是聽人說起而已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跟小弟談是談不出什麼的，如果有機會大姐跟我那一位師叔談談，或許他們還能給妳一個滿意的答覆，別的小弟不敢說，在武學方面，小弟倒可以作個保證，祇要有人問起，寒舍一定是有問必答，言無不盡！」

慕容婉笑道：「這就是府上可欽敬之處，只不過府上的武學自成一格，別人也難說出個究竟來，如果有機會小妹倒是想有一二疑點請教，這話以後再說，目前我們倒是該了解一下，那天地四異，跟在我們身後是何用心！」

「這個小弟實在不知道，若非大姐說起，小弟根本連他們的身份都不清楚，不過他們鬼鬼祟祟的跟在後面，多半不會是好事，只希望他們不是跟宇文雷有關。」

慕容婉道：「以前倒是沒人說起天地四異跟橫江一窩蜂有所關連，不過從今日的情形看，兩者之間，倒不能說毫無關係了。因爲紅粉姐妹與橫江一窩蜂訂約相會，是很秘密的事，外人不會知道，小妹也沒告訴任何人，只有他們會洩漏出來，橫江一窩蜂跟人從不來往，却會把行蹤通知天地四異，兩者之間總不會毫無瓜葛！」

南宮俊眉毛挑了一挑道：「那我們就問問他！」

慕容婉笑道：「小妹已有計較，前面有座亭子，我們只要到亭上稍候，他們就會自己過來的。」

「何以見得呢？」

「因爲那座亭子是通向一座山，再無其他去路，他們若非追蹤我們，就沒有到那座亭子來的理由，若是要追蹤我們就一定要到亭子上。」

南宮俊不解，問道：「大姐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

「一時也說不清，我們到了亭子上，就會明白的。」

南宮俊的確不明白，此刻在路上，放眼還看不見什麼亭子，這說明了到亭子那兒還有一截路，爲什麼慕容婉不肯作進一步的說明呢！

慕容婉想是猜到了他心中的猶疑，於是一笑道：「南宮兄，並不是小妹要賣關子，實在是因爲那所亭子對紅粉姊妹的關係很大，小妹不便說出來！」

「一座亭子，怎麼又會關係到貴姊妹

呢？」

說完之後，他立刻就覺得不太妥當，因爲慕容婉已經說明那是一項不便告訴人的機密，自己再加上這一問，豈不是存心要刺探人的秘密了！

因而臉上一紅道：「大姐！那只是小弟隨口之言，並不是存心要問什麼，大姐自可不必回答。」

慕容婉笑道：「小妹既然要陪南宮兄到紅粉山莊去，可見對南宮兄並沒有保密之處，只是怕話被人聽去了不便，南宮兄如此一說，倒使小妹更不好意思了，咱們低聲談話，就不會被人聽去了。」

她把馬放慢了一點，讓南宮俊自然而然地靠近過來，然後才低聲道：「南宮兄飽讀詩書，想必對韓文正公的那篇師說有點印象，小妹要請教其中一句！」

南宮俊道：「小弟大致都還記得，但不知是那一句？」

「就是引用孔子的那句話。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知道了，是不是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對了！還有一篇是歐陽修所撰的醉翁亭中的首句，南宮兄還記得嗎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記得，是環滁皆山也，其西南諸峯……」

「南宮兄果然是博學，出口成章，但不知對這兩篇文章，南宮兄是否都能完全了解？」

南官俊笑道：「小弟雖然不才，但這點小聰明倒還有的，大姐如果不信，儘管出題考考小弟好了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好，小妹就出個題目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，南宮兄就以此爲題如何，是否感到不太公平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不！很公平，因爲大姐也佔不了多少便宜，小弟同樣有一詩回敬，那是曹植對乃兄吟的七步詩！」

慕容婉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南宮兄不會記錯！」

「相信不會，大姐如若不信，可以把這個題目留在最後做，就知道小弟不是信口開河！」

「好！就這麼說，只是我們何時交卷呢？」

「越快越好，前面有個山坡，在到達山坡之前，我們就各自交卷如何？」

這一男一女，在馬上談論詩文，倒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，可是一眨眼間，他們的行動就嚇壞了人。

因爲他們不約而同地忽然從馬背上飛騰而起，南宮俊撲向了一個老學究似的人，手中的摺扇直戳對方的脅下，動作其快無比，那個老學究猝不及防，想避也避不了，被扇骨敲中了肋骨，倒身踣地。

旁邊有個行脚的頭陀，見狀似乎嚇呆了，口中連連唸着阿彌陀佛，直等老學究倒在地上痛得直哼，他才驚魂乍定地道：「這位小施主，怎麼對一位老先生如此兇蠻，阿彌陀佛，罪過，罪過！」

南宮俊微微一笑，見慕容婉也剛把那個手挽菜籃的青衣少婦制服在地，才朝她點點頭道：「大姐好身手，我們一人還有一個，是怎麼處理呢？」

慕容婉道：「別在這路上驚世駭俗，還是照原議，把他們移到前面山坡的那片草地上再來慢慢問一下。」

南宮俊道：「好！還是各管各的，我說這位大師父，出家人以慈悲方便爲本，你就痲煩一下，把這位老夫子扶到那邊山坡上去吧！」

那頭陀仍是合什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出家人不理人間是非，貧僧功果將成，可不能受躭誤！」

他一面說一面準備離開，南宮俊笑笑道：「大師父，你修的是苦行禪，行脚萬里，沿門托鉢，無非也是廣結善緣，修積功德，我給了你一個機會，你怎麼反而放過了！」

那頭陀道：「自家事，自家了，這個人是施主你殺死的，自然應該由施主你去掩埋。」

南宮俊心頭一動道：「大師父怎知是我殺了人？」

「這位老施主本來是好好的，小施主就用那扇子戳了他一下，他就倒地不起，當然是死了！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那有這麼容易就死的，我只是制住了他的穴道，使他失去了知覺行動而已！」

「這個貧僧可不知道，什麼叫穴道，貧僧也沒有聽過！」

這個頭陀可眞會裝。但是南宮俊也不去說破他，故意逗他道：「大師父如果不知道，在下可以試着把大師父也點穴一次，大師立刻就知道了。」

那頭陀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罪過，貧僧與少施主無怨無仇，小施主爲何要貧僧的命呢？」

「不會送命的，只不過半個時辰，穴道自解，就能行動如常了，大師一試就知道的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貧僧可不想找這個罪來受！」

「大師父，你如果不想惹是非，應該早就離開了，既沒人攔着你，你又沒失去行動，可是你却一直賴在這裏，既然你喜歡這裏，就乾脆好事做澈；把這位老夫子搬到前面山坡上去後，我自有酬勞。」

「貧僧行脚天下，緣結十方，身邊沒有一個銅錢，也就過來了，因此貧僧絕不爲任何酬勞而做事！」

這時慕容婉已經追上了另一個青衣婦人，把她制倒在地，過來對南宮俊道：「南宮兄，你怎麼還在拖呢，跟他油嘴滑舌的說些廢話，不怕有失你的身份嗎？」

南宮俊道：「這次小弟可不是油嘴滑舌了，因爲這位大師父的口很緊，一點端倪都沒露，小弟秉承南宮家訓，斷不能不教而誅，做任何事都要使對方明明白白，心服口服，他不鬆口，我就不能動手！」

慕容婉道：「他要是永遠不鬆口，南宮兄難道也一直跟他這樣磨菇下去，那要到什麼時候！」

南宮俊笑道：「不會的，我問話有問話的方法，最多不過三句話，他就會自現原形了！」

（未完）

司馬洛傳奇故事

文·馮嘉
圖·盧令

魔鬼牙（四）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司馬洛被卡沙里所迫，要在不太大的魔鬼牙島上，逃避十五個槍手的射殺，而他卻是手無寸鐵的，也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，當他走完那道人造的地洞廊道，即將踏入島上的森林前，不禁遲疑起來之際，卡沙里的聲音自揚聲器傳來，限他廿秒鐘內出去，否則關閉洞門使他窒息而死——

死亡邊緣口　人間地獄圖

司馬洛等了十分鐘，就衝出了那洞口，而進入了樹林之中，隨即在林中的長草叢中伏了下來，向他剛剛出來這個地方窺望着。果然不出他之所料，他出來的地方是一個山洞的進口，而一塊大石移動，把進口堵塞了，於是那裏便又祇剩下了一大片山壁，就像那進口是根本未曾存在過似的。

司馬洛伏在那草叢之中微笑着。起碼他知道，這些走廊是不能通電電死人的，不然的話，卡沙里就會以此作爲恫嚇了。卡沙里已給他激怒，失去了冷靜，忘記了說謊，假如走廊眞會通電，他會以通電作爲恫嚇，使司馬洛更快逃出去的。另一方面，他也在打量着這片崖壁。他記得卡沙里那座平台花棚的後面就是一度近乎垂直的峭壁，而現在這邊也是一度近乎垂直的峭壁，似乎就是這一度峭壁把卡沙里的部份和其他森林的部份隔開了，這很可能乃是一塊碑形的巨石。

也許卡沙里在提到島的地形方面的時候對他撒了個謊的。卡沙里叫他小心別讓自己給困在牙齒，其實卡沙里所在的地方就正是在牙尖。而這片碑形的巨石把他保護住，使在島的其他部份的人無法碰得到他。憑司馬洛所見，這片石壁向左右伸展，看不見盡頭的邊緣，那是因爲給森林所遮，但司馬洛毫不懷疑，這峭壁的兩頭都是到達海邊的，一定要游泳才能繞過去。然而就是游泳繞過去，亦沒有什麼用處，祇是會到達司馬洛登岸時那座小碼頭而已——假如中途沒有給鯊魚吞了下肚的話。

再者，就是到達了那邊亦沒有什麼用，唯一的進口就是那個山洞，山洞裏有那許多重機關，而且這些機關還是隨時都有變化的。

看來卡沙里所在的地方是有如一座巨大的死火山口，別人進不去的，他在這島上稱王，而火山口之內就是他的總部，亦是他的安樂窩。

跟着，司馬洛臉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因爲他知道狩獵已經開始。這許多有槍的人獵取一個人，而他還是手無寸鐵的。他能支持多久呢？吃的方面亦是問題。水果之類當然隨處都有，但這祇能解渴而不能充飢，而他毫不懷疑他的對手方面是有着充足的糧食的。有他所沒有的肉食。沒有肉食，他的體力就不能支持多久，很快就會手軟脚軟了。在考慮如何捉住卡沙里之前，他更先應該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應付那幾個獵人。

司馬洛小心地伏在那裏，一動也不動。他是在聽聲音，希望知道有沒有一個獵人是正在附近。這樣密的樹林，一個人假如移動，無法不發出聲音來的。

也許附近已沒有獵人，也許他們預算司馬洛一出來了之後，就會馬上逃走，盡量潛入水中。但他却不這樣做。他根本未能肯定對方是在什麼地方，拚命走是沒有什麼意義的，他逃走，很可能會更加速地逃進了敵人的懷抱中去呢！還是以靜制動爲妙。

所以他只是伏在那裏，目光向周圍機警地掃視着，但是看不到他所找的東西——電視眼。假如有電視眼在看着他，他也應該看得見那電視眼的。現在還是過了正午不久，光綫是那麼充足。沒有電視眼看見他，那亦即是說他暫時逗留在這裏是相當安全的了。

而且他就這樣伏在那裏，完全不動，也不站起來。雖然那裏並不是一個舒服的地方。那些蚊子就是要命的，不停地向他暴露的部份皮膚襲擊，到了實在忍不住的時候，他才略爲扭扭頭，或者動動手，把這些蚊子趕走，但很快牠們又回來了。

司馬洛還是咬牙强忍着。現在，忍耐對他是很重要的。事實上，忍耐正是秘訣。他要忍到天黑爲止，他們一定料不到他會就這樣逗留在洞口的地方，他們意料不到的地方。而且他要忍耐到晚上，晚上才是適宜他活動的時間。沒有槍的人對有槍

的人，等到晚上，形勢會有利一點，雖然也不算是拉平了，但是總是有利一點。

他就這樣躺在那裏，等了好幾個鐘頭，由正午等到太陽已經很斜了，還是沒有任何動作。這時，他開始聽到槍聲了。遙遠的槍聲，從不同的方向傳來。此起彼落，有不少人在放槍。

他們在射什麼？

司馬洛又微笑了。也許他們根本不是在射什麼，他們祇是在嚇而已。他們希望藉着槍聲把他嚇出來。他們就是因爲找不到他而虛張聲勢，向天放槍，使他以爲他是被發現了，而瘋狂地亂逃亂跑。但假如他眞是亂逃亂跑的話，那他却眞的會給發現了。

不，他不會中計的。他會等到晚上。晚上，在黑暗之中，他們彼此不能够互相認出來，就不敢太隨便放槍，那時，他的機會就來了。

他祇要捉到他們一個，祇要捉到一個就行了。這是他唯一所求的。祇要捉到他們一個，他就可以得到與他們同樣的武器，得到他們的糧食，那時，他的機會就更大了。

他們的武器，聽那槍聲，司馬洛就知道是有着優良的武器配備的。他們有着火力强大的步槍，一個有經驗的人，是從槍的響聲就可以聽得出來的。

太陽慢慢地繼續向西方沉下去，光綫漸暗下來，而他們停止了放槍了。也許這也是他們準備休息的時候了？他們一定認爲不必太急，用不着乘夜繼續他們的狩獵行動，大可以等到天亮之後再繼續也不遲的。

這個時候，司馬洛就動了。

他在那裏躺了那麼久，已經完全知道沒有人在他的附近。假如這個人在通過樹林移動的時候不發出聲音，也會在走路時發出脚步聲來的。而假如是在走路時發出脚步聲，那麼司馬洛貼在地面上的耳朵就可以聽出來了。

他知道暫時沒有人在他的附近。他移動了大約三十呎的距離，到達了他所選中的一棵大樹。那棵大樹是非常之高的，一直向上伸展，高過旁邊的其他樹。究竟是什麼樹，司馬洛就不大清楚了，他對植物學雖然不是完全沒有常識，但是他的常識可並沒有那麼豐富。總之他知道這棵樹是够高的，而且這棵樹的枝葉也够密，這就行了。

他就爬上了這棵他選中了的樹。很奇怪，到現在爲止，還是一點風都沒有，而天晴得令人難以置信。司馬洛爬着爬着，一路都是十分小心，由於沒有風，假如他爬的時候把這棵樹弄得動起來，那就不大好了，這會惹人注目，如果有風，那又不同，反正多數的樹都會是在風中搖曳着的了。

他差不多爬到了樹頂，而由於這棵樹的枝葉是非常茂密的，所以遠處的人不容易看到有人正在爬樹，尤其是現在已經近晚了，在樹葉之下，樹蔭之中，就黑暗得如同黑夜裏差不多了。但是他向外面望出去，却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他可以看到樹林的頂上，而那些樹頂就像是一片海洋，有些地方是墨綠色，有些地方反射陽光，却是反射出金色的光澤來。空地的數目不多。

司馬洛小心地透過葉縫，向四面張望，果然可以看到他看見的東西，那就是從林中升起來的烟柱。他早知道他會看到這些烟柱的，因爲他知道那些獵人們得吃東西，而他們既然自以爲佔了絕大的優勢，就沒有理由吃乾糧喝冷水了。他們起碼會生把火燒杯咖啡之類，甚至可能用野火把獵到的野獸燒吃。有火的地方就有烟，烟一定要升上天空去，烟柱升起的地方就是有火有人了。

司馬洛看到了五條烟柱之多，也許那些人是一共分成五組？但亦可能他們之中有好些要等天黑之後才生火。不過沒有關係的，他並不要知道他們全部在什麼地方，他祇要知道其中一個在什麼地方，就够了。他認清了最接近他的烟柱是在那一個方向，然後便從樹上再爬下來。他通過樹林，直向烟柱的方向前進。

林中現在已經是相當黑暗了，太陽光一斜，就照不進這些茂密的枝葉之內，因此頭上的天空雖然還是亮光的，樹林之內，却已是有如黑夜一樣了。

司馬洛就是通過這黑夜一般的樹林，小心地前進着，這眞不容易的事情，這樹林是生長得如此茂密，而林中又是根本完全沒有道路的，有些地方勉强可以擠過去，但有些地方則必須繞道而行。而當他繞道而行的時候，他還得顧着不迷失方向。

從樹上下了來之後，他就再也看不見那烟柱了，因此他就祇能靠着自己的記憶力，認定自己要走的是什麼地方，才不致迷失。假如他摸錯了方向的話，那他的前進可就是白費工夫，毫無用處的了。

司馬洛前進十分慢，然而那無情而很難閃避的小枝小葉則使他的衣服破得很快。而且他的皮膚亦很快就出現了處處傷痕。他不知道那一身並不適合在林中活動的衣服可以保護他多久，但是他知道，當他到達那生火的地方時，會是已經天黑了很久了的。他祇希望燒火的人不會吃完了東西就走。這個人或者這些人應該是就地紮營過夜的。既然天已經黑了，看來就不大可能會亂跑了。

他很小心地盤算着方向和距離，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不會盤算得很準的，但他也沒有料到他會失準得那麼厲害。那是說，方向是算得準到超乎他所想像的，然而時間方面，則是大大失準了，他預算還有一個鐘頭之後才到達，然而他却很快就到達了。

假如不是那一連串的咳嗽聲給了他一個警告的話，他也不會知道，原來他是已經那麼接近了。

他僵住在那裏，一動也不動，很後悔剛才發出了那許多聲音，雖然他剛才發出的那些聲音，現在也是收不回來的了。

不過不要緊，那個咳嗽的人當然是聽不見他的聲音的，不然也不會咳嗽了。於是司馬洛又再度移動，這一次則是十分小心，簡直是一吋一吋地前進，好不容易才進到了看得見亮光的地方。

那是一堆野火的亮光，他可以看到那裏的密林之中的一小片空地，而且空地旁邊還有一條小溪在流着。

水聲潺潺，怪不得那人聽不到他過來的聲音了。

司馬洛凝在那裏，一動也不動，看着這營地上的情形。他看見這個人果然是很舒服的，溪邊的石上生着一堆野火，野火上有一隻樹枝的架子，一根木條穿着一隻剝了皮的小獸，正在火上烤着，肉香四溢，使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垂涎起來。因爲這已經是超過吃晚飯的時間了，而他除了幾隻野果之外，還沒有什麼東西下肚，肚子正在抗議着，就像在恐嚇隨時要進行革命似的。

但是他不得不極力轉移自己的視綫，把視綫轉到那堆野火的主人的身上。那人在地上鋪了一張毛巾被之類，人就伏在被子之上，身子赤裸，祇穿着一條內褲，看來是剛剛在那條小溪之中洗過一個澡。這也是一件司馬洛所羨慕的事情：在那清涼的小溪之中洗一個清凉的澡，那是多麼舒服的一件事？

這個人睡在一座小小的帳幕之中，而這帳幕是用輕紗製成的，一座蚊帳帳幕，這樣他就可以一方面享受清凉，而同時又不必受到蚊子的滋擾了。他的槍和背囊就放在帳幕之外。一把美麗精良的長距離步槍，還裝上了一隻望遠瞄準鏡的。另外他的那堆衣服也放在帳幕外面的石上，衣服的上面放着一把短槍。

這個人可眞是放心的，他似乎完全料不到司馬洛會在黑暗之中摸到他身邊來。他以爲司馬洛仍然會在林中盲目地亂闖亂逃。

這個人現在是一個相當容易解決的問題。司馬洛祇要衝過去，抓起他的短槍指着他就行了。雖然兩人之間隔着那條小溪，但司馬洛相信這是不成問題的。

不過司馬洛却還是很小心，一動也不動地蹲在那裏等着。這人雖然明顯地是單獨一個人，但他還是要看得久一點，弄清楚他有沒有同伴在附近。

司馬洛這個時候的耐性眞是令人佩服的。他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，一直是一動不動地蹲在那裏，直至那隻小獸已經差不多燒好了，他才忽然一跳跳了出去，兩步就飛躍過小溪，到了那人的身邊，那人連忙跳起身要拿他的手槍，但是一點機會都沒有。他與槍之間隔着蚊帳，可以看得見，却不容易拿到。

司馬洛先把他的槍，拿了起來，指着他。

那人祇能僵在那裏，而隨即，司馬洛就哈哈笑起來：「哎，眞巧，高堅，怎麼世界這樣小，又碰到了你？」

在火光之中，高堅有點啼笑皆非地瞪着司馬洛：「又是你？」

「你應該料到會是我的吧？」司馬洛說，「這是例行公事了，是不是？我過得了關，當然就會成爲獵物！」

高堅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：「我早料得到，所以我一定也不落力，我不想再跟你碰上。然而，我不想碰上你，你却還是自己找上我了！」

司馬洛拿着他的槍，翻開他的衣服，從下面找出一隻他預料會有的手提無綫電對講機，看見開關掣是關上了的，不過他還是不放心，問道：「這東西，你的老板聽得見嗎？」

「假如你想跟他通話，得開了那掣，」高堅說，「我們是用來報告成績的。我們獵到了獵物，就用這無綫電報告。老板有什麼指示，就會發出召喚的聲音，然後我們開掣通話。」

「這樣很好！」司馬洛說，「這樣，我們就可以安安靜靜地談談了。」

「談些什麼？」高堅苦笑，「在殺死我之前，先盡量用刑，把我所知道的都逼出來是嗎？」

司馬洛搖頭：「我並不打算殺你。誰說過要殺你呢？」

「那怎辦？」高堅說，「你不殺我，我却是非殺死你不可了。」

「我很高興碰到你，」司馬洛說，「假如是碰到了別人，我們根本沒有可能談，我不得不把我碰到的人殺掉。但你是不同的，你可以談，你也應該跟我談，你欠我一條命，因爲，我放過了你一次，記得嗎？」

高堅當然是記得的，在那座巨棚之內，在熄燈之前，司馬洛一槍把他的心臟上轟一槍的。

高堅點點頭，道：「而現在你要來討債了？」

「我以後再告訴你爲什麼我可以不殺你吧，」司馬洛說，「現在我想先了解一下這裏的情形。比如說，你們這裏究竟有多少人？我是指這林中的獵人有多少。」

「九個，」高堅說，「連我在內。」

「這却不是卡沙里講的數目。」司馬洛說。

高堅嘆一口氣：「卡沙里這個人並不是以老實著名的，雖然你會認爲我也不是一個可靠的人物，但是以我和卡沙里來比較，還是我可靠一點。」

「我們一邊談一邊吃如何？」司馬洛指指那隻顯然已經燒好了的小獸，「看來這東西你一個人是吃不完的。」正在抗議的肚子使他無法不作這個提議。

「隨便吧。」高堅揮揮手。

「你是主人，」司馬洛說，「還是你動手招待我好一點。」其實，眞正的原因當然是司馬洛不想分散注意力和動作。他比較喜歡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裏，而手上的槍咀的方向用不着移動。

高堅無可不可地聳聳肩，把那隻小獸從火上拿下來，然後打開一隻水壺，把壺中的液體傾在那隻小獸的身上。那壺中的是葡萄酒，傾在灼熱的肉上面就發出「吱吱」的聲音，而且令那香氣更使人垂涎欲滴了。這酒無疑會使這些肉食更美味，而另一方面，這酒淋下去亦可以使太熱的肉較快地凉下來。

高堅把這隻小獸撕成兩半，而分給司馬洛一半。

司馬洛狠吞虎咽起來，高堅則吃得比較慢一點，而且他還給司馬洛斟了杯酒。

後來，當司馬洛的飢渴稍止之後，高堅才說：「關於人數的問題，也許卡沙里是沒有說謊的，不過他講的是本來的人數，我講的是死剩的人數。死剩的，連同我在內祇有九個人了。」

「死於什麼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們的獵物都不是普通的獵物，」

高堅說，「雖然他們是沒有槍的，他們還是有反撲的能力，例如你。殺死一隻獵物，我們也得付出一些代價，此外也有兩個人是死於瘧疾。住在這森林裏面，並不是很舒服的。」

「你是說你們長期都是住在這森林中的？」司馬洛問。

高堅點點頭：「每星期回去見一次老板，領取新鮮的裝備，食物，和女人。但這一次則是例外，在狩獵完成之前，我們不能回去，而假如彈藥和食物用完了，還獵不到，我們就得自己想辦法了。」

「你們獵過多少人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來了之後是五個左右吧，」高堅說，「但是我自己可並沒有動過手。」

「你用不着撒這個謊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反正你來這裏之前也不會是有乾凈的記錄了。」

「我不需要向你撒謊，」高堅說，「反正我現在也是免不了一死的。我這個人的確不喜歡殺人，我並不認爲殺人是一件樂事，如非要這樣做不可的時候，我才會這樣做的。」

司馬洛微笑：「現在聽你講起話來，倒有點像我了。」

「這是眞的，」高堅說，「我們在這裏做獵人，誰獵到獵物的會得到一筆很大數目的奬金，所以他們都很熱心了，但我却並不熱心。錢有什麼用？我知道我們是不可能活着離開這裏去花那些錢的，所以每當舉行狩獵時，我都祇是做做樣子，遠遠離開獵物所在的地方，消磨時間就算了，他們要獵，就讓他們去獵，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會給選中爲和你槍戰的對手。卡沙里也察覺到我不够熱心，所以故意叫我去，讓我知道，即使我在這裏混時間，也不一定就可保安全，事實上那一次差不多是等於拿我去處決了，你本來可能成爲我的劊子手的。」

「唔，有點道理，」司馬洛點着頭，「有點道理。但你雖然沒有實際參加狩獵，但總知道每一次狩獵的對象是誰吧？」

高堅搖搖頭：「不一定。我們通常不會知道來者的名字，祇是知道他是個我們不認識的人。我們自己都互相認識的。」

「有聽過林震嗎？」司馬洛問，「他是給從一條大鯊魚的肚子裏找出來的。」

「哦，那個，」高堅說，「就是林震。他殺死了我們之中的兩個。後來他騎着一段枯樹出海逃走，這是他們說的。那時是晚上，他騎着枯樹逃不逃得脫我不知道，但假如他不是運氣太壞，他的確可以離開這島上的。」

「怎樣運氣太壞？」司馬洛問。

高堅聳聳肩：「他乘着枯樹離開時本來是陰雲密佈，快要下雨似的，海面上黑得什麼都看不見，但是忽然之間，雲都散了，月亮出來。追他到海邊的人正在找，月亮一出來就看見了他。他們向他放槍，他腿上中了一槍，血流進海裏，血一流進海裏，鯊魚就給引來了。」

司馬洛難過地咽一口唾沫。他猜到以後發生什麼了。

「他們看着的，」高堅說，「一條巨大的白鯊出現了。他們也想不到這海裏會有這樣大的鯊魚，但是鯊魚這東西，很難講的……」

「總之，」司馬洛說，「這鯊魚給在澳洲捉到了，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到這裏來了。」

「你一個人，」高堅說，「却找到這裏來？爲什麼你不多帶些人來？」

「不是我找來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是他們把我帶來的。但是，難道你不知道我是怎麼來的嗎？」

「難道你以爲我知道很多？」高堅苦笑。

「你究竟又是怎麼來的？」司馬洛問道。

高堅聳聳肩：「說來話長了，我看見報紙上有一段招請保鏢的廣告，我寫信去應徵。」

「這故事並不長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林震就是這樣來的，我也是這樣來的，祇不過，似乎有些人幸運一點，成爲了獵人，有些則成爲了獵物。」

「兩者都不幸運，」高堅說，「獵人可以活下去，但活得不久，那又有什麼用？不能活着離開這裏，又有什麼用處？」

「你以前到底是幹什麼的？」司馬洛問。

高堅聳聳肩：「我是一個兇手，但其實我也不是兇手。我是一個神槍手，對射擊很有研究，但祇是射靶而已，射人並不是我的愛好。有一天我回家時發現一個男人在我的妻子的床上——」

「你把他殺了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他差點把我殺了，」高堅說，「他有兩個保鏢守在屋內的，他叫一聲，保鏢衝進來，把我打得躺進了醫院。他是個惡霸。我從醫院出來時，妻子也走了，跟了他，因爲他可以供應她豪華的生活，而我當時却是相當潦倒。我變得快要瘋狂了，我就拿兩把槍到他家去，把他們都殺掉。也許這是不值得的，她既已不愛我，我這樣又能證明什麼。但總之我是這樣做了，之後我就逃亡，祇好拿槍吃飯。但我並不是職業兇手。我看見了這廣告，覺得當保鏢也不錯，起碼可以找到一份固定工作，誰知道這却是一個騙局！」

「你來的時候，過的又是怎樣的五關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什麼五關？」高堅皺眉看司馬洛。

「你來時總得經過考試或者測驗之類才被取錄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總不能你自稱是神槍手，他就當你是神槍手而把你取錄的吧？」

「我們沒有經過什麼考試，」高堅說，「似乎用不着我們說什麼，他們全部都已查出來了。假如我們是說謊的，他們也會知道。」

這一點司馬洛倒是知道得相當清楚的，因爲他自己也是曾經親歷其境。

「唔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看是這樣的。那些高手，他們就用來作獵物，而他們認爲是較低手的，就派到了一些獵人的工作。獵人多，但是本領差一點，獵物本領高，但是寡不敵衆，又沒有槍。」

「我看大概正是如此，」高堅說，「我跟你比較起來，我不能不承認我是低得多的低手了。」

「對於那裏面的情形你有所知嗎？」

司馬洛問。

「你認爲我們能知道些什麼?」高堅說，「我們根本沒有機會進去。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那裏面的機關似乎是千變萬化的，每一次我們在領取女人的時候都給安置在不同的房間裏，而那些女人，却是就從牆壁裏走出來的。」

這一點司馬洛也相當明白，因爲他自己就是親歷其境的。

「有沒有想過反叛?」司馬洛問。

「你在開玩笑嗎?」高堅說，「他們不開山洞的門，我們也進不去，反叛什麼?而且，亦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在裏面。」

「女人也許會多一點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但是男人?我猜不會很多。卡沙里不是輕易信任別人的。我猜除了我見過那幾個近身保鑣之外就不會有什麼人了。自己控制不來的人，那就寧可沒有了。」

高堅搖搖頭：「我們就是沒有想到反叛這個問題，亦從來沒有這機會。」

「但現在有了我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你們就有機會了。」

「你在開玩笑，」高堅說，「我們反叛了之後，又逃得到什麼地方呢?」

司馬洛苦笑：「總有辦法離開這島上吧?即使我們把樹砍下來造船，也一樣可以離開這裏的。」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」高堅說，「我是說，即使我們能够離開這座島，我們又逃得到什麼地方呢?」

「這個嘛，倒有很多地方可以逃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不過，你還沒有聽過我的故事，是不是?我告訴你我的故事，你的想法就不同了。」

於是司馬洛就告訴了高堅他的故事。之後，他說：「我這位朋友老畢在好些方面都頗吃得開，我看他是可以爲你想想辦法，解決你的困難的。起碼我可以答應不把你抓起來!」

「你這位朋友老畢可貞放心，」高堅難以置信地，「他就這樣讓你自己一個人來，連跟踪都不跟踪一下嗎?」

「這是我提出來的主意，」司馬洛說，「假如跟踪着，卡沙里未必會上當，我也未必能够來到這裏了。」

「你現在來了，」高堅說，「那又如何?你不還是勢孤力薄嗎?我們反叛，那我跟你一起都成爲被獵的人了，」

「你們不可以聯合起來嗎?」司馬洛說，「難道你們每一個人都甘於被困在這裏?你們每一個人都沒有想到自己是不能活着離開這裏嗎?」

「我們從來沒有談過這個問題，」高堅說，「這種問題，是不方便討論的。不過我看得出有幾個是跟我一樣想法的，事實上，他們知道我，我也知道他們都是極力避免着去執行這種獵人的工作，因此我們都從來沒有領過什麼獎金。」

「有多少個?」司馬洛問。

「連我在內是五個。」高堅說。

「其餘那四個呢?」司馬洛問。

「他們是狂熱份子，」高堅說，「認爲殺人是一件樂事。他們都領過獎金。大概他們也知道不可能活着離開這裏去花用那些錢的，但有人讓他們殺殺，他們還是認爲這是一件過癮的事情。」

「那很好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把這四個好殺份子殺掉，跟另外四個談談好了。」

「什麼?」高堅驚愕地看着司馬洛。

「我是說我們合作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把那四個好殺的解決掉，然後你跟另外那四個談談，我們合作攻進去把卡沙里捉起來!」

「攻進去怕沒有那麼容易吧?」高堅說。

「也許亦不如你想像之中那麼困難，」司馬洛說，「而且，你會有什麼損失?假設卡沙里知道了我們的計劃吧，他又有什麼辦法?這樣大一座島，他還是得派人出來把我們殺掉的，而我不相信他有多少人可以派出來。」

高堅沉吟着，道：「假如他們拒絕合作呢?」

「這就要靠你的判斷力了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不能跟我們合作的人，我們就要加以消滅，免得他們對我們有危險，他們可能把我們殺掉去向卡沙里請賞的，因此得由你來判斷誰是可以信任的，我不認識他們，我不能判斷。」

高堅想了好一陣：「還是跟我說的一樣，有四個是不能信任的，他們簡直是近乎瘋狂的人!」

「那我們把他們消滅好了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一方面，你跟那四個可以信任的談談。」

「殺掉他們?」高堅說。

「你不喜歡殺人，我也不喜歡殺人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却是沒有選擇餘地的。我們得爲了我們自己的生存問題而努力!」

「我猜我的確沒有選擇餘地，」高堅說。

「那麼，」司馬洛說，「讓我們來詳細計劃一下好了!」

「別動，」高堅低聲說，「我們不能再前進了，前面就是電視眼所在的地方，我們繼續前進，卡沙里就可以看見我們在一起了!」

「你倒是很能幹的，」司馬洛微笑，「你知道每一隻電視眼是在什麼地方?」

「我一直都在小心留意着這些事情的。」高堅說，「我認爲這些事情將來對我會有用處，現在果然有用處了。」

「有人來了，」司馬洛說。他聽見樹林的沙沙聲。雖然還沒有看見來人。現在已經是早上，頭頂上的陽光很明亮，樹林中的視綫大致上也是相當清楚的。

「你先躲開一點吧，」高堅伸手一指，又低聲說，「讓我看看是誰。」

司馬洛拿着手槍進了密林之中。

高堅則留在原地。那在樹林中進行的聲音愈來愈近了。

高堅撮着咀唇吹了幾聲口哨。這口哨是他們的暗號，這樣他們就不會在未見人之前就放槍，而傷及自己人了。

來人也還了一聲口哨，便有一個滿面長鬍鬚的大漢出現了。這大漢的打扮與高堅大致相同的，也是穿着獵裝，皮靴，背囊，拿着長槍，而腰間佩着手槍。而且是一個白種人。

「原來是你，皮特魯，」高堅說。高

堅故意提起這個名字，好讓司馬洛知道來者是不是黑名單上的人。皮特魯正是黑名單上的人，那些好殺傷份子的其中之一。

看他的眼睛就已經看得出來了，這個意大利的兇手有着一雙好像在燃燒着的眼睛，這雙眼睛就像老是在找尋着可以殺的東西，沒有停止的時候。

「找到什麼嗎?」皮特魯打量着高堅問道。

「找不到，」高堅說，「那傢伙就像忽然變成了空氣，消失掉了。」高堅一面說着一面移左兩步，在樹脚下坐下來，以便皮特魯要面朝着他的話，就要背朝着司馬洛。

皮特魯鄙夷地一歪咀：「你當然找不到什麼，高堅，你從來都找不到什麼。」

「我得承認我沒有你的本事，」高堅聳聳肩，「看來你領獎金的機會要比我高了。」

「我是一個很好的獵人，」皮特魯說，「一定的。你知道一個一流的獵人最需要具有的是什麼條件嗎?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高堅說，「你告訴我吧!」

皮特魯用一隻手指點點自己的腦袋：「主要是在這裏，一種第六感。」

「就是你的第六感告訴你你的獵物是在什麼地方?」高堅微笑着說。

「對了，」皮特魯說，「我的第六感告訴我，我們的獵物距離我們並不很遠，」這使司馬洛心裏一震，看來皮特魯這種所謂第六感，倒並不是完全自我吹噓的。

「事實上，」皮特魯說，「我的第六感告訴我，高堅，你剛才並不是單獨一個人在這裏的。」

「我不是單獨一個人?」高堅表示莫名其妙，「你在開玩笑嗎?假如我不是單獨一個人，那麼我是跟誰在一起呢?」

皮特魯懷疑地打量着高堅：「我看問題不是這個，而是，假如你是跟我們的其中一人在一起，那爲什麼你要說謊?」

「你的神經一定有點問題了，」高堅說，「你在胡說八道。」

「你的手槍呢，高堅?」皮特魯忽然問，這個人看來不但很狡猾，而且也觀察力强。

「我——失掉了。」高堅說着，也忍不住口吃起來，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，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。

皮特魯搖着頭：「你太不小心了，高堅，怎可能把槍失掉?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，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，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，讓我看——」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頦，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。

就在這時，槍聲「砰」然地响了。皮特魯向前仆去。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，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，似乎他是會毫不猶疑地向高堅放槍的，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，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。

皮特魯仆在那裏，一動也不動，高堅舒了一口氣。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，他喃喃着低聲說：「死了，我的天!」

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。

司馬洛說：「沒有辦法，高堅，假如我不殺他，他就要殺你。怎麼樣，覺得腸胃不舒服嗎?」

「難道這會令我肚子餓起來?」高堅說。

「好了，」司馬洛說，「現在助我一臂，把他的衣服脫下來吧，他的衣服對他已經沒有用，我却很需要。」的確，司馬洛身上那一套並不適合林中活動的衣服是已經破爛不堪了。

「你有很强壯的胃，」高堅說，「也有很準確的槍法。這一點，是眞令我佩服的。」

「沒有辦法，」司馬洛說，「難道你以爲我現在就不想嘔吐嗎?但現在是我們求取生存的時候。」

他們合力把皮特魯的衣服脫下來。由於皮特魯是頭部中槍，所以衣服已沒有血漬，並沒有字彈洞，這樣是最理想了。唯一缺點就是那套衣服太大一點，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當然並不能太苛求了。

司馬洛穿上了皮特魯的衣服，也要了皮特魯的背囊和槍，然後把高堅的手槍交還。現在，司馬洛感到舒服得多了，他有充足的武器和裝備，而且又有一個盟友。

高堅把皮特魯拖進了密林之中藏了起來，他們一直都不在電視眼的範圍之內，因此卡沙里是正在用電視欣賞着的話，他是不會見到什麼的。

「好了，」司馬洛在高堅把皮特魯的屍體藏好了之後說道：「倒下一個，還有三個。」

「我却希望先找到那個我們可以信任的，」高堅說，「先找到他們的話，我們就可以得到多一些幫手。」司馬洛說。

高堅指指司馬洛身上掛着那隻本來是屬於皮特魯的無綫電通話機，「這個你還留着幹什麼?對你並沒有用處。」

「也許我終於有需要跟卡沙里通話的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但在這需要來臨之前，」高堅說，「假如有什麼响聲，你最好不要理睬。他聯絡不到皮特魯，他就會以爲皮特魯是已經死了，給你殺死了，他大概猜不到我們會正在進行這樣一個計劃，而我們也最好別讓他知道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司馬洛點點頭，「現在你再領路吧，最好先找到我們能够信任的人。」

高堅是有辦法找到其餘那些獵人，不過，他却沒有把握一定先找到他們可以信任的人。大家都熟悉這座島的形勢，大家都知道什麼地方比較好走，所以要遇上就很容易，不過究竟遇上的會是哪一個，則却是毫無把握的。

他們在林中小心移動着，司馬洛現在已經變成了獵者了，途中，高堅打下了一隻大鳥，在背囊中放好，準備晚間作爲食物。那些乾糧他說使他吃得咀巴都不願動了，不能不準備一些新鮮的食物，而司馬洛亦很明白他的看法的，假如吃的享受都沒有，那還有什麼?

這島雖然在地圖上不算大，但人走在，這上面却一點也不小了，要碰到一個人，雖然有意去碰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此結果他們還是到了下午黃昏時才碰到一個

。也是早就聽了那人在通過樹林時的音聲的。司馬洛和高堅馬上停下，而對方也停下了。高堅撮起了咀唇吹了一陣口哨，而司馬洛則小心地退進了密林中躲起來。

那邊也還了一陣口哨。跟着通過樹林的聲音響了，一個非常高非常瘦的人出現，走到高堅的身邊。高堅揮揮手，說：「是你，盧高。」

司馬洛略爲放鬆了一點，盧高不是黑名單上的人物，高堅首先提一提盧高的名字，當然就是爲了好讓司馬洛知道來者是誰。但是司馬洛並沒有完全放心，高堅說盧高不是危險人物，這祇是高堅的推測而已。高堅自己也沒有絕對把握，司馬洛當然更不會有什麼把握。在沒有經過試驗之前是不能肯定的。

盧高的名字實在不是「高」，不過因爲他的人生得高，所以大家就稱他爲盧高而已。這是一個形格很特別的人，不但人是瘦而長，連臉也是瘦而長，下額又長又尖，鼻子亦是又長又尖。一個人。假如叫司馬洛替他改個外號，那司馬洛會認爲把他稱爲「盧長」更爲適合了。

「坐坐吧，」高堅在一棵大樹的樹根上坐下來解下水壺，「我們來乾一杯。」

盧高無可不可地聳聳肩，也坐下來，解下水壺，用蓋子作杯，斟了一蓋子的葡萄酒，二人舉杯而碰，盧高說：「就是可惜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。」

「這要看你認爲什麼算是值得慶祝的了，」高堅說，「有些人認爲打到了獵物就是值得慶祝的事情，我的看法却是剛好相反。沒有碰着獵物，才是值得慶祝的事情。」

盧高戒備地瞥了高堅一眼：「我看我們還是不要提這個題目的好。」

「但是這個題目我們已經迴避得太久了，」高堅說，「我認爲到了現在這個階段，我們已不應該再迴避，而是應該面對現實，爽爽快快地把它解決掉。」

「你喝醉了。」盧高說。

「媽的，盧高，」高堅不耐煩地說，「你是有腦子的。難道你認爲我們應該老死在這裏嗎？我們年紀已經不輕了，而不論從哪一個角度去看，我們的老板都是不會把我們活着放回文明的地方去的。我們已經知道得太多了。」

「你還是少喝點酒吧。」盧高說。

「你聽着，」高堅伸出一隻手，緊執着盧高的手臂，把他輕輕地搖動着，「我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情報，要跟你商量的，盧高。」

盧高慢慢地扭動手臂，把手臂從高堅的掌握掙脫出來。他慢慢地說：「我對情報並不感興趣，在這裏，情報有些什麼用處？」

「這是關係我們的利益的情報，」高堅壓低聲音說，「你聽着，這裏祇有我們兩個人，沒有第三者，你連聽的胆量都沒有嗎？」

盧高考慮了一下，聳聳肩：「也好，我一直在奇怪你喝醉了之後會怎樣胡說八道，現在我有機會知道了。」

「我們正在獵取的這個人，你知道是誰嗎？」高堅問。

「是一個人，」盧高說，「知道這一點就已經够了。」

「這個人叫司馬洛，」高堅說，「別問我是怎麼知道他的名字的，總之，我知道就是了。」

盧高雖然一直都在極力使自己顯得鎮靜，但此時臉上的表情却有了點變化，他說：「這個名字我聽過。」

「這更好了，」高堅說，「既然你聽過他的名字，你就知道他可以成爲我們的救星。他可以挽救我們離開這裏。」

「你瘋了。」盧高說，「他拯救我們？他現在連自己都救不來呢。」

「他救不了自己，我們也救不了自己，」高堅說：「但是我們聯合起來就不同了。他一定肯與我們合作的，祇要跟他談談就行。」

「跟他談談就行，」盧高點點頭，「但，這也是一個大問題。我們怎樣跟他談呢？」

「我們到了這裏之後都沒有眞眞正正做過打獵的工作，」高堅說，「現在我們可以認眞幹一次。我們當然不必殺死他，祇要活捉就行了。」

盧高的眼睛閃爍着。

「我們有這樣多人，可以合起來的。」

「我們並不是可以全都聯合起來，」」高堅說。

盧高說，他這樣說，顯然是對這件事情頗感興趣了，「我們之中有些人是難寄重任的。」

「我也是這樣看法，」高堅說，「照你認爲會有哪一些人難寄重任的呢？」

「我看有四個是不能算在內的，」盧高說，「其中之一個就是皮特魯，他亦是最危險的一個。」

「英雄所見略同。」高堅說：「我也是這樣看法的。照這樣看來，我們的合作，是沒有甚麼問題了。」

「祇有一個問題。」盧高說：「那就是信任的問題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你不信任我嗎？」高堅說。

「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全信任你。」盧高說：「假如我們要合作的話，我們似乎是應該做一些事情，證明一下才行的。」

「那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。」高堅說：「我已經殺了皮特魯，我可以帶你去看看他的屍體作爲證明。」

「不必了，」盧高說：「我已經找到了他的屍體。」

「那就行了。」高堅說：「照你的說法，現在倒是要等着你做一些事情來證明了。」

盧高慢慢伸手拿起他的長槍，微笑着：「也許我可以打一隻兔子之類，來證明一下？」

「兔子並不算是證明。」高堅說。

盧高的長槍的槍咀斜斜地朝着上面，高堅注視着這槍咀，提防着他會向自己撲過來，而在較遠的叢林中躲着的司馬洛也是在作着同樣的注意。

跟着，盧高就以極其快速，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扳動槍機，槍砰然一聲響了，司馬洛也嚇了一大跳。假如那槍咀不是朝上面放射的話，司馬洛眞可能會扳機向他放槍的。

槍聲過後，司馬洛左面的高處傳來一聲慘叫，一件事物直跌下來，「蓬」一聲跌進了草叢之中。

司馬洛沒有動，跌下來的是一個人，而這個人即使沒有給槍彈射死，也會跌死的。

高堅驚愕地看着這個瘦長的人，盧高咧咀微笑：「那是古里，第二號不能信任的人物。」

「我……也是把他排列在第二名。」高堅困難地咽着唾涎說：「不過，我倒眞希望你沒有認錯。」

「我們過去看看，就知道了。」盧高說。

他們起來，走過去看看那從樹上墮下的人，那是一個矮小的人，雖然矮小，却很强壯，他祇是天生有着矮小的身裁吧了，這並不就等於說他是個孱弱的人，而他的矮小身裁，也許正是使他有着爬樹的專長的。

「這果然是古里。」高堅說：「天，他聽着我們在講話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盧高說：「這是眞危險的事情，我們再講下去，他可能就要向我們開槍了。沒辦法，我不能不先發制人。」

「你的槍法倒眞了不起。」高堅說：「我就從來沒有想到你能開槍開得這麼好的。」

「這是因爲沒有值得射擊的目標。」盧高說：「我是一個好手，而一個好手是不輕易出手的，總之，現在我是也已經證明了我的合作誠意了。」

「不錯。」高堅點點頭：「現在，我們是應該可以互相信任了。」

「那麼。」盧高說：「你怎應還不叫你這位朋友出來見見面？」

高堅疑慮地看着他，盧高又微笑，說：「我找到皮特魯的屍體時，他的屍體是脫光了的，衣服和槍以及背囊都沒有了，你又不需要他這些東西，照我的推測，祇有一個人是需要這些東西的，就是你的朋友司馬洛先生了。」

高堅苦笑聳肩：「你看來眞有本領跟福爾摩斯搶生意呢。」他揮揮手示意司馬洛出來，不過司馬洛則不必等他示意，已經正在走過來了。

三個人會合在一起，在那個電視眼看不見的地方，司馬洛與盧高握手，司馬洛微笑：「盧高先生，我很高興能够有與你合作的機會，毫無疑問，你是一定可以給我很大的幫忙的。」

「我也是一樣想。」盧高說：「我雖然沒有見過你做事，但是用不着親眼看見的，有關你的事情我已聽過不少，而我所聽過的，我相信已足够使我對我們的合作很有信心了。」

「對於你這個人，我倒沒有聽過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你究竟是甚麼人？」

「我是一個職業獵人。」盧高說：「以前我是在非洲工作，我的工作就是替那些非法商人獵取受政府保護的罕有野獸，卡沙里把我放在這裏簡直是開玩笑，不錯我在森林中的活動力是相當强的，但是殺人一向不是我的專長，我的槍雖然取去過不少生命，但是相信我，人命却是很少很少。」

「這就是爲甚麼你不願領獎金了？」高堅問。

「不值得。」盧高說：「我認爲殺人不是一件單單爲了錢亦可以做的事情，必須要有充份的理由。」

「唔！」高堅諷刺地微笑着：「還是一位哲學家呢。」

「是的。」盧高說：「你也可以說我是一位哲學家，我的確有我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學。司馬洛先生，我不是一個殺手，祇是當我要保護自己的生命時我才會開殺戒的，就像剛才那樣的情形。好了，司馬洛先生，我看我的考試到此爲止也要結束了，不管你認爲我及格不及格，總之我也是非要入夥不可的，因爲我已經沒有別的地方好去。」

司馬洛微笑：「何止及格，簡直是成績優異，假如再多這樣幾個人，那我們就無往而不利了。」

「那很好。」盧高說：「現在，我們再計劃一下我們的下一步計劃吧。我們不能信任的人還有兩個，不過，假如沒有甚麼意外的話，我們應該也可以把他們解決的。」

「我現在想到，我是犯了一個錯誤、」司馬洛說：「而這個錯誤是應該加以糾正的。」

× × ×

他們的黑名單上還有兩個人，其中一個就是甘瑞，這個甘瑞之所以不能信任，乃是因爲他的人簡直是已經陷入了半瘋狂狀態。一個身裁健碩而高大的人，腦筋却不大靈活，但亦不能說他是一個遲鈍的人，他祇是腦子側到了一邊，除了對行獵有興趣之外，就不對其他任何事情感興趣了，這就有點像一隻獵犬，一隻獵犬也是這樣的。獵犬不大會用腦筋，但是到了行獵的時候又不同了。當行獵的時候，獵犬就成爲了能手，可以發揮很高的效率，而到那時，牠在這一方面的能力甚至智慧，就似乎比人類還要高强了。

甘瑞在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出動，好像一隻半人半犬一樣，堅强地通過森林前進着，就像務必要把那個目標找出來似的，似乎除了這件事情之外，就沒有別的事情是值得他做的了。而且他似乎有着一種人類所沒有的狩獵靈感，也許是相當於人類的嗅覺吧。他似乎可以預知道值得找尋的東西是在甚麼地方。

他固執地前進着幾乎像有神明在爲他引路似的，一直向前走，而到達了皮特魯的屍體所在的地方。臉上那些一寸長，像刺蝟般的鬍鬚之間的臉咧開來，成爲一個微笑。

沒有人知道他是因爲見到了屍體就開心，抑或是因爲他見到了屍體，就知道他所追踪的人已經有了綫索了。

他迷惑地在屍體的旁邊蹲着，那個微笑慢慢退去，而眉頭則皺了起來，他到底是一個人，而不是一隻獵犬，儘管他的腦筋不大靈活，却不致於絕對像獵犬一樣完全不會思索的，這具屍體身上的欠缺衣服的情形，就使他思索起來了，可是想來想去都不明白，由於屍體是被槍擊而斃命的，那個被獵的人幹了這件事，這一點沒有疑問的了。

（未完）

遊俠傳奇故事

朱羽・文
盧令・圖

插翅難飛（八）

前文提要： 上回書至鄧彬受傷昏迷，商琳擬送鄧彬離開花馬池，但傷科大夫警告她，鄧彬受不得顛簸，如創口破裂，後果堪虞，商琳不敢妄動，迫得戰戰兢兢地守住鄧彬。杜復軍潛往殺死葛通，使得藍長飛誤以爲是鄧彬下的毒手，從而判斷鄧彬傷得並不嚴重，更認定鄧彬有心裝傷，引誘他們往自投羅網，他原蓄意藉鄧彬臥傷，夤夜前往襲擊，至是，忙即取消這一念頭，午夜，常宣勸藍長飛離開花馬池以避鄧彬，並問藍長飛當年連殺鄧彬一十七刀都沒有將鄧彬置之死地是爲什麼，藍長飛慨嘆說是犯了錯誤，以爲鄧彬活不了——

計擺空城計　情牽不了情

常宣道：「這麼說，你不是爲了替他留條生路？」

藍長飛冷聲道：「老九，我給誰留過生路？」

常宣沒有再說下去，他似乎將藍長飛估計錯誤了，既然藍長飛當初停止出刀，不是爲了放生，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？

「老九，你說你對我忠心耿耿，我相信，不過，我還要再問一次，在任何情況之下，你的忠心都不變嗎？」

「不變。」

「好，我派你一個差使，連夜去探望鄧彬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我明白，你們已經默默地建立了一種說不出的感情，你去看他，他絕不會生疑。」

「藍老大，這有什麼用意嗎？」

「鄧彬身受三處刀傷，他還跑到『池上號』去殺死八爺，這好像太不可能。」

「藍老大，你當時殺了鄧彬十七刀，他都還活着，這是奇蹟，奇蹟隨時會在他身上出現。」

「鄧彬有餘力去殺死八爺，我不懷疑，我懷疑他現在還有能力抵擋我們凌厲攻擊。」

「哦！你教我去探探虛實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藍老大，我對自己的判斷力沒有自信。」

「老九，你必須判斷正確，因爲你的判斷關係着咱們兄弟們的生死，你也是其中一個。」

× × ×

商琳的情緒完全鬆懈下來，有了紀標送來的消息，她當然可以安心，最少今晚無事。可是，她伏在桌上閉了眼睛，就有人敲門了。

她打開門，竟然是常宣，她倒感覺意外。

「老九呀，你……？」

「商琳！」常宣低着頭，目光望着自己的鞋尖，「我來拜訪鄧彬，當然，妳可以拒絕我進妳的房間。」

「老九，我太了解你，我，鄧爺，都沒將你看成敵人，我幹嗎要拒絕呢？進來，快進來！」

「商琳，鄧爺也許已經睡下了，如果妳怕我吵了他，當然可以拒絕，我不會見怪的。」

「老九，我沒說拒絕你進來呀！」

「商琳！妳可以拒絕，這麼晚了……我說過，我不會怪妳的。」

原來常宣一再暗示，他是不希望見到鄧彬，如果見了面，他同去就一定要說實話。

可是，商琳完全不了解常宣的用意，一伸手，將他拉進了房，還埋怨地說：「你站在門口磨磨蹭蹭幹什麼呀？進來！進來！」

常宣進了房，一眼就看見躺在床上的鄧彬，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在睡覺，常宣當然看得出。

是因爲鄧彬往「池上號」走了一趟而精力枯竭嗎？

常宣有絕對的把握，現在的鄧彬，任何人都可以置他於死地。

「老九，坐呀！」

「商琳！八爺是鄧彬去殺害的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不是？」

「老九！我不會騙你，回房之後，他就一直昏睡不醒，老九！他怎麼能跑出去殺人呀！」

「那又是誰殺害了八爺？」

「誰知道呀？剛才紀隊長還來跟我合計了老半天，連他都想不出來。」

「商琳！」常宣冷冷地說：「那輛車還預備着，妳趕快帶鄧彬離開花馬池。」

「不行呀！老九！」

「爲什麼不行？」

商琳道：「鄧爺的傷重，經不起車馬顛簸呀！」

「商琳！妳必須立刻帶鄧彬走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用問爲什麼，立刻就走，商琳！我只說這一次，如果妳不聽，妳就害了鄧彬，也害了妳自己，好！我走了。」常宣說完之後，扭頭就走。

「老九！你等等……」商琳追上去。

可是，常宣並沒有停留，他穿過長廊，經過拱門，走了。他是一個守信的人，他一定會將他所見到的情況忠實地向藍長飛報告。

走出金陵酒家，在寂靜的長街上，他突然發現有人在等着他。

是杜復軍。

「常宣，你剛才去看過鄧彬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他的傷勢如何？」

「很重。」

「是誰教你去看鄧彬的？」

「藍長飛。」

「探虛實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，藍長飛還打算乘機攻擊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現在，你同去要忠實地向藍長飛報告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聽說你是很明是非，很懂事理的人，你爲什麼要讓藍長飛去殺一個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人？」

「我不能背叛藍老大。」

「愚忠。」

「杜爺！對不起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站住！」杜復軍冷叱了一聲。

「幹什麼！杜爺！」

「我不許你這麼作。」

「哦？你會關心鄧彬的死活？」

「我當然不會關心。」

常宣道：「那麼，你爲什麼阻止我同去報信？」

「常宣！你很聰明，應該想一想。」

「我想不出，如果你不關心鄧彬，當然也不會關心藍長飛，到底是爲了誰，你才出面阻止我？」

「爲了你！」杜復軍的手指指上了常宣的鼻尖。

「爲了我？」

「嗯！你有血性，也有良心，可是，你缺乏理智，完全感情用事，我不希望你作出終身遺憾的事。」

「杜爺！你管不了。」

「常宣！我管定了。」

「杜爺！除非你殺死我，不然……」

杜復軍突然揮拳向常宣擊去，這一拳又重，又快，結結實實地敲在常宣的下頦處。

× × ×

漫漫長夜終於過去了。

金慶陵這一夜是在灶房渡過的，他一直担心鄧彬會對他施展報復，因此躲到柴堆後面捱過一夜。

這一夜弄得他腰痠背痛，但他很高興，至少他還活着。他慢慢探出頭來，沒瞧見任何動靜。

他一步步地走出灶房，剛到門口，突然一個人影飛掠而至，將他又推回灶房。

金慶陵連忙叫道：「好漢饒命，好漢饒命！」

「掌櫃的，你是冲着舅舅叫叔叔——不認人啦！」

「哦？你是十一哥！」

不錯，這個人正是王十一。

「掌櫃的，我問你，昨晚有什麼動靜嗎？」

「沒……沒有呀！」

「你看見常老九了嗎？」

「老九？」金慶陵打從那場廝殺之後就一直躲在灶房裏沒露臉，他是什麼也不知道，不過，人都有自尊心，他當然不會承認是躲在灶房中過夜的。「沒見着，沒見着——我一直都在店堂裏，到店門板關上，我都沒見什麼人來過。」

「見着鄧彬了嗎？」

「見着了呀！」金慶陵又說了假話，這又是自尊心所使然。

「他怎麼樣？」王十一很緊張。

「他沒怎麼樣呀！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和和氣氣地說：『小金，別怕，這不干你的事，你照樣作你的買賣！』十一哥！你還要打聽什麼呀？」

「唉！我是問鄧彬的傷勢怎麼樣？」

「沒怎麼樣呀，他走來走去，挺有精神的。」

王十一那兩道濃眉皺到一起去了。

「十一哥，你在找常老九呀？」

「掌櫃的，咱們老大命令九哥前來打聽鄧彬的傷勢，一來就沒有回去過……你沒有聽到任何响動嗎？槍聲，或者是喊叫聲？……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昨晚金陵酒家平靜得很……你到處去找找吧！」

「金掌櫃，金掌櫃！」突然有人在喊叫。

王十一連忙說：「你趕快出去，別說我在這兒。」

其實金慶陵是好像鴨子被趕上架，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商琳，如果是鄧彬睡足了覺，養好了精神，要找他去算帳，那不是糟了嗎？

可是，他方才說了大話，在王十一面前，他不得不硬着頭皮走了出去。

商琳正快步向灶房跑過來。

金慶陵看清楚她身後並沒有跟着鄧彬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提高了嗓門問道：「商姑娘！有什麼事呀？」

「金掌櫃，你在這兒呀，可把我找苦啦。」

「嘿嘿，有什麼吩咐嗎？」

「鄧爺說你親手做的菊花羊肉眞是好吃極了！」

「哦！哦！他太誇奬啦！」

「他要你再親手作一份，另外配幾個下酒菜，帶幾斤酒，送到我房裏去，要快喲！」

「是是！我立刻就作，立刻就作。」

商琳走了。

金慶陵又回到灶房，王十一貼在灶房門口，剛才商琳說那些話，他一定都聽到了。

「掌櫃的！昨兒鄧彬受了三處刀傷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知道。」

「拚命十三郎給了他兩刀，八哥給了他一刀，他是個鐵人呀！金慶陵！」王十一的手指差點兒戳在對方的鼻尖上。「你可不能說瞎話，你昨晚眞的見到鄧彬？」

「當然見到了呀！」

王十一道：「他昨晚將八爺宰掉了，你知道嗎？」

金慶陵不禁打了一個冷顫，可是他臉上還不敢顯露他的驚嚇：「哦！難怪我看他跑出去了一趟。」

「你確實看他出去過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王十一翻眼想了一陣，將金慶陵拉到灶房角落裏，輕聲細語地說：「小金！仔細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句話，你現在就去弄吃的，喝的，我立刻就來，記住，別對任何人說我來過，也不能露出破綻來……小金！你還要在花馬池混下去，還需要咱們兄弟照看，你明白嗎？」

金慶陵道：「明白，明白，可是，我又不明白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十一哥！你說你還要回來，回來幹什麼呀？你打算冒充小二送食物到鄧彬房裏去，趁機會把他給幹了？」

「小金！你太看得起我啦！我就算有那個種，也沒那個本事呀！」

「那……？」

王十一將嘴吧湊上了金慶陵的耳朵，嘀嘀咕咕了好一陣子。

金慶陵豎起了大姆指頭，一連聲地誇讚：「十一哥！你這主意眞高明，任他鄧彬有通天的本領，這五錢砒霜放下去，他就一命見閻王啦！」

兩個人哈哈大笑起來。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歹毒的主意，誰會去防範食物中下了毒呢？

× × ×

金慶陵提着食盒來到西廂房，商琳早已候在房門口，他們兩個人都各懷鬼胎。

「掌櫃的！」商琳當然不能讓金慶陵進入房內，他一進去，西洋鏡就拆穿了。「昨兒個你跟八爺暗中勾結，在花廳裏設下埋伏，鄧爺非常火你，待會兒他要是罵你，打你，你可千萬忍着點。」

「商姑娘！」金慶陵可憐巴拉地說：「妳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就好像一條狗，這個踢一脚，那個踹一脚，我算得了什麼呀？這都不干我的事呀！」

「你自己當面跟鄧爺說去吧！」

「商姑娘！麻煩妳將這些吃的，喝的提進去，再代我美言幾句，請鄧爺千萬別發火，生氣再吃東西，可不消化哩！」

「掌櫃的！看在你一大早作這麼些吃的，喝的，我也不存心讓你挨罵啦！拿過來吧！」商琳接過了金慶陵手裏的食物籃子。

金慶陵連忙開溜，生怕鄧彬會突然從房裏鑽出來似的。

商琳正要轉身進房，突然有人在身後叫住她：「商琳，等一下。」

不用回身看，她也知道叫她的人是桂蘭芳。

「幹什麼？」商琳冷冷地問。

「商琳！叫這麼多吃的，喝的幹什麼？鄧彬吃得了嗎？」

「這不干妳的事！」

桂蘭芳道：「哦？商琳！說話爲什麼這般嗆人呀？」

「我是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。」

「妳把我當鬼？」

「桂蘭芳！妳用不着跟我多囉嗦，是人，是鬼，妳自己心裏最清楚。」

「商琳！妳不會了解，妳永遠都不會了解；其實，我也不希望誰來了解我的心情……商琳！我只是想告訴你一句話，紙包不住火，這不是辦法。」

「姓桂的！你的話太深奧，我可聽不懂。」

「商琳！別瞞我，鄧爺傷得很重。」

「妳希望他傷得很重，是不是？告訴你，如果鄧爺當眞傷得很重，他還吃得了這麼多東西嗎？」

「商琳！別以爲妳來這麼一手就能騙過藍長飛那夥人，妳縱然能騙過他們一時，却騙不了他們多久。鄧爺的傷在一半天之內根本就好不了。」

商琳猛地打了一個冷顫，手裏的食物盒子差一點落下了地。桂蘭芳看得出，難道別人就看不出，何況藍長飛那一夥人比鬼還要精靈，比狐狸還要狡猾？

她咬牙力持鎮定，轉身走進了房，砰地一聲關上門。

王十一興高采烈地回到臨時的窩，將他的安排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藍長飛。

藍長飛非但不高興，反而將王十一斥責了一頓：「你以後最好少出餿主意，你以爲這樣就能置鄧彬於死地嗎？我問你，砒霜放在什麼菜裏面？」

「放在菊花羊肉裏面。」

「羊肉滲進了砒霜就會變成黑色，你以爲鄧彬已經餓得兩眼發黑，頭腦發昏，見了黑得像木炭的羊肉也會狼吞虎嚥地吃下去嗎？」

王十一傻眼了，他絕沒有想到羊肉滲進了砒霜會發黑。其實，就算羊肉不發黑，鄧彬也不會吃；因爲鄧彬傷重昏迷根本就沒有醒過來。

「唉！你這麼一來，只有害了姓金的，鄧彬不拆散他一身骨頭才怪。」

王十一又將金慶陵那番話吹噓說了一遍，臨了說：「八爺的確是鄧彬幹掉的，我看九哥也一定凶多吉少。」

藍長飛昔日那種飛揚跋扈的神情已不復再見，他變得又衰老，又憔悴，甚至長吁短嘆也出來了：「唉！我眞是愧對你們，眼看着你兄弟一個個被鄧彬殺害，我却坐守愁城，一點轍兒也沒有。」

「大哥！說這些幹什麼呀？咱們眼前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等！」

「等到什麼時候呀？」

「十一，咱們的實力只能作最後的孤注一擲，咱們一定要等到絕對有把握的時候……」

正說到這兒，在外面「掭旗」的拚命十三郎跑了進來，氣喘吁吁地說：「老大，紀隊長要見你。」

「哦！他帶了多少人？」

「就他一個。」

「好！請他進來。」

紀標進來了，他一見面就說：「藍老大！我能單獨跟你聊聊嗎？」

藍長飛打了一個手勢，他那帮兄弟都散開了。

「藍老大！我吃公事飯，你走腿闖道兒，咱們是站在敵對立場。可是，由於八爺那層關係，咱們私底下還算朋友。如今八爺歸了天，咱們之間的交情恐怕也完了。不過，我還拿你當朋友，你信不信？」

「我信。」

「藍老大！我不能見死不救。」

「哦？你要救誰？救鄧彬？」

「錯了！」紀標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：「藍老大！我要救的是你們。」

藍長飛的一雙眼睛瞪得好大，好大，他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。這麼多年來，他一直把紀標當成一條狗；只因爲這條狗老是向他搖尾巴，所以，他才沒有拿脚去踹牠。

紀標又道：「藍老大！我是誠心誠意要救你們。」

藍長飛突然放聲大笑起來，他似乎從來都沒有這樣高興過。

「你要救我們？哈哈……你要救我們？你是觀世音菩薩？嗯？你是救苦救難，普渡衆生的觀世音菩薩？」

「藍老大！你不要笑，這沒有什麼好笑，我是眞的要救你們……藍老大！鄧彬已經知道你們躲藏的地方了，天一黑，他就要來找你們。藍老大！你心頭有數，你們這些人，誰是鄧彬的對手？」

藍長飛的嘴巴還是張得很大，笑聲却消失了，他的聲帶似乎突然喪失了作用。

「紀標！你要救我們？」

紀標道：「是呀！我是特地跑來跟你們送信……」

「紀標！你要怎麼救我們？」

「我派人堵住金陵酒家，不讓鄧彬出來，你們立刻離開花馬池，走得愈遠愈好，走得愈快愈好。」

「哦？」藍長飛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。「你就用這個方法救我們？」

「藍老大，除此之外，我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。」

「有！」

「哦？」

藍長飛突地伸手抓住了紀標的領口。

紀標大大吃了一驚，他嘴裏說的是一回事，心裏想的又是另一回事，鄧彬傷重，他怕遲早會被藍長飛發現，因此想把藍長飛嚇跑……他心裏暗暗喊着：可別弄巧反拙呀！

「紀隊長！」藍長飛的聲音像是打從水窖子裏蹦出來的。「你眞的有誠心救咱們嗎？」

「當然呀！」

「那只有一個法子。」

「你說！你說！」

「將鄧彬騙到『古樸齋』去，鎖進囚禁犯人的籠子，然後派個人來送個信，這就成了。」

「鄧彬不會上當呀。」

「紀隊長！鄧彬自認還奉公守法哩！你教他去自衞隊，他準會去。咱們就等着瞧你的啦！要是你辦不到，我就認爲你沒誠心。紀隊長！歹話先說，不管是我殺鄧彬也好，鄧彬宰我也好，在這之前我一定先宰你，黃泉路上我再慢慢地消遣你。」

以往，紀標一直把藍長飛當惡人看待，現在他發現自己錯了，藍長飛不能算是惡人；惡人也是人，而藍長飛只是一頭野獸。

「藍老大！我試試看。」紀標丟下一句話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先前以爲嚇唬一下，藍長飛就會開溜，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。

紀標又來到金陵酒家，商琳對他已非常信任，就開門請他進去坐坐。紀標看到桌上擺滿了食物，心情不禁一鬆：「商琳，妳倒眞按我敎好的方法去作啦！」

「紀隊長！我了解你的爲人，你不會害咱們的。」

「他怎麼樣？」

「還是跟昨晚差不多，不過，剛才好像動了一下。」

「哦！那就不要緊了……商琳！我什麼都不担心，就担心萬一被藍長飛發現了實情，那就糟了！」

「紀隊長！不是我說你，以前，你是懾於葛通的淫威，如今他已死了，你還怕什麼？你就不能挺身而出維護正義嗎？」

「唉！」紀標沉重地嘆了一口氣。「說來慚愧！我本來想派人來守護金陵酒家，想不到我下面那些人早就被藍長飛收買了。」

「哦？難道你也被藍長飛收買了嗎？你有槍，如果你存心守護鄧彬，誰也無法傷害他。」

「商琳！妳說得不錯，只要我守在房門口，任何人也別想闖進來。可是，另一層妳就沒有想到了，我阻止藍長飛殺鄧彬，將來，我是不是也應該阻止鄧彬殺藍長飛？」

商琳的兩道眉毛倏地挑了起來，半晌才說：「紀隊長！你的話有理，讓天意去安排吧！」

「商琳！這些吃的，喝的，妳一點也沒動嗎？」

「我不餓。」

「商琳，妳多少也要吃一點。」

「我眞的不餓。」

「商琳！」紀標在桌前坐了下來。「妳應該吃，我也應該吃。」

「如果你有胃口，就請用吧！」

「我們應該一起吃，而且還要把這些東西吃個精光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商琳！藍長飛一定派人在這兒注意任何情況，咱們把這些東西吃光才不會露出破綻呀！」

「對！」商琳用力地一點頭。

那一鍋菊花羊肉的確有點兒發黑，不過，紀標和商琳都沒有注意。也許他們是想着藍長飛的突襲，而忽略了食物中下毒的可能性。

一塊肥嫩的羊肉還在筷子上，房門突地打開，桂蘭芳像一陣風似地捲了進來。

紀標固然感到錯愕，商琳也是大吃一驚；她迅速地奔向房門，將門上閂，以背抵着門，疾聲說道：「紀隊長！別讓她走掉。」

對於商琳這種舉動紀標更加錯愕了。

桂蘭芳冷冷地說：「商琳！妳這是幹什麼？」

「哼！」商琳冷笑了一聲。「妳分明是進來探虛實的，鄧彬傷重昏迷已經被你看到了，哼，妳休想離開這個屋子！」

「商琳！妳以爲我不了解鄧彬的傷勢嗎？」

「妳很想了解，所以妳剛才向我打聽，我的回答不能令妳滿意，妳就找機會闖進來看個明白，妳以爲我連這點警覺性都沒有嗎？」

「商琳！不要自以爲了不起，告訴妳，我闖進來是爲了救妳一條命。」

「救我一條命？」

「別以爲妳的命有多值錢，是因爲鄧彬還需要人照顧，妳沾了鄧彬的光。」

紀標插口問道：「桂姑娘！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「菊花羊肉裏面下了砒霜！」

紀標猛地打了一個冷顫，往火鍋裏一看，羊肉是黑的，湯也帶點黑色……

「桂姑娘！」紀標伸着舌頭，說：「我跟商琳都大意了，要不是桂姑娘跑來提醒……」

「商琳！」桂蘭花緩步走到商琳面前，語氣也柔和了許多。「昨晚在花廳一場惡戰，我和鄧彬情勢危急，後來多虧杜復軍出手才解了危。杜復軍不是一個行俠仗義的人，是有條件的……商琳，我是一個守信的人，絕不是朝三暮四的賤貨……在私底下，我還是關心你們，敵人的奸計才沒有逃過我的眼睛。」

商琳靦覥地說：「對不起！桂姑娘！方才錯怪妳啦！」

「唉！」桂蘭芳臉上掠過一絲苦笑。「說這些道歉的話幹什麼呀？……」

「桂姑娘！」紀標又忍不住插嘴問道：「妳怎麼知道菊花羊肉裏有毒呢？」

「因爲我在留意。」

「是誰下的毒？」

「金慶陵。」

紀標咬牙切齒地說：「金慶陵這個混帳東西眞是卑鄙齷齪到了極點，看我去收拾他！」

桂蘭芳跑到房門口，打開門，拉住一根繩子用力一扯。紀標和商琳目瞪口呆地看着桂蘭芳，她牽那根繩索的姿態就彷彿是在拖一條死狗，不過，她拖的並不是死狗，而是金慶陵。

金慶陵被四馬鑽蹄地綑着，活像一個皮球，大概桂蘭芳已經把他當「死狗」拖了好一陣子，他的前額，面頰，已經擦傷流血了。紀標怒火如焚，一脚就踢了過去，金慶陵立刻像殺豬般嚎叫起來。

桂蘭芳將紀標攔住了：「紀隊長！別生這麼大的氣，你在一邊坐着，我好久不唱戲，犯了癮，現在我要反串一齣夜審潘洪，你在旁邊慢慢瞧！」

紀標這才息了怒。

「小金！」桂蘭芳開始問話了：「聽說花馬池，你是靠這道名菜『菊花羊肉』發跡的，是嗎？」

「是……是的。」

「花馬池還有別人作這道菜比你更好嗎？」

「沒……沒有了。」

「這道菜有講究嗎？」

「大……大有講究。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

「要講究皮黃，肉紅，湯白。」

「可是，你這道菊花羊肉是怎麼作的？不但肉發黑，湯也發黑，你的手勢不是

愈來愈回頭啦！」

金慶陵活像一個皮球，他想叩頭求饒都辦不到，只有說些求饒的話：「桂姑娘！方才我已經一五一十地向妳招供啦！妳又何必……何必……？」

「小金！」桂蘭芳的語氣冷若寒冰：「昨兒你跟葛通勾結，在花廳暗裏埋伏，使鄧爺受了重傷，本來就罪該萬死了。鄧爺是大人不記小人過，沒找你算帳。敎你作一道拿手菜，你就應該全心全意拿出看家的本領，結果是煮出這副模樣兒來，你對得起鄧爺嗎？」

金慶陵連聲道：「對不住，對不住，我該死，我該死！」

「哦？你也知道你該死呀？」

「我該死，我該死！可是，妳千萬要饒我一命。」

「好！我就饒你一命，不過……」

「只要妳肯饒我一命，妳怎麼吩咐我怎麼依。」

「好！我不打你，也不罵你，只罰你將那鍋羊肉湯喝下去……」

「桂姑娘！不行啊，湯裏面有……」

桂蘭芳用碗舀了一碗羊肉湯，另一隻手拿了一雙筷子，筷子橫着往金慶陵嘴裏一卡，使他的嘴吧張得大大的，碗裏的羊肉湯就往他嘴裏灌了進去。

× × ×

儘管藍長飛在紀標面前說了狠話，他的心裏頭總歸有些兒虛；尤其是常老九的一去不回，更加添了心頭的陰影。如今他只剩下四個弟兄，這四個人就分佔了四個據點，目不轉睛地守望着。

他剛想眯起眼睛來衝個盹兒之際，柳十郎就來向他報告了：「老大，紀隊長又來了。」

「哦？」藍長飛的精神一振。紀標是來向他報告好消息的麼？這小子的動作可眞快呀！

「還有他的副隊長劉德清，還有兩個自衞隊的弟兄……還有……」

「紀標帶了人來？」藍長飛又感到有點兒不妙了。

「是的。我伏在房頂上，看得遠，這會兒恐怕就要到了，他那兩個弟兄還抬了一隻箱子。」

箱子？兩個人抬？難道裏面裝着鄧彬的屍首？

「十郎！」僅只一瞬，藍長飛腦袋瓜子就轉了千百轉。「留下十二郎『揷旗』，你跟十一，十三，在有利的位置埋伏好，如果紀標想玩什麼花樣就先幹掉他。」

「是！大哥！」

「十郎，千萬記住，不要莽撞。沒有我的暗示，絕不可輕舉妄動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柳十郎前脚剛出，紀標後脚就到了，他教那兩個弟兄將沉甸甸的大木箱放在地上，打個手勢，劉德清領着兩個弟兄退了出去。

「藍老大！」紀標開了腔：「我遵照您的吩咐去辦啦！」

「成了嗎？」

「唉！」紀標裝模作樣地嘆了一口氣。「有句話我實在不該說，藍老大，十年前你實在應該再補鄧彬一刀，不該留下他那條命，如今我看是誰也拿他沒法子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是辦砸啦！」

「藍老大！說起來也眞窩囊，我，劉副隊長，還有好幾個弟兄，全有槍。我剛一翻臉，喊聲將鄧彬關起來，他那裏一動，就把咱們的槍火都給繳啦！」

「哦？鄧彬有這麼厲害嗎？」

「騙你是孫子王八蛋，他那一身功夫眞不知打那兒學來的，說他是天神下降，一點都不過份。」

「紀標！你少在這兒帮鄧彬吹噓！」

「藍老大！我現在把他都恨透了，因爲他太不給我面子了……對了，鄧彬大鬧古樸齋之後，就給了我一個差使，敎我把這口大木箱給你送過來。」

「箱子裏面是什麼東西呀？」

紀標搖搖他的肥腦袋：「這我可就不知道啦！藍老大，你打開看看，不就明白了麼？」

藍長飛凝視着那口大木箱，却不敢走近，就好像鄧彬埋伏在箱子裏，隨時等待機會跳出來將他殺死。

「這箱子是打那兒抬來的？」藍長飛問。

「金陵酒家。」

「有多重？」

「一百多斤的樣子。」

藍長飛實在想不透箱中有什麼奧秘；他更想不到木箱內放着什麼東西，他看看紀標，又看看箱子，再看看紀標……紀標那張胖臉就好像箱子的木板一樣，平板而毫無表情。

藍長飛道：「紀標！鄧彬沒有敎你傳什麼話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他也沒有暗示過你，這口箱子內可能放着什麼東西？」

「沒有。他只交代：小心搬運，別砸着，也別敎水浸着。那份神情，就好像箱子裏放着什麼寶貝。」

藍長飛又沉思了一陣，這才雙掌連連拍了兩响。

柳十郎和王十一出現了；那兩記掌聲分明是他叫人的暗號。

「十郎！」藍長飛緩緩問道：「劉德清跟那兩個自衞隊的弟兄如今在那兒？」

「在大門外候着。」

「拚命十三郎呢？」

「守住了二道門。」

「好！你們過來將這口木箱打開。」

柳十郎與王十一向那口木箱走去，王十一同時問道：「藍老大，這口箱子裏裝着什麼呀？」

「裝着鄧彬自己。」

柳十郎與王十一不自禁地向後退了一步。

藍長飛在這一瞬間，脖子都脹紅了，不禁破口大罵：「沒用的東西，鄧彬這麼可怕嗎？就算裏面裝的是鄧彬，也早給悶死啦！」

紀標看在眼裏，不禁暗暗爲鄧彬高興，十三太保的銳氣已經被鄧彬完全壓住了

，只有藍長飛還有萬丈雄心。若是鄧彬能很快復原，藍長飛是不足畏的。

柳十郎和王十一被罵之後，連忙向前去打開箱子。藍長飛手握彎刀，佔住了有利位置，如果箱內有埋伏，他的彎刀可以在一瞬間置對方於死地。

箱子蓋終於揭了開來，藍長飛的判斷倒是不離譜的，箱子內是確有個人，那個人蜷曲在木箱裏。

那個人是金慶陵……不，應該說，木箱內放着金慶陵的屍首。

金慶陵那張臉是黑的，黑中帶紫。眼眶，鼻孔，嘴，耳孔，都有半凝結的黑色血塊。

王十一首先嚷了起來：「是被砒霜毒死的！」

藍長飛冷冷地說：「十一！你為什麼不說金慶陵是被你毒死的？」

「我？」王十一打了一個冷顫。

「十一！你一回來說出你的高明大計，我就知道糟了，你想毒死鄧彬，死的却是金慶陵！」

「老大！」王十一壯膽地說：「金慶陵算人嗎？他只算一條搖尾乞憐的狗，死了就死了，有什麼好可惜的呀！」

藍長飛氣吁吁地說：「金慶陵死不足惜，可是咱們鬧笑話了呀，天大的笑話，天大的笑話，鄧彬恐怕連牙齒都笑掉了好幾夥。」

王十一噤若寒蟬，不敢出聲。

「紀標！」藍長飛轉移了目標。「你也在看咱們的笑話，是不是？」

「沒……沒有，沒有。」紀標了解此刻的危險性，他不去想什麼正義，道義，責任和尊嚴，他還要繼續扮演一個卑鄙的小人。「絕對沒有，我那敢看你藍老大的笑話呀！」

「你帶人送金慶陵的屍體來，分明是帮着鄧彬來氣我，存心教我丟人現眼。」

「沒有，絕對沒有，事先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，鄧彬也沒跟我提。」

「沒有？」藍長飛逼到紀標的面前。「你心裏打什麼主意我可是清楚得很。這幾年，你這個自衞隊長幹得很窩囊，所以你想利用鄧彬把咱們都幹掉，你好揚眉吐氣，是不是？」

「藍老大，你誤會了，誤會了，我絕沒有這種想法。」

「紀標，我要殺你就像踩死一隻螞蟻，現在，我再給你一次機會，如果辦成了，將來，你還可以在花馬池混下去。要不然……」

「請吩咐，請吩咐！」紀標表現得畢恭畢敬。

「回去告訴鄧彬，就說他這一套很管用，已經把我嚇跑了，你親眼看見我帶着幾個殘餘的弟兄離開了花馬池。」

「是，是，我立刻就去傳話。」

「紀標，如果你敢玩花樣，我早晚宰了你。」

「不敢！不敢！我絕對不敢。」

紀標剛一出去，藍長飛就立刻下令：

「教拚命十三郎把紀標牢牢釘住。」

紀標可不簡單，他大概也算準了藍長飛的那一套，所以先到金陵酒家商琳的廂房裏打了一個轉兒，然後才回到隊上。

劉德清已經等得有些發急了，他極想了解藍長飛在看到金慶陵的屍體之後有何反應。

「德清，藍長飛沒有死心，他絕不會離開花馬池，其實，換了任何人也不會就這麼一走了之。」

「隊長，不是我埋怨你，這幾年自衞隊不但不能保衞善良的百姓，反而成了惡棍劣紳的帮兇，咱們不應該慚愧嗎？」

「誰說我內心不感到慚愧？」

「隊長，既然感到慚愧，剛才為什麼放掉大好機會：咱們有四根槍，難道還怕他們？」

紀標道：「唉！德清，你不知道，我有顧忌。」

「顧忌？你是怕花馬池的老百姓說咱們自衞隊大開殺戒，是嗎？放心吧！如果咱們把十三太保的總勢力澈底消滅，花馬池一定全城放鞭炮。」

「德清，你想岔了……我問你，藍長飛手下還有幾個弟兄？」

「還有五個。」劉德清倒是很清楚。

「十三太保當中有幾個是用槍的。」

「只有方二和常九，如今方二死了，只有常九。」

「常宣常老九的槍法聽說過嗎？」

「百發百中。」

「好了！從昨晚到現在，常老九的行踪不明，你難道不知道？」

「他一定是眼見大勢不妙，脚底板抹油——溜了。」

「德清！由此可見，你太不了解常宣這個人了。他是條血性漢子，講究忠義二字，他絕不會背叛藍長飛。」

「那……他上那兒去了呢？」

「埋伏起來了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化明為暗，懂嗎？這是藍長飛的一着伏棋。咱們方才也許能轉換藍長飛和他手底下的四個弟兄，可是，咱們一定逃不過常老九神槍的報復。」

劉德清沒有吭氣，對於紀標的深謀遠慮，他內心深深折服。

「德清，我只關心鄧彬的傷勢，今晚天黑之後，你跑一趟，去請于大夫，來去都要秘密，如果讓藍長飛發現鄧彬傷重昏迷，不但鄧彬死定了，就連你我也恐怕死定了。」

劉德清點了點頭，于大夫住在紅沙河，來去八十里，入黑出發，天亮就可回到花馬池；于大夫沒有看不好的傷。

又是上燈時候。

金陵酒家因為店東金慶陵的死亡，店夥紛紛逃散，變成了一座死窟，冷冷清清的，住客們早就遷居別家客棧了。如今留在這裏的只有四個人，杜復軍，桂蘭芳，商琳和鄧彬。

商琳的眼睛已經發乾，發痛了，但她還是目不轉睛地看着鄧彬那張白中透青的臉。她並沒有太高的奢望；只要鄧彬的嘴微微張動一下，或者眼睛張開一下，四肢動彈一下，她就滿足了。

但她失望了，從鄧彬受傷昏迷到現在，已經過了一晝夜，沒有變化，沒有奇蹟。鄧彬就像一個冷漠無情者，完全漠視了她的一番心意。

紀標曾經告訴她，雖然藍長飛沒有發現鄧彬傷重昏迷，可是仍在待機而圖，因此她在期待中也有幾分担心。屋外極其輕微的風吹草動都會令她心頭顫動。她眞有些奇怪，自從喬喬死後，她漠視危險，漠視死亡，而她現在却又重嚐恐懼的滋味，而不是為自己。

篤篤篤！有人敲門，三下。是桂蘭芳，她們現在已彼此諒解，也約好了敲門的暗號。

門打開，桂蘭芳閃進，她以背部將門抵上，輕輕地問：「怎麼樣？」

商琳搖搖頭，這是一個非常輕微的動作，但她表達起來却萬分沉重的吃力。

「外面很平靜。」

「靜得可怕，我們好像住在死城。」

「冷嗎？」桂蘭芳透着無限的關懷。

「有點兒。」

「我是問妳心頭冷嗎？」

商琳瞪大了眼睛，一連幾天的勞累傷神，她顯得消瘦，眼睛珠子看起來也就格外大。

「商琳！妳心頭一定不會冷，因為妳全心全意在照顧別人，妳對妳所照顧的人，充滿希望，所以，妳心頭一定是暖烘烘的。」

「桂姑娘！妳以為我如此照顧鄧彬，是想將來得到鄧彬什麼補報嗎？」

「商琳！我沒這個意思。我看得出，喬喬的死，使妳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妳甚至自責因為妳沒有好好照顧他，才使他走上死亡之路。妳現在全心全意地照顧鄧彬，是想彌補過去的缺失，也許妳把鄧彬看成了喬喬。」

商琳流下了兩行眼淚，藍長飛那樣打她，她都沒有落下一滴淚。

桂蘭芳突然大叫：「商琳，妳看！」

商琳循着桂蘭芳的手指看去，是床，床上躺着鄧彬，鄧彬仍然一動都沒有動。

「桂姑娘，看什麼呀？」

「我看見鄧彬的嘴唇動了一下。」

商琳跑過去，蹲在床前，望着鄧彬的嘴唇，就好像陷身在沙漠裏的人望着溫潤的坑穴等待着泉水湧出一樣。

桂蘭芳站在商琳身後，她的目光也望着鄧彬那張緊閉的嘴，那兩片略顯蒼白的嘴唇好像是用大理石雕刻的，不會動，永遠也不會動。

這兩個女人的毅力眞可怕，就這樣目不轉睛地看了一個鐘頭，也許是她們期待的精神感動了上蒼吧！鄧彬那兩片蒼白的嘴唇終於動了。

而且還動出了一個極其輕微，却非常明顯的字：「水！」

商琳霍地跳了起來，她竟然忘記身後還站了一個人，她的彈力差一點將桂蘭芳撞倒。

商琳拿起桌上的茶壺，也不管是冷的還是熱的，就將茶壺嘴子塞進了鄧彬的嘴裏。

一開始，茶水有一半隨着鄧彬舌喉肌肉本能的蠕動而流進了腹內，一半從嘴角溢出。過了一會兒，鄧彬已能主動吮吸。一壺茶，可以倒十幾杯，竟然喝得點滴不剩。

「商琳！」桂蘭芳疾聲說：「我今兒個去藥舖買了一根上好的吉林參，放在我房裏的鏡子後面，妳趕緊去熬一壺參湯，那玩藝兒最能滋補元氣了，我在這兒照顧着。」

商琳連忙去了，她樂意為鄧彬作任何事。

桂蘭芳蹲在床邊，掏出手帕來為鄧彬擦拭被茶水沾濕的下額和頸項，又將枕邊濕濡處慢慢吸乾。

「鄧彬！」她輕輕地喚。

沒有回應。

也許鄧彬在稍一甦醒之後又恢復了沉睡；也許鄧彬方才張口要水，只是生理上一種本能的反應，他的意識根本沒有甦醒過來。

商琳端着參湯回來了，她幾乎是跑回來的，在她的想像中，鄧彬也許正張着嘴吧在等着喝她熬煮的參湯。

她又再一次地失望。

「商琳！」桂蘭芳安慰着她：「別失望，我敢跟妳打賭，不到半夜，鄧彬就能將這壺參湯喝個精光。」

「但願如此。」

「好啦，我回房去了。如果鄧彬醒來，別提起我，一個字都不要提。」

商琳沒有問為什麼，她明白問這一句話是太多餘了。她在床邊坐下，等待着鄧彬再一次張口。

桂蘭芳並沒有回房，她跨過中庭，前往東廂。杜復軍的房裏有燈光，他一定還沒有睡。

杜復軍又在喝酒，所不同的是，下酒菜變成了炒花生，這是金慶陵死後唯一的害處，沒人作菜了。

對於桂蘭芳的來臨，杜復軍的反應很冷淡，似乎沒有任何感覺。

桂蘭芳一隻脚跨過了門檻，就那麼倚靠在門框上。

「你又在喝酒了？」埋怨的語氣。

「酒可以使我穩定。」杜復軍冷冷地說。

「胡扯！我只知道酒可以亂性。」

「那是對某些人而言，對我來說，酒喝得愈多我愈冷靜，最少我不會想妳。」

「我就住在西廂。」

「妳是說，我可以過去看看妳？」

「難道不可以嗎？我絕不會讓你吃閉門羹。」

「蘭芳！對我來說，單是看看妳是不能令我滿足的。」

「我了解，對你這種人我太了解，」桂蘭芳的語氣有點兒挖苦。「就像你對待那些惡人，你只教訓他們一頓絕不能令你滿足，你必須他們死在你的脚前。」

「蘭芳！請回吧！」

「老杜！我只是想告訴你一句話：我是個守信的人，不必怕我漂了你，你已作了一半，為什麼停了下來？」（未完）

絕技奇招

陳鐵夫一指壓江湖

希華・文
盧令・圖



廣東十虎分前五虎和後五虎，相隔數十年，前五虎的事跡比較後五虎威風，轟動一時，人所共知，至於後五虎，則知者較少，現時我想說的是第九條猛虎，叫做陳鐵夫，因爲他一生苦練鐵指，故稱鐵指陳。

功夫有許多種，鐵指功就是其中的一種，如果說到拳脚方面，陳鐵夫未算得特別出色，不過以鐵指來說，他却是認眞出色的，武林中人很少像他有那樣大的成就。

陳鐵指喜歡練武，與生俱來，六七歲的時候，父親陳叔甫已經開始教他練習武功。至於陳叔甫，他本人也是有名的拳師，屬於新會京梅鄉人，亦即與蔡李佛開山祖師陳享公是同鄉的兄弟，當時清廷逐漸腐敗，有許多條鄉發生械鬥，新會陳族和梁、林、李三族械鬥之後，全縣姓陳的兄弟都加入戰團，民窮財盡，不少陳族的子弟逃亡各處，當時陳叔甫落藉廣州，住在上西關的王家園，因他在鄉間的時候曾到新會城烏豆寺，從該寺的少林僧習技，所學的是少林拳脚，到了廣州，無以爲生，於是走江湖，賣藥過活，再又因爲賣藥必須演武，打鑼打鼓，引起各界人士圍觀。陳叔甫一向貧困，無法僱請伙記幫忙，索性提早教兒子習武，四歲開始，就練習拳脚了，故此，到了八歲，就能夠打得一手出色的五形拳，不但幫助父親打鑼號召觀衆，而且能夠落場演武。

那天陳鐵夫與父親在西禪寺前面的空地賣演技，當時西禪寺在廣州西關的撒金巷，距離天光圩十分接近，寺前的石地堂，方橫三十丈，能夠容納幾百人，每日小販雲集，遊人如蟻，醫卜星相以及演武爲生之輩，都在該處開檔，陳鐵夫跟父親叔甫在石地堂表演五形拳，鑼聲四起，引動街坊觀看，本來賣武的人多數是功夫尚未升堂入室的，八歲小童更加沒有勁，不過，陳鐵夫却大大不相同，雖然他僅有八歲，拳法極佳，揮拳踢脚，中規中矩，至於橋手打出，還有暗勁，一陣陣的風聲，從指掌傳出，故此，賣武之際，獲得許多賞賜，觀衆頻頻叫好。

當時陳鐵夫父子分別表演武功之際，忽然聽到有一個人使用內勁呼聲喝采，叫好之聲，竟給他一人壓倒，甚爲詫異，收檔時順眼一望，便發覺頻頻叫好，其聲震耳的一個觀衆竟是光頭和尚，更加出奇。

他們父子看和尚時，和尚也看看他們，忽然雙掌合攏，走過去打招呼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陳師父，你還認得貧僧嗎？」陳叔甫細看和尚幾眼，似乎有點記憶，沉思一會，說：「我記得起來了，你似乎是一指禪師，論班輩可以說是師弟，未知是否屬實？」

和尚笑了笑，說：「陳師兄，不見多年了，貧僧現時在報知寺內掛單，正式掛單和尚，不會久居，趁着今日在路邊相遇，應該喝酒詳談，陳師兄如果還未飲酒，今夜就由貧僧請你父子飲杯，暢談這幾年的遭遇，未知師兄是否有空？」

陳叔甫說了一聲多謝，便帶着陳鐵夫離去，到了晚上，三個人就同到醫靈廟前面的同珍酒家飲酒。

這位光頭和尚稱做一指禪師，法號天池，出身於福建九蓮山的少林寺，除了精通本門少林外家拳脚，還精於鐵指功，自幼他就用綠豆揷手指，較長就以鐵沙代替綠豆，初時皮破血流，後來用跌打藥敷治，癒後再練，並用藥酒浸指，前後十年之久，可謂十分苦心，殊不料他只是練得到右手中指，那隻指頭堅如鐵石，任意揷入木板之內，立刻穿過，本人不覺痛楚，其餘九隻手指都沒有這種內勁，因此他有一指禪師之譽，本來禪師的大名含有佛門意味，他却不然，只是表現出武功方面僅得一隻鐵指，頗覺可笑。

一指禪師非常喜歡遊覽異鄉，愈去愈遠，除了觀看各地風光，他還想尋師訪友，有時跟朋友喝酒，就不吃素，可以說是狗肉和尚那一類，不過他的武功確是非常出色的，談到鐵指，無人可及，正是「一指壓江湖」。

陳叔甫在新會縣城到烏豆寺向方丈烏豆僧習技時，一指禪師也在該處練習拳脚，但却後了一輩，故稱師弟，後來陳叔甫到廣州去，娶妻生子，濶別十年過外，那時異地重逢，忽見陳兄的兒子如此出色，他非常欣慰，頻頻獻飲。

飲了幾杯，無話不談，一指禪師忽然說：「陳師兄，不是貧僧多嘴，鐵夫師侄年紀雖幼，骨肌甚厚，體魄雄壯，乃是可造之材，貧僧剛才細心看他表演五形拳，指掌橋手俱有暗勁，可見他的根基極好，師兄如果帶他在江湖上走動，只是打鑼打鼓，實在可惜，埋沒了他的武功天才，貧僧有一個請求，未知師兄願不願聽。」

陳叔甫連忙問他有何種願望，一指禪師說：「貧僧苦練指功十年，不過練得一隻鐵指，依我的見解，如果師侄肯跟隨我入山苦練，十年之後，他的鐵指當然不止一隻，拳脚也會精通得多，未知師兄能否答允呢？」

陳叔甫聽了喜出望外，說：「一指師弟的鐵指功威震武林，肯收小兒爲徒，求之不得，怎會推三推四呢？任何一天，你說去就去，請你把他帶走。」

陳叔甫就命鐵夫當席跪拜，尊稱一指禪師做師傅。

旬日後，一指禪師果然把陳鐵夫帶走，那時福建九蓮山少林寺給官兵夜間埋伏，全寺被火焚燬，和尚各散東西，一指禪師無法可想，只好帶陳鐵夫到羅浮山的寶珠寺，囑他在寺內潛修，至於本人，有時留在寺中教授武功，有時雲遊各地。轉瞬就是十年，那時陳鐵夫已經有十八歲，身型粗壯，且得一指禪師秘傳的鐵指功，以及無影脚等絕技，五形拳也比前更加出色，龍蛇虎豹鶴，任意打出，全部虎虎有威，一指禪師的鐵指功雖然苦練十年，僅得一隻指頭堅如鐵石，可是，他的門徒陳鐵夫却比他出色，仍是苦練十年，却兩隻手指練出來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劍還堅，隨時把它揷入牆上把一塊磚頭挖出來。

一指禪師看見他有此成就，非常高興，以前他說過，十年後就讓陳鐵夫下山，因爲歲月催人，陳叔甫雖然已經蒼老，便叫他到廣州看看父親。

陳鐵夫奉師命返粵，父子重逢，悲喜交集，陳叔甫雖然年紀已老，仍然，以江湖賣技爲生，兼做跌打醫生，總算混得下去。

陳鐵夫雖然武功出色，不過沒有門路發展，只好暫時協助父親開檔，至於他的武功，自己並不懂得是否高超，因爲他沒有機會跟武林高手過招。

當時兩父子在省城佛山以及東莞一帶賣藝，俱已走遍，那天到佛山鎭的大橋頭，正是二月初二，俗稱土地誕，那個橋頭屬於南浦鄉，有一個土地廟，特別有威勢，高達丈外，平時香火並不很旺盛的，可是，到了土地誕那天，就大不相同了，南浦鄉的父老盛大慶祝，佛山的街坊也戶戶送花炮，燒烟花，十分高興，且又搭起戲棚開戲，一連四天慶祝，非常熱鬧。

鐵指陳父子以爲利用這個機會表演武功，賣些膏丹丸散，一定好生意，抱着興奮的心情在土地廟前演武。

當時佛山八景的南浦歸舟就在汾江之上，那時有一塊巨大的石橋橫架江上，土地廟就在橋頭附近，古木參天，柳絲飄拂，至於戲棚前面的空地，小販雲集，來往客商也站定觀看，鐵指陳父子在該處扯起花旗，旗上寫明「少林陳叔甫」五個大字，跟着由陳叔甫向四周的觀衆介紹一番，然後叫鐵指陳表演武功。

他年事已高，一向只是靠陳鐵夫吸引觀衆。照例由鐵指陳先表演五形拳，再演鐵指功，一隻手指揷穿一寸厚的木板，非常出色。那天他只是演過五形拳，還未表演鐵指功，忽然發生意外，觀衆當中有一個彪形大漢撥開各人走出，高聲呼喝，背後還跟着五名鐵臂熊腰的人，作爲保衞。

街坊看見此景，認爲必有打鬥事件發生，紛紛閃避，此人忽然大聲呼喝，說：

「你們認識莫鐵頭嗎？」

陳叔甫到底走過江湖，聽了這句話，就知道這一個教頭模樣的傢伙必然是莫鐵頭了，此人肯定的是財雄勢大，屬於惡霸那一類，聽了這句話，便即接口說：「我們走江湖的人，照例是每到一處，必然拜訪當地名流的，大概莫教頭在此座鎭，可惜我們並不知情，無緣拜謁，就在這裏叩拜莫教頭好了，有眼不識泰山，恕罪恕罪！」

陳叔甫所說的話已經是十分謙遜的了，何況他口口聲聲尊稱對方是教頭呢？照道理說，莫鐵頭應該對他有些同情心，殊不料他聽了陳叔甫的話，竟然冷口冷面的說：「你這個老頭大概不想活了，既然你知道江湖上的規矩，爲甚麼不先行拜訪，然後演武呢？」

陳叔甫多方面的賠罪，對方總是傲氣凌人，鐵指陳看在眼裏，已經動氣，但却不敢發作，突然之間，莫鐵頭底下的幾個馬仔紛紛殺出，大喝一聲，包圍住陳叔甫，那時形勢緊張，陳鐵夫担心父親吃虧，立刻走出來，站在父親的前面，說：「我們走江湖，吃四方飯，只是知道依照規矩行事，稍有差錯，無可奈何，你們應該恕罪，假如閣下一定要較量高下，就跟我交手好了，別難爲我的父親。」

陳鐵夫身型雖然不是十分高大，但却看來相當精壯，他昂然站着，擺出戰鬥姿態，那幾個馬仔怎肯罷手呢？四個人把他們攻擊的目標移到陳鐵夫的身上，齊聲喝打，先有兩人衝出來，一個打左，另一個打右，其餘兩個準備起脚。

站在包圍中，一個人打四個，實在是很吃虧的，不過，陳鐵夫苦練五形拳已經有許多年，這一套拳法叫做五形，除了把龍蛇虎豹鶴各種手法加在一起苦練之外，還另有別的好處，就是雙拳能打四方，加上兩條腿，銳不可擋。那時他把五形拳的特徵發揮出來，一經交手，就把四個惡漢打到東歪西倒。

陳叔甫担心那些人跟他作對，看見兒子獲勝，並無喜色，反而走過去把被打倒的人扶起來，用跌打藥替他們敷傷，擺出一副盡心照料的模樣，希望莫鐵頭看了原諒他。

打贏了惡霸的家丁，還要賠罪，走江湖的人實在很悲慘的，理應原諒，可是，莫鐵頭却毫無憐憫之心，看見家丁被辱，滿臉怒容，大聲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竟然斗胆捋虎鬚，把我四個門徒擊倒，現時輪到莫鐵頭跟你交手了，我這個鐵頭一出，便有傷亡，叫你父親留下跌打藥替你敷傷吧！」

說完，他就揮拳撲攻。

莫鐵頭身材粗壯，雙臂如鐵，單是看他的招式，已經知道是武林高手，再者，他的身份是教頭，當然勝過那幾個門徒，陳鐵夫不敢怠慢，先行讓他三拳，然後接招。

莫鐵頭拳快如風，一出手就是連打三拳，分上下左右一齊撲攻，怎料三拳落空，他站定脚步，從新打量對方一眼，說：「你的五形拳確是不錯，居然躲閃得來，我再度發招，看你能夠躲得多少拳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他就再度進攻，不過，這種攻勢跟剛才發招不同，第一次橫攻他用的是拳，現時撲攻却剛剛相反，上邊的拳頭一幌，下邊就飛脚踢來，連踢左右兩脚，突然轉身，再踢烏龍擺尾這一招，合

共三脚。

莫鐵頭以爲對方憑着少林拳的躲閃絕技，只能夠躲得過手，躲不過一雙脚，因此他認爲這回出擊，一定獲勝。怎料他踢出的三脚都是落空的，他收脚站定，還沒有看清楚陳鐵夫，驟然覺得眼前一花，趕快施展鴛鴦手迎戰。

雖然他勉強招架，擋住陳鐵夫的連環蝴蝶掌，已經吃了虧，因爲他剛剛收脚，還沒有接招的準備，對方就撲攻，故此步步吃虧。後來他仗着那個鐵頭，有空就向前撞擊，總算暫時打個平手。

這一次接戰，顯出陳鐵夫的實力，莫鐵頭不敢怠慢，立刻施展本門的絕技，以「七殺拳」應戰，這種忽左忽右的進攻，稍有機會，就俯頭一衝，本來是兩個拳頭的，加上一個鐵頭，那種打法，截然不同，等於三四個人圍住陳鐵夫，逐漸使陳鐵夫陷於捱打的地位，陳叔甫在旁看了，替兒子揑一把汗，因他們兩交手，不敢接招，而且江湖上的規矩，一個打一個，旁人不便揷手，他只是乾着急而已。過了一會，他忽然看見陳鐵夫施展雙龍出海這一招，給莫鐵頭以左右分金的手法，分別用左右手抓住陳鐵夫的兩隻手臂，俯頭一衝。

本來這一招是無法躲避的，因爲雙方已經給對方所制，距離極短，斗大的一個頭顱當胸撞來，實在無法拆招，陳叔甫更加焦躁，不由自主的大叫一聲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莫鐵頭俯衝過去，相隔僅有兩尺，況且四隻手糾纏在一起，避無可避，怎料陳鐵夫忽然仰面倒下來，迫使莫鐵頭跟他一齊倒下，陳鐵夫早有準備，在將倒未倒之際，當他的背部剛剛接觸地面，那條腿已經當胸撐出，把莫鐵頭整個踢飛一丈過外，轟隆一聲，倒在地上，滾了幾滾，寂然不動。

這一招不但解救了莫鐵頭施展出來的頭搥，而且化凶爲吉，看得陳叔甫目瞪口呆，那些家丁也驚駭不已。

莫鐵頭到底是一名教頭，雖然給人一脚踢開丈高，落地的時候，滾了幾滾，仍是不會喪生，不過，這一交跌得非常厲害，門徒紛紛在他身上搓動，搓完又搓，使他血氣旺盛，然後回氣，大叫一聲，恢復知覺。

莫鐵頭雖然死裏逃生，恢復知覺，可是氣力全消，暫時無法再鬥了，那些門徒立刻保護他離開石地堂，看熱鬧的人見莫鐵頭打輸，已經離去，好戲做完，便作鳥獸散，方場上只剩下陳叔甫父子兩人。

陳叔甫看見獲勝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兒子，喜出望外，立刻走過去，緊握着鐵夫的肩，高興到說不出話來，到這時他才知道，兒子的武功確是進步許多，更難得的就是臨危不亂，隨機應變，一招取勝。不過，回心一想，雖然打敗了對方，但莫鐵頭是此地的霸王，定不甘休，恐怕他尋仇，盡快離開此地爲妙，於是和鐵夫急急忙忙的收拾一切，棚尾拉箱，趕搭橫水渡離開佛山。

翌日，莫鐵頭果然派出大隊人馬到處搜索，陳叔甫父子早已坐船離去。

經過這次的打鬥，陳鐵夫的大名便響噹噹，對他來說那是因禍得福，至於莫鐵頭，他自知並非陳鐵夫的對手，而且知道陳鐵夫只是迎戰，沒有把鐵指功施展出來，鑿破他的光頭，總算是手下留情，故此，不想多生枝節，只要陳鐵夫父子兩人此後不到佛山搵食，就不再找他尋仇。

莫鐵頭的名氣那麼響，輸給陳鐵夫，也絕口不談，顯然是輸得心悅誠服，因此，江湖上的人一致認爲陳鐵夫一針見血打贏莫鐵頭，而且贏得乾脆俐落。

此後，陳鐵夫到處賣武，就沒有人斗胆跟他交手，不但如此，還因陳鐵夫有了名氣之後，邪正兩路的人都敬他三分，影響所及，廣州知名的大亨想找武藝高強的人坐鎮，首先想起他，於是惹起另外一場生死決鬥。

當時陳鐵夫在廣州站定脚步，接了三個鄉親會教頭的職位，另外在上西關王家園開設武館。照道理說，他有他教拳脚，並不涉及另外一個門派，根本上就不應該受人尋仇的，殊不料那種仇恨是上一代留下來的，避無可避。

上西關本來是武當派弟子的勢力，自從胡惠乾三打機房，把武當派的教頭牛化蛟擊倒，少林子弟便在該處立脚，不過，武當派的勢力仍然很大，以人數計算，遠遠的超過少林派，特別是王家園，近着醫靈廟，三山五嶽的人多數是武當派，那時鐵指陳竟然在王家園開設武館，等於使少林派重振聲威，因此就引起上一代的仇恨，決心找他算賬。

當時在司馬坊教授拳脚的教頭何龍，他是馮道德的四傳弟子，亦即錦綸堂門徒，極有名氣的高手，因爲門派相爭，初時他耐着性子忍受，後來給門人挑撥，忍受不來，便想找鐵指陳算賬，不過，鐵指陳曾經苦戰莫鐵頭，打贏了他，很有威勢，究竟他是少林子弟，而且稱做少林十虎當中的第九虎，未免有些畏懼，他認爲必須跟鐵指陳算賬，却又沒有把握，索性找幾個有份量的武當派拳師埋伏在王家園的街口，分別握着武器，包括單刀，鐵尺等物，至於他自己，却暗藏一條九節鋼鞭。

那種鋼鞭是當時最有威力的武器之一，整條鋼鞭分做九節，可以摺起來放在袋裏，長度不及一尺，忽然把它抽出來，迎頭痛擊，便是六七尺的一條鞭了，因爲這種鞭是鋼製的，能軟能硬，不易迎格，如果用手橋向上格住，就會給它一鞭打碎手骨，非常厲害，何龍靠着那條鞭贏過許多個江湖好漢，那時他以爲鐵指陳由那一條街巷走出來，明槍易擋，暗箭難防，一定死在鞭下。

很少拳師抱著暗算的心理，企圖出來殺人，由此可以反映出當時武當派跟少林門的拳師如何明爭暗鬥了，鐵指陳茫無所知，他仍是像平時那麼很悠閒的離開會館回到寓所，經過王家園的街口，然後抵達陳館，這是最後一個轉彎之處，那條街巷僅有六尺濶，兩邊都是矮屋，屋與屋之間仍有多少空隙，即是說，有些屋宇突出，有些屋宇凹入，凹入之處正好藏人，他走到一處由突出轉到凹入的地方，忽然聽到「活」的一聲，立刻退後兩步，鋼鞭已經由頭上打下來。

當時何龍看見一鞭打不中鐵指陳，怒火燒心，立刻把那條鋼鞭忽左忽右的橫掃，巷口很窄，根本上無法躲閃，只能退後，如果鐵指陳退開的時候慢了幾步，便給他一鞭打死，不過，鐵指陳的少林門秘傳絕技，確有獨到之妙，向前跳躍的時候，可以一跳三步，向後退的時候，仍可依照這種方式，連退三步，等於跳了幾下，何龍不解其中奧妙，鞭法又快又密，但因鐵指陳退得非常快速，鞭鞭落空。

那幾個武師分別藏身在每個凹入的牆

角，聽到鞭聲虎虎，知道兩人交手，紛紛殺出，正合鐵指陳的意思，因爲鐵指陳身無寸鐵，赤手空拳，而且在窄巷交手，難敵鋼鞭，他渴望找到一條硬的兵器，像單刀鐵尺之類，既然幾個武師圍攻，他就臉露喜色，忽然仆倒，還沒有站起來，即時從後邊踢出一條虎尾脚來。

那一脚似乎踢中甚麼人，他轉身急跳，避過打來的單刀鐵尺，向斜裏一望，看見一個拳師給他踢中膝蓋骨，倒地呻吟，有一條鐵尺抛出來，正在鐵指陳的脚下，喜出望外，趕快俯頭把它檢起來。

鐵尺到手，他就如虎添翼，轉身反攻，向他劈來的單刀，給他用鐵尺往上一擋，跟住轉身打出虎尾脚來，此人猝不及防，還沒有收刀發招，已經吃了一脚，就此倒下，他乘勝追擊，把鐵尺打得像龍飛鳳舞，霎時間，向他圍攻的拳師紛紛倒下。

那時剛好何龍殺到，單鞭由上邊打下，跟住變成大放梅花的鞭法。忽左忽右，使人看得眼花繚亂，可是，這一路梅花鞭，鐵指陳早已爛熟，心裏有數，他知道鞭法的門路，趁着他反手斜劈之際，不但沒有退後，反而標馬上前，右手所握的鐵尺豎起了半截，剛剛跟九節鋼鞭相撞，而且撞着鋼鞭接笋之處，「拍」的一聲，九節變爲四節、五節鋼鞭跌下來。

鐵指陳就地一滾，就把那一截鋼鞭握在手裏，跟着站起，笑着說：「何教頭，我跟你無冤無仇，你竟然糾集武當派的拳師在橫街窄巷暗算我，並非好漢所爲，現時九節鋼鞭分爲兩截，各執一截，正好打個平手，如果你有胆就跟我較量，沒有勇氣交手，轉身飛奔，我也不追趕。」

這句話等於正式挑戰，何龍聽了，氣得七竅生烟，便不打話，「雪」的一聲，標馬上前，把四節鋼鞭向他進攻。

九節鋼鞭分爲兩截，鐵指陳所握的是五節，當然稍佔上風，何況他的鞭法比何龍純熟呢？交手一會，何龍就非常吃力，只是招架，無力發招，轉瞬間，大腿和手臂都給鐵指陳用鞭打傷，最後一鞭打在右手的手腕之上，腕骨打碎，鞭也沒法握牢，抛在地上，他已經受傷，只好轉身飛奔而去。

鐵指陳沒有追趕，照常地回到陳館吃晚飯，若無其事。

至於何龍，他負傷回到何館醫治，派人飛報牛英。

當時武當派的掌門人就是牛英，亦即是牛化蛟的侄兒，拳脚棍棒，全部出色，確有掌門人的資格，接獲何龍門人飛報的消息，立刻趕到何館看看何龍的傷勢。

何龍見到牛英，當然不會把自己埋伏窄巷偷襲的情形說出來，誑說鐵指陳有意找武當派算賬，在門外截住他交手，還用鞭打傷他，看來少林門的人想獨佔西關每一個角落了。說出這種話來，牛英信以爲眞，登時心上有火，怒冲冲的說：「何兄，不必跟他計較，讓我立刻找他算賬，把他分爲兩斷，替你報仇。」

說完，牛英就率領四個門徒直趨陳館。

鐵指陳正在家裏休息，準備吃飯，餸菜已經擺好，忽聞門外有些爭吵之聲，知道外邊有事，不再吃飯了，趕快從客廳走出來，驟然看見演武廳那邊站着一人，身型雄偉，威風凛凛，攔住他的幾個陳館門徒都給他打倒，躺在地上呻吟，一望就知道此人來意不善，趨前站定大喝一聲，問他是誰，何以出手傷人。

牛英大聲說：「我就是武當派的掌門人牛英，你打傷了何龍，還辱罵武當派的拳脚不濟，今晚我特此登門領教！」

說完他就標馬上前，使用連環牛角搥分別向鐵指陳左右兩邊額角打去，形狀有如兩個蟹鉗。

牛英的連環牛角搥跟普通兩個拳頭分別出擊的拳法不同，照理牛角搥是雙手齊出，向對方額角打出的，牛角搥一經施展，即時起脚，預防對方雙手撥開，即是說，一發招就有三種攻勢，不過，這一類的拳脚雖然攻勢凌厲，但却有些弊端，原因是兩手一脚同時打出，僅有一條腿站着，如果敵人忽然俯伏下來，用掃堂腿連環掃出，金鷄獨立，難以抵擋，便即倒下，故此，牛化蛟傳下來的牛角搥是打完一搥再打另外一搥的，有攻兼有守，而且絕不起脚，只憑兩條鐵臂稱雄。

鐵指陳雖然沒有練習過武當派的拳脚，但知道他用牛角搥打出，而且單手發刀，另外一手防身，他就知道這種拳法，變化極多，立刻用少林門的轉身滾打這一招迎戰，即是說，他用右拳打來，便即用左拳招架，一經招架，自己的身形就向左邊轉去，剛剛轉到對方的右脇，然後一個鞭搥由上打下，劈對方的肋骨，這一招又快又準，牛英是不容易抵擋的，不過，武當派亦有他的威勢，發覺對方身形一閃，便即把前鋒馬向右邊勾撥，因此之故，鐵指陳這一下劈搥還沒有劈到對方的右脇時，險些給對方的右脚勾跌，不能不跳開閃避，單是這一招，兩人拉平了，兩人都覺得對方的拳脚不同凡响，連消帶打，非常凌厲，不敢怠慢，落足精神應戰。

鐵指陳畢竟是苦練鐵指多時，心裏有數，苦戰一會，他看準機會，忽然標馬上前，向牛英施展霸王敬酒這一招，右拳由下邊衝上，但却不是眞正出擊，右邊的手臂剛剛提高，立刻化爲鷹爪，捉住牛英的右邊手腕，使勁一揑。

牛英給他捉住，一揑之後，「劈拍」一聲，腕骨折斷，痛澈心肺，即時後退兩步，用左手按住右腕，隨即進馬，連踢三脚。

他仍想用險招求勝，但因那個地方是演武廳，有足夠的空位走動，鐵指陳一閃再閃，避開他踢來的脚，跟着俯伏下來，踢出蟠龍腿來，那一脚剛巧踢在對方後脚的膝蓋骨之後，站也站不穩，整個棚然一聲，就此倒下來。

拳脚都不能取勝，牛英滿臉羞慚，可是，鐵指陳並無惡意，反而扶起他，伸手叫他的門人把他帶走，跟住醫治自己的門徒。

經過這一次惡鬥，牛英知道鐵指陳的威力確是出乎想像之外，而且懂得鐵指陳手下留情，否則，那一條蟠龍腿變成撩陰腿，自己就一命歸陰了，後來他查探清楚，原來惹事生非的正是何龍，並非鐵指陳，於是，偃旗息鼓，不再跟鐵指陳尋仇。

消息傳出，少林門的威風更加厲害，武當派逼於退守一隅，正如何龍以前預料得到，整個西關角都是少林派的天下。

鐵指陳以後就再沒有甚麼大戰場面發生，否則，他的名氣更响。事實上，一個人擁有鐵指，自然佔上風，別人抓住手腕，只是擒拿閃擊，他却一揑下去，對方的腕骨就此碎裂，故此，他有一個時期座鎮西關角，沒有人敢登門捋虎鬚。

新派武俠長篇

魚躍鷹飛

蕭逸·文　盧令·圖



三屆龍虎會　一場生死劫

「無爲庵主」怔了一下，神色黯然的點了點頭：「吾佛慈悲……這件事貧尼竟然是絲毫不知，阿彌陀佛——我原想此番盛會之後，就便往洞庭一行，前往探訪他一下，想不到他竟然圓寂……了！」

一面說，這個看似冷面無情的老尼姑，輕輕抬起衣袖來，在眼角上拭了一下，一時呆若木偶！

來自陝南的「南嶺一鶴」尙萬近，諦聽至此，忍不住長長的哼了一聲，打着一嘴濃重的陝西音調道：「這倒是驚天動地的一個大消息，咳，我們這些人顯然是孤陋寡聞了！」

鄧雙溪森森一笑：「這件事事發突然，各位前輩天各一方，自是難以知曉，在下因適當其會，故而知悉甚詳……唉！其實靜虛老和尙並非是坐化圓寂，而是死自外人之手！」

「南嶺一鶴」尙萬近眨了一下眼皮：「竟有此事，什麼人下的手？」

鄧雙溪冷冷一笑：「這個人剛才我們也曾經提到過，他就是新近名揚天下的那個『向陽君』金貞觀！」

大家相繼愕了一下——尤其是那個老尼姑「無爲庵主」表情最稱激動。

「向陽君——嗯！」她臉色白中透青的點點頭：「我聽說過這個人——」

那張三角形的面頰上，顯著的浮起了一片殺機，她這種身份的人平素吃齋唸佛，心似古井無波，似乎是極不易沾染怒火，是以一經着怒，頓時氣象陰森，望之令人生怖！

其實又何止「無爲庵主」一個人？包括現場所有；每一個人臉上俱都隱隱現出一片怒容，無疑的那位死去的「靜虛上人」，在他們心目裏都留有崇高的地位和美好的印像，是以乍聞凶訊，無不驚心動魄，相對的，也就對於殺害老和尙的那個「狂徒」向陽君，種下了惡感！

鄧雙溪似乎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。

微微冷笑了一下，他目光注視着面現殺機的「無爲庵主」，輕描淡寫的道：「靜虛上人的死因詳情，我不得而知，庵主與各位要想更進一步的有所探詢，在下建議各位詢問這一事件的元凶大惡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希望各位詢問向陽君本人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冷森森的哼了一聲，「那裏能够找到這個小輩本人？」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郭彤遭依靜虛上人遺計，更巧逢向陽君自恃功力，疏於防範，使得郭彤在九死一生的環境下，從秘道逃出生天。三年一度的衡山盛會又已來臨，在武林中具有名望，武功已臻一流的豪俠，俱都接獲主人五柳先生的函邀，最先到來的有夏平江，赤眉道長、朱農、鄧雙溪、無爲庵主、左大莊、谷楓及尙萬近，各人在靜候其他高手及主人五柳先生之際，談及近年江湖後起英俊向陽君及畢無霜，從而說及靜虛上人，鄧雙溪說出靜虛上人半個月前已圓寂，無爲庵主驚問是否眞確，鄧雙溪答稱自是眞的，要無爲庵主鎭靜……

鄧雙溪一笑道：「容易，我想他很快就會來的，因爲他顯然也是五柳先生所邀請的貴客之一！」

說完了這幾句話，鄧雙溪臉上帶出了一抹輕鬆的微笑——對於這一手「借刀殺人」的戰略，他自己覺得很滿意，話一說完，遂即從容的把身子向後退回來，——恰於這時，主人翁「五柳先生」的小毛驢，已登臨山頂，大家的注意力，自然的轉到了眼前這位「德高望重」技壓羣倫的當代武尊——「五柳先生」的身上！

五柳先生看上去可眞是很有一把子歲數了，一頭白髮似雪如銀的披垂雙肩，最稱壯觀的當是他飄洒胸前的那一部五柳長髯，散髮，長髯交相映襯，再加以「五柳」長袍大袖看上去簡直與畫上仙人無異！

小毛驢，在那個青衣小僮的牽拉之下一直來到了當前正中停下來。

各人相繼趨前，紛紛寒暄問安！

在一番酬對之後，這位當代最負盛名的老俠客一隻手扶着那個青衣小僮的肩頭，緩緩的下了驢背——

大家俱都注意到了。

那就是這位領袖武林的一代武尊，顯然已失去了他再能擁有「領袖」武林的這份殊榮，因爲他幾乎已失了行動的能力。

在青衣小僮的扶持之下，五柳先生便蹣跚的在居中的一座石磚上坐了下來。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呵呵一笑道：「大鬍子——莫非傳說屬眞，你老果然是中了風了？」

五柳先生絲毫不以爲忤的抱拳道：「左兄放心，一時還死不了！」

大家俱不禁發出了一陣子笑聲！

五柳先生手中的一隻短杖，錚鏦有聲的在石頭地上點扎着——他面色紅潤，儼然「鶴髮童顏」除了如銀的髮鬚之外，簡直看不出絲毫老態——

「老朽來遲了，有勞各兄佇候，實在失敬之至！」接着他發出了一聲笑嘆道：「老朽自去歲罹患風毒之症後，差一點喪失了這條老命，幸經細心調治，總算使病情有了轉善之機……」

頓了一下，他微微苦笑着，繼續道：「——畢竟是歲月無情，這一場突發之症，非但使老朽肉身飽嚐痛苦，也使老朽精神上倍感疲憊……說得實在一點，老朽已不復再有稱雄武林的雄心壯懷，由於體能上的變化，我已喪失了各位加封給我的這份殊榮……所以……」

一邊說，他解開了身上的長披，却見在他背後揹緊着一個五彩匣子！

五柳先生摘下了那個匣子，雙手愼重的把它放置在面前石面上：「……老朽已無能力再擁有這根『權杖』，甚望今日之會，能在在座各位之中，另選出一位傑出之士，使之接受此杖，以及領袖天下武林，爲蒼生造福，此即爲老朽抱病誠邀各位來此的宗旨……時已不早，各位即請按照往常慣例，彼此以武功印證，點到爲止，互推一人便了！」

面前八人互看一眼，少不得一番推讓客套！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雙手抱拳道：「先生德高望重，技驚天人，如無大恙，望先生三思！」

五柳先生含笑點頭道：「夏兄亮節風高，老朽敬佩之至，方才老朽所說句句出自肺腑，實在是體力不繼，身心俱疲，不足以再堪當大任，絕非推託之詞，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，各兄不必禮讓推脫了！」

夏平江頷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從命，我等敬遵台命就是——」

「老漁人」谷楓插口向五柳先生道：「且慢，如果老夫所料不差——尊駕此次發出邀請之函，似乎不祇是我等數人，好像還有幾人未來吧！」

五柳先生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還有三個人……不過，看樣子，他們大概都不來了！」

谷楓嘿嘿一笑道：「請恕老夫好奇，可否能知道一下，這三個人到底是誰？」

五柳先生點頭道：「自然可以；他們是三個年紀甚輕，新近崛起江湖的傑出之人……老朽原打算能借着此番聚會與各位介紹一下，不過……」

輕輕咳嗽了一聲，他眉頭微微皺了一下：「……最近我聞風江湖，三人之中，除了一位姑娘『神龍見首不見尾』！難以預測她的行踪，其他兩個人，也都現了俠踪，而且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他那雙眸子，在每人臉上緩緩掃過：「各位也許已經有了一個耳聞，其實老朽私下猜測，此二人多半還都不曾離開三湘！」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呵呵一笑道：「大鬍子你說了半天，還是沒說出來他們的名字，你賣什麼關子嗎？」

五柳先生看了一眼這位「財大氣粗」的左大莊一眼，冷冷的道：「左老兄你一定要知道他們的名字麼？嘿嘿，說起來，這其中之一倒也與你老兄不無瓜葛！」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頓時神色一愕，兩隻腫眼睛頻頻翻動不已——

「與我有瓜葛？」他上前一步道：「是誰？」

聆聽至此，一旁的「老漁人」谷楓一笑道：「老哥你這麼一說，我明白了！」

說時他眸子向着一旁的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一轉道：「左胖子，莫非你忘了東海上那個怪人了！」

這句話一說出口，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那張胖嘟嘟的臉上，頓時罩起了一種驚懼——

他猛地倒抽一口冷氣，目光轉向五柳先生道：「大鬍子，你別胡說好不好，誰都知道我那個對頭早已落了殘廢，再說，他如今早已該是九旬以上的人了，豈能稱得上是什麼年輕人！」

「哼！左前輩，這個你可是有所不知了！」

說話的那個人，忽然閃身而前，青衣青帽，當得上「少年英俊」四個字！

大家都不陌生，剛才彼此早已見過面了，這個人非但當得上「少年英俊」，而且，也正是目前衆人之中唯一的一個年輕人——

「青冠客」鄧雙溪！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點點頭道：「鄧世兄，我知道你們『青城派』的武功很有些絕招，世兄既然承邀來此，當然不是無能之輩，却不知你的閱歷竟也如此豐富，竟然比我左大莊知道的還多，左某倒要向你請教了！」

一面說時，這個大腹便便的左胖子，忽然把身子向着「青冠客」鄧雙溪面前轉過來——

一幢十足的勁道，頓時就像是一具無形的氣罩，陡地向着鄧雙溪當頭罩落了下來！

「青冠客」鄧雙溪不由神色略微變了一變，這才知道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其人，非但「財大氣粗」，簡直是氣量狹窄已極，一言之忤，即思動武——

眼前高手如雲，鄧雙溪自然不願意一上來就結樹強敵，尤其不希望由自己來打頭陣，況乎他久仰左大莊其人功力卓越不羣，自己未必就是他的敵手！好在這番感覺，除自己以外，局外人根本無所感覺，倒不如不動聲色，暗中使之消弭於無形！

當時微微一笑，不緩不急的抱了一下拳道：「前輩過獎了，祝融之會，聚天下之菁英，那裏有在下小子插手的餘地，前輩即使有心請教，却也輪不着小子，只怕少待片刻，更有高人來到呢！」

輕輕幾句話，即把眼前凌厲殺機消滅無形。

話聲方落，果然就覺得身上一輕，那幢先時籠罩在自己身上的無形力罩，頃刻間消失無形。

「青冠客」鄧雙溪心裏有數，却也不說破，當下目注向左大莊其人，緩緩說道：「左前輩顯然是錯會了意，五柳老前輩說的並非是前輩的那個對頭本人！」

左大莊哼了一聲，目射凶光的道：「你果然知道的不少，我倒要問問你，我那對頭又是那個？」

「哧！」鄧雙溪一聲輕笑：「前輩實在把小可看得一無所知了，小可相信凡是在江湖上跑跑而略有見識的人，對於『崔任』『左雷』這四姓之間的不可化解仇恨，應該多少都有些耳聞——小可自然也不例外了！」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翹了一下下巴上的一綹子短鬚，挺了一下他的大肚腩，哼了一聲沒說話。

「青冠客」鄧雙溪一哂，接下去道：「有關『崔任』二姓，這裏不談，『左雷』二氏——嘻嘻，顯然指的就是前輩你『左大莊』與東海七巧嶺的那位老前輩『青蟒客』雷蛟了！」

各人聆聽至此，俱不禁臉上現出了會心的微笑！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臉色少見緩和，點點頭「呵呵！」一笑道：「想不到左某人與姓雷的那個老殘廢之間的一點私事，倒惹得許多武林朋友如此關注，眞是罪過之至，不像話，不像話！」

諦聽至此，那個來自陝南的武林名宿——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，忽然怪笑了一聲，打着一口陝西口音道：「算了吧，胖子，你就少提你那些丟人現眼的事吧，我姓尚的就敢以這條老命給你打個賭，要是『青蟒客』雷老頭沒有落成如今這個殘廢，嘿嘿……左胖子，你就是給老天爺借上九個胆子，今天這場『祝融之會』你也是不敢來——」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胖臉上，一陣衝血，陡地把身子轉向說話的那個尚萬近，一雙深凹下去的眼睛珠子，閃爍出熠熠凶光！——

那副樣子看上去眞像是一口要把尚萬近吞到肚子裏去。

「青冠客」鄧雙溪就在左大莊身子轉過來的一瞬，也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！

這一次左大莊顯然碰見了厲害主兒，在場的人誰都知道這個來自陝南的尚萬近，是出了名的難惹！

左大莊必然是施展像先前對付鄧雙溪的那一手——在他轉身面向「南嶺一鶴」的一剎，陡地暗中聚使內炁眞力，使自成爲一幢無形氣罩，驀地向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當頭罩落下來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既是出了名的難惹，當然不是易欺之人！

各人目睹之下，只看見他那張青皮少肉的尖瘦面頰，忽然紅了一紅——

「青冠客」鄧雙溪就站在他身邊，一點風驚草動也瞞他不過，登時，他就感覺到尚萬近身上有了明確的反應——

這種意念甚爲微妙，除了站在近側的鄧雙溪以外，其他局外人一定很難體會，那是一種內力的擴展！

一胖一瘦兩個人，忽然身子俱都打了一陣哆嗦！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。

由於這一點迹象的顯示，在場的每個人頓時俱都心裏有數，敢情才發覺到，他們兩個人竟然已經鬥上了。

世居江漢的武林名宿——「老漁人」谷楓，忽然一聲朗笑道：「好呀——左胖子和尚瘦子兩個幹上了，這一下可是有樂子好看了，來來來，大家閃開閃開，快空出地方來。」

一面說，他分開兩隻手驅使大家後退，自己也向後面退了幾步，嘴裏兀自大聲不住的讚美妙。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冷笑了一聲，瞪着他道：「谷老頭，你不要幸災樂禍，待我領教了尚瘦子之後，再與閣下分個高下勝負！」

「老漁人」谷楓一聲朗笑，道：「好呀，現在竟然衝着我來了，行——你左大財主關照的話，還不就是聖旨，我老漁夫拚着這條性命不要，也一定接着你的就是了！」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怒哼一聲，正待反唇相譏，猛可裏就覺得身上一緊，由對面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身上逼過來一股子奇寒勁道——

由於他分神於「老漁人」谷楓，一時未能兼顧，來不及運氣防守，登時只覺得身上一陣子發冷，禁不住「機伶伶！」打了一個寒噤！

一驚之下，才把注意力轉向正前面的尚萬近！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，情不自禁的臉上現出了一絲獰笑，這一手「乘隙而入」，果然奏了效，心裏好不得意！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一時既驚又忿，他久悉尚萬近所練的「內元陰炁」十分厲害，自己上來就曾在心裏盤算過存了十分仔細，想不到臨時爲「老漁人」谷楓這麼一打岔，竟然仍是吃了暗虧！

所謂「暗虧」，也就是「啞巴吃餛飩」肚子裏有數，說出來更丟人。

他原本就器量狹窄，心裏再這麼一氣，那張大紅臉，登時變成了豬肝顏色，兩道濃眉，一根根就像刺蝟也似的翻翹了起來！

「好——」他手指向尚萬近道：「尚萬近，你竟敢……」緊緊咬了一下牙，他接道：「這個架我們打定了，來吧，有什麼絕招，左某人接着你的就是了！」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從神色上研斷出對方必然中了自己的「內元陰炁」，心裏大是篤定！

原來這種「內元陰炁」功力最是陰損歹毒，練習這門功力之人，必須在冬日「子，午」之時，將全身赤裸，浸身於寒冰之內。

非但這樣，更有甚者，還要覓一風口，口呼「七七」之數，滿呑陰風，如此三

年反哺，才能將功力練成初步入門，以後必須不斷浸淫，十年方可謂之大成！

這種「內元陰炁」鍛練過程，如上所述，只是一經練成之後，却可以傷人於尋丈之外，更可於「無形之中」！一經中人之後，發施功力之人固可憑藉功力之深淺，將其本身所練之「陰炁」極寒之氣，留置於對方身上穴道或是骨隙之間，是以，設非敵人本身功力深沛，又精「陽罡」之功，否則萬難挺受得住！

即以眼前情形而論，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顯然是身懷「陽罡」之人，看來是受傷不重，可是錯在上來不防，儘管本身功力充實，陽火又盛，只是一時想要將深入骨縫的「陰炁」化解，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

若是眼前即與對方出手，可就難免不是對方的敵手。

心裏幾經着念，那張大胖臉更不知前後一連變幻了幾次顏色！嘴裏雖憤憤有詞，却不敢採取主動，妄自向對方出手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對於眼前敵我形勢清楚得很，他一上來施展暗算，佔了上風，自不願與對方喘息緩和之機，更把左大莊「色厲內荏」的情形摸得很透澈！

這一次「祝融之會」，意義是十分重大。

當然，凡是爲「五柳先生」飛束邀約來此的人，俱是一方之俊，換言之，凡是來此踐約之人，也無不心存侈望，打算身佔鰲頭，能夠由五柳先生手裏，將那根未來領袖武林羣倫的「權杖」接掌過來！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心裏打着如意算盤——他知道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這個人功力深湛，即以目前在場各人而論，能夠勝過他的人還顯然不多；尚萬近自忖，如果能夠一上來即將他敗在手下，對於在場各人來說，勢必可以收到「殺鷄鎭猴」的功效！

尤其眼前，在尚萬近確知左大莊已爲自己「內元陰炁」所傷之後，自然更不會便宜的放過；予對方以復元緩和之機！

把這一切盤算清楚之後，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頓時雄心大增！

當時冷笑一聲，陡地向前踏進一步，一雙深陷在眶子裏的眸子，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左大莊。

「大財主你就請吧——」尚萬近抖了一下身上那一襲發皺了的長衫：「只要你劃下的道兒，無論是刀山劍樹，我都不含糊！」

各人目睹及此，一時也無暇再分心別處，全部注意力俱都集中在左尚二人身上，情不自禁的紛紛後退，空出了當中一塊不算小的場地來。

五柳先生目睹及此，自忖也無能制止，況乎今日之會原是「以武相會」，時辰既然已經到了，就由左大莊與尚萬近二人作爲開場之會亦無不可？

當下這位老先生手持銀髯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，緩緩的道：「二位兄台以武會友，原無不可，只是請切記，千萬不可動了火性，那就與老夫今日邀晤的宗旨大相逕庭了？」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鼻子裏「哼！」了一聲道：「老先生這番話，可眞是菩薩心腸，尚萬近不敢不遵，只是別人是不是同意你這種說法，我可就不知道了？」

話聲未完，就見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一聲喝叱，矮胖的身子陡地騰空而起，就像一個球似的，直向着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身上撲了過來？

聲到人到，人到脚到。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分明是心啣前番之恨，這一次同樣如此泡製，借着尚萬近與五柳先生對答之機，陡地待機進襲

左大莊擅長「混元氣功」，一經運氣，身脹如球，由此而運經四肢，所發出的內勁力道，更是其力萬鈞，鮮能有人敵擋得住。

這時，他身子陡然騰身而起，雙腿力彈之下，一股莫大的勁力忽地向尚萬近當頭猛襲了過來。

左大莊決心要在出手第一招裏，給對方一個厲害，是以雙腿乍出的一剎，身子陡地一個殺腰，兩隻手左右同出，用正反乾坤雙掌之式，倏地直向尚萬近兩肋上拍按過來，動作之快有如電光石火，簡直令人無從防止。

大家夥似乎都沒有想到左大莊會有此一手，觀諸其下手之快，出手之猛，簡直有迫及眉睫之感，目睹及此，各人俱不禁爲尚萬近揑了一把冷汗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其實早已胸有成竹，隨着左大莊身軀後仰之勢，只聽他怪嘯一聲，身軀陡地一個飛旋！「呼！」一聲，有如飛雲一片，已閃身三丈以外。

這一手輕功堪稱極妙，尚萬近既名「南嶺一鶴」，當知其必係在輕功造詣上有極佳境界，觀之他眼前這一式飛身之勢，在場大多數人都自愧弗如！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這麼快的出手之勢，竟然全落了個空，足落手插之下，一堵高過一人的巨石，發出了轟然一聲大响，頓時被擊得粉碎，石屑飛濺出十數丈外，在場各人身上或多或少俱都爲碎石沾上了一些，目睹耳聞之下，對於「黃金如來」這等身手，都不禁打心裏吃驚讚賞！

然而，這一招他却是毫無疑問的走了空招，非但如此，甚至於連尚萬近身邊都沒有沾着一點？

出手過招——尤其是所謂的高手對招，最最忌諱的就是「走空」，一招走空之下即不啻爲自己暴露了弱點，接下來很可能就爲自己罹下了殺身之禍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當然明白這其中的關竅，此人雖屬正道人物，可是却是有了名的「狠心辣手」，嫉惡如仇，除非不出手爲敵，否則一經交手，必然要分出你死我活，是以陝甘地面上又有人給他安了一個「要命無常」的外號，足見其人手狠心辣是如何的出名了。

這時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一招走空之下，尚萬近却自一側陡然飛身而近，箭矢一般的撲到了眼前。

「左眸子，招打。」

話聲出口，兩隻手左右同時遞出，一上一下，一正一反，正是此老浸淫多年的「鐵弓手」——

左大莊一招落空，即覺出了不妙，忽然覺得身後勁風襲項，頓時知道不妙。

眼前情形眞有迫及眉睫之勢，果眞左

大莊再思回身察看，其勢已只怕不及？

鼻子裏怒哼一聲，左大莊肥胖的身子倏地向前一倒，借着他身軀前倒之勢，矮胖的身子向前挪出了尺許遠近，右肩乍沉，又把身子扭轉過來。

左大莊當然知道尚萬近的狠心辣手，這時就見他右腕回翻處，唰啦啦一陣子鎖鏈聲響，却由他寬大的袍袖裏抖出了一根奇亮如電的蛇形索子鎗。

這條軟兵刄敢情一直就纏在左大莊的胳膊彎上，有一圈如意軟鍊繫在他腕子上，一經抖出，其勢有如「毒蛇出穴」——「反身現鎗」這一勢，堪稱一絕？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，倒是沒有想到他會有此一手，隨着左大莊的「索子鎗」勢之下，他身子有如鷂子般的，突地騰翻而起。

饒是這樣，對方索子鎗的那截蛇形鎗尖，依然沾着了他的前襟上補地位——

頓時，只聽得「嘶拉」一聲大响，尚萬近身上的那一襲月白色大褂，撕開了尺許來長的一道大口子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滿心求勝之下，想不到自己竟然反倒險遭毒手，情急之下，厲叱一聲道：「好——左胖子，你跟我玩起傢伙來了。」

嘴裏叱着，右手後伸，已抄住了緊繫背後的一口長劍，嗆啷一聲脆响，已取劍到手。

各人俱不禁神色一變，以武會友，印證手法不過是點到爲止，現在竟然發展到兵刄相向，實在是出乎各人意外，也大大有失這場盛會的本色？

看到這裏，主持盛會的「五柳先生」首先發出了一聲嘆息道：「二位這又是何苦？」

來自西崑崙「放鶴庵」的無爲庵主，也忍不住雙手合十，高喧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二位施主請暫息雷霆，聽貧尼一言相勸——」

兩個人的話，顯然都未能發生效果。

就當「無爲庵主」的話聲方自一歇的當兒，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身子已經快速的向着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的身前，襲近過來——

隨着尚萬近襲近的身勢，一幢劍光夾着尚萬近削瘦的身影，直向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身前撞來。

在場各人，俱是武林中頂尖的人物，功力造詣各有傑出之處，閱歷自然也極豐碩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劍法一經現出，使得在場這些武林高手，俱都情不自禁吃了一驚，他們多數人都知道尚萬近所施展的這種「劍炁」其實乃係承繼本身所練的內功及氣，以及劍質本身的鋒刄凌厲，兩者滙集一體，也正是上乘劍術中所謂的「身劍合一」境界。

各人有見於此，自然也知道這種功力一旦施之於人，所必欲加害的程度，是以乍見及此，俱都由不住吃了一驚，無不爲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捏上一把冷汗。

形勢的發展有如春雷驟雨，等到各人看出不妙時，其勢已難以挽回。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一向是目高於頂，爲人自負狂傲，按說他功力，雖不見得能超過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多少，最起碼二人不相軒輊，錯在他上來不防，爲尚萬近「內元陰炁」所傷，無形中功力就大大的打了個折扣。

再者，他確實也沒有料想到：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，竟然會猝然對自己施展如此凌厲殺手。

情勢所迫，使得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簡直無及招架？

迎着尚萬近「身劍合一」的攻勢，左大莊那根「索子鎗」倏地掄圓了，「唰啦啦」一聲，沒頭蓋頂的，向着尚萬近打落下去。

慢了一步。

尚萬近這種「身劍合一」的「劍炁」運用，妙在「一氣呵成」，其迅速簡直不容敵人有喘息之機。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這裏方自提聚眞力，用以防身，其勢却已慢了一步。

登時，他就覺得前胸上一陣劇痛——其勢有如破胸裂腹，那護身眞潛首先被攻破了一道裂縫——左大莊一驚之下，爲之「魂飛魄散」，此時此刻想以身免，那裏還來得及？——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

隨着尚萬近身劍合一的快速攻勢之下，左大莊身子起了一陣疾劇的戰抖——一幢血光，直由他上胸部昇起來，顯然受傷不輕？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在一幢熱血噴出的一剎，整個身子由不住霍地向後面直直倒了下來。

然而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的攻勢，却並不因此而止，此人着實心狠手辣，眼看着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已受傷倒下，却並不因此而中止住凌厲的攻勢。

眼看着白光刺目，凌厲的劍氣有如秋水雲虹，直向着左大莊的身上，再次捲了過去？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，別說他並非「黃金」所鑄，即使眞爲黃金所鑄，當此劍炁力捲之下，也必將肢體破離——眼看着左大莊倒下的肥軀，無論如何難以逃過尚萬近憤怒的劍鋒，勢將身首異處。

就在此危急存亡的一刹，耳邊上只聽得連續傳來幾聲喝叱，至少有三條人影，自四面不同方向，疾快的向着二人身前急切進來？

這三個人分別爲來自巴蜀的「赤眉道長」，以及名列海內二十七奇之一的「一掌飛星」朱農——

另外一個，也是奔馳在最前面的那個人，却是面相清瘦，來自西崙崑「放鶴庵」的「無爲庵主」。

三個人雖然身法一致，同樣快速現身，但是由於起足點之遠近不同，自然落下的身子也略有前後。

「放鶴庵」的無爲庵主身子既然走在了最前面，自然也出手最快——

這個老尼姑的隨身兵刄是一柄九合金絲的「鐵拂塵」，隨着她嘴裏一聲喝叱之下，這柄拂塵已快速揮出去——「唰！」的一聲，萬千塵鬚，糾結一氣，無異一根收放如意的軟鞭，陡然向下一捲，「嗆！」的一聲響，已捲住了尚萬近高舉過頂的長劍劍鋒。

「無爲庵主」加之在這桿鐵拂塵上的臂力，必然是十分可觀——但只見這個比丘老尼足下「丁」字步一站，怒哼一聲道：「尚施主劍下留情。」

嘴裏說着，鐵拂塵用力向上一掙，已把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那一把長劍高高拉起來？

於此同時，「一掌飛星」朱農，以及來自巴蜀的「赤眉道長」，雙雙自左右撲到？

「赤眉道長」的兵刄，是一口七星長劍。

「一掌飛星」朱農的兵刄却是一對「日月輪」。

事非尋常，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，兩個人的兵刄雙雙都撤在手上，却爲「無爲庵主」搶先一步，消弭了眼前殺機。

三個人形成了一個「鐵三角」的陣勢，却把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圍在正中。

僥倖不死的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，就地一個滾翻，滾出丈許以外，各人注目於他，吃驚的發覺到他整個上身，都爲鮮血所染，右胸上側方皮開肉裂，現出了有半尺許長短的一道大血口子。

對於一個練習內家功力的人來說，身上的刀傷往往足以致命，因爲氣血一失，功力幾乎全廢，即使能即時止住流血，却已不便再行運功——

這一點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是十分明白的，是以在他身子方自站起的一剎，右手二指，駢指如飛，已連續在傷處附近五處穴道上各點一指，頓時止住了流血。

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在武林中，一向是極爲囂張的人物，平素爲人也同尚萬近一般的「嫉惡如仇」，加以財多技高，向無忌憚，那裏吃過這個大虧？

面對着如許多的武林同道，左大莊這張臉實在是沒有地方擱放。

左大莊恨聲道：「好，姓尚的！我們之間沒有完……」

說了這句話，他雙眼一翻，當場閉過氣，一跤倒了下來，當場頓時引起了一陣騷亂。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首先上前，把他扶坐起來，試着探了他的鼻息一下，又察看了一下他的眼神，向着一旁的五柳先生苦笑一下。

「五柳先生」畢竟是一位仁厚長者，目睹及此，不勝太息的道：「左兄的傷勢如何？」

夏平江道：「以在下所見，顯然屬於『炸血』暴症，這倒要有勞先生妙手起死回生了！」

五柳先生緩緩點了一下頭：「夏兄所見甚是，且讓他坐息一下，俟血氣平和後，再容老夫爲他施以續氣和血之功吧！」

各人聽五柳先生這麼說，才算鬆了一口氣。

可是無論如何，經此一來，現場已增加了一片陰森的殺機，大家對於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的狠心辣手，無不心生反感！

尤其是首先奔上，環繞在尚萬近身側的三個人，俱都面現忿意，怒目視向尚萬近！

「無爲庵主」手裏的鐵拂塵，硬硬捲住了尚萬近長劍的劍身，兩個人分明早已較上了內勁——

一時只見老尼姑那張瘦臉變得異常死板，兩處太陽穴上，甚至於現出兩條隱隱青筋——她雖閉嘴不言，人家却越能看出她用力的程度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也同「無爲庵主」一般，閉口不言，那隻持劍的右手，正自灌注全身眞力，向外上方用力力掙着。

他們兩個人顯然功力難分軒輊，一口長劍，一柄「鐵拂塵」，緊緊糾葛在一起，看上去宛若鑄成一體，又似磁鐵相吸，緊緊的捲纏在一起，簡直難分難解，其勢却紋絲不動！——兩個人，四隻脚，更像是深深打在地裏的鐵樁，動也不動一下。

看到這裏，赤眉道長與「一掌飛星」朱農也都有自知之明，認爲無需再行插手，俱都向後退步讓開。

一個巧妙的轉變——

原來左大莊與尚萬近的拚鬥，忽然轉變爲「無爲庵主」的切身其間。

緊迫的情勢，顯然並不因爲他們雙方不曾開口而少見遜色，反倒是有增無已！

——這種緊迫氣氛的演變，很快的在現場散佈開來，每個人都一掃先時的「突梯滑稽」，變成了十分的嚴肅！

十數道目光注視之下的「焦點」，無異正是緊持在老尼姑與尚萬近手上的那一柄「鐵拂塵」；和那口寒光熠熠的長劍！

情勢的繼續演變，終於使得兩般兵刄，漸漸的脫離分開來！

像是一條銀色的蛇，脫離開巨力的掌握——慢慢的，抖顫顫的，終於向兩下裏分了開來。

「無爲庵主」兩處太陽穴上青筋益加暴露！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的臉上，現出汗珠！

這第一陣力的較量，看起來像是不分勝負。

當然，他們絕不會就此而止，善罷干休！

「無爲庵主」鐵拂塵向空一抖，「波！」一聲，炸開了一天銀絲——遂即向尚萬近打了一個稽首——

「阿彌陀佛——尚施主，貧尼這廂有禮了！」

嘴裏雖然說着客氣話，可是那張冷酷的面頰上，却顯然不見絲毫笑容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「赫赫！」冷笑了兩聲，那一雙深陷在眶子裏的瞳子，寓意深湛的頻頻在老尼姑臉上轉着。

甚久，他才冷冷的道：「左胖子是自取其咎，我不傷他，他也饒不過我，怎麼，庵主妳是看不忿，却要插上一脚，與我尚某人過不去麼？」

「無爲庵主」一聲冷笑，再次高喧道：「無量佛，善哉，善哉——尚施主，貧尼不過是在提醒施主一聲，這場盛會不過以武會友，方才五柳先生也曾表明，是點到爲止，施主你顯然過份認眞了！」

尚萬近小眼一翻，冷哂道：「什麼點到爲止？各位難道沒有看見，左胖子要是不先撤出傢伙，姓尚的也不會紅這個臉，既是兵刄對搏，披紅見彩也就是平常的事，庵主妳又何必大驚小怪？」

「無爲庵主」鼻子裏「哼」了一聲，

大爲不悅的道：「尚施主這麼說，也無不可，貧尼這就向施主你討教幾手高招，還要請尚施主你手下留情！」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神色一變，岔聲道：「尚某人不識抬舉，候教了！」

最後三字出口，就見他瘦長的軀體，猝然向下一矮，掌上的一口鐵劍却由頭頂上掄過一週來，端端正正的端自前胸，却把那截極其鋒利的劍尖，指向老尼姑——

一縷劍氣，像是冬日裏的一襲寒風，猝然直向「無爲庵主」身上襲過來！

「無爲庵主」冷笑道：「承教！」

鐵拂塵向外一翻，萬千塵鬚，就像是風吹馬尾般的，忽然散開來！

一股勁道，即由散開的拂塵鬚尾裏猝然逼出，兩股勁道會合之下，無跡而終！却只見雙方身上所穿的一襲長衣，情不自禁的爲之飄動一下。這一手內力的較量，看來就同先前雙方兵刃交接的情形完全一樣——仍然是不分軒輊！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鼠眉一挑，面現凶光，一壓長劍正待欺身而上，不知怎麼他却忽然又制止了這股子衝勁！

微微一哂，他神色却反倒現出了一片緩和——

「且慢！」尚萬近慢吞吞的道：「如果尚某人所見不差，這祝融之會，曾經定有一個規矩！」

「什麼規矩？」

「哼！」尚萬近瘦臉上掛着笑容：「庵主妳又豈能不知，這個規矩是每人最多只出手三陣，是也不是？」

「無爲庵主」冷漠的點了一下頭：「這又怎麼樣？」

「嘻嘻……沒怎麼樣。」尚萬近有意把語音拉長了，輕咳一聲道：「這個意思無非是告訴庵主你，尚某人現在與庵主交手，是第三陣，換句話說，如果在下僥倖贏了庵主妳……那麼……」

「無爲庵主」先是愣了一下，那張素臉上繼而現出了一片忿意——

「哼！那麼尚施主你就又贏了一陣！」微微頓了一下，她冷冷接下去道：「只是，我看施主你想要贏這一陣，却並不輕鬆！」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一聲狂笑道：「這個，老尼姑妳就不必爲尚某人担心了，咱們廢話少說，這就手底下見功夫吧！」

話聲一落，那口半吐的長劍緩緩收了回來——

隨着他收回的劍勢，尚萬近瘦長的身子緩緩的半蹲了下去，却把一口劍高高舉起來。

一時間，他那口劍上光華變得異常刺目——

在場各人，不乏高手，見狀俱都知道尚萬近這口劍上，已經凝聚了本身眞力，一經出手，必然非比尋常，由於他們一時還摸不清楚「無爲庵主」將以何種手法來應敵，是以下意識裏，俱都情不自禁的爲她捏上一把冷汗！

「無爲庵主」似乎也已經發覺到對方的厲害，內心不敢絲毫大意。

就見她掌上的一柄鐵拂塵，風車般的緩緩在頭頂上轉動着，那雙瞳子更是瞬也不瞬的逼視向前——

一陣陣襲人的勁道，恰似三伏天滾過浮沙面的那種熱氣團，沾在人臉上，膚上怪不是一個滋味！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一口長劍直伸前胸，細小的眸子瞇成了一道縫。

忽然他足下移動，快速的向前踏進了幾步。

「無爲庵主」的鐵拂塵轉動得更快，銀白色的塵鬚旋轉出丈許方圓一團白色奇光，由此而流動的氣機，更似漲潮時的海水，激盪出層層波浪！四週各人身上所着的衣衫，都不禁被掀得飄揚起來。

老尼姑儘管一隻右手舞動的那般疾烈，可是下半身却是直直的挺立着，紋絲不動。

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似乎被迫立在旋風圈外，一時不得其門而入——他臉上帶着那種陰沉沉的笑，更不知他心裏打着什麼主意！

空氣驀地沉默了下來！

忽然，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發出了一聲尖嘯，瘦長的軀體陡地射空直起當空。

這一式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絕技，足以驚人，看上去簡直就似沒雲之矢，足足拔起來有七八丈高下。

就在每個人驚心動魄，莫測其高深的一剎，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高竄頂空的身子，倏地又直綫下墜下來。

一起一落其快無比——

等到大多數人，忽然發覺到他落下的身勢，正當「無爲庵主」頭頂正中時，兩個人的兵刃已經交接一團。

像是扭動一團麻花卷兒——

眼看着老尼姑，尚萬近雙方的身子，在猝然遭遇的一剎那，一連翻滾了七八個滾兒。

陡地——雙方「兔滾鷹飛」般的乍然分了開來」

——就在將分手的那一剎間，明眼人可就看見了一切——尚萬近的那口長劍扎進了老尼姑的肩窩，老尼姑的拂塵却也拂在了尚萬近的右頰。

不過是極短的一剎，如非是明眼人萬難看清！

緊接着，他們雙方的敗像立呈！

一股血箭，直由老尼姑左面肩窩怒穿出來，可是立刻即爲老尼姑手掌按住——她足下打了個踉蹌，一連後退了好幾步，總算還沒有坐倒下來。

反之——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看上去，却也沒有討得了什麼好，倒像是傷得更重！

「無爲庵主」鐵拂塵一拂之力，該是何等勁道？

隨着她鐵拂塵拂過之處，尚萬近右頰之上登時留下了千百道血絲，先是不顯，等到各人看清是怎麼回事時，尚萬近已是滿臉鮮血，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個鬼！

比武過招，落得眼前如此下場，自然是始料非及，大大出乎各人意外！

現場各人目睹及此，俱都由不住興起了一陣驚聳！

「無爲庵主」一手按肩，却尚能保持着一份自恃與原有的神采，比較起來，「南嶺一鶴」尚萬近的傷勢却要較她嚴重多了——

仰天狂嘯着，尚萬近那副形像就像是個鬼！

鮮紅的血一次又一次的由他臉上湧現着——忽然他騰身掠起，直向亂石崩雲的巉崖峭壁間落去，一路狂縱疾馳，星丸跳擲般的下去了。

現場飄浮着中人欲嘔的那種「血腥」氣息！

每個人的表情都陰沉極了。

比武過招，講的是「印證」武功；「以武會友」，竟然會發展到眼前境界，這種現像無寧是前此所未有，而使得幾個心懷仁慈的正道之士，內心大感沉痛不已！

幾個人彼此默默的對看着，誰也不說一句話。

「無爲庵主」這時已用特殊的止血手法，將傷處附近的穴道封住——雖說是傷勢不重，可是到底氣血兩虧，在一個修練內家功力的人來說，這種損失不能不謂之不重了！莫怪乎老尼姑那張臉上，壓根兒不見一絲笑容。

抖了一下手裏的鐵拂塵，這個老尼姑緩緩的走過來，一直走到此次聚會的東道主人「五柳先生」身前。

只見她打了一個稽首，長吁一聲道：「阿彌陀佛——先生見笑了，貧尼只是氣不過方施主……」

微微一頓，她又嘆息一聲道：「……貧尼無能，也無顏再參與眼前盛會，有辱先生雅意，這裏謝過，貧尼這就告辭！」

一面說，深深向着「五柳先生」揖了一揖，轉過身來，又向着附近各人揖了一揖，正要告辭離開——

卻見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上前一步，含笑道：「庵主有道之人，何以未能看清今日之會：若是傷勢不重，尚請暫留一刻，以便以佛法化解未來之一場凶難，却是功德不小呢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聆聽之下，不禁微微一愕，雙手合十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請恕貧尼愚頑，識不透夏施主你話裏禪機，還請開宗明示才好！」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微微一笑，未曾開口，却聽得一旁盤膝石上的五柳先生岔口道：「夏兄慧眼，體察入微，若非一言提醒，老夫幾乎也疏忽了，今日之會，適逢『子』、『午』相冲而四山雲氣，更現無限殺機，莫怪乎會無好會了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諦聽之下，情不自禁的吃了一驚，遂即運用智靈，向着四山雲氣略一打量，當下雙手合十，嘴裏長喧一聲道：「阿彌陀佛——善哉，善哉——二位施主說的是，貧尼忝爲佛門中人，參禪數十年，竟然未能識透先機，非但未能使這場刦難化解無形，本身却成了助刦之人，慚愧之至！」

夏平江一笑道：「這就是所謂的『當局者迷』，庵主又何必自責過甚？」

「無爲庵主」陡然一驚之下，再打量面前這個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，只見其神清氣爽，眉開目邃，全身上下竟然不沾絲毫世俗氣息，「仙風道骨」，儼然一出世高人，不禁心裏大大的動了一下！這才知對方大非尋常之人，一時心生敬仰，好不慚愧！

聆聽之下，這位原來盛氣凌人的比丘老尼，一時間心平氣和多了。

當下她雙手合十，向着夏平江道：「夏施主世外高人，未卜先知，誠然較我輩高出許多了，今日之會料必已有先見之明，何不指示先機，以圖善罷干休，豈不是功德一件，若有指示，貧尼敢不効力！」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微微一笑道：「庵主這麼一說，在下誠然就不敢當了——此事料必五柳兄已有安排，且看看他意下如何？」

五柳先生聆聽之下，感嘆一聲道：「老朽年初之時，在莽蒼巧逢『抱扑老人』，談及當今武林中人，老人對於夏兄推崇備至，告以爲今世高人，老朽當時竟然未能領悟——」

微微一頓，他乃感嘆道：「——今日幸會，拜領高見，誠令人欽佩之至，夏兄如此說，想必已有先見之明，請不必客氣，明示玄機才好！」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一笑道：「先生爲我敬仰之人，德威武功比較我高得多，你這麼說，我就不敢當了！」

五柳先生道：「夏兄不必客氣，有什麼話快說吧，只怕時間一晚，又要生出許多事端，那就不妙！」

夏平江點頭道：「這話倒也不假。」

他目光遂即在面前各人身上一掃，淡淡的道：「在下今晨早來一刻，即爲觀察五行動靜而來——」

「啊——」五柳先生緩緩點頭道：「這一點老朽來時也注意到了。」

夏平江含笑道：「先生所見爲何？」

五柳先生手捋銀鬚道：「老朽方才臨山之行，忽遇『艮』風沐體，而這祝融之舉，顯然係坐地『寅』宮，故而覺出今日之會，甚爲不妥！」

夏平江點頭慨然嘆道：「先生所見極是，在下也察見於此，所謂『艮風起寅宮，殺鷄見兵凶』，是以今日之會，大不吉祥！」

五柳先生吶吶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遷地爲艮可不可行？」

夏平江搖搖頭道：「我等登山，身臨此宮，已沾其氣，如不應解，再入別宮，其勢更糟，先生豈不知『足不出二宮之凶』這句話麼？」

五柳先生長吁一聲，一隻手捋着長鬚，頻頻點頭道：「夏兄這一說，足見高明，說來慚愧，老朽曾習氣理陰陽之學數年，却不若夏兄見解之精——」

「阿彌陀佛！」無爲庵主雙手合十道：「夏施主既有所見，當知化解之法了，請快快說出吧！」

夏平江微笑道：「庵主不急，此事却也不若庵主想來之簡易——却還要庵主大力鎭定才行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又喧了一聲佛號，吶吶的道：「施主說笑了，在場各人，那一個都比貧尼武技高超，貧尼此刻是敗軍之將，本身都掛了彩，還談什麼大力鎭定……無量佛，善哉，善哉——」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一笑道：「大師忒謙了，佛門之中，注重功德，大師若能將今日之一場殺難，略事化解，却是大功一件呢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聆聽之下，又喧了一聲

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施主這麼一說，貧尼倒是無言以對了！」

却聽得一旁「老漁人」谷楓呵呵笑道：「夏大俠武功出衆，見解也高人一等，佩服，佩服！」

夏平江心知他在譏諷自己，諦聽之下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谷兄有什麼高見？」

「老漁人」谷楓赫赫笑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，是夏大俠你的學問太也高深，老漁夫一時猜想不透，實在想不透今日之會，還能有什麼大災禍，倒要請夏大俠你指示迷津了！」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冷冷一哼道：「谷大俠，你不要以玩笑之心河漢在下之言，只怕谷大俠你本人，亦在此刦之中！」

「老漁人」谷楓陡然一愣，忽然縱聲大笑了起來。

「夏大俠你這是在嚇唬兄弟我了！」

谷楓一面挽起上衣袖，露出了黝黑的一雙腕子：「也罷——兄弟明知不是夏大俠的對手，却也不願失去今天這個難得印證武功的機會，夏兄你手下留情，我們是點到爲止！」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微微一哂，緩緩點頭道：「好說，今日此會，原是爲大家印證武功而聚，夏某人那一點箱子底兒又豈能藏秘？」

「老漁人」谷楓嘿嘿一笑，後退一步抱拳道：「這麼說夏大俠是賞在下三分金面了，請！」

「且慢！」夏平江一笑：「谷兄美意，在下不敢不遵，只是請容在下與庵主少作商量，定當奉陪！」

一面說，他轉向「無爲庵主」一笑抱拳道：「在下之意，想從庵主與五柳前輩，暫守此宮『風』、『火』二穴，或可使眼前之一場凶殺減至最輕——不知大師意下如何？」

「無爲庵主」一愣道：「施主的意思，是要貧尼與五柳兄各守進出門戶……」

「不錯！」夏平江點點頭：「在下正是這個意思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一笑道：「夏施主太抬舉老尼姑了，在場各位武功高過貧尼的不知凡幾，何以施主你却獨要貧尼出醜……負責！」

才說到這裏，即聞得一旁來自巴蜀的「赤眉道長」長笑一聲道：「老尼姑，這個你還不懂麼？」

「無爲庵主」雖然身上掛彩，但生性倔强，尤不喜別人對她失態！

聆聽之下，她那張臉上驀地罩起了一片怒容，向着「赤眉道長」沉聲道：「道長的高見是——？」

赤眉道長嘿嘿一笑道：「老尼姑妳豈能不知，夏大俠所以要妳與五柳先生各坐『風』『火』之門，無非是借着二位『至陰』『純陽』來壓制已成的地刦殺機——嘿嘿！夏老哥，你說道人我這個見解怎麼樣？」

「無爲庵主」不由臉上微微一紅，低低唸了聲：「阿彌陀佛——道長高見，頓使貧尼茅塞頓開——」

一面說她轉向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合十道：「夏施主，赤眉道長所說是實在的麼？」

夏平江微微頷首道：「赤眉道長所說不假，庵主爲此刻之會，唯一異性，據在下所知庵主爲所練『九陰玄功』更有八成火候，如踞『風』門，與五柳前輩遙相呼應，必可降『地』刦之煞，庵主如能再施以佛法，必當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自是功德一件了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聆聽之下，却是沉默着不發一語——

一旁高踞磐石的「五柳先生」微微一笑道：「夏兄所見不差，誠於我心有戚戚焉——庵主乃佛門人，佛門中人最重功德，這件事理當當仁不讓，也就不要再推辭了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合十一揖道：「既然先生也這麼說，貧尼也只得勉爲其難了！」

五柳先生一笑道：「老朽來時已守定『火』穴，那『風』穴恰在對面，庵主只管那邊打坐就是！」

「無爲庵主」遵言向前方打量了幾眼，陡地飛身而起，落向五柳先生對面一堵大石之上，盤膝坐好。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倏得「無爲庵主」坐好之後，這才轉向「老漁人」谷楓道：「谷大俠是否仍要賜教？在下這裏恭候了！」

谷楓嘻嘻笑道：「自然，自然——」

一面說，他彎下腰來把一雙褲管高高捲起，露着足下一雙芒鞋，那副樣子簡直如他外號，正是道道地地的一個漁伕模樣！

這時他雙手抱了一下拳頭，向着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拱了拱道：「夏大俠，我們是點到爲止——」

夏平江後退一步，方自拉開架勢，却聽得甫自打坐「風」穴大石上的那個老尼姑，發聲道：「又有貴客來了——」

各人聞聲一驚，俱都向山下注目——却只見面前人影連閃了兩下，峯前斷崖頂巓處，已站定了一個年輕魁昂漢子！

這漢子方自一現身露面，即有「震撼人心」之感！目睹之各人，無不心裏吃了一驚。

——來人二十七八的年歲，生得身裁魁梧，膚色一如古銅，濃眉朗目，意態昂然，身上穿着一襲湖青色春綢長衫，却在前襟後補之處，各綴着一輪血紅色的大太陽，映以當空朝陽，更有烈焰滾滾之勢！

這漢子腰上紮有一根青色絲絲，衣着打扮，甚是怪樣——一條油光黑亮的大髮辮，由身後直甩向前胸，却在辮梢處繫着一顆光華熠熠的明珠，他右手持着一截扁扁的白木杖，約在三尺五六長短，拄着地面，却把一雙鋒芒畢露的眸子，骨骨碌碌直在現場每一個人臉上轉個不休！

在場各人在他目光注視之下，俱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——

就在彼此相繼一驚的當兒，來人已邁開大步，一直走向場子當中——

正要出手搏鬥，一決勝負的夏平江與谷楓二人，也都情不由已的爲這個突然現身的怪客驚得愣了一愣，一時也忘記了再行出手！

來人此刻已安步若山的來到了近前，他站定之後，那雙光華熠熠的眸子，直直的向高坐磐石的五柳先生，緩緩抬起手來，抱起那根奇特的木杖拱了一下——

「足下想必就是此次祝融盛會的主人——五柳前輩了？失敬，失敬！」

一面說，這個人不折不扣的向着座上的五柳先生深深行了一禮，他說話的聲音雖然不大，但是吐音清晳，每個人都清清楚楚的聽在耳朶裏。

五柳先生微微頷首，抱拳道：「豈敢，足下是——？」

來人微微一哂，露出了滿嘴白牙：「前輩竟然不認識在下，這也難怪——其實包括在場所有前輩在內，在下都不曾見過一面，眼生的很！」

「赤眉道長」首先看不慣來人那番氣勢，朗笑一聲道：「那麼請足下自報大名一聽吧！」

「好說！」來人那雙閃爍着威智的眸子，忽地在赤眉道長身上一轉：「不用說，閣下想必是來自『西川』七星嶺的『赤眉』前輩了，失敬，失敬！」

「赤眉道長」霍地呆了一呆，想不到對方竟然在一照面的當兒，報出了自己的出身名諱，實在令人吃驚！

「嘿嘿……」赤眉道長不愧是老江湖了，他那雙招子不空，自然不會昧於無知：「這位朋友你好眼力，不用說朋友你必然就是新近名揚武林的那個年輕英雄，人稱『向陽君』的金貞觀了？」

來人這個魁梧漢子，聆聽之下，臉上並不着任何表情，默默的點了一下頭道：「不錯，在下正是——」

各人除了「青冠客」鄧雙溪以外，誰也沒見過「向陽君」其人，只是看見他這一身打扮，也就不難猜到了他是誰，由於聽見了有關於他的甚多傳聞，乍一證實，都不免心裏吃了一驚，由不住俱都向他多看幾眼！

盤坐石上的五柳先生，就在此人現身之始，也已猜知了他是誰，心裏暗吃了一驚——

這時復以慧眼，在他身上打量一轉，不禁心裏微微生出隱憂，暗忖着今日祝融之會，那所謂的「刦殺之難」極可能就應在了此人頭上！

心裏想着，他遂即雙手抱了一下拳，面含輕笑道：「原來是金少俠，老朽失迎了！」

在場各人既知來人身份之後，少不了向他注目以視。

「向陽君」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「五柳前輩不必客氣，在下承邀，原該如時而至，只因中途有了些意外，躭誤了不少時候，尚請各位見諒！」

五柳先生一哂道：「無妨，在場各位，少俠只伯還不盡相識，且由老朽代爲介紹一下！」

「向陽君」點了一下頭，大剌剌的道：「偏勞！」

五柳先生遂即將在場各人名諱，一一向他介紹甚詳！向陽君一一垂聽之後，臉上表情陰晴不定——

忽然他轉向「五柳先生」道：「前輩飛函見召，敢不遵命，在下末學後進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既然有緣與各位見面，却要面承敎益，分別領教一下才好。」

各人聽他如此口氣，俱不禁心中大感不悅。

須知在場各人，無一不是一方俊彥，各人都身藏絕技，武林中人原本各有個性，誰又肯服誰？

倒是「五柳先生」畢竟術德兼修，心胸開闊，能容萬物，他初見向陽君，已由其神采外貌，察知對方果然爲一卓出之士，年少技高，自是惹禍根源，然而透過對方那雙朗朗神采的瞳子，與挺直的鼻樑，却可斷定是一「心術正直」之人，是可認定。

有見於此，這位領袖武林多年的一代名宿，內心不禁浮起了一番喜悅，畢竟武林中能有如此傑出的「後起之秀」，是一件好事，只是觀諸來人朗目中隱現的蓬蓬殺機，却又不禁使他心生隱憂。

他這裏正自轉念，不知如何應付眼前這步急難，却已有人看不慣「向陽君」這番狂態，朗笑一聲，大步走過來。

正是那位來自巴蜀的「赤眉道長」——他大步走向場子裏，雙手拱了一下，向着向陽君道：「來來來！姓金的，老道這裏先討教你幾手高招。」

向陽君微微一笑，正要站起。

「老漁人」谷楓一聲狂笑道：「赤眉老道，這是怎麼回事，凡事總得有個先後，谷某人和夏大俠這個架還沒有打完，看看那一個又敢佔先？」

一面說，他冷笑看向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，抱了一拳道：「來吧，該咱們兩個的了。」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自從目睹來人「向陽君」之後，即認定了來人絕非是甚麼好相與，今日之會，多半要應在了他的身上。

眼前情形，夏平江甚是明白，佔先出手絕無甚麼好下場，他更明白，現場各人的實力，自己武功誠然較諸「五柳先生」要遜一籌，只是捨五柳之外，其他各人多半還不是自己對手，「五柳」既然身中「風毒」，已不便出手，那麼今日之會，自己的勝望極大——是以在「無爲庵主」與「黃金如來」左大莊雙雙負傷之後，他即考慮到現身出手「奪魁」之念，正於此時「老漁人」谷楓出身叫陣却是正中下懷。

只是他却不曾料到，心中所最爲顧慮的兩個勁敵之一——「向陽君」，竟然會在這個要緊關頭忽然現身而出。

眼前由於「向陽君」金貞觀的忽然介入，不啻使夏平江一時心情爲之大亂。

此時此刻，那個不知趣的「老漁人」谷楓，却偏偏指名向他叫陣。

「終南劍客」夏平江心裏一思忖，果然自己這一陣贏了谷楓，其勢更不好了，勢得要面對新來的這個「向陽君」，在他未先明瞭「向陽君」其人武功之前，這是他極不願爲之事，心中有了此一顧慮，一時却不知何以應付，當時諦聽「老漁人」谷楓招呼之下，却呆了一呆，不知何以應付。

「老漁人」谷楓濃眉一挑，大聲道：「怎麼樣，夏大俠，莫非認爲不屑與谷某一會麼？」

夏平江目光向着新來的向陽君看了一眼，一笑道：「谷大俠不要誤會，夏某人豈能不識抬舉，只是現在有了貴客，夏某人却是不便放肆——」

（未完）

正宗武俠長篇故事

春秋筆

臥龍生・文
盧令・圖

前文提要：上回書至楚小楓破毀百花莊後，他率領成方、華圓爲先驅，循着山邊暗號，找到獨山玉場，他命華圓在場外守望，偕成方進入場中，遭受四五十名僞工人擺開方陣截擊，楚小楓破去方陣，深入腹地，發現其中兩間茅屋各躺一死人，至第三間，又發現一個女人趺坐床上，頭低垂，不能辨認面目，楚小楓担心是綠荷她們已遭對方毒手，叫成方仔細看視，詎這一大意，竟遭那裝死女人暗算，那女人首發毒針射中楚小楓及成方，又點了他們穴道，將他們細綁，至是那女人才承認是項夫人，並說她主持百花莊，約有五年左右——

祇求片刻快　甘作百死身

楚小楓道：「我想這百花莊決不是一個很獨立的組合。」

項夫人笑道：「我英俊瀟洒的楚公子，就算我有憐才惜人之心，但我也作不了主，我不會把你活生生的帶走，我要殺了你，帶着你的屍體離開這裏，你快要死了，還要知道這麼多的事情作什麼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正因爲我要死了，才希望死的瞑目一些。」

項夫人笑道：「楚公子，你不會提一點別的要求麼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別的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對！譬如說，你想吃點什麼，還是想嘗試什麼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在下麼……」

雙目凝注項夫人的臉上。目光中滿蘊一種莫可言喻的情懷。

項夫人忽然揮揮手，道：「春花，秋月，把那個人給我抬出去。」

那個人指的是成方。

春花一伏身，抬起了成方走出去了。

秋月走後面，順手帶上了房門。

理一理鬢邊散髮，項夫人盡量作出一個誘惑的姿勢，道：「楚公子，屋裏只有我們兩個人，你心中想什麼？可以直截了當的說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說出來，又能如何？」

項夫人伸出了一雙白玉般的手，很溫柔的把楚小楓抱了起來，放在木榻上，笑一笑，道：「毒針傷在那裏，要不要我替你起出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針上既是有毒，就算你起出了毒針，也是難免要毒發而死。」

項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天下的毒藥，都有解藥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有解毒之藥？那就快給我吃一粒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你的功力相當深厚，中了毒針，還能說這樣多話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我如不說話，可以運氣把毒性逼住，我說了這樣多的話，只怕毒性早分散開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幸好我有解毒藥物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可惜的是，解了毒，我還是得死。」

項夫人垂下頭去，在楚小楓臉上親了兩下，道：「寃家，我心中有些害怕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妳怕什麼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我如解去你身上絲索，給你解毒藥物，會是個什麼樣子後果！」

楚小楓道：「最後，你還不是要殺了我，帶着我的屍體離去了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放了你，我就很難有再細起你的機會了。」

她臉上泛起的情慾之火，漸漸的消退了下去。

畢竟性命還是比情慾重。

楚小楓突然一振雙臂，身上的索繩斷裂，右手一探，扣住了項夫人的脈門。

項夫人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你，沒有中毒針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我如中了毒針，怎的還能和你說這麼多的話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那你也沒有被點中了穴道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可惜，你給了我很多的時間，使我已自行運氣衝開了穴道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唉！我剛才，就該一刀殺死了你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很可惜的是，你錯過了這個機會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你這個騙人感情的下流胚……」

楚小楓冷冷接着道：「夫人，別太忘形，我也會殺人。」

一面五指加力，項夫人頓然感到右手骨疼如裂，只好住口。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答覆在下幾句話，我會饒你不死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我知道的不多，你問的，只怕我未必能夠回答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妳知道的多少，就說多少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我說出來了，對我有什麼好處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可以饒你不死，只要妳說的是實話，我就饒你不死，我放了石七，可以證實我說的話，一定負責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我相信你說的話，不過，我想要一點保障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什麼樣的保障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說說看，你對我如何安排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放了妳，讓你海闊天空的飛躍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不！我提一個條件，不知你肯不肯答應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答應？」

項夫人接道：「別答應的太快，須知道，我這個條件，很難完成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我要你陪陪我，然後，我會告訴你，我所知道的隱密，至於你如何處置我，我就不計較。」

楚小楓心中明白了，却呆在當地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在下不是在陪夫人了麼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不是這種陪法。」

楚小楓明知故問，道：「那要怎麼樣一個陪法呢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看你這樣聰明的人，難道還眞的不明白麼？不過是明知故問，想窘窘我罷了，其實，我既敢開口了，爲什麼不敢說清楚呢？」

楚小楓說道：「在下實在眞是不太清楚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肌膚相親，這四個字，你該懂吧！」

楚小楓道：「我懂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懂了就好。」

楚小楓緩緩站起身子，笑道：「夫人，這要求太過份了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你想不想知道我們這個組合的隱密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你知道的很多。」

項夫人笑一笑，道：「我的年紀不算太大，但我在這個組合中的資歷，却是不淺，不妨告訴你我過去的身份，你心中就會有數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指教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我們這個組合的眞正首腦，有兩位夫人，我是二夫人身邊的丫頭，你想想看，我知道了多少隱密。」

楚小楓哦了一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我由丫頭，升到了主持一方的首腦人物，你說說看，我是不是很受寵愛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是眞的知道很多隱密了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不太多，十之五六總是有的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不是騙我吧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不是，我爲什麼要騙你，其實，男女之間的事，還不是我們女人吃虧……」

楚小楓笑一笑，接道：「那要看什麼樣子的女人了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楚小楓，別把我看成太壞，太濫的女人，我雖不是什麼貞烈的婦人，可也不是很隨便的女人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至少，夫人不是從一而終那樣的女人。」

項夫人忽然流下淚來，緩緩說道：「我不是，我十六歲那一年，被主人奪去了

清白，然後，主持百花莊，剛才，你們見過了，那位項莊主，就是我的丈夫，不論如何，他是我的丈夫，名義上我該陪着，那就是我經歷的第二個男人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這個男人，是妳自己選的吧？」

項夫人搖搖頭，道：「不是，第一個强暴了我，第二個，也是主人指定的，就這樣，我活了這麼多年，楚小楓，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個自己喜歡的男人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貴門中人很多，夫人既是一方主腦，爲甚麼不找幾個自己喜愛的人。」

項夫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也許是我眼光太高了，也許是我對男人有着一種莫名的憎恨，所以，我一直沒有看上一個人，很奇怪的，見了你，我……」

楚小楓接道：「夫人，咱們之間，能不能換個條件談談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不能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不論我告訴你多少事，就算是只說一句，我也無法活下去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不說內情，我也一樣要殺你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所以，我是死定了，臨死之前，我要找一個我自己喜歡的男人陪陪我，不算是太過份吧！」

楚小楓呆住了。

這實在不算是很過份，一個人用生命作代價，換得了春宵一夜，這代價是不是很高呢？

楚小楓沉吟不語。

項夫人道：「楚公子，你可以殺了我，我也可以隨時自絕而死，所以，你如想用惡毒手法，逼出我說些什麼，只怕是一件很爲難的事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，我想知道一點綱領，在你而言，是一種要求，但在我而言，是一種犧牲，所以，我想知道代價。」

項夫人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萬知子，春秋筆，這是武林中兩大隱密，這代價够大吧？」

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，道：「你們這個組合，和這兩位絕代奇人何關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關係很大，而且當今之世，知道這隱密的人也不多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妳知道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知道一些，雖然不是全部，但對你而言那已經很好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看來，在下要被你說服了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告訴你一點隱密，天下就沒有我立足之地了，我只是在死亡之前，嘗試一下和一個自己喜愛的男人，在一起有多少快樂罷了。」

楚小楓頓然陷入了一片迷亂，徬徨之境。

他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自己，不知道是否該答應她的要求。

項夫人不再催促，只是靜靜的望着楚小楓，雙目中情焰閃動，臉上是一片祈求之色。

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夫人，如若在下答應了，我又怎知能確實聽到這些隱密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肌膚相親，枕邊細語，我會告訴全部內情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就在這裏麼？」

項夫人道：「你害怕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室外有兩個丫頭，和我一個受了傷的從人，而外面，還有不少你們的工人屬下，在下實在是提不起這股勁頭。」

伸手拍活了項夫人身上穴道，接道：「夫人，我看咱們這筆交易緩一緩……」

項夫人坐了起來，接道：「緩一緩，怎麼一個緩法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夫人不妨先和在下走在一起，貴組合中人，如是一定要殺你，必須先對付了在下和我的從屬。」

項夫人道：「哦！你要找一個環境清幽的地方，再……」

楚小楓接道：「對！這種事，豈可草率，必得在心神兩暢的地方，促膝談心，由情生愛。」

項夫人眨動了一下雙目，道：「這要多久時間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這個很難說了，也許三五月，也許十天半月……」

項夫人接道：「咱們就以半月爲期如何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好！一言爲定。」

項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楚公子，話可要先說明白，咱們一天沒有肌膚之親，我就不會說出內情。」

楚小楓點點頭。

項夫人道：「在這十五天中，你可要好好保護我，他們會想到我知道的隱密不少，必將千方百計的殺死我，一旦我死了，你就永遠找不到像我知曉這樣多隱密的人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我明白。」

項夫人放低了聲音，道：「你眞的很信任我了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在下相信夫人說的俱是實言。」

項夫人歎息一聲，道：「我作丫頭時的名字叫小紅，以後別再叫我項夫人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小紅姑娘。」

小紅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先表現出對你的信任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好！在下拭目以待。」

理一理頭上亂髮，小紅提高了聲音，說道：「春花，秋月何在？」

兩個女婢應聲而入。

小紅道：「那小子傷勢如何？」

春花道：「毒性發作，人已經昏了過去。」

小紅道：「抱他進來。」

秋月應了一聲，抱着成方而入。

小紅道：「把人放在床上，過來，我有話告訴你聽。」

春花，秋月相互望了一眼，滿臉疑惑之色，行近小紅身側。

小紅低聲說道：「那位楚公子不好對付……」

愈說聲音愈低，兩個女婢不得不伸出

頭附耳子聽。

小紅突然雙掌並出，拍在兩女的背心之上。

她早有準備，二女却是不防，立時被震斷心脈，吐血而死。

楚小楓暗暗歎息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丫頭好惡毒的手段，二女都是貼身之婢，竟然下得如此毒手。」

只見小紅苦笑一下，道：「這兩個丫頭，名雖女婢，事實上，却有着監視我的用心，不得不除了她們。」

楚小楓點點頭。

小紅先取出一片磁鐵，吸出了成方身上毒針，然後，又讓成方服下一粒丹丸，才拍向成方穴道。

對症之藥，見效神速，成方一挺身坐了起來。

小紅笑一笑，道：「這位小兄弟，你覺着怎麼樣？」

成方雙目盯在小紅的臉上，冷冷的說道：「你爲什麼要救我。」

小紅一指楚小楓，道：「爲了他。」

成方望望地上春花、秋月的屍體，又望望楚小楓。

楚小楓點點頭。

成方緩緩行卜木榻，深深吸一口氣。

小紅點一點頭，道：「毒針已經起出，毒性已解，只要好好的坐一下，很快就復元。」

成方道：「多謝夫人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小紅姑娘，你好像不止於帶着這兩位女婢吧！」

小紅道：「我帶了很多的人來，其餘的人，都在後面山壁間一個洞中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那裏有多少人？」

小紅道：「一十九個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是男人，還是女人？」

小紅道：「男女都有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都是你們組合中的重要人物？」

小紅搖搖頭，道：「他們只知道百花莊，只知道我這個人，和對外出名的項莊主，除了這些之外，他們知道的有限，也許，他們會感覺到我們上面可能還有一個指揮的人，但他們決不會知道，那個組合的內情，這個組合的厲害，就在隱密，就算破壞了十個分舵，也一樣無法知道上面的事情。」

她口氣很緊，聽起來，好像是透露了很多的事情，但分析一下，却又是什麼都沒有。

楚小楓沉吟了一下，笑道：「小紅姑娘是例外？」

小紅笑一笑，道：「可以這麼說，因爲，我來歷不同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其實，這些組合，也並非是全無跡象可尋。」

小紅道：「哦！你發覺了什麼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我發覺你們這個組合，和花有關。」

小紅略一沉吟，笑道：「不錯，你能想得起來，足見高明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有此一綫，就有蛛絲馬跡可尋，先找出有花的地名，再查看他們的出入人手，就不難判斷出他們是否和江湖有關了。」

小紅道：「楚公子，這個辦法不錯，不過，他們的變化很快，一夜之間，就可能把所有的含花名稱完全的改變過來。」

楚小楓說道：「就算能改變，也不會改變的不留一絲痕跡，只要去查，總會找出來。」

小紅道：「那可困難了，只要他們有了警覺，會有很大的收斂，够你們辛苦的了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所以，或是由小紅姑娘身上着手。」

小紅道：「你們查上二十年，也查不出我知道的這麼多，何況，你們根本沒有二十年查訪的機會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小紅道：「因爲，照目前的發展，不出十年，整個江湖，都會淪入他們控制之下，那時候，還有很多的江湖人，不知道自己已身難自主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這樣厲害麼？」

小紅道：「我打一個比喻說吧，這個組合，係一條鐵鍊子，一環套一環的連了下去，下一環，只知道扣在上一環中，其他的，都不知道了。」

楚小楓笑笑，道：「這個組合，好像是鐵鍊子的環頭，帶一頭，而動全身。」

小紅道：「不對，他是一隻手，而且，手中還拿了一個掛鈎，掛鈎會挑動這個鐵鍊子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這是羚羊掛角，無跡可尋了。」

小紅道：「對！就算你找到了鐵鍊的一環，一環一環的查上去，他可以移動手中的掛鈎，鈎起另一個環節，你查到了最後，會發覺環環套成了一個圓週。」

楚小楓點點頭，道：「要找到那掛鈎才行。」

小紅道：「也不行，必要時，他可以丟了掛鈎，你還能找到什麼呢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好厲害。」

小紅道：「重要的是那隻手，那隻握着掛鈎的手，我却是那隻手心中走出來的人。」

楚小楓笑一笑道：「那些環節上的人，像你姑娘這樣的想必不少！」

小紅道：「不多，我就算不是唯一的人，也不會超過三個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哦！」

小紅道：「你想想看，他們是不是要殺我。」

楚小楓只好點點頭。

小紅道：「所以，你就算傾盡全力保護我的性命，也是不太容易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換一個角度看，有姑娘這樣的好餌，魚兒才會上鈎。」

小紅道：「太冒險，據我所知，他們要殺一個人時，從來沒有辦不到的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他們想殺我，而且，用少的方法，可惜他們都沒有如願。」

小紅道：「你也許不同，第一，你有很好的武功，第二，他們並沒有全力要殺你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保護自己的能力很

脆弱，如是全靠你們保護，增加了我不少的危險，就拿剛才的事說吧，不知爲什麼，一見你，我就有些動情，所以，沒有放出全部毒針，一旦放出來，我相信你逃不過，至少，我可以殺你的從人，你們不過十個人，我們用十個高手，換你們一個，就把你們給換完了，何況，這正是他們的計劃，盡一切可能，要江湖上的人，自相殘殺？」

楚小楓呆住了，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小紅姑娘這一番宏論，使他有着不得不信的感覺。

那是一種至高謀略的運用，超越前人的奇策。

輕輕吁一口氣，楚小楓才緩緩說道：「小紅姑娘，聽妳一番話，使在下不得不對他們，生出了三分敬服，可是，這又和萬知兵器譜，武林春秋筆，扯上什麼關係呢？」

小紅輕輕歎息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對自己的生命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，我預料自己，最長活不過三天，我只望在我死去之前，能有得片刻歡愉，那是眞正屬於我的歡愉，而我仗以得到這片刻歡愉的，就是藏於胸中的隱密，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……」

楚小楓道：「俠名永傳，百代流芳，不止是仗劍行俠，維護武林正義俠客，浪子回頭，蕩女從良，更會受人敬重，姑娘胸中有此大事，足以驚天動地，揭開武林的神秘，爲什麼不肯說出來呢？」

小紅道：「楚公子，別想說服我，我也許不配和你鸞鳳和鳴，深閨纏綿，可是，我們之間是條件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妳已經想得如此透澈，爲什麼還勘不破情色一關。」

小紅苦笑一下，道：「我來自那一處充滿着僞詐的地方，我受了太多的創傷，再說並非是你楚公子，有什大義凜然的地方，使我心生敬服，我敗於你手，是惑於你的英俊，一點春情波動，只是想滿足一個願望，我小紅也得了我喜歡的一個男人，古往今來，有不少英雄豪傑爲女人，拔劍而鬥，我小紅不才，卻想使一個俊俏的少俠，伴我一夕風流……」

楚小楓接道：「姑娘，這個……」

小紅黯然接道：「楚公子，爲什麼不替我想，我已是一個快要死亡的人了。」

兩人說話，越來越露骨，成方倒是不便再聽下去了，轉身向外行去。

楚小楓想阻止，但卻欲言又止。

小紅淒涼一笑，道：「楚公子，話已經說的很明白了，再爭執下去，也很難有一個結果，你自信能够保護我，那就帶我走吧！不過你如保護不週，我被他們殺了，你就很難再有這個得知隱密的機會。」

楚小楓苦笑一下，說道：「我盡力而爲。」

小紅道：「好！咱們走，去殺了我帶來的那些人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一十九條人命！」

小紅道：「他們都是作惡多端，死有餘辜的人，不用爲他們惋惜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姑娘，這些人雖然作惡多端，但他們並非是元凶主腦，所以，殺了他們，何如放了他們。」

小紅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好吧！這件事，我依你。」

楚小楓笑一笑，道：「姑娘，這地方還有什麼可留戀的麼？」

小紅搖搖頭，道：「這地方本還有一點隱密，但那些隱密對你們和我，都無關重要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們可以走了。」

小紅苦笑一下，道：「想不到，我們這一場交手，會有這樣一個結果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我曾派有三個追踪你的人……」

小紅撇撇嘴，道：「都是女的。」

楚少楓道：「對！」

小紅道：「她們很高明，一路追了下來，但她們不知道，我們一路上埋有暗樁，所以，都中了暗算。」

楚小楓急急說道：「妳殺了他們？」

小紅道：「沒有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她們現在何處？」

小紅道：「囚在另一間茅舍之中，我去放她們出來。」

舉步行了出去。

楚小楓沒有跟過去。

小紅進入了另一座，放了綠荷姊妹。

看到楚小楓，綠荷等齊齊躬身作禮，道：「婢子等無能，又勞公子相救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不是你們之過，請起來吧。」

小紅打量了綠荷等三人一眼，道：「這都是你的丫頭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她們要這樣稱呼，不肯改口……」

語聲一頓，接又道：「姑娘，你認識她們麼？」

小紅搖搖頭。

楚小楓道：「她們出身萬花園。」

小紅一哦，道：「哦！綠荷，黃梅，紅牡丹。」

楚小楓道：「是。」

小紅道：「百金身價？」

楚小楓道：「甚麼是百金身價？」

小紅道：「殺她們一個人，可以得百兩黃金，我們這個組合中，一向有很豐厚賞賜。」

說話之間，羣豪都相繼來到。

王平等搜索了那谷口外的房舍，但卻未再發現甚麼。

好像那許多的房舍中，只藏有一個對付華圓的兇手。

×　×　×

楚小楓傳了一下道令諭，全力保護小紅姑娘的安全。

王平設計了一輛馬車，外罩黑布，安裝鐵甲，車門都是鐵的。

鐵皮外面，還有一層很厚的皮革。

不論甚麼暗器，大約都無法透入車廂之中。

作這樣一輛馬車，日夜趕工，也化去了七日工夫。

（未完）

功效第一　銷量冠軍


THE ROYAL GOLD
寧神固本
紫金丹
主治：
風濕骨痛，機能衰退
腰酸背痛，工作過勞
夜多小便，貧血頭暈
病後失調，陰虛盜汗
功能固本培元，寧神
養陰，常服更可轉弱
爲强延年益壽，堪稱
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
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
，用者交相稱頌，銷
量已躍居全港之冠·